

陰謀者（現代偵探推理小說）　麥穗・著

　　這是一個案中有案，錯中複雜而又撲朔迷離的一件兇殺案，幕後主持人是誰？就算是福爾摩斯重生亦感頭痛，你（妳）如不看到最後一頁也不知道，兇手是個出乎你意料中的人？當你知道時必定拍案叫絕……

$4.00

第26年
28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現代偵探推理小說，內容曲折又離奇，題材深具啓發智慧性，詭秘懸疑，兼而有之。「陰謀者」是講述一宗案中有案，令人撲朔迷離的兇殺案，幕後主持人到底是誰？莫測高深，就算大偵探福爾摩斯重生亦感頭痛，眞正兇手竟然是個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人，當你知道箇中眞情實況後，定會拍案驚奇，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凌波先生今期有新作貢獻，是篇一期完俠情激昂故事——「閻王與鬼王」。凌波君素以撰寫短篇見著，文筆流暢，結構鋪敍，獨創一格，是篇也不例外，更臻一流水準，再進一步，祈請垂注。

*　*　*

年青新進作家歐陽雲飛的一條龍故事在本刋刋出已有七部之多，深受讀者歡迎，下期他又有另一創新巨著鬼面俠的故事「玫瑰釘」與各位見面。文中主角——鬼面俠，是個神出鬼沒，高深莫測的人物，而鐵胆羅利的「玫瑰釘」更是有價，連傷六命，進帳白銀三萬両，是否人命有一定的價碼？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8期
（總號131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短篇故事

凌波・文
可飛・圖

陰謀者

私家偵探

急電求援



序入赤日炎炎的夏季，這個南國海島城市非常酷熱。

也許由於熱浪迫人，人們特別容易發怒的緣故，入夏以來，兇殺案件數字直綫上升，各區的偵緝人員都忙個不了。

探長狄朗也不能例外，最近，他的轄區一連發生多宗棘手的兇案，他和得力助手李雲又面臨新的挑戰。

這天下午，兩點多鐘光景，狄朗剛從一家快餐店吃過午餐回到警局裏他自己的辦公室，便見到李雲抓着電話在嚷叫：「喂！喂！你能不能講清楚一點？」

接着，李雲懊惱地擱下電話，像在自言自語：「好一個怪人……」

狄朗來到他背後，伸手搭着他的肩膀問：「李雲，你的胃還痛麼？我給你買回來一盒快餐。」正因爲李雲忽然鬧起胃痛，才沒有陪探長一道外出進食，而狄朗對下屬最爲體貼。特地把食物帶回來給李雲吃。

李雲感激地點了點頭，接過探長手中的飯盒，說道：「我吃過藥片，覺得好過些。探長，你還記得那個叫歐陽德的混入嗎？」

「歐陽德？」探長皺眉想了想，忽然露出一絲微笑：「我記起來了，就是那個笨頭笨腦的私家偵探。剛才那電話莫非是他打來的？」

「正是他，」李雲聳了聳肩道：「不知這怪人又要弄什麼玄虛，說是有一件十萬火急的事，非請探長本人親自出馬不可，我正想追問他，他却收了綫。」

「要我怎樣出馬？」

「我們到他的事務所去，然後面告一切。」

「這傢伙！」狄朗不禁低聲咒罵：「他還嫌我們不够忙嗎？」

「不過，聽他的語氣，那件事是非同小可的，」李雲提醒探長道：「這人雖然混帳，除了上一次他偵查一宗通姦案件，被人毆傷而給我們製造過痲煩以外，倒是極少向我們求援的，這一次也許有他的理由。」

狄朗點點頭，表示同意李雲的見解，他斟了一杯冷開水喝過，嘆口氣道：「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走一趟了，把他的地址告訴我。」

李雲連忙放下手中的飯盒，正要說什麼時，探長已猜到他的企圖，對他擺了擺手道：「不必了，李雲，你的胃不舒服，吃東西不可太快。」

探長隨即走出辦公室，到了警局的停車場，跳上他那輛殘舊但是機器良好的車子。

那位私家偵探歐陽德的辦事處，位於鬧市一幢商業大廈的九樓，狄朗曉得這處寫字樓的租金並不便宜，看來歐陽德雖然笨頭笨腦，却混得相當不錯的。

當探長按址找到那編號九〇一八室時，見到柚木門關閉着，牆上釘着塊銅版招牌，上書「神通私家偵探社」，爲了那「神通」二字，探長幾乎忍俊不禁了。

招牌下方有個相當精緻的電鈴按鈕，探長按了長長的一响，一面心中覺得，也許李雲是神經過敏了，看情形，歐陽德是遇上某宗案子，必須向警方求助，但應該是他本人往警局拜候有關警官才對。

忽然，一聲轟然巨响，打斷了狄朗的思緒，職業的本能告訴他——是槍聲。

而槍聲不止一响，接二連三的在柚木門內邊爆响起來，探長的神經立即變得無比緊張，隨即拔槍在手，使勁用肩把門撞開。

門開了，狄朗閃身門邊，猛然見得一個高大的持槍青年男子在寫字枱旁，一縷淡淡的火藥味撲鼻而來。

探長大聲喝道：「你給包圍了，立即舉手投降！」

槍聲再起，一顆子彈轟在探長匿身的門邊牆壁上，泥灰飛濺，探長不假思索，馬上還以一槍，那人手中的短槍飛開了，然後他高大的身軀斜着墜地，倒在一灘血泊中。

血泊中的人共有兩個，當狄朗擎槍衝入室中，只見在一列文件櫃與一組沙發之間，私家偵探歐陽德仰面朝天躺在那青年人的身邊，兩眼之間出現一個血洞，鮮血汩汩而流，那開槍的青年，却是心房中槍，一支左輪扔在幾尺開外。

兩個人都是傷在要害，生存的希望甚微。

雖然是在自衞的情形下開了這致命的一槍，探長狄朗仍覺不安。

他迅即收起佩槍，先把歐陽德扶起，一探他的鼻息，已是非常微弱，至於那青年人，從他傷口仍湧出鮮血的情形來看，證明他心臟仍然跳動。

探長讓歐陽德躺回原處，抓起案頭電話，向總部報告了這宗血案，請求救護車與有關人員立即趕來。

電話才擱下，探長忽然聽到一陣怪異的聲响，他側耳一聽，判斷聲音是來自那列高大的文件櫃，彷彿有人在裏面踼响了它。

探長拔槍以防萬一，右手把櫃門掀開，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出現他的眼前。

她咀巴給貼了膠布，兩手反綁在後，兩眼瞪得好大，一臉恐懼之色，汗水把她臉上的化粧品都冲走了。

「啊，你給嚇壞了，」狄探長馬上收起手槍，把她扶出櫃外道：「不必怕，我是警察。」

且說且爲她撕去封咀的膠布，並鬆了綑綁她兩手的領帶。

這個本來十分漂亮的女孩子，歇斯底里的伏在探長懷中大哭起來：「啊……可怕，多麼可怕……歐……歐陽先生他怎樣了！」

女孩子天性怕血，更何況，躺在血泊中的，是兩個奄奄一息待斃的人？狄朗把她扶到沙發的另一端，使她背着那可怖的情景，柔聲道：「你到這邊歇一歇……」

接着，探長給她斟了杯水。她眞的不敢朝那血泊瞧上半眼。

不出十分鐘，救護人員抬着兩副担架奔到現場來了，大批警方人員，包括醫官，軍火專家，指模部與攝影組的人馬紛紛湧至。連狄朗的得力助手李雲，一聽說狄朗與人槍戰，他關心探長的安全，也率領一班手下趕來了。

醫官檢驗結果，證實歐陽德巳傷重致死，那青年尚有脈搏，即被抬下樓去，送去醫院急救。

「探長，你沒有受傷麼？」李雲關切地打量着狄朗問

「沒有。」狄朗的眉毛皺作一團。「李雲，這情形遠比我們想象還要壞。你和兄弟們先找尋子彈頭，那傢伙一連開了多槍，其中一顆射出門外，另一顆顯然還留在歐陽德的腦袋裏。」

「是！探長，那位小姐是什麼人？」

「她是歐陽德的女秘書。」

「我……我只是到這兒來兼職的，」那女孩子慌忙解釋着：「每星期來工作兩天，每天五小時，因此我不曉得這……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探長見她的情緒巳比較安定，便順着她的語氣展開問話：「先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陳瑪莉。」

「殺死你波士的那個青年人，你過去是否曾見過他？」

陳瑪莉一個勁的搖頭道：「從未見過，我不知他是誰，探長，歐陽……歐陽先生眞的死了麼？啊！這多麼殘忍！」

狄朗叫她冷靜，隨即又問：「陳小姐，你什麼時候上班？」

「我每逢星期二、五兩天，每天中午十二時上班，直到下午五時下班的，其它時間我在一家學校教書，每次來，都是給歐陽先生打些書信文件之類。」她說時指了指案頭一座打字機，接着補充道：「碰上中文信件，就不用打字機，同樣是我給他寫的。」

「兇手是什麼時候進來？」

「我剛上班不久，大約不够半小時吧，那時歐陽先生正在吩咐我寫一封信，我在做着速記時，他就進來了，一進來手中就拿着槍，把我嚇得尖聲叫起來……」

這女孩子說得猶有餘悸，忽然强烈的白光一閃，嚇破她的胆子，本能地發出驚呼。

那是警方的攝影師，在使用閃光燈拍照存案。當探長與她談話時，辦案人員就在他們身邊忙來忙去的。

「說下去，」狄朗待她弄清了是怎麼回事後，把聲音放得十分溫和的道：「兇手因你大叫，才把你封口綁手推入櫃中去麼？」

陳瑪莉點點頭道：「是的。他見到我，似乎覺得很意外，因爲我做歐陽先生的女秘書只有三個星期，似乎他以爲這裏只有歐陽先生一人，而我不應該在這裏出現似的，我一叫，他大聲喝令我閉咀，用手槍迫我波士坐在沙發上，然後撕了膠布封住我咀巴，扯了領帶綑綁我的手才推入櫃中，接着他們就大聲爭吵，忽然門鈴响了，槍聲也在這時亂响起來，我……我以爲自己必死無疑了……探長，那兇手是給你射倒的麼？」

狄朗道：「我是出於自衞，假若我不還擊，我就會像你波士一樣下場了。有一點我要弄清楚，他們在吵些什麼？」

「啊！當時我怕得要命，又給關在櫃中，只能聽出他們雙方都是很大火氣，不斷大聲叫罵，大約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後就响了槍。」

「那麼，當歐陽德給警方打電話的時候，兇手尚未到來的，對不對？」

「未！電話打了之後，不一會，兇手就推開門走進來。」她肯定地答。

這時候，李雲拿着用手帕包着的一管手槍，來到狄朗跟前道：「探長，我們只能找出一顆彈頭，是在走廊外找到的。」

狄朗看了那把點四五口徑的殺人武器一眼，不禁捏了把汗。「那是向我開的一槍，你和夥計們再搜一趟。」

李雲應聲而退，探長走近那濺滿血跡的鋼寫字枱旁邊，從文件籃中取出所有的文件與書函，然後拉開抽屜

抽屜內，赫然存着支點三二口徑手槍。預料那是歐陽德的自衞槍，可惜他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沒有機會用它保護自己的生命。」

「探長，我可以回家了吧？」狄朗背後傳來陳瑪莉的聲音。

狄朗很了解這個女孩子的心理，雖然屍體與傷者俱巳弄走，但是血淋淋的現象總令尋常人多看一眼也會心裏發毛的！

「好吧，陳小姐，餘下來的問題，我們到外面去談。」

探長本人，亦想避開稍後便蜂湧而至的新聞記者，那些無冕皇帝是使他相當頭痛的。因此，他向李雲發出扼要的指示之後，就先行携帶着那些文件，陪同這個女孩子離開了兇案現場，來到不遠處一家咖啡店繼續談話。

飽受驚嚇的陳瑪莉，把那杯剛送到面前的冰凍檸檬茶一口氣喝了一大半杯，忐忑不安地問狄朗：「我想快點回家休息了，探長，你還有什麼問題？」

狄朗在喝他的咖啡，慢條斯理的翻着那些文件，然後撿出其中一份，說道：「你波士的生意似乎並不忙的，對嗎？這是關於通姦案子的調查報告，除了這一宗案件，最近他在查些什麼？」

「我也不大清楚的，」陳瑪莉道：「我上班以來，見他日子過得挺悠閒，不像特別忙碌。不過今天出事之前，他接到一個電話，却有點特別。」

「那是什麼人打來的電話？」探長眼中泛起了興奮的光采。

「是他本人接聽的，我也聽不出是男是女，總之歐陽德先生聽不了幾句，就勃然大怒，責罵對方恐嚇他，又說他什麼也不怕，接着就摔下電話，怒氣沖沖的繞室行了幾圈，又打電話往警局找探長，說過之後，吩咐我給一位顧客寫信，但那信尙未寫好，兇手却闖進來了。」

「那封未完成的信呢？它在那裏？」

陳瑪莉立即打開她的手提包，拿出一本速記本子說道：「他正在對我口述信件的內容，我剛來得及記下來，兇手巳經出現！」

探長接過了速記本，只見上面儘是些潦草的字跡，上列一行寫着地址，以及一個女子的名字，下面又是一串人名。

既然這是歐陽德臨死前所口述的一封信，加上有切實的姓名與地址，探長覺得不妨從此信着手，偵查命案的來龍去脈。

因此，他把速記還給陳瑪莉，叫她追述此信的全部內容。

「你認爲它是很重要的嗎？探長。」陳瑪莉就像怕麻煩似的。

「這封信未必能成爲綫索，不過我不會放過任何可能是綫索的東西。」狄朗的語氣始終是如此溫和，那是爲了消除普通人對警探的疑懼心理。「陳小姐，請你開始吧。我要知道整封信的內容。」

她只好照辦，依着速記從頭說起：「這封信是給一個叫馮嘉蓮女士的，地址是半山區梧桐路九十九號。信中說：我懷疑谷豐並非汽車失事而喪生，其中恐有內情。尙有其他四位人士值得我們注意，他們是莫華倫、李玉棠、劉迪、蘇柏强，至於林茱廸小姐，雖然她對其中秘密所知不多，但是我相信，從她的身上着手偵查，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現隨函付上本星期的帳單一張，請收到後枉駕來敝社結帳。」

「唔。」狄朗聽完之後，滿意地點頭說道：「這封信所涉及的人物很不少，看來也許能成爲有用的綫索。你了解他的意思嗎？陳小姐。」

陳瑪莉聳了聳肩：「不清楚。」

「自從你上班以來，是否每一次都曾爲歐陽德打信件給這個女人……」

「過去好像曾經打過，但是，我眞的記不起來了，每星期我只上班……」

「陳小姐，就麻煩你現在把此信寫下來吧，包括收信人的地址。」探長道：「寫完這封信，再寫上你本人的姓名地址，你就可以回家了。」

「探長，你們警方……以後還要找我問話麼？」她十分不安地問。

「陳小姐，相信我。」探長柔聲道：「我們盡可能不給你增加麻煩，但你必須塡上眞地址。」

陳瑪莉嘆了口氣，無奈只好遵命。只是幾分鐘，她就用娟好的字體寫好那封信，以及她本人的姓名地址。

探長謝了她，把信接過。她立即把餘下的半杯檸檬茶一口喝光，由探長陪她走出咖啡室，又爲她截了計程車。

由於記掛着那青年兇手的安危，狄朗隨即趕往政府醫院。

但是當他抵達時，兇手的屍體巳從急救室舁往殮房。醫生對他說，兇手一直未淸醒過，由於心房中槍，送抵醫院時巳證實不治斃命。

狄朗又撥電警局，李雲與一班手下仍在現場忙着，尙未返局。他決定往信上所列的地址跑一趟。

× × ×

半山區的梧桐路環境優美，住在這一帶的人家非富則貴。

狄朗找到那九十九號門牌時，發覺那是一座兩層高小洋房，築得相當精緻，門前一塊銅牌上，刻着「龍宅」二字。

當女傭聽聞門鈴聲而開門後，隔着通花大鐵門問狄朗找誰？狄朗道：「馮嘉蓮小姐在家嗎？」

「先生你是誰？」

「我是警探。」

女傭慌忙說聲「等一等」，急步奔入屋內。不一會，一個身裁窈窕，穿着套裝裙子的中年女人隨着女傭走出來。

這女人約莫卅三四歲，臉上薄施脂粉，那套剪裁適體的衣裙是深綠色的。狄朗猜測她也許是這裏的女主人，該是龍太太吧？

她拉開鐵門，用冷漠的眼色打量着門外的狄朗，狄朗當即拿出了證件一揚，說道：「我是狄朗探長，你就是馮嘉蓮小姐麼？」

馮嘉蓮露出愕然的神色點點頭道：「我就是了。探長，你找我有何貴幹？」

狄朗道：「可否讓我入了屋再說？」

「啊，請進來吧。」

女傭給訪客奉了香茗，狄朗與馮嘉蓮在沙發對坐下來。狄朗就忍不住問她：「請恕我冒昧，馮小姐，你是這裏……」

她搶着答：「我爲龍先生做女管家。探長，你來找我是爲了辦案麼？」

「哦，原來如此。我要辦的案件，是與那個私家偵探歐陽德有關的。」

「歐陽德我剛認識他，委托他偵查一件秘密。他出了亂子麼？」

「是的，」狄朗烱烱目光注視她的面部表情。「他死了。剛才在他的偵探社給人開槍殺死的。」

「噢？怎會這樣呢！」馮嘉蓮很是驚詫，瞪大了眼道：「像他這樣平凡的人，又不是什麼重要人物，別人爲什麼要殺死他？」

「總之他巳給人殺死了。」狄朗道：「在他死前，曾給你寫過一封信……」

「信？我並未收過他的信！」

「這封信他尙未來得及寄出，信中向你透露了不少人名。」

「唉——」馮嘉蓮嘆口氣道：「探長，那本來是需要保守秘密的一件事，可是現在，既然歐陽德也死了，我想保守秘密也變成不可能的了，不能不對你和盤托出。我委托他偵查的，是關於我妹妹嘉露的身份與工作……」

狄朗插咀問：「嘉露是你胞妹吧？」

「是的，」對方露出苦惱的神情道：「我沒有其他兄弟，只有這個親妹妹，而且，她也是我唯一的親人。她今年廿三歲，是我出來工作供她唸完中學的，本來，嘉露是在外地工作，一年前重返本市之時，却是改姓換名，叫做林茱廸……」

探長道：「哦，就是歐陽德信中提及的女人名字。馮小姐，請你說下去。」

馮嘉蓮又要嘆氣：「唉！我這個妹妹很奇怪，她不但改了姓名，而且脾氣也變了，跟過去不一樣。過去她溫文嫻熟，對我十分尊敬，回來後變得非常暴燥。但是

如果只是這樣，我也不必小題大做請人偵查她。記得大約一個月前，我曾到她工作的地點去探訪她，她對我說，她的工作是替一個男子做私人助手，既像秘書，又似那些所謂公關人員，但是依我的眼光看，那家公司好像不大正當，我也弄不清他的業務範圍是什麼？

「三個星期前，有一天晚上，不，那該是深夜了！大約兩三點左右，我妹妹忽然上門來找我，她看起來情緒很差，又驚慌，更像受過風寒似的，我見了她的情形，就大吃一驚，問她是否需要見醫生？或者把她送往醫院去？她一概拒絕，只表示渴望休息。於是我把她扶入房中，爲她換睡衣，當她衣服脫開時，我發現她身上有許多傷痕，像遭人毒打過來一樣，當時我非常心疼，連忙追問她傷痕是誰弄成的？但妹妹只是搖頭，不肯吐露半點，後來又哭了，還向我要酒喝。

「我正急得沒辦法時，忽然有電話打來找她，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嘉露從我手中搶過電話，與對方講了幾分鐘，情緒才逐漸安寧下來，稍後也就在疲乏中入睡。到了第二天上午，她醒來後精神轉好，但是仍然不肯把受傷原因告訴我。只是向我道謝，又說過去她誤會我這個做姐姐的不關心她，現在才知我是多麼愛她，關懷她。說過這些話以後，她就走了。直到今天，我還未再見她一面。

「由於見了她身上那些傷痕，這就更使我懷疑她工作的那家公司不正當，又不知嘉露在外邊是否被壞人控制和虐待，因此我放心不下，經過幾天考慮，才聘請這個歐陽德負責調查的，不料他……他却死了！」

狄朗耐心地聽完她的話，然後問道：「是誰介紹你去找歐陽德的？」

「沒人介紹。」馮嘉蓮搖首道：「我只是從電話簿的商業廣告一欄查出他的名字罷了。我想：這種事情有關私人秘密，只能去找私家偵探，而不敢驚動警方。」

狄朗又問：「你說你妹妹接過一個男子的電話之後，情緒逐漸安寧。那男子又是什麼人？」

馮嘉蓮又是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知他是何方神聖，當時嘉露一聽說那電話是找她的，就立即跑過來搶去電話。我雖在一旁聽着，但是因爲我妹妹只是很簡略的回答她，我也聽不出所以然來。」

「你托歐陽德偵查，到今天已有多少日子？」

「唔，超過兩個星期了。」

「他給你提供了什麼綫索沒有？」

「這人是個飯桶！」馮嘉蓮忽然高聲罵起來：「他每星期收我六七百元的費用，這麼昂貴的代價，他就只能查出我妹妹是替莫華倫和李玉棠工作，表示那是一家大機構的分支公司。此外，他查出那兩個男子的公司和住宅地址，而這些東西我一早已經知道了的。歐陽德的報告又說，那公司每個星期三四兩天，夜裏才上班工作，星期五那天，各人都極早回家，並且無人上門探訪他們……等等。你看他多麼低能，我眞後悔聘請了這麼個糊塗蛋！」

狄朗待他發過對那死人的牢騷，然後問她：「歐陽德給你的報告中，是否提及另外三個男子？他們是劉迪、蘇柏强與谷豐。」

「什麼？」她瞪大眼反問：「這些人與我妹妹有何關係嗎？」

狄朗點點頭，繼續留意她的表情變化，一邊說道：「谷豐、劉迪和蘇柏强，歐陽德把這三個人的名字，跟莫華倫與李玉棠在一起，寫在這封未寄出的信上，打算向你報告的。」

「我從未聽過這些人的名字！」她咕噥着：「眞不知這傢伙弄什麼玄虛。探長，莫非這些人與我妹妹的事有關麼？」

「根據歐陽德信中所說，你妹妹可能與他們有關的。否則他不會在臨死之前，把這些名字連同你妹妹兩個波士寫在一起。」狄朗發覺她相當冷靜，尤其是谷豐、劉迪與蘇柏强三人的姓名，並未引起她的震驚。

不過，她又担心着妹妹嘉露的安全，憂形於色的道：「探長，你認爲我妹妹有什麼麻煩嗎？歐陽德的死，大概不會把她牽涉在內的吧？」

狄朗只好欺騙她一次：「我想，麻煩是沒有的，但是我要循例調查一次。請你把她的地址告訴我。」

馮嘉蓮非常合作，馬上給狄朗寫下嘉露的地址。

× × ×

馮嘉露的香閨，是在高尚住宅區內一幢漂亮大厦的七樓。當狄朗依地址來到其中一處單位門前，看到門前鑲着「林寓」的字樣時，才猛然想起女主人已不叫馮嘉露，而是把姓名改作林茱廸的了。

門鈴响了許久，仍未聽到任何回應。狄朗正在想，這次難免是白走一遭了。忽然大門打開，一個年約卅歲的青年男子，邊扣着襯衫的衣鈕邊問他：「你找誰？」

「林茱廸小姐在家麼？」

那男子托了托角質近視眼鏡，面露狐疑之色道：「你是哪一位，找她有什麼事嗎？」

狄朗掏出證件在他眼前一晃，說道：「我是警探，有一宗案子，希望能獲得林小姐的合作。」

「請進來吧。」青年人終於打開鐵閘迎入了狄朗。

探長置身一個佈置華麗的大廳中，地上是滿鋪地毡，一切傢俬都是名貴的歐洲款式。青年相當有禮地請探長在那舒適的沙發上坐下稍候，然後穿過一條短短的通道入內通知女主人出來見客。

稍後，狄朗嗅到一縷香氣，只見一個廿三四歲左右的女子，在那青年陪同下蓮步珊珊出來了。

這女子身裁妙曼，一襲淺紫西色裙，領上開着低胸，肌膚雪白，只是一頭秀髮未免有點凌亂了。狄朗把那青年剛才的舉動，與眼前她的神態聯想一起，便曉得自己來的眞不是時候，難怪女主人滿面不高興的神色。

「我是狄朗探長，」狄朗站起來對女主人說：「你是林茱廸小姐了吧？」

「對了，」林茱廸冷淡地望着探長道：「我想不起我有什麼事情跟你們警方惹上麻煩。」

「林小姐，請問你過去是否叫做馮嘉

露？」

給探長這麼一問，林茱廸刹那間雙頰緋紅，那不是羞赧，而是憤怒。她向探長瞪視着，說道：「這種事你問來做什麼？哦——我明白了，準是找那多事的姐姐告訴你的，她無聊得很！」

青年插咀道：「探長，茱廸改名換姓這件事，是正式循法律途徑辦妥一切手續的，你們警方如果不相信，大可以去移民局查檔案的！」

「你是誰？」狄朗反問他。

「我叫李玉棠，是茱廸好朋友。」

「嗯，並且是她的波士，對不對？」

李玉棠點頭承認，林茱廸却沉不住氣，她那雙本來相當美麗動人的眸子，忽然冒出了怒火，衝着狄朗道：「你到底問够了沒有？」

「不，這才只是開始。」狄明冷靜地答。

「唉——」她又長嘆一聲道：「你看我的好姐姐是多麼關心我！她樣樣關心我，就像全能的上帝，無所不在，簡直還當我是個三歲的小娃娃！」

「林小姐，你姐姐嘉蓮的確眞心關懷你，」狄朗又在沙發坐下來，他並不逃避林茱廸充滿敵視的眼光，平靜地說道：「正因爲她是如此關懷你，然後聘請一位私家偵探調查你的工作與生活狀況。」

「噢，老天！」林茱廸發出一聲近似呻吟的聲息，把眼一閉說：「她還要請私家偵探查我，可謂工程浩大！」

李玉棠輕輕的拍她香肩一下，說道：「茱廸，你何必這麼激動？聽探長說下去嘛。」

「我所關心的不是這些，」狄朗道：「而是那個受聘偵查你的私家偵探，剛在幾小時之前被人殺死了，臨死前留下一份報告，是打算送給你姐姐的。」

一聽是人命案件，林茱廸微露不安，立即道：「探長，私家偵探是我姐姐聘請的，他現在死了，與我何干？你該去查問我的好姐姐才對！」

「但問題在於你姐姐看不懂那份報告，」狄朗對於她流露出來的潑辣態度很是不滿，但他仍然捺住性子說下去。「本來，那份報告是打算以信件的形式寫給馮嘉蓮的，但是來不及寄出便給人殺害了。可是，當我去找你姐姐時，她竟然對這份報告茫然不解，這是相當奇怪的一回事！」

「探長，」李玉棠再次插咀道：「那份報告是怎麼樣的？既然茱廸的姐姐身爲當事人也不清楚，茱廸又如何明白？」

「讓我先說這封報告的內容吧，」狄朗道：「它是這樣寫的：我懷疑谷豐並非因汽車失事而喪生，其中恐有內情。尚有其他四位人士值得我們注意，他們是莫華倫，李玉棠、劉廸與蘇柏强，至於林茱廸小姐，果然她對其中秘密所知不多，但是我相信，從她的身上着手偵查，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獲。由於信中牽涉到你們兩位的名字，我想，你們或多或少能給我提供一點綫索。」

林茱廸聽後，對李玉棠聳了聳肩：「阿李，你說這是不是莫名其妙！」

「探長，你從那個殺死私家偵探的兇手身上去偵查，不是更直截了當？」李玉棠說道。

「這點還用你來教我？」狄朗沒好氣的道：「私家偵探歐陽德在臨死前，曾打電話約我到他的辦事所去，將有關秘密告知我，然而我抵達時，歐陽德剛好被兇手開槍殺死，那兇手也給我當堂轟斃了！」

「多可怕！」林茱迪伸了伸舌頭說。

「李先生，對於這份報告中的人名，你是否認識的？」狄朗隨即向男的發問。

李玉棠搖搖頭道：「我只認識兩個人，一個當然是茱廸了，另一位莫華倫，他是我生意上的合夥人。至於其餘的幾個人，我不但不認識，而且從未聽到人家提起過。」

「你們所做的生意，是屬於何種性質的？」

「籠統言之，等於是營業代表，我們整間公司都是別家大公司的營業代表，」李玉棠打着手勢來形容，「比如一家公司的產品要拓展市場，我們就負責諮詢與推銷，它的工作性質，是跟本地洋行差不多的。」

狄朗點點頭表示明白，又道：「那個莫華倫，我在哪裏可找到他？」

「他嗎？每天下班之後，華倫多數不會回家，探長還是明天上午十時以後直接往寫字樓找他的好，這是我公司的地址。」李玉棠邊說邊從衣袋中掏出一張名片，交到狄朗手中，又補充兩句：「不過，我猜華倫也不會比我知道得更多，我從未聽他提起那些名字。」

「謝謝你。」狄朗道：「也許你的合夥人有些秘密瞞着你，也未可料的。」

李玉棠道：「但是依我看，說不定那個私家偵探一時糊塗，把其他案件的資料纏夾到這宗案子來，以致攪錯了名字。你相信有這個可能麼？探長。」

「有是有，但是可能性不大。」

「還有一點，」林茱迪站起來，作出送客的姿態道：「狄探長，你下次如果見到我姐姐，麻煩你勸她不要多管我的閒事，還是管管她自身的事情爲妙！」

「好的，」狄朗於是問她：「你那位姐姐，看來環境相當不錯的，是嗎？」

「那當然了！」做妹妹的立即浮起滿面不屑的表情，帶着嫉忌的口吻道：「她的主人龍先生是有名的大亨，實際的情形當然不會那麼簡單，你是會明白的！這一來，我姐姐她還不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嗎？」

狄朗含笑問道：「龍先生的全名是什麼？」

「龍志剛。社會上誰人不識他的大名呢！」

「噢，原來是他……」狄朗道：「好了，謝謝你們兩位的合作。」他隨即告辭出門。

探長自衛　兇手被殺

探長狄朗回到兇殺現場的時候，已是下午七點。

歐陽德的偵探社門前，仍站着個負責把守現場的軍裝警員，通道上留下沓雜的血鞋印，那正是狄朗最討厭的「無冕皇帝」們所造成的。

他踏入現場，只見得力助手李雲與幾個年輕的手下仍在裏面忙碌着。李雲正是在查閱每一份檔案，見到狄朗入室，李雲隨即向他報告。

「探長，我都搜查過了，這些文件當中，相信只有你帶去的一份比較有用。」

「不，」狄朗說道：「我帶走的文件對我們無任何帮助，倒是那位秘書小姐給我提供了相信有價值的綫索，那是一封寄給顧客的信件，我對它產生無窮興趣！」

接着，狄朗把那封信的內容略約對李雲說了一遍，然後指示道：「李雲，根據我手上的綫索，我們再仔細檢查一回吧，只要發現信中任何一個名字，立即就檢出來。」

這一次，由於心中有了假想的目標，他們很快有了新的發現。那是關於信中所提及的汽車失事的死者——谷豐的一份檔案。

檔案只是一張較厚的咭紙，上面寫有谷豐的姓名，年齡與地址電話等。

檔案內容只有四行，那是：

五月一日至十五日：蘇、龍；

五月十二日至十九日：蘇、劉；

六月五日至十一日：莫、蘇；

六月十五日：檔案結束。

狄朗匆匆閱了一遍，烱烱目光中異采連閃，說道：「李雲，谷豐正是信中提及的人物，其他蘇、龍、劉、莫等字樣，相信是其他人物無疑了，只有一個龍字不曾在信中出現。」

「探長，你的意思是說，這些都是姓氏麼？」李雲也顯得興奮地問。

「這是比較接近事實的假設，」狄朗道：「龍字雖然不曾在歐陽德的信中出現過，但那是不難推測的，極有可能是那個大亨龍志剛，他是林茱迪姐姐的主人！」

「看來這是很寶貴的綫索哩！探長，我們且到谷豐的家中一問。」

「你留此繼續搜索，」狄朗道：「時間上不許可我將全部綫索的細節告訴你，你腦海中缺乏整個概念，做起來就會事倍功半。還有，你的腸胃還不錯吧？」

「我可以繼續工作的，探長，先給你一個貼士。」李雲說至此處，忽然神秘地擠了擠眼：「那個谷豐的太太，是出了名的美人兒，相當性感的！」

「是嗎？」狄朗笑了笑：「但願她不是一個守口如瓶的美人兒！」

× × ×

谷豐生前想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生意人，因爲在這寸金尺土的都市中，他的家座落著名的高尚住宅區，是一幢兩層高的小洋房，門前有個繁花似錦的花園，這樣的居住環境，不是普通人所能辦到的。

狄朗把他那輛殘舊的自用車泊在園門前邊，按了門鈴後，便見一個白衫黑褲的女傭迎出來，隔了鐵柵問他找誰。

「我是個警探，請你爲我通傳你的主人。」

女傭一聽是警探，又見狄朗亮出證據來，就慌忙開了園門。

當狄朗步過花園的三合土車道後，步入小洋房的客廳，擧目所見的華麗氣象，益發相信自己的推測，說谷豐是個有錢佬是不離事實的了。

「警察先生，請你等一等，待我去通知太太。」女傭先奉上香茗，然後上樓通傳。

狄朗坐在沙發上喝茶的時候，在構想着這次談話的梗概。

大約五分鐘後，狄朗背後的樓梯傳來了輕微的脚步聲，他回頭一望，只見一個穿黑色長裙的少婦走下樓來。

如果這個婦人就是谷豐太太的話，那麼李雲對此婦的形容是相當貼切的。她約莫廿七八歲，十分艷麗，肌膚白晳，緊身黑衣裙襯托出她的妙曼身裁，胸脯豐滿得很。

她用一雙水盈盈的美目朝探長打量着，緩步走完了最後一級梯級，來到探長面前。用那相當動聽的聲綫說道：「我是谷太太，你就是警探麼？」

「是的，」狄朗說時盯着她的白晳頸子上的一條珍珠項鍊：「我是狄朗探長。但是你的工人攪錯了，我此行並非找你，而是想見見你的丈夫谷豐先生。」

只見這少婦面色一沉：「探長，請你不要跟我開玩笑！我丈夫三個星期前已因汽車失事不幸去世了！」

「呀！那太對不住了，」狄朗連忙向她道歉：「我實在無意勾起你的傷心事的，谷太太。」

「既然你是無心之失，我也不介意。」谷太太在狄朗對面的沙發坐下來，隨即燃起一根雪白濾咀的香烟，痛快地呼出一口青烟，又說：「還有一點，我丈夫是相當野蠻的人，他粗暴，不解風情，幾年來我和他感情破裂，經常受他的打罵，他的死，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故此我也不會爲他而傷心！」

「原來如此！」狄朗腦海中，立即閃現歐陽德那封信中的一句——我懷疑谷豐並非因汽車失事致死的，其中恐有內情——他裝得不動聲色，只當事前絕不曉得這回事。

「狄探長，你說原要找我亡夫，你找他爲了什麼事？」

這時，女傭又給女主人送來了香茶。狄朗待她退出客廳後，才回答谷太太道：「事情是這樣的，今天較早時候，有一位私家偵探在他的偵探社中被人槍殺，死者事前留下來一封信件，信中提及你先生谷豐的名字，因此不能不來打擾一次。」

谷太太似乎對此事無動於衷，只是順口問了句：「是誰殺了私家偵探？」

「此人現在已躺在醫院殮房中，」狄朗道：「我趕到現場時，他正殺了私家偵探，並對我開槍，我是出於自衛而殺了他的！」

「那你一定是個神槍手了，狄探長！我平生最崇拜英雄人物的！」

一身孝服的谷太太，竟然帶着笑容在誇獎眼前的探長，那笑容，顯然缺乏了端重的味道，使狄朗瞧在眼裏，不期然從心中湧出異樣的感覺。

「谷太太，這是我們作爲警探的人經常遇到的事情，一點也不稀奇的。」

「這樣說來，你對殺人是相當熟行的了？」

這句話未免說得太輕佻，而且對警察維持治安的工作會有侮辱成分。狄朗心中

儘管不滿，但還是忍了下來，說道：「我得先把私家偵探的信件內容告訴你，然後提出問題。」

狄朗述說一遍，其中着重說明那幾個人名，然後問谷太太，丈夫生前，她是否從他口中聽過這些名字？

谷太太想了想道：「我只聽他說過李玉棠與那個姓莫的人。」

「是不是莫華倫？」

「對了，李玉棠與莫華倫。這兩個人，谷豐過去常提起，說是跟他們有生意來往，但是其他幾個名字，却相當陌生。」

「谷太太，請你再想一想。」

「探長，那封信給我看看可以吧？」

她忽然伸出一隻白嫩的手來。

狄朗掏出陳瑪莉所抄寫的那封信交給她，重覆唸出其餘之人的名字。

「林茱迪是個女人吧？我不認識她，」谷太太邊看信，邊搖頭道：「這個姓劉的，劉迪……噢！我想起來了，他曾經來過我家。」

「劉迪是你的朋友？」

「不！」谷太太立即否認：「他並非我的朋友，只是我丈夫生前認識他，同時，他也住在這附近，過去常到我家和谷豐一道喝酒聊天，但在谷豐死後，我就不曾見過他！」

狄朗覺得這是一個新的發現，他終於找到劉迪的出處了，現在，那封信中所提及的姓名，就只餘一個蘇柏强而已。

接着，他又問道：「想一想吧，谷太太——」

不料對方打斷了他的話：「狄探長，有一點我想更正，在谷豐死後，我不願人家再叫我谷太太，我本人姓施名麗，就叫我施麗吧，這會使我聽起來舒服點。」

「我不能不遵命，」即使像狄朗這樣的硬漢，亦無法否認這個新寡文君很有女性魅力，尤其是當她面泛微笑的時刻，更令男人怦然動心的。這是辦案時間，他絕不能心猿意馬的，然而爲了套出這女人更多的話，探長又不能不暫時放下他的尊嚴，姑且投其所好，說道：「施麗，你也許聽過蘇柏强的名字的，請你再仔細地想一想。」

可是谷太太說：「不用想了，探長，我可以肯定告訴你，我從未聽過這姓名，谷豐生前沒有提起過，也沒有聽任何人提及！」

狄朗微感失望，但是他出其不意的問她一句：「你再想一想，谷豐之死無值得懷疑之處？你完全相信他是死於汽車失事嗎？」

「你越說越嚴重了，狄探長！」施麗不快地說：「你們警方曾到失事現場調查過，他是不小心撞燈柱傷重致死的，死亡證上也是這麼樣寫着，還值得我怎樣去懷疑……」

「警方也有疏忽的時候。」

「但是據我所知，谷豐生前並未與任何人結怨，誰會下毒手謀殺他？」

「那麼，他失事死亡那天，是不是六月十五日？」

「正是這個日子，你何以知道的？」

「那是在被殺的私家偵探哪裏查到的。」探長耐心地說：「歐陽德的偵探社，存有你丈夫的檔案。」

「檔案？難道這個私家偵探在調查谷豐不成？」谷太太很感意外地問。

「我暫時仍未明白他的目的。」狄朗道：「由於檔案最後一欄，寫的正是六月十五日，並刻上『檔案結束』的字樣，故此我懷疑這是谷先生遭遇不幸的日子，現在果然給你證實了。但另外三行同樣列出日子，開始時是五月一號，每個日子後面跟着是兩個姓氏，我估計那是表示兩個人相會的日期。」

「那與谷豐何關？」

「如果我所料不差，這些姓氏分別是蘇柏强，劉迪，李玉棠、莫華倫與龍志剛，現在你已肯定常聽谷豐生前提及莫華倫與李玉棠的名字，並且你認識劉迪……」

谷太太再一次打斷探長的話柄道：「但我並不認識什麼姓龍的，更從未聽過蘇柏强這個名字！」

狄朗道：「姓龍的未必與這件事有關，倒是那叫蘇柏强的人，我急須知道他是何方神聖。施麗小姐倘若你聽到任何人提起他，能不能給我打個電話？」

「這個可以的，」她又露出嫵媚的笑容，聲調也放軟了。「狄探長，你說兇手已給你當場殺死，這一來不是中斷了最主要的綫索麼？」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警方必然盡一切能力，把這宗命案查個水落石出的！」說至此處，狄朗强調地說：「我推測此人是個職業兇手，他受僱去殺任何人，也許包括你丈夫在內的。」

「噢！探長！」施麗冷然道：「你的幻想力眞是太豐富了。」

「很多謝你的合作，施麗，」探長站起來道：「在告辭之前，請你把劉迪的地址告訴我。這是我辦公室的電話，歡迎你熱心給警方提供任何綫索。」

施麗從狄朗手中接過名片，想了一想，然後唸出劉迪的詳細地址。

「探長，你還要趕去找劉迪問話嗎？」她笑盈盈的站起來送客。

「是的，我必須馬不停蹄，爲了早日破案嘛！」

她把狄朗送到大門邊，召喚剛才那女傭出來，一直看着女傭把狄朗送出花園門外，然後聳聳肩笑了笑轉入屋去。

× × ×

狄朗到達劉迪家中作不速之客時，已是傍晚時分了。

那年約四十五歲的强健男人自稱是劉迪，他親自開門把探長迎入屋，一雙精明的眼光對探長掃視。狄朗循例把證件掏出來道：「劉先生，我是狄朗探長，這裏是我的證件。」

劉迪不耐煩地一邊結着領帶，一邊說道：「探長，我現在忙得很，你有什麼事找我……能不能改天再來？」

「我此來關係着一宗嚴重案件。」狄朗不爲所動道：「這是一宗命案，一個私家偵探給人殺死了，在他偵探社找出一份文件，上面有你的名字。」

劉迪微震愕然的神色，但隨即道：「我只能給你五分鐘時間，請你扼要的提出問題。」

「那好吧，」狄朗並不打算坐下來，

索性就在門口附近站着與他談話，首先的問題就是：「你是否認識莫華倫？」

「我認識。」

「還有李玉棠，龍玉剛與谷豐，你都認識的吧？」

「哦！是的，我跟他們都有點生意來往。」

「那麼蘇柏强呢？」

劉迪立即搖搖頭道：「我從未聽說有這麼一個人，更遑論認識他了，事實上，我與谷豐是較密切的朋友，一向合作做生意……」

「那麼，你對谷豐汽車失事死亡這回事，是否認爲是意外？」狄朗凝神注意對方表情的變化。

「當然是意外，我想那絕無可疑之處！」劉迪說得斬釘截鐵的。

「劉先生，老實告訴你，我對他是否被人謀殺還不敢肯定，但總覺得相當可疑就是了。」

「隨你怎麼說吧，谷豐的死亡證書上也是寫着死於意外的。」

「還有一點，」狄朗掉轉話鋒，說道：「在谷豐出了事之前，五月十二日那天，你和他是否會過面？」

「五月十二？」劉迪略一吟哦，道：「不，那天我不在本市，並未曾與谷豐會面。」

「你說過認識龍志剛，對嗎？」

「是的。」這一次劉迪並不否認，而且笑了笑：「探長，你知道龍志剛是本地有名的大亨，千萬富翁，我只是不久之前才認識他，大家搞點生意。」

狄朗點點頭道：「根據私家偵探的信中所說，在五月十二日你與谷豐會面之前，曾經有兩個人比你們早了一個星期會過面。」

「探長，你的話使我莫名其妙！」

「是嗎？劉先生，那龍志剛是否你生意上的大客戶？」

「不，雖然他是千萬富翁，但是跟我們合作做的，只是普通生意，比如買地皮，攪地產投資等等，對他本人來說並不算大……」

狄朗見得劉迪說到這裏，忽然住了嘴，露出極不自然的表情，不期然回頭一望，只見從房中走出一個二十多歲，打扮整齊的漂亮女人來。

劉迪只好爲她女人介紹了探長：「嘉玲，這位是狄朗探長。」

那女人含笑點點頭。「探長你好。」

狄朗想起剛才劉迪只允許五分鐘時間談話，便帶笑說道：「好了，劉先生，爲免你太太等候，改天再來探訪你。」

這句話，却把劉迪弄得面孔漲紅了，失却了剛才的鎭定，急忙否認道：「探長，你攪錯了，嘉玲並不是我太太，我太太幾個月前已自殺去世……」

狄朗本來要邁往門口的脚又收回來，好奇的道：「是這樣，太對不住兩位了，劉先生，你太太爲什麼自殺的？」

劉迪輕輕嘆了口氣，回頭望了望那站在一邊默不作聲的少婦，然後怪不好意思的說道：「說起來是一件家醜，我太太四十一歲，幾個月前，她跟一個比她年輕一半的小伙子私奔，不料那人是個花心的傢伙，騙走了她的財物和首飾後逃之夭夭，把她棄在一家公寓裏，結果就在那公寓房間中，她由於再無面目回來見我，呑食大量安眠藥自殺，就這樣丢了性命！」

「這消息令人難過。」狄朗說，隨即便告辭出來。

乘電梯下樓的時候，狄朗想起那個從房內走出來的漂亮少婦，又想到劉迪的妻子死時四十多歲，他不知劉迪現在是該高興呢？抑是難過？

但不管怎樣，劉迪太太之死，對狄朗也是一條新的綫索。

× × ×

當狄朗第二次造訪谷家時，是夜晚十點了。

應門的是施麗本人，她發覺來者竟是探長，臉上閃過一絲驚詫之色，但隨即便鎭定下來。

這個艷麗的婦人，已經換了一襲粉紅蟬翼睡袍，如雲的烏髮改了髮型，披散在兩肩，看來她是打算就寢的樣子。

「噢，施麗，對不起妨碍了你的休息。」狄朗首先向她致歉。

「不要緊，」施麗笑盈盈的說：「探長，倘若我能給你們警方帮一點忙，我會感到非常榮幸的！」

接着她把探長請入客廳沙發坐下，親自斟酒欵客。

狄朗平日雖然酒不沾唇，但是在勞碌了整天以後，眞不能拒絕對方的好意，他要了杯威士忌加冰，然後與迷人的女主人對坐談話。

他心中想，施麗這身睡衣，未免是太性感了，就連內衣褲也隱約可見呢，而且那是最新潮的欵式——越是新潮，布料越是節省。

但他目不斜視，先把公事辦完再說。他提起剛才劉迪所說的話。「聽說劉太太是與人私奔才釀成自殺悲劇的，施麗，你認識劉太太嗎？」

施麗笑了笑：「狄探長，他連這個也告訴了你？我還以爲他把這件家醜隱藏下來的呢。」

狄朗於是把剛才的情形告訴她。「請你回答我，劉太太你是否認識？」

「不算認識，只是見過幾次面，都是在宴會場合見到的。」施麗說時聳了聳肩：「她是個上了年紀的……我想她總有四十多歲了吧！很胖，樣子嘛，當然談不上美麗。」

「比不上你？」探長故意這麼恭維了她一句。

她吃吃笑起來。「是的，當初聽說她和一個廿多歲的小伙子私奔，我就奇怪那小伙子怎會勾引她？後來果然給我猜中，小伙子只是貪她的錢，一旦床頭金盡，就把她棄之如屣了，這樣的下場多可悲！」

「聽說她是死於自殺，並且事前寫了遺書，你對這件事怎樣看法？」

「什麼怎樣看法？難道他像你剛才所說，懷疑我丈夫不是死於意外同樣的想法麼？」

「對了，我的意思是：會不會她給別人謀殺了，然後把現場佈置成自殺一樣？」探長注視着施麗，這時，他發覺這婦人眼中射出異樣的柔光，使他心神不定。

施麗回答他的，却是一串格格笑聲：「哦——我說得一點也不錯！你的想象力確是極之豐富了！」

正在這時，大門忽然打開，一個卅多歲身穿畢挺西裝的高大男人闖入屋來，見到女主人與探長在一起，那串格格笑聲使他妒火中燒，忽然從身上拔出一支手槍，怒沖沖奔到施麗面前，破口大罵。

「你這個水性楊花的女人，瞧你多麼無耻，哼！竟然把野男人勾入屋來，我要懲……」

施麗立即站起來大叫：「你不要鹵莽，華倫，這位是……」

「不管是誰，你對我不忠就該死！」那男人持槍的手在施麗面頰上狠擊一記，把她擊倒在地。

狄朗馬上喝道：「住手！別胡來！」

「媽的，我要殺了你！」這是個脾氣暴躁的傢伙，他不由分說，用槍口指着狄朗便要發射；在這千鈞一髮，那女人尖聲大叫起來，說時遲，那時快，探長迅即劈出一掌，劈落對方持槍的手腕上，一脚把落地的手槍踢開。

那人痛極慘叫，舉脚向探長蹴來，探長怒斥一聲，抓起沙發几擋住他的一脚，隨即用几子向他迎頭痛擊。

那男子發出悲鳴，跪倒在地，抱住頭顱不斷呻吟着。

狄朗跑到沙發背後，拾起了那柄手槍，下了保險栓，然後上前扶起一臉珠淚的施麗，斟了杯酒給她壓驚。

她淚漣漣地泣道：「這個魯莽的傢伙，幾乎殺了我！」

「他是誰？」狄朗問。

「就是你要找的莫華倫！」施麗怨恨地踢了跪地呻吟的男子一脚，悻悻的道：「你這頭蠻牛聽着，他是狄朗探長，爲了辦案上門向我問話的，你却懷疑我……」她說不下去了，掩臉飲泣着。

「起來吧，朋友，」狄朗趨前扶了莫華倫一把：「以後做事不得這麼魯莽，假如我不用拳頭而用槍的話，你已變成枉死鬼了！」

莫華倫仍然雪雪呼痛，坐在另一邊沙發上。拿疑懼的眼色對狄朗看。

狄朗在問話之前，先行讓對方看過他的證件。「你可以先喝一杯酒的。」狄朗道。

「別碰我的東西！」施麗尖聲喝道。

那場面使莫華倫十分尷尬，狄朗搖頭苦笑，表示他愛莫能助。他現在清楚了一件事，莫華倫施麗早已有染，這又是一個新發現！

「莫先生，你們兩位……有了這種關係大約多久？」

問題一經提出，施麗羞得飛紅了臉，十分難爲情的轉過身去。

莫華倫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答道：「呀，我們已經……超過半年了。」

「那就是說，在谷豐遭遇不幸之前，你們就明來暗往了，對不對？」狄朗銳利的眼光緊盯着這個性烈如火的大男人。

「是的。」莫華倫點了點頭，却是老大不願意地反問道：「狄探長，你問我這些私人問題做什麼？難道與你要辦的案件有關？」

「當然有關係！」狄朗肯定地告訴他：「一個名叫歐陽德的私家偵探死了，死前留下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是……」

當莫華倫聽了探長的一番話，顯現得相當冷靜。「眞奇怪，我根本不認識什麼歐陽德。」

「那不是問題的焦點，」探長說：「我已對你的合夥人李玉棠問過話，現請你回答一些問題，那劉迪是否你的顧客？」

「不錯，我們爲劉迪的公司負責諮詢工作。」

「龍志剛呢？你的公司與龍志剛又是什麼樣的關係？」

「噢，龍志剛是個大客戶，」莫華倫舐了舐咀唇，說道：「我知道李玉棠合夥的公司，之所以能夠生存下去，主要就是靠着龍先生的支持。」

「這麼說來，他就是你們的幕後老板麼？」

「不，不是這樣。我們的公司是須要寄附在一些大商行，大廠家而生存的，好比廣告公司的性質一樣。公司只有我和李玉棠兩個股東，龍先生只是外間的客戶，他所推荐給我們的生意，幾乎佔了營業額的一半。」

「莫先生，你們公司的營業範圍似乎很廣，對嗎？包括那些種類？」狄朗說。

「既有保險，又負責諮詢以及公關範圍的。」莫華倫用他的手勢形容着。

「你們對於顧客是否有紀錄？」

「有的，狄探長，公司裏存着顧客名單，你若需要的話，明天到寫字間來查閱吧。」

「那很好。」狄朗說：「對於蘇柏强這個人，你對他有什麼了解？」

莫華倫立即道：「了解？我根本不識這個人，過去也從未聽過他的名字，那裏說得上了解！」

「依我猜測，歐陽德既然把蘇柏强這個名字，和你們幾個人連在一起，其中一定有道理的。」狄朗一雙銳利眼光，仍然不肯稍離莫華倫的臉孔：「因此我懷疑，這姓蘇的要不是你們的朋友，就是你們其中某一個人的客戶，至少與你們有點關係的。」

「狄探長，我可以肯定告訴你，」莫華倫道：「在我的顧客之中，絕對沒有這個人。」

「那麼我明天再往你的寫字樓拜訪吧，」狄朗說完站起身來，回頭瞧了女主人一眼。施麗本來是一臉鐵青的，這時候勉强擠出笑容。狄朗轉身對莫華倫又道：「你的手槍我暫時保管，明天見面時再交還給你。」

「好的，探長。」莫華倫抱歉的道：「但願你原諒我的鹵莽。」

「可是我不會原諒你！」說這話的是女主人施麗，她柳眉倒豎的瞪着莫華倫喝道。

莫華倫顯得十分尷尬。「施麗，你……對我下逐客令麼？」

「是的。」施麗背轉身說道：「再見！姓莫的，請你以後不要再踏入我家門一步！」

在這個情況之下，莫華倫只好與探長一道告辭出門了。

抽絲剝繭　漸露端倪

狄朗回家時是深夜十一點，他剛把外衣脫掉，開了一瓶汽水在喝着的時候，門鈴响了。

狄朗猜測來者可能是李雲，這個得力助手頭腦靈敏，說不定有什麼新發現呢。

可是當大門打開，才發覺這個不速之客是個女的——正是那個委托歐陽德偵查自己的妹妹的瑪嘉蓮。

瑪嘉蓮的裝束，跟狄朗在白天在龍家所見的逈然不同——她穿着柳條襯衫，牛仔褲，看來十分隨便，頭髮也是在腦後紮成一束，肩上掛了個袋形手提包，看來就像個女白領。

「馮小姐，原來是你，請進來吧。」

狄朗意料到對方此來，定是有重要綫索向自己提供的了，連忙把她請入客廳坐下。

馮嘉蓮一開口，就說個不停的。

「這個時候前來打擾你眞不好意思，狄探長，你剛剛回來的吧？我先前一連多次打電話給你，都沒有人接聽，使我心急死了，我惦念着妹妹嘉麗的消息，不知你查到了什麼結果？」

探長待她說完之後，含笑問她：「妳也喝點汽水好不好？」

「不用了，探長，我只是關心妹妹那份工作怎麼樣？你去找到她了吧？在哪兒見到她的？」

「是在她的屋子裏，一間很漂亮的屋子，同時在那裏，我又見到信中提到的李玉棠。」

「嘉露說過那人是她的老板，」馮嘉蓮緊張地問：「狄探長，李玉棠在她的屋子裏幹什麼？」

「唔，馮小姐，」狄朗和顏悅色的道：「令妹已經不是小女孩了，應該有她的行動自由，你雖是她的姐姐，似乎亦不應干涉她，以免惹起她的反感。」

馮嘉蓮漲紅了臉，說道：「狄探長，多謝你的好意，但是我沒有兄弟，只有這麼一個妹妹，我不關心她，誰關心她？」

「關心當然是好的，可是……」探長冷不防反問她一句：「然則你與主人龍先生的關係又如何？」

「什麼關係！」她敏感地低聲嚷起來：「我早巳告訴過你，我是龍先生的管家，替他管了五六年……」

「你與龍志剛的感情是否相當好？」

「請你不要瞎猜！」馮嘉蓮說得很生氣，而且面紅耳赤地，「龍先生是個脾氣很差的人，不過我這份工作做得還算順利，如果他曉得別人亂猜的話，準會大發雷霆的！」

「對不起，馮小姐。我明天還得上門拜訪他。」狄朗平靜地說道。

「啊！龍……龍先生去了外地，還沒有回來。」馮嘉蓮咬着唇咀，顯出極度不安。

「他去了那裏？」狄朗緊迫着問。

「龍先生因公去……去了……」她忽然用不尋常的聲調道：「狄探長，這件事根本與龍先生不相干的，你又何必把他牽連呢？」

狄朗微笑道：「馮小姐，站在警方的立場，既然死者信中曾提及龍志剛的名字，我們不能不循例向他問話。」

對方沉默片刻，站起來幽聲道：「狄探長，那就隨便你怎麼辦吧，對不起。」

狄朗把客人送出門後，不禁露出一絲微笑。從馮嘉蓮阻止他探訪龍志剛這回事看，也許龍志剛所知道的事情，比任何人所知更多些，說不定此人所提供的綫索，有助于他的破案呢！

× × ×

第二天上午，狄朗在他的探長辦公室內接到兩份驗屍報告：一份關於私家偵探歐陽德的，死因列明肺部與心臟中槍致死；另一份則是那青年兇手的，死於左肺中槍，流血過多。

兩份報告都無特別之處，此外，探長又審閱了攝影組送來的現場圖片，以及那青年兇手的面部特寫照片。

正當這個時候，偵緝主任唐爾斯的電話打來了，老唐在電話中說得慢條斯理：「狄朗，那兇手是你親自開槍殺死的，這對你的偵查工作，想必非常有利了吧？不知你查到了什麼頭緒？」

雖然這位頂頭上司是出了名難侍候的，平時專門找狄朗的碴子，但是他今日一反常態，却令狄朗頗感意外。

因此，狄朗不能不把偵查所得，詳詳細細的對老唐報告一遍。

老唐聽過報告後的反應，又一次令狄朗感到意外。這位偵緝主任說道：「成績相當不錯了，狄朗，你需要什麼協助？」

狄朗在遲疑片刻之後，請求老唐抽調兇殺組的人手，協助調查兇手的身世，因爲直到現在爲止，他的手下尙未查出巳死的兇手的姓名，只能通過各傳播媒介，把兇手的相片發出去，徵求市民的合作。

老唐答允了狄朗的請求，並且說了一番勉勵的話。

狄朗放下電話，李雲插咀道：「探長，這個傢伙沒有案底，據我的綫人說，過去從未見過此人在這個地區活動。」

「他是個職業兇手，」狄朗道：「按照我現在所掌握的資料顯示，他是受人指使前去槍殺歐陽德的。」

「這裏是他的手槍，」李雲指着辦公枱上，一塊白布上所擺放的那柄點四五口徑短槍，槍身巳失去了光澤了。

「嗯，很舊的一支槍，」狄朗說道：「但是性能良好，好到幾乎把我送去見閻王！」

李雲點點頭道：「軍火專家確是證明它是性能良好的，上面只有兇手本人的指紋。」

「歐陽德的槍呢？是否同時巳檢驗過了？」

「驗了。那槍是有牌照的，據檢驗報告，巳有許久不曾發射過。」

「李雲，吩咐兄弟們每人携帶兇手的照片出動，各自找綫人盤查。」狄朗的語氣充滿信心：「我們不妨肯定此人最近經常在這一帶活動的，吩咐他們向各路黑人物打聽一下。」

狄朗自己，也一張照片帶在身上，然後往莫華倫的公司去作進一步的偵查。

× × ×

那家「時代企業公司」是在中區一幢

商業大厦裏邊，這裏寫字樓林立，各單位都相當漂亮整潔。

狄朗按址找到這家公司，推開玻璃門，迎面見到門邊一張放着「諮詢處」牌子的辦公桌後，坐着個樣子極甜的少女，正拿一雙明亮的眸子對他看，隱然露出職業性的笑容。

狄朗道：「小姐，莫華倫先生是否在裏面？」

「啊，莫先生尙未上班。」

「李玉棠呢？」

「眞不巧！」那少女道：「李先生十分鐘前有事出外。請問你找我波士有何貴幹？」

「我來辦案的，」狄朗拿出證件在她眼前一晃，繼續用剛才那樣溫和的語氣道：「除了他們兩位，我能找到其他負責人嗎？」

少女立即對探長肅然起敬，那笑臉却不大自然了。「你可以找林小姐的，她的辦公室就在那裏。」她說時伸手指向過道的左邊。

「是林茱迪嗎？很好，謝謝你！」

探長說完，逕自走到林茱迪的辦公室，隨手推開彈簧門，只見那個漂亮的女郎端坐在一張闊大的桃木辦公桌後，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端莊而艷麗。

但是她一見狄朗的面，却怒目相向道：「是你，爲什麼進來之前不敲門？做警探的人，就不需講禮貌嗎？」

狄朗一點也不生氣。「林小姐，我本來並非要找你，而是要找你的兩位波士，可惜他們都不在。」

「嗳……」她嘆了一口氣，見到狄朗自作主張在她辦公桌前的沙發坐下來，就沒好氣的說道：「你們做警探的，就只會給人找麻煩。我並不希望有一位警界的朋友。」

狄朗又是一笑置之，忽然帶笑問她：「你原來的姓名叫做馮嘉麗！這相當不錯，唸起來也悅耳，爲什麼改姓換名叫林茱迪？」

「我覺得林茱迪比馮嘉露更好，哼！」林茱迪冷笑着瞪了探長一眼：「怪不得最近治安越來越差了，原來警察只顧理人閑事。」

「林小姐，你一年前並非住在本市的，爲了什麼緣故你重返此地，請你回答我。」狄朗不理她的熱嘲冷諷，好整以暇的問她。

只見林茱迪漲紅了臉，憤憤的道：「嘿！準是我那多事的姐姐，對你說了我不少壞話了！」她氣呼呼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說道：「哼，還不是出於妒忌嗎？事實上我也眞值得她妒忌的，因爲我擁有一切美好的東西，包括身裁和男朋友，而她樣樣都非常缺乏，吃不到的葡萄，總是酸的！」

狄朗帶笑搖搖頭：「茱迪，你不必這麼衝動，你姐姐純粹出於關心你，才請歐陽德來偵查你，看看你現在所做的這一份工作好不好罷了！你却誤會了她的一片好意。」

林茱迪兩眼望着天花板，還是十分負氣的樣子。

狄朗又道：「那個受聘偵查你的歐陽德巳經給人殺死了，在他死前，曾致電約我見面，打算把重要消息告訴警方，但我遲到一步，他死前留下一封信給你姐姐，上面列有人名，但是你姐姐看過此信後，表示茫然不解，她需要知道的事，根本與這些人名無關，因此才引起我的興趣。」

「探長，你能保險那私家偵探不是忙中有錯調亂了資料麼？」林茱迪斜着眼向探長反問。

「好了！林小姐，」狄朗至此，巳超逾了他所能忍受的限度，不禁板起面孔來，「現在接受問話的人是你而不是我，知道麼？」

林茱迪緩緩坐正了身子，眼中流露着一絲怨恨。

狄朗道：「你怎樣開始爲李、莫二人工作的？」

「那是……那是我在日本時，有一位朋友介紹我與李玉棠認識的。」林茱迪雖然十分不願意，然而還是開了口：「那時李玉棠和莫華倫剛剛着手籌備設立這一家公司，就這樣，我跟他回來本市工作。」

「你並未拒絕他，爲什麼？」狄朗毫不放鬆地盯着她追問。

她把兩手一攤：「你也認爲這個工作環境不錯吧？探長，我不喜歡離鄉別井，東京的環境我更過不慣，很想回到本市來生活，既然李玉棠願意聘請我做他的秘書，薪水又是這麼高，我何樂而不爲？」

「對了！」狄朗冷冷一笑：「除了高薪，另有一層漂亮的樓宇！」

林茱迪的面色又變紅了，說得很不高興：「探長，你不能這樣胡說八道的！」

「你無法否認的！」狄朗道：「茱迪，這種事不能瞞過我，只消去向業主一問，是誰負責交租的，那就什麼事也都清楚了。」

「好吧，」她不能不屈服，低聲道：「我承認，屋子的租金是他津貼的。」

「你的津貼，是否包括李玉棠的人在內？」

「唉——你……你喜歡怎樣說，就怎麼說好了，總之我不會再否認。」

狄朗不期然露出微笑：「還有一點，是不是李玉棠出主意叫你改姓換名的？」

「對了。」

「爲什麼一定要改姓換名？他可有把原因告訴你？」

「唉，探長。」林茱迪伸了個懶腰，一臉不耐煩的道：「我本想做個模範市民，跟你們警方合作的，但是你所提出的問題，却令我非常心煩。」

正在這時候，莫華倫推開彈簧門探進了身子。「茱迪，你跟誰吵咀了！」一見茱迪面前的人是狄朗，他連忙跟探長打招呼。

「莫先生，我此來正是要找你。」狄朗與莫華倫握手。

「請到我的辦公室來吧，探長。」

莫華倫的辦公室十分考究，全部傢俬都是最時髦的玻璃纖維製造的，不管這家公司的營業情形如何，只憑這個局面，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

探長便把昨晚在施麗處繳去的手槍，交回給辦公室的主人，順口問了一句：「你不會沒有執照的吧？」

莫華倫笑了笑，從貼身衣袋掏出他的手槍執照，交給狄朗過目，同時把手槍收入一口抽屜中。

「正如昨晚我說過的，莫先生，請把你的客戶名單借來一看。」狄朗把執照交還他，在一張舒適的大沙發坐下來。

「請你等一等。」

莫華倫說着，隨即利用內綫電話，吩咐林茉迪把那份名單送入他的辦公室。

「龍志剛，劉迪與谷豐都是你的客戶吧？」

「是的。我昨晚已經說過。」

「那麼，」狄朗道：「你大概回家後也曾想過，是否想起蘇柏强其人？」

「不用想了，」莫華倫斷然道：「我的記憶力相當强的，要是我曾聽過這個名字，我不會忘記，事實上根本無人知道蘇柏强是何方神聖。」

狄朗堅持道：「但歐陽德的信中，明明把這個名字與你們幾個人連在一起，這其中一定有點道理。」

「那或者是他弄錯了，總之我並不認識此人，我對這名字絲毫沒有印象。」莫華倫說時露出苦笑來。

這時，林茉迪在外面敲門了，莫華倫吩咐她進來，直接把一叠厚厚的文件交給探長審閱。

狄朗逐一翻尋那些客戶姓名，除了龍志剛、谷豐與劉迪三個熟悉的名字多次出現之外，果然並無蘇柏强在內。

由於不得要領，探長稍後只能向莫華倫告別，離開他的辦公室。

當他行經林茉迪的辦公室之際，室門從裏面拉開，林茉迪向他打了個眼色，又向室內指了指。

狄朗會意，迅即閃入她的辦公室，她小心地關上門，下了門栓，抑制着憤怒的聲音道：「你眞是瘋了，由於你像個神經漢的到處亂闖，使我忘記了你是一個警探，你向華倫問了這麼多問題，儍子也知道是我向你提供綫索的，你要把我的飯碗打爛麼？」

「小姐，你不用生氣，」狄朗又坐回那張沙發上，並且翹起二郎腿，好整以暇地望着這個盛怒的女郎，「誰叫你當初打錯了主意投身警界呢！既然吃這一行飯，總免不了處處受人憎厭的！」

林茉迪走到他的身邊坐下，忽然放寬了臉色道：「唉，看來你不查明查白，是永不會死心的。」

「對了，警探的責任，便是把每一宗案件查個水落石出。」狄朗心中發笑，倘若這女郎要跟他鬥智的話，那麼毫無疑問，勝利的一方必定是他。

果然，林茉迪壓低聲音道：「狄探長，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你，只求你顧全我的飯碗！千萬別說是我告訴你的，無論什麼人問起你也得給我守秘，你答應嗎？」

狄朗忍不住笑起來，與她握了手：「我答應你，現在開始吧！」

林茉迪輕盈地站起來，從辦公桌上拿了一根白色濾咀的香烟，燃着後深吸一口，徐徐說道：「先說林茉迪這個姓名的由來吧，那是李玉棠給我改的，他說這名字比馮嘉露更中聽、更雅，並且願意爲我辦理改名手續，由於他是我的波士，他喜歡這樣做，我當想不能拒絕。」

對於她的合作，狄朗甚感滿意，帶笑道：「這麼說，你是在離開本市之後改名的，對麼？」

「正是這樣。我在東京的時候，經過別人的介紹認識李玉棠，就是那時候改的名。」

「誰是你們的介紹人？」

「唔，」林茉迪笑了，斜着眼對狄朗道：「你想知道麼？探長。」

「當然想知。」

「這個人，正是我的姐姐馮嘉蓮！」

「哦？」探長聽了大感驚訝，「眞是她？」

「我何必騙你？」林茉迪說着又流露氣憤的神色，「正因這樣我才痛恨我的好姐姐，既然是她介紹我認識李玉棠，說他是個好人，既聰明，又善良的，最重要的是富有，她認爲我們是相論合配的一對，事實也的確如此。我們現在既然相處得好好的，她又委托私家偵探來偵查我，你說這氣不氣人！」

狄朗亦覺得事有蹊蹺，只是不動聲色，繼續問道：「你姐姐把你介紹給李玉棠工作，是否同時叫你改名。」

「沒有。我已說過了，改名是李玉棠的主意，探長，這回事是否非常重要？」

林茉迪眨着美麗的眼睛反問。

「是的，非常重要。」狄朗道：「假如是李玉棠出的主意，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

「爲什麼？」

「不爲什麼，你姐姐委托歐陽德偵查你爲何改姓換名，倘若是她叫你改名的，爲什麼還要明知故查？但現在你既說不是她出的主意，那又當別論。」

「噢，探長！」林茉廸微笑道：「我對這件事也開始有點興趣了。」

「是否像你對漂亮的大厦一樣感到興趣？」狄朗調侃地說。

林茉迪的臉微微泛紅，赧然一笑道：「是的，不瞞你說，我這個人嘛，生來就是享樂主義，對於物質佔有慾很强的，只要能賺錢，我不介意做任何工作，何况這是一家正當的公司，李玉棠對我又是那麼溫柔體貼呢！」

「林小姐，你眞坦白。」

「坦白的人最受警方歡迎，對麼？」

狄朗笑了笑，說道：「剛才我查閱的客戶名單，對我的偵查工作絲毫不起作用，你有更好的綫索提供給我麼？比方說：龍志剛和劉迪、谷豐三個人，是否經常與你們公司有交易？」

林茉迪想了想，點頭道：「據我所知至少有過兩三次，太久的我已忘記是什麼交易了。最近一次却記得十分清楚。」

「那是什麼樣的交易？」

「大約是三個月前的事了，」她回憶道：「當時莫華倫建議，在半山區××道置下一幅地皮，準備興建新大厦，倘若轉手賣給地產公司的話，據說至少能賺它一百萬的，可是正當這幅地皮買下不久，一場大雨使山泥傾瀉，掩蓋了他們買下的地皮，後來經當局驗土工程證實，那幅地皮下面有地下水流動，除非經過龐大的特別

工程加固打樁，否則不能建造十層以上的樓宇，而他們原來的計劃，是可以建築二十層高的住宅大厦的！

「由此一來，那幅地皮就不再那麼値錢，甚至跌破買入的價錢了，經過股東會議，他們決定把它放棄，賤價賣了出去，公司損失慘重，眼看就要破產的了，一個月前，莫華倫加入一筆股本，才挽救了破產的命運。」

狄朗極有耐心的聽着，待她說完了才問她：「這樣說來，你們這個公司，並不止是負責諮詢那麼簡單了，我想，李玉棠與莫華倫也是龍志剛那間公司的一個股東吧，對麼？」

「就是這麼一回事。」林茉迪道：「公司既負責龍志剛的商業機構服務，同時又參加龍志剛、劉迪和谷豐的投資公司，成爲股東之一，不然李玉棠也不會添股的了。」

狄朗這才得出一個較完整的印象，那就是：龍志剛這位大亨，除了擁有他的龐大商業機構之外，尚有興趣與外人合作攬了家投資公司，股東包括歐陽德信中所提及的幾個名字，除了林茉迪只是職員身份不計外，並且除了那個不爲人熟悉的蘇柏强——倘若蘇柏强也是股東之一，有什麼理由無人認識他呢？除非另有別情！

那又是怎麼樣的「別情」？

這正是狄朗急欲知道的，因此，這個神秘的蘇柏强，非早日把他找出來不可！

「林小姐，依你的情形來看，你與李玉棠感情相當好，是否快跟他結婚？」

對於狄朗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林茉迪似乎不大樂觀。她低垂着頭，幽聲道：「探長，你只看到事情的表面，事實上李玉棠有太太的，雖然他們早已分居，準備辦離婚手續，但是像他這樣年輕有爲而又相當富有的人，我担心他愛情不專一。」

「但願他不是一個花心大少，」狄朗說道：「在你這方面，是否渴望與他結婚呢？」

「我委實渴望的，因爲如果做了他的太太，就能滿足我對物質的追求。」林茉迪說得像開始時那麼坦白。

「讓我預祝你蜜運成功。」探長告辭之前，與她握手說。

她盈盈一笑。「謝謝你！狄探長，你是個最有人情味的警探，改變了我對警察的偏見。」

這女郎的恭維話使狄朗一樂，然而，她所提供的綫索，却在狄朗心中投下了陰影。

× × ×

狄朗再次來到半山區梧桐路九十九號龍公館探訪，當女傭開門後，只見馮嘉蓮匆匆從客廳迎出來，再不是襯衫牛仔褲的簡單裝束，那是一襲黑色長裙——似乎，深色的長裙是她的女管家的「制服」呢！

「狄探長，又是你！」她彷彿不大喜歡這個訪客，態度十分冷淡。

狄朗笑了笑：「我想龍先生大概已經回來了，是嗎？」

「是的。」馮嘉蓮低聲問狄朗：「你能爲我保留一點私人秘密麼？」

「你指的是昨天我們的談話？」狄朗見她點點頭，便道：「好的，我不會對他說昨天曾來探訪你，但是關於私家偵探那封信，我必須與他說清楚，不然我不是白走一遭麼？」

馮嘉蓮惱怒的瞪着狄朗道：「哼！我的估計沒有錯，做警探的人都是不値得我去信任的！」

「馮小姐，你是否願意爲我通傳？」

狄朗不理會她的譏刺，傲然問道。

「不用了！」她負氣地說：「龍先生就在客廳裏，你大可以自己去見他。」

狄朗踏入大廳，便見到一個頭髮淺灰，身軀高大的男人背窗而站，好像在隔着紗窗眺望花園中的風景似的。

當他聽到脚步聲，猛然回頭望向走入客廳的狄朗。

他鼻架深度近視的玳瑁框眼鏡，不苟言笑，取下了一直叨在嘴角的雪茄，冷冷的問：「你是誰？」

「龍先生，我是狄朗探長。」狄朗說道。

「哦——」龍志剛微微點頭：「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探狄朗，我的朋友劉迪告訴我，你是個永不疲倦的探長！」說罷，他乾笑兩聲。

狄朗也笑了。「龍先生，做警探的人是不能疲勞的！至於你那位朋友劉迪，他對我一定不會有好印象的，因爲昨晚我到他家中去探訪，見到屋中一位少婦，我以爲必定是他的太太無疑了，豈知這一來太撞板，所以……」

探長的話被龍志剛的笑聲所打斷，這時，女傭把香茶送入書房來奉客，探長也就順理成章地在舒適的眞皮沙發坐下來。

「探長，聽說你手上有一份人名，」龍志剛搔着他的灰頭髮，用相當客氣的口吻問狄朗：「你已問過我的幾個合夥人了，現在輪到來問我，對嗎？」

「是的，警方希望獲得龍先生的合作，雖然你貴人事忙，我想龍先生不會介意。」狄朗說得比他還要客氣地。

龍志剛淡淡的笑了笑。「不要緊，但是你對我不可期望過多，你要調查的那宗案子，劉迪已在電話中告訴我，我想自己所知的不會比他們更多的。」

「既然龍先生已知此案的梗概，我可省回不少唇舌了，只須對你唸出一些人名，看你是否認識。」

狄朗隨即把歐陽德信中提及的幾個人名唸出來。龍志剛聽完之後說：「探長，除了那個蘇柏强我不認識以外，其他幾個人都與我有點生意來往。」

「眞可惜。」狄朗道：「不過，警方在歐陽德的偵探社，找到一個關于谷豐的檔案，上面列明你與蘇柏强在六月上旬曾經會過面，那是怎麼一回事？」

「太荒謬了！」龍志剛把雪茄扔在面前的水晶玻璃烟灰盅內，沉下臉色道：「我根本不識姓蘇這個人，他竟說我與此人會過面，眞是從何說起！」

「照情形來看，你和蘇柏强應該是生意合夥人，豈會不認識？」

「探長，這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我根本不識這個人。至於你喜歡怎樣去想，只能悉隨尊便！」

這一番話，龍志剛就說得相當不客氣了。

但狄朗並不放過他，續道：「這只是警方辦案過程中的一種假設。這件事的起源，是林茱迪小姐替莫華倫工作，私家偵探歐陽德在偵查過程中發現你們幾位合夥人的其中一人，有些不利綫索被他查出來，才導致歐陽德殺身之禍的。」

「原來如此！」龍志剛輕輕噓了口氣，臉色又變得相當溫和，「探長，這麼複雜的命案，請原諒我不能幫你的忙，只是我有點好奇，林茱迪跟着莫華倫，做得好好的，爲什麼有人聘請私家偵探調查她?這個請私家偵探的人又是誰?」

狄朗平靜地答道：「就是林茱迪的姐姐。」

「你說是嘉蓮?會是她?」

「是的！」

「她爲什麼這樣做?」龍志剛又無法按捺了，語氣是驚奇中挾着憤怒：「是爲了開玩笑呢，還是她神經有問題?這愚蠢而多事的女人！」

「龍先生，你先不要生氣，」狄朗平靜如恒，說得十分溫和地：「據馮嘉蓮小姐對我說，她之所以聘請私家偵探調查她的妹妹，純然出自姐妹情深，担心妹妹行差踏錯罷了。但是，歐陽德臨死之前留下給她的那封信，她却看不懂，似乎此信的對象不是她，但這封信的而且確是寫上她的地址與姓名的。」

經狄朗這麼一說，就連龍志剛也深感好奇起來，急忙問道：「既然如此，歐陽德臨死前寫下這封信又是什麼意思?」

「我的構想是這樣的，此信屬於保險性質，也備萬一他被人所殺害，警方憑此信會發現破案的綫索。」狄朗接着又把歐陽德死前曾邀他本人往偵探社設面的經過，對龍志剛說出來。

龍志剛道：「你認爲這封信眞的包藏有破案綫索麼?」

「我雖無法斷定，但相信可能性極高。」狄朗道：「正因如此，這封信現在成爲破案的唯一最有力的資料，有關信中各人，不能不多走幾趟登門造訪的，這一點請龍先生原諒。」

「那是情非得已，」龍志剛露出一絲苦笑，攤了攤手，說道：「可惜我無法提供任何綫索，你再來一次，也注定是白走一遭。」

「龍先生，別忘記你朋友的話，他說我是永不疲倦的警探呢！」

雙方都哈哈笑了，狄朗隨即告辭，主人只是從沙發上站起身來，並未相送。

狄朗出了客廳，在過道中見不到人影，忽然發覺那裏另有一條走廊通向屋後的花園。狄朗靈機一觸，立即閃身進去，沿走廊繞到一個落地大窗旁邊匿藏起來，此窗內部便是那豪華的大廳了，玻璃門拉開一半，飄着純白的輕紗窗簾。狄朗透過窗紗，可見高大的龍志剛正背向着窗口而站，肩上飄出很濃的雪茄烟霧。

「嘉蓮！嘉蓮！」龍志剛忽然高聲叫喚，身子猛然轉過來，對正了落地大窗。

狄朗迅即閃在一旁，在一叢散尾葵後面躲藏着，豎起了耳朵偷聽。

起初，客廳內悄無聲息，可是不出半分鐘，狄朗的耳鼓，驟然被一陣悽厲的呼叫所震响！不消說，呼叫的人是女管家馮嘉蓮無疑了，隨着她的呼叫，夾雜着沉重的拍打聲。又聽龍志剛怒極叫道：「我要教訓你這個賤婦，你亂作主張，攪出事端，難道我的麻煩還不够多麼?」

馮嘉蓮哭哭啼啼道：「放開我！哎唷……快……快放開我！求求你給機會讓我解釋！」

「還有什麼好解釋的?你只會給我製造麻煩，最好叫你嚐嚐拳頭的滋味了！」龍志剛怒氣冲冲的罵着。

罵聲剛落，馮嘉蓮又尖着嗓子大叫。

狄朗知道現在該是他現身的時候了，於是掀開窗簾躍入客廳內。

只見龍志剛一手抓住女管家的秀髮，揮動巨靈之掌，左右開弓的，在她白嫩的臉上留下殷紅的掌印，她嘴角破裂，滲出鮮血來。

龍志剛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永不疲倦的探長」，竟會去而復返，他滿面錯愕地看着探長，一鬆手間，馮嘉蓮便掙脫出去，跌落沙發上掩面低泣。

在龍志剛開口責難之前，狄朗上前扶起馮嘉蓮，冷冷說道：「龍先生，你不必深怪馮嘉蓮小姐，我早已說過，她出自一番好意，才委托私家偵探調查她的妹妹。你打得太重了！」

龍志剛本人是個千萬富翁，本地商界出了名的大亨，他毆打這個身份有如情婦的女管家，平日也許是司空見慣了。想不到這個秘密竟被探長所偵破，那份尷尬是難以言宣的。

他難堪地白了探長一眼，索性不言不語。奇怪的是，馮嘉蓮一點也不感激狄朗的好意，反而拭着眼淚，對探長口出怨言：「你別管這些閒事好不好?」馮嘉蓮說着站起來，就想走出客廳，然而狄朗把他叫住。

「馮小姐，有一件事我必須澄清一下：爲什麼你介紹妹妹嘉露與莫華倫認識，又爲她改姓換名?同時，你既然早已知道莫華倫對你妹妹有意，打算離婚後娶她，並知道妹妹住着一層漂亮的大廈，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做姐姐的理應感到非常滿意了，爲什麼還要聘請私家偵探偵查她?」

探長一連串尖銳的問題，把馮嘉蓮迫得窘極了，她望了立在一旁的龍志剛一眼，才面對探長，幽聲說道：「不錯莫華倫是我介紹給妹妹的，華倫愛她，給她租下漂亮的住宅，我事先也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還是不放心，爲什麼呢?探長，你知道本地是有不少違法亂紀的人，憑不法的勾當致富的，我正是担心莫華倫的生意不正當，非查個明白不可！」

「一點也不對！」探長露出一絲冷笑，毫不放鬆地追問：「那麼，歐陽德給你那封信又是怎麼一回事?收信人寫明是你，但是信中的內容，與你委托他偵查的案子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干。歐陽德爲什麼在臨死之前，留給你一封對你托辦的事完全無關的信件?馮小姐，看你如何自圓其說吧！」

馮嘉蓮變了臉色，向她的主人投了求援的一眼。

龍志剛輕輕咳一下，訕訕對狄朗說道：「探長，關於這件事的起因，關係着我與馮小姐之間，在一個特殊——不，是在一個相當難爲情的環境當中發生的，不如下次……下次你來訪的時候，我再詳細告訴你。」

「不行！」狄朗執拗的道：「非關本案的私事我可以不管，但是既然與本案有關的，我非查明眞相不可！」

見了狄朗態度强硬，龍志剛也露出惱怒的神色。

馮嘉蓮按捺不住了，嘆口氣道：「讓我來告訴他吧。」

「不！」龍志剛彷彿被人踏了一脚似的跳起來，怒容滿面瞪着馮嘉蓮道：「這種事怎能告訴他！」

「但是這件事由我而起，」馮嘉蓮此時早已抹乾淚水與咀角的血跡。情緒亦似乎漸漸平伏下來，她向龍志剛投了充滿溫柔的一眼，說道：「你不明白的，我這樣做，主要是爲了我的安全，因那個人早已知道是我聘請私家偵探去偵查他……」

探長打斷她的話道：「你已對我說過了。我當然知道。」

馮嘉蓮這才把眼光轉投向狄朗，露出苦笑道：「探長，這個人並不是指你。」

「那麼是誰?」

「就是蘇柏强。」

「啊！蘇柏强！」

狄朗頓感一陣莫名興奮，因爲在此之前，他所詢問的每一個人，都異口同聲表示不認識蘇柏强其人，只有這個女人是例外，他當然不放過窮究根底的機會了！

「這好辦了，」狄朗難掩內心的激動，就在馮嘉蓮身邊的沙發坐下來，閃動着烱烱的目光問她：「蘇柏强是信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唉——」馮嘉蓮嘆氣道：「這個蘇柏强，是夜晚出現的魔鬼，我一直只是在電話中聽到他的聲音，但是從未見過他本人……」

「你蠢得要命！」龍志剛恨恨的罵她，那惱恨的表情，使狄朗相信自己倘若不在場的話，他會再一次對馮嘉蓮橫施夏楚的。現在他只好强自按捺，戟指着她說道：「馮小姐，我給你一個忠告：你對別人說什麼，我也不會干涉你，但你可不能把我牽入漩渦的！」

說完，又對狄朗聳聳肩：「探長，對不起，不能奉陪了！」

狄朗眼見他步上那道鍍金的樓梯上了樓，然後轉身對馮嘉蓮看，她輕聲道：「探長，我的主人脾氣不大好，我們入書房再談吧。」

那書房佈置精雅，狄朗也無心欣賞。馮嘉蓮把門關上後，在一張安樂椅坐下來，探長則坐在她面前一張看來是古董的法國式絲絨沙發上，靜聽她的申述。

馮嘉蓮用低沉的聲調說道：「關於我和蘇柏强打交道的經過，必須先從我妹妹嘉露說起。她是個非常任性的女孩子，自小就那麼任性了，中學還未畢業，就給壞人引誘失了身。她年輕美麗，身裁又好，後來無心向學，一心只想做個模特兒，由於她是那麼任性，我又因工作羈身，管束不了她，結果給一個飛仔騙上手，做起交際花來！」

說至此處，馮嘉蓮十分痛心的，低聲罵了句什麼。

狄朗道：「你妹妹本人也承認是個物慾追求者。」

「是的，她爲了追求物質享受，就不擇手段了。」馮嘉蓮說下去：「那飛仔平時介紹一些有錢有面的男人與她做朋友，那情形就等於娼妓一樣下流！有一晚，她把一個姓陳的胖子帶回家去，這胖子是個名流，電視報張上也時常見到他的尊容的，不料他却在嘉露房中心臟病發作而暴斃，嘉露給嚇得不知所措！因爲這個名流死在她房中，傳出去必定全市轟動，只好半夜跑來告訴我，我自己也沒有辦法，那屍體又不能不處理，因此，我唯有硬着頭皮央求龍先生幫個忙，嘉露也哭着央求他，結果龍先生隨嘉露回家爲她弄走了屍體；當時我沒去，他們是怎樣弄走的，我也不清楚。這件事辦妥之後，龍先生認爲嘉露留在此地不安全，恐怕終有一天露出破綻，而致給警方到來找她麻煩，因此建議嘉露離開本市，搬到東京居住。那是大約兩年前的事了。

「在嘉露搬往東京一年後，有一天龍先生去了馬尼拉，我接到一個怪電話，對方是個男人，自稱蘇柏强。這個人在電話中對我說，他知道我妹妹的秘密，同時知道那姓陳名流的死因，說他是個虐待狂，由於在房內虐待我妹妹，嘉露不堪虐待反抗他，把他推倒撞在衣櫥上傷了額頭，因此引致他心臟病猝發而暴斃的！這姓蘇的人接着恐嚇我說，你妹妹當時雖然出於自衞。錯手傷害他而引起心臟病，但現在來說已經太遲了！

「我當時聽了這個電話，萬分恐懼，立即大罵他是個瘋子，胡言亂語危言聳聽，又表示我完全不懂他的話，他冷笑說：『馮小姐，你不相信麼?明天就有眞憑實據給你看！』說完就掛斷了電話。當天晚上，我担心得無法入睡，只因姓蘇的人所說的情形，與我妹妹所說的一模一樣！」

「後來又怎樣?蘇柏强拿什麼憑據給你看?」狄朗着急地追問下去。

「第二天下午，」馮嘉蓮繼續說道：「果然有個約莫廿八九歲的長髮青年上門來找我，同時帶來了電影放映機和菲林，他自稱奉蘇柏强之命來訪，給我看眞憑實據……」

狄朗聽她說起長髮青年，忽然靈機一觸，從懷中掏出死者的照片，遞到她的面前問道：「請你仔細看看，來找你的人是不是他?」

「他是誰?」馮嘉蓮看到相中人雙眼緊閉，訝然地問：「他……他死了嗎?正是這個傢伙來找我！」

狄朗點了點頭，感到案情已漸露倪端了。「這人是殺死歐陽德的兇手。在行兇之後給我槍殺的！你可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嗎?」

「不曉得，」馮嘉蓮立即搖頭：「我只知他是蘇柏强的手下，而蘇柏强在電話中，也從未提及這個人的姓名。」

「馮小姐，請說下去吧。」狄朗從她手中取回了照片，催促道。

「是的，探長。」馮嘉蓮又陷入了苦惱的回憶當中，用傷感的聲調繼續說：「那長髮青年吩咐我帶他到書房裏去，然後熄了燈，把一卷菲林放映給我看。映出來

的情景，正是與我妹妹親口告訴我的當晚的情形一模一樣。」

「那是什麼情形？」狄朗問。

「就是那嫖客在我妹妹房內暴虐的情形，」她說下去：「我所見到的情景，那傢伙眞的是個虐待狂，我的意思是……這個胖子是在性方面虐待我妹妹……」說到這裏。馮嘉蓮有點面紅，似乎不好意思。

狄朗點點頭表示明白。「於是你妹妹忍無可忍對他反擊麼？」

「放映出來的情景確是這樣的，嘉露把他用力一推，那姓陳的胖子猝不及防跌落床去，額頭撞在衣橱角，流了一點血，嘉露當時還指着他罵了一會，後來才發覺他巳死了。」馮嘉蓮抬起頭來，用强調的語氣說道：「當然那一點皮外傷並不是他致死的原因，眞正的死因是心臟病猝發，這一點是無須懷疑的！」

「既然如此，這卷影片也只能是證實你妹妹的無辜而巳，何以你反而受他的勒索？」

「探長，事情可不是這麼簡單。」

「它又是怎麼個複雜法？」

「是這樣的，影片不但拍到嘉露和姓陳的胖子，就連後來龍先生帮忙搬屍的情形也一併拍攝下來的！」馮嘉蓮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當我看完這卷影片，蘇柏强的電話又打來了，他要挾我說，影片的正本在他手中，不錯，這影片只能證明我妹妹是無辜的，至多也只能說她誤殺了那個名流，可是龍先生和嘉露一起運屍，事情就嚴重了！他說，假如他把我妹妹被陳胖子虐待的片段剪去，只供留嘉露把他推倒，撞死在地的一節，再加上龍先生協助她搬走屍體的片段，那麼這卷菲林放映出來，就給人一個錯覺，以爲我妹妹有意謀殺他，然後在龍先生協助下毀屍滅跡，聽了蘇柏强的一番話，我六神無主，不能不接受他的勒索條件。」

馮嘉蓮說至此處，猶有餘悸。

狄朗問：「依你的看法，那卷影片是眞是假？」

「當然是眞的！」馮嘉蓮嚷道：「還有，以前我就曾聽嘉露說過，她居住的房間是裝有秘密攝影機的。」

「原來你妹妹早巳知道。裝設攝影機的人是誰？」

「就是她的屋主。」

「爲什麼她不反對？」探長道：「是不是她和屋主串謀裝設這個陷阱，打算用那種醜惡的影片來勒索有面子的嫖客？」

「這……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馮嘉蓮不安地道：「我只是曾聽她無意中提起過，當時也沒有深究，後來看到這卷菲林，才想起來，並且證實那是她房中的秘密攝影機拍下的。」

狄朗道：「蘇柏强向你提出了那些條件？」

「第一，他命令我把妹妹介紹給李玉棠認識，並且强迫她聽從李玉棠的指示去做任何事，當時我的想法，還以爲李玉棠要在嘉露身上佔點便宜罷了。」

「你妹妹改姓換名，叫做林茱迪，也是蘇柏强出的主意麼？」

「是的！」馮嘉蓮道：「這是附帶條件。」

「關於你被勒索的經過，是否曾告訴龍志剛？」狄朗問。

「我當然如實向他報告，」馮嘉蓮露出一絲苦笑，搖了搖頭：「想不到我這樣做是一件錯誤，我根本不該告訴他的。因爲龍志剛生性胆小怕事，剛才他粗暴對付我，罵我攪出厤煩，不過我是不在乎他一塲打罵的！因爲我出於愛妹之心，的確連累了他，理應受他責罰的！」

狄朗暗想：這個女人也有她可愛的一面，至少，對於一個曾經粗魯打駡過她的人，她並不怎樣記恨，與那些睚眦必報的小心眼女人迥然不同。

「馮小姐，蘇柏强向你勒索的條件，除了你妹妹改姓換名跟莫華倫做事之外，還有些什麼？」

「那當然有的！蘇柏强還要勒索龍先生！」

狄朗想：果然不出所料！他道：「是否勒索他一筆巨欵？」

馮嘉蓮點點頭：「向我要錢是可以肯定的了。但是蘇柏强不是用直接的方法，而是採取間接的手段弄錢。他吩咐龍先生拿出一筆錢，與莫華倫等人合夥做生意，因龍先生財雄勢大，做着不少賺錢生意，但他不想冒險與莫華倫這些人合作。況且他是大亨，莫華倫一夥在商塲上只是無名小卒。還有一點，蘇柏强要龍先生拿出大部份股本，莫華倫等人只拼湊小部份，倘若公司賺了錢，規定龍先生只能分到三分之一的利潤。對龍先生來說，這是顯然吃虧的。可是爲了我和嘉露，他只好答允這個苛刻的條件。」

「那你聘請私家偵探，與這宗勒索案又有什麼關係？」

「老實說吧，探長！我聘請歐陽德的目的，就是委託他偵查這個神秘人物蘇柏强的。我覺得龍先生被蘇柏强這樣勒索下去，始終不是辦法，就查電話簿的分類廣告，找到歐陽德的偵探社電話，然後把蘇柏强和那個長髮青年的資料告訴他……」

狄朗道：「爲什麼當日我向你查問時，你說請私家偵探是爲了調查你的妹妹嘉露？」

「探長，」馮嘉蓮帶着歉意笑了笑：「當時我不想弄出軒然大波，因此用這個藉口來搪塞你吧了，請你多多原諒。」

「但是，歐陽德遺留給你的那封信，信中所提及的人名，按理說，應該都是與此事有關的，爲什麼你又看不懂他的意思呢？」

「我眞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比如他說我妹妹會對偵查此事有所帮助，我就給他攪糊塗了，事實上，嘉露所知比我還要少。」

「你第一次接蘇柏强的電話，是什麼時候？」

「那是大約一年前，在嘉露由東京返港之前——嘉露之所以回港，正是我接受蘇柏强勒索的結果。」

「最近還有接過他的電話麼？」

「沒有，」馮嘉蓮輕輕舒出一口氣：「啊！這樣好極了！我最害怕他那魔鬼一樣的聲音。現在我再也聽不到，樂得耳根清靜呢！」

狄朗點點頭，再問她：「最後一次聽

他的電話，又是什麼時候？」

「那是幾個月前的事了，那一次，是他吩咐龍先生和谷豐那班人做地產生意。我聽出是蘇柏强的聲音，就叫龍先生直接與他談話。」

「那很好。馮小姐，你下次再聽到蘇柏强的電話時，能不能立即通知我？」

「探長，我一定儘快通知你！」

狄朗徐徐地站起來，帶笑問這個女管家道：「現在我和龍先生談談，你認爲怎樣？」

馮嘉蓮急忙搖頭道：「這不大好的，探長你知道龍先生現在心緒不寧，容易發脾氣，你在他氣頭上找他談話，也不會談出所以然來的，不如改天……」

「那好吧！」狄朗聳聳肩道：「我能等待的，馮小姐。謝謝你所提供的珍貴資料！」

狄朗告辭出來，這一次，他在馮嘉蓮的注視下，由女傭陪同走出了龍家。

望着探長高大的背影，馮嘉蓮的眉毛皺起來，腦袋裏隱隱脹痛。

× × ×

在亂紛紛的偵探部內，每個人都在忙着幹份內的工作，幹探李雲緊跟着從外面歸來的狄朗走入探長室。

「探長，我發現兩個新的綫索，」李雲用激動的聲調對狄朗說道：「其中一點是，歐陽德最近忽然發了達！」

「發達？」狄朗在探長室內轉過身來問。

「是的，」李雲道：「我去查過歐陽德的銀行戶口，在一星期前，他戶口只有兩千多塊錢，一下子却存入五萬塊！」

狄朗聽後靈機一觸，眼中異采閃動道：「李雲，這樣說起來，歐陽德是爲了那筆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由於他貪得無厭，有了五萬還想多弄一筆，而且，我懷疑歐陽德是認識殺死他的兇手的。」

「他一定認識！」李雲道。

「噢，你說得那麼肯定，是否有足夠證據支持？」狄朗說時微露驚喜。

「對了，探長，那是我發現的第二點綫索！」李雲邊說邊掏出一個記事册。「我翻遍歐陽德辦公枱的案頭日曆，在大約十天之前的一頁上，發現一個新的名字，此人叫做雷烈，還有地址呢！」他隨即唸出一個詳細地址。

「雷烈？這雷烈就是兇手麼？」

「是的，探長！寫在案頭日曆上的名字及地址，一共有十五六個，我和夥計們分頭出動，每人携帶兇手的照片，分別訪問這些人，結果，證實照片上的人就是雷烈。」

狄朗頓感興奮起來，問道：「你所說的杭州街，就是他的住處？與他同住的，是否有蘇柏强其人？」

「沒有，」李雲道：「雷烈同屋是一對年老包租夫婦，我問過那個老頭鬼了。據他說，雷烈是大約半年前搬入的，平日沉默寡言，很少有朋友過訪，也不知他幹的甚麼職業，他不喜理人閒事，行李簡單，只有一口皮箱，一些衣服和床舖，都是些廉價貨。包租人說，他最喜歡租給這樣的房客。當他看出照片中的雷烈巳死，還有點傷心。至於雷烈何以成爲兇手被警方殺死，包租人絕對不知道。」

狄朗嘉許地點點頭道：「很不錯，李雲，雷烈是個職業兇手，因此他居處簡單，不留下任何綫索，並且在同屋住客中，保持他的神秘身份。」

「你說歐陽德是因貪心而招致殺身之禍，那是說，歐陽德向某人勒索金錢麼？探長。」

「是的。他這樣做，好比虎頭釘蚤，因爲兇手雷烈正是勒索集團的一分子。」

狄朗隨即把自己偵查所得，對李雲簡略言之，然後說道：「現在時間不早了，李雲。你只消替我撥個電話，便可以下班回家休息。」

李雲表示樂意照辦，狄朗便在一張紙上，寫下五個姓名與電話號碼，交給李雲道：「你對接電話的每一個人，自稱你是蘇柏强，然後靜觀他們每個人的反應便行了。不必多言。」

「好的，探長。」

狄朗喝着黑咖啡，李雲利用他的辦公桌上的分機撥電話，而狄朗拿起總機的話筒在監聽。

第一個電話是打給李玉棠的，然而，不論他的寫字樓或住家，都找不到他。

那改名林茱迪的馮嘉露，則接了李雲打出的第二個電話。

李雲依足探長的吩咐道：「林茱迪小姐嗎？我是蘇柏强！」

林茱迪在那邊道：「對不起，我不認識甚麼蘇柏强！」

李雲又撥出第三個電話，接電話的人是莫華倫，他用戒備的語氣反問：「你想怎麼樣？」

谷豐那位美麗的寡婦施麗，接到李雲的電話時說道：「哼！準是狄探長，你在跟我開玩笑吧？」她的聲調仍然帶着點性感味道哩。

那個妻子死後有了新歡的劉迪，接了李雲最後的一個電話，他一聽說是蘇柏强，便叫道：「朋友，你這次又想幹甚麼？你是否知道自己惹下了厤煩？現在警方正到處找尋你……」

李雲掛斷了電話後，只見探長的咀角，微微透出冷峻的笑意。

他不明探長的用意，只好問道：「探長，到底蘇柏强是個什麼人？」

狄朗說得胸有成竹地道：「這傢伙或者是一個引起你夢囈的人，是個黑夜的魔鬼，又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李雲更感迷惘了。「探長，你把我攪糊塗啦！能不能具體一些告訴我？」

「並不是我故弄玄虛，」狄朗一本正經道：「李雲，我的思路越來越清晰了。蘇柏强是一個聲音；是一個勒索者的聲音，那兇手雷烈呢？則是他的先鋒部隊。勒索的聲音是蘇柏强，出面的人是雷烈。根據我現在所掌握的資料，我有足夠證據，證明歐陽德生前巳和蘇柏强接觸，至少是與蘇柏强的馬仔雷烈接觸。因爲馮嘉蓮在委托他偵查此案時，曾經向歐陽德提供了上述兩人的資料，像歐陽德那樣狡猾的人，才有可能根據這些資料查出二人的眞正身份，從而向他們進行反勒索，狠狠的敲了一筆竹槓的！」

「唔，我却有另一個想法，」李雲的

腦筋向來靈活，此時對探長提出質詢：「探長，馮嘉蓮可能已經知道誰是蘇柏强，會不會她早已告訴了歐陽德，叫他偵查對方，只是當你向她追問時，她推說不知道呢？」

「李雲，你的意思是馮嘉蓮故意瞞住我，不肯把誰是蘇柏强告訴我麼？」

「我的推測正是這樣！探長。」

「但是，」狄朗的眉毛又皺起來，沉吟說道：「倘若馮嘉蓮早已曉得誰是蘇柏强，那她爲甚麼還要聘請歐陽德？換言之，她聘請歐陽德的用意，如果不是想找出誰是蘇柏强，那麼她聘請歐陽德，又是爲了甚麼目的呢？」

「探長，這似乎是問題的焦點了！這個女人，並不是絕對可靠的！」李雲用堅定的眼光對探長看，而探長的神情，顯然是同意了他的說法。

「李雲，如果你是勒索者，到頭來反而被別人勒索，那時你會怎樣應付？」探長提出一新的問題。

李雲不假思索道：「不消說，如果我手上有刀，必定把他殺掉！」

「對了，蘇柏强正是採取你的方式！」狄朗說時把拳頭捏緊，在桌上輕輕一敲：「因爲馮嘉蓮曾把雷烈的模樣對歐陽德仔細形容過。故此，歐陽德不難根據各種資料把雷烈找出來，從而偵破了勒索者的一些內幕，那五萬元就是反勒索的代價，可是到頭來，歐陽德把自己的性命也賠上了！」

李雲對探長的分析極感興奮，他說道：「探長，我們已向前進出了一大步！」

「是的，但你別忘記，前面還有重重險關呢？」探長說。

但李雲早已摸透了狄朗的脾氣，那就是：狄朗一切實事求是，非到破案的關鍵時刻，是不會絲毫鬆懈的。他笑了笑道：「探長，你至少有九成把握了，我在等待你請我喝酒呢。」

探長不置可否地一笑，與李雲一道離開警署。

惡意報復 難逃法網

第二天是星期三，林茱迪與她的兩個波士果然不用上班，狄朗撥電話往她的公司不得要領，只好親自前往她的香閨去一趟。

上午十點左右，林茱迪正在家中進早點，她的情人李玉棠不在此間。當她展現笑靨，邀請狄朗與她一同喝咖啡的時候，狄朗能瞧出她的笑容是勉强裝出來的。

「你好像並不歡迎我。」狄朗打趣的道。

林茱迪把咖啡杯放下，皺起眉頭來。「當然了，因爲你不是用朋友的身份來探訪我，同時……我也不大願意跟警探做朋友。」

「抱歉使你掃興，」狄朗帶笑道：「在這宗案子結束以後，也許你會覺得與一個警探做朋友也是相當不錯的！」

「狄探長，我所知道的事情，都已全部告訴你，眞的毫無保留的了。」她一本正經道。

「是麼？希望你沒有遺漏了最重要的一件事，」狄朗拿銳利的眼光對她看：「茱迪，你一年前並非住在本港的，那時你在東京，這一點你並未對我說過。」

儘管探長的語氣是如此溫和，亦引起林茱迪的驚惶不安，她低嚷起來道：「噢，我姐姐已經把什麼事都跟你說過了，是不是？」

「不錯，你姐姐吩咐我按照她的指示去做，只因她沒有選擇餘地，身不由己，或許你還未知道，你姐姐是受到蘇柏强的勒索……」

「探長，你說的那個蘇柏强，我昨晚曾經接過他的電話，這個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林茱迪所流露出來的迷惘不安，看起來不像僞裝，而狄朗也相信她的確不知道內情，因爲在他與這女郎的多次接觸中，能了解她的個性，七情六慾都是無法掩飾的。

狄朗却避開這個問題，冷不防說道：「茱迪，那個姓陳的胖子必定是個虐待狂了，他在你的房間內多方虐待你，使你無法忍受，才會把他推倒在地，撞中衣橱的，對不對？」

「我……現在猶……猶有餘悸呢！」

其實，林茱迪不但顯得驚慌，更覺得十分羞澀，那事件對她來說，不正是揭穿她出賣色相的不光采的過去。

「當時你怎樣處置他的屍體？」

「還能怎樣呢，只好把他弄走了！但是在當時，我不相信他已死去的，因爲他只是額頭流出很少血，可是他的確沒有鼻息，我才知道闖出大禍。」

「那屍體，你把他怎樣弄去？」

林茱迪眼圈微紅，幽聲道：「當時沒有人可以援助我，我六神無主，只好去找我姐姐想辦法。那時已是深夜了，我姐姐也拿不出主意，替我出面向她的老板龍志剛求助。」

「龍志剛有沒有答應帮忙？」

「他考慮了許久，終於答允帮忙。」

「龍志剛怎樣帮助你？」

「他起先隨我回到住處，看過了屍體的情形，知道陳胖子死前曾經喝過不少酒，因此，決定佈成一個醉酒駕車失事的局面。」

「說下去，」狄朗道：「佈局的詳情怎樣？」

林茱迪用餐巾印去了眼角的淚痕，緩緩說道：「龍志剛問明陳胖子的住址，因爲陳胖子是我的老主顧，我雖不知他住址，但也曉得他是住在半山區的，那裏有一條很陡斜的馬路，龍志剛用床單把屍體裹好，趁着夜深人靜，和我一同把屍體弄上陳胖子的汽車，然後取回床單，他獨自駕車載走了屍體，第二天從報紙上，我見到一條消息，說是本地名流陳胖子在住宅附近駕車失事，摔落山坡重傷致死。但當時的詳細情形，龍志剛並未告訴我。」

「龍志剛載去屍體之後，是否曾去而復返？之後又曾發生什麼事？」狄朗緊迫着問。

林茱迪臉上更紅了，避開探長的眼色，微露憤然之色道：「他的確回來找我，對我說，他帮了我一個大忙，問我怎樣報答他？我當時仍驚慌得很，不曉得說什麼

話好。他叫我坐上他的汽車，把我帶到一間『純粹租房』的汽車旅館去，在那裏，他要我用身體酬謝他，那是在我極不願意，但又無從反抗的情形下進行的。雖然我的職業就是那麼一回事，可是我明知他和我姐姐的關係，他已等於是嘉蓮的情人了，我這樣做却是不應該，可是他蠻來，並且，他跟陳胖子一樣可怕，也是個虐待狂！他用各種方式折磨我，使我非常痛苦，覺得那是難以忍受的；事後他又說，我弄出了這件事，雖然他佈局扭轉乾坤，但是誠恐露出破綻引起麻煩，對他對我都不利，因此他强迫我離開本港，到東京去做黑市居民，嘉蓮也這樣勸我，我只好離開這裏去東京。」

狄朗點點頭道：「聽說你的房間內安裝了一架活動攝影機，這是眞的麼？」

「眞的。」她直認不諱。

「安裝攝影機的人是誰？」

「是我的經理人。」

「經理人？」狄朗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那人是你的姑爺仔吧？」

她的臉紅了紅，微慍地說道：「你喜歡叫他姑爺仔就是姑爺仔好了，反正我不在乎。」

「他叫什麼名字？」

「叫湯美。」

「茱迪，請你把他的容貌詳細描述一次。」

林茱廸相當合作，形容此人是個長髮青年，體格强壯，眼睛相當大的。

狄朗忽然心血來潮，截口道：「那湯美姓什麼的？」

「姓雷。」

「姓雷的，哦——」狄朗心中閃過一抹的興奮，迅即從懷中掏出兇手雷烈的照片，遞到林茱廸眼前道：「是不是這個雷烈？」

林茱廸怔怔的接過照片，馬上點點頭，然而，她開始發現那相中人的模樣有點不對勁，期期艾艾地問：「狄探長，他……怎麼了？」

「現在你先不要說他，」狄朗說道：「當初你離開本港時，是否徵求雷烈的同意。」

「我沒有告訴他，因爲我姐姐嘉蓮說，如果讓湯美知道我要離開他的話，說不定又要索取什麼『掟煲費』。因此，我暗中辦好旅行證件去了日本，讓他當作我失踪。」

「你去了東京之後，仍然幹的老本行麼？」

「是的，我在銀座出沒，但是我在那邊人生路不熟，根本無法跟那些東洋女人競爭，她們是地頭虫嘛！我只能用打游擊的方式賺錢糊口，還經常遭人欺負，不消幾個月，我就厭倦了這種生涯，而且太孤獨，時時思念香港的好日子。」

「後來，你姐姐便把李玉棠介紹給你了麼？憑什麼方式介紹？」

「嘉蓮寫了一封介紹信，李玉棠去日本渡假，按地址找上門來，帶着那封信。我和李玉棠，可以說……那是一見鍾情，雖然他有了太太，但我决心跟定他。他正要辦離婚手續呢。」

「你是否知道，嘉蓮如何與李玉棠認識的……」

「李玉棠告訴我，是龍志剛介紹我姐姐認識他的。因爲李玉棠以前主持的那家公司，與龍志剛屬下的機構有過業務上來往。」

「你相信他的話嗎？」

「我完全信任他。」林茱廸不假思索的道。

「這是李玉棠的福氣，」即使是狄朗這樣的鐵漢，也禁不住發出讚嘆來了。但是他並未忘記自己的任務，他隨即又問林茱迪道：「你離開雷烈之前，他的情形怎樣。」

「我不大清楚，」林茱迪聳聳肩道：「其實像他那樣靠女人吃飯的傢伙，我離開他又有什麼大不了，頂多是傷心一陣，氣惱一陣吧了，他總有辦法另外找一個女人供養他的。」

「茱迪，」狄朗平靜地道：「有一件事我不想瞞你，雷烈已給我殺死了。」

果然，這消息對林茱迪來說是一個噩耗，她對狄朗瞪視了幾秒鐘，在淚水奪眶而出之前，急忙用手捂了眼，腰也彎了下去。

「雷烈是殺死私家偵探歐陽德的兇手，在命案現場向我開槍，才給我擊斃的。」狄朗能體會她此際的心情，撈女與「姑爺仔」的關係，多少也帶了一點假情假意的。

林茱迪啜泣般聲音說：「湯美這個人，看來是十分兇惡的，想不到他會殺人，落得這樣悲慘的下場。」

「你會去領葬他的屍體嗎？」

「不！」林茱迪猛然的抬起滿是淚水的臉來，一個勁地搖頭：「我不會那麼傻，我和他……那是過去的事情了。」

狄朗仍然說得那麼平靜：「旣然如此，你也不值得爲這個殺人兇手傷心了，因爲雷烈是出面勒索你姐姐的人，據嘉蓮的說法，雷烈是蘇柏强的助手，蘇柏强命雷烈把你房間攝到陳胖子暴斃情形的影片帶給你姐姐看，要挾剪了去其中陳胖子虐待你的部份，造成對你和龍志剛都不利的證據，就這樣，迫得你姐姐無法不就範，並且表示喜歡見到你與李玉棠做一對好朋友，還要你改姓換名；此外，又强迫龍志剛掏腰包與谷豐、劉迪等人合夥做生意，使他吃了大虧，並要挾他僱用李玉棠與莫華倫的公共關係公司負責有關業務……等等，由此就可以證明，雷烈正是蘇柏强的帮凶！」

林茱迪聽得一臉茫然，追問道：「狄探長，你說湯美是蘇柏强的帮凶，我相信，但是蘇柏强那些勒索的條件，對他本人有什麼好處？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向我姐姐和龍志剛敲詐一筆？反而做出這些損人而不利己的事？」

狄朗微微發笑：「我現在也不大明白的，但我相信，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

「除非那蘇柏强神經有問題！」林茱迪道。

「這個可能性不大，」狄朗道：「還有一點，茱迪，當晚你被龍志剛多方虐待，你事後有沒有告訴你姐姐？」

林茱迪恨恨的道：「我當然向她哭訴

了經過，龍志剛也必定知道我會對嘉蓮說的！」

狄朗獲得滿意的綫索，他知道，這是該向林茱迪告辭的時候了。

× × ×

劉迪那個年輕貌美的情婦，即使在家中也是經過悉心化粧的！

當她聞得門鈴聲前來應門，見到來者是狄朗，她立即記起狄朗的身份，又似乎不大願意把狄朗迎入屋內。

「小姐，劉迪先生在家麼？」狄朗問她。

「嗯，他在裏面喝酒，」她隨手朝客廳指了一指，悄聲地說道：「他心情差得很。」

這時，坐在客廳沙發上的劉迪也側過身對來客打量着，滿面厭惡的道：「原來是你，爲什麼你們警探不斷上門找人家的痲煩。」

狄朗對主人的氣焰雖感生氣，但是不能不捺住性子，指指劉迪手中的酒杯道：「劉先生，這次我這個不速之客，只想來與你喝一杯，料你不致拒人千里吧。」

劉迪沒好氣的道：「所有的酒都在那裏，你喜歡喝什麼自己去斟好了。」他用沒端着杯子的手向那美酒琳瑯滿目的酒櫃一擺，很不耐煩地，管自喝他的酒去了。

狄朗笑了笑，緩步走到他跟前，忽然說道：「蘇柏强！」

劉迪馬上抬起頭來，似乎忘記了手中的酒。

狄朗模仿劉迪昨晚在電話中的語氣，說道：「朋友，你這次又想幹什麼？你是否知道自己惹下了痲煩？現在警方……」

劉迪微瞇的眼睛猛然睜大，把酒杯往面前玻璃几上一摔，大爲光火地叫道：「哼，原來昨晚是你在電話中攪鬼。」

「不是我，」狄朗這才笑起來說：「打電話的人是我手下的一名探員。」

「你們……做警探的人，是多麼無聊，無聊而又可惡！」劉迪氣呼呼的瞪着探長。

「劉先生，」狄朗在他敵視眼色下，在他對面的沙發坐下來，神情頓變嚴肅：「請你先不要動氣，龍志剛的管家馮嘉蓮小姐告訴我關於蘇柏强其人，她說蘇柏强是電話中的聲音，直到今天仍然無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他在電話中勒索別人，强迫龍志剛拿出股本與你和谷豐等人合作做生意……」

劉迪沉不住氣，截斷狄朗的話道：「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狄朗不理會他的反應，繼續說道：「你並不是特殊的一個，劉先生，你是那獲得利益的小集團的一份子，蘇柏强馮嘉蓮等兩姐妹，還有龍志剛，又控制莫華倫和李玉棠等人，並且强迫龍志剛冒着風險與你和谷豐一同合作做生意，投入的股本佔絕大部份。盈利却只能分到三分之一，使龍志剛吃了大虧，爲了這件事，每個人都怨恨蘇柏强，唯獨你不出半句怨言，那是爲了什麼緣故了？是不是你從中獲得最多利益？你所分到的一份，佔盈利的百分之幾？」

劉迪給狄朗咄咄迫人的話鋒，刺激得勃然一怒，他把玻璃几使勁一拍，發出「砰」然巨响，引得那個年輕婦女也跑出來察看。

「我完全不知情，你……這是胡說八道……」他叫得口沫橫飛。

狄朗探身而前，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怒聲道：「你聽着，劉迪，若然我找不出蘇柏强其人，只好把你當作是蘇柏强的化身，你好自爲之！」

劉迪兇惡的神色，在探長正氣凜然的烱烱目光刺射之下，忽然變得十分頹喪，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他輕輕推開狄朗强有力的手，狄朗也就放開了他。

「探長……我們……喝過酒然後……」他的語氣與剛才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變得軟弱，甚至是乞饒一樣：「我們……就當作朋友那樣談談吧。」

「那很好。」狄朗又恢復平靜，說道：「談過以後，我們不妨忘記這件事。」

劉迪吩咐那女人給他和探長斟來了威士忌加水，然後打發她出了門，在對酌中，他把事情經過娓娓而談。

「探長，馮嘉蓮對蘇柏强的形容，是一點也不錯的，那的確是電話中的聲音，不但是我從未見過蘇柏强，每一個合夥人也從未見過他。」劉迪這樣開始了他的追述。

「大約一年前，我在寫字樓接到一個男人打來的電話，他自己介紹名叫蘇柏强，說本地的大亨龍志剛願意拿出一筆巨欵與我，還有另一個商人谷豐合作做地產生意，當時我絕不相信他的話，因爲龍志剛是個大企業家，財雄勢大，我和谷豐都只是略有成就的小商人，按理說，龍志剛豈會紓尊降貴與我們合作呢？我想打電話的人定是神經不正常，但是他言之鑿鑿，又使我存有幻想，因爲他說過龍志剛會拿出巨欵與我們合作，賺到錢的話，他只要三分之一的利潤。那是便宜不過的事，因而我也想姑且一試，反正我們這方面是佔盡便宜的。

「就在我半信半疑的時候，忽然又接到龍志剛本人打來的電話，對我說起大家合作攪地產生意的事，龍志剛所說的條件，與蘇柏强電話中所說的，竟是一模一樣的！」

狄朗聽到此處，插嘴問道：「後來當你和龍志剛見面，他有沒有提及蘇柏强對他勒索，迫使他這樣做？」

「他半句話也沒有提及過，」劉迪道：「依我看，在那個情形之下，龍志剛正是俗話所說的『黃腫脚，不消提』了，他還提起來做什麼？那時谷豐就對我說過，我們很幸運，因爲蘇柏强站在我們一邊和龍志剛作對，累他招致損失而使我們獲益，假如蘇柏强是帮着龍志剛，我們就不堪設想了！」

「依你的看法，是否蘇柏强痛恨龍志剛。有意使他吃大虧呢？」狄朗問。

「事實上，」劉迪問：「開始的時候是確如此，可是到了後來，却又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大約在合作攪生意的三個月後，蘇柏强又來了電話，說我和谷豐因分紅淨得十多萬，每人要繳出兩萬元給他；半年後，我們賺了將近二十萬，他又要分去五萬元，不過，我和谷豐都認爲即使被他敲去一筆竹槓，我們還是非常合算的，因



茱迪向狄朗提供綫索。

爲這是正行生意，無須冒險，况且利錢相當大，故此我們只好遵命了。」

狄朗道：「你們用什麼方式交欵給他呢？」

「按照他的指示，」劉迪答：「我們繳的都是現欵，換成小面額，五十，一百的鈔票，置放在紙皮箱內，在指定時間放在門前，就有人到來收取，至於來人是什麼樣子的？我從未撞見過。」

「你們的合股生意，不見得是一帆風順，永遠都賺錢的吧？」

「當然也有虧蝕的時候，我們最後做了一次大規模炒地皮生意，就損失慘重，」劉迪露出不勝惋惜的表情道：「那一次，我們公司幾乎破了產哪！不過其中損失最多的，還是龍志剛，我和谷豐雖然也損失，可是和過去幾次分紅比較起來，仍然有錢賺就是了。」

狄朗點點頭。「請你想一想，最後一次接蘇柏强的電話是什麼日子？」

「就是在那次蝕本交易後接到的。」

「還有，你的合夥人谷豐死後，你有沒有接過他的電話？」

「探長，我已記不起來了。」劉迪搖頭道。

狄朗又提出新的問題，問道：「你太太自殺身亡的日期，比谷豐早呢，還是比他遲？」

「谷豐是在六月十五號失事死亡的，」劉迪答道：「至於我太太，恰巧在他死後的一個星期，就是同月廿二號那天。」

「在他們二人相繼死亡的日子內，蘇柏强有沒有打電話給你……」

「沒有。我並未接過他的電話。」劉迪說時深深的呷了一口酒，嘆息般道：「我的太太並非一個好女人，平日夫妻感情也不好，但是說句良心話，我却不希望她死掉！探長，這個請你相信我。」

「我相信的。」狄朗道：「她自殺是爲着什麼緣故？」

「唉！」劉迪又在嘆氣了，「說起來，我總覺有點內疚，就在我們做過那最後一次地產交易時，蘇柏强在電話中問我，想不想我的太太自動失踪？當時我一時心煩，就用開玩笑的口吻答覆他，說『我求之不得黃面婆失踪呢！但最要緊的是不要連累我！』這句話說過以後，也就漸漸忘記了……」

狄朗急忙追問：「後來你太太又如何跑去酒店裏自殺？」

劉迪道：「就在我接過那電話的幾天以後，有一個長頭髮的青年上門來找我，說是要來做花王。我說花園不大，無須請花王料理。可是那青年隨即說，是蘇柏强叫他來的，我一聽蘇柏强這名字，便知他的命令是無法拒絕的，只好接納那青年留下來做花王。

「他來了不夠兩星期，居然把我四十多歲的太太勾上手，而且一同私奔，我太太帶去了她的私己和一些珠寶。當時我不敢報案，只好靜候事情發展。不料過了幾天，我太太就在酒店關室自殺，留下一封遺書，說是自己太愚蠢，愛上一個薄倖的傢伙，被他騙財騙色，無顏回家見丈夫，故此憤而自殺。那時警方也根據這封遺書，而相信她是自殺的。」

「那麼依你之見，你太太會不會眞的自殺呢？」狄朗盯着對方問。

「探長，我實在想不通，再想下去，只怕我會神經錯亂了！」劉迪顯得十分痛苦地，抱着頭把腰彎下。

「那是因爲你明知那傢伙是死神的使者，而你不加阻止，任由你太太墮入他的色慾陷阱，因此，你難逃良心的責罸！」狄朗義正詞嚴地指責這個自私的丈夫。

「是的，我……錯了，錯在太忍心！」

劉迪更不敢抬頭望探長一眼。

但是，狄朗此來不是爲了維持道德，而是要把幾宗離奇命案串連起來。從中理出一條貫通所有案子的主綫，從而尋出眞兇。

他話鋒一轉，把問題移到劉迪的合夥人谷豐身上。「當初谷豐撞車死亡，你有沒有懷疑過他的死因？特別是你，把你太

太的死亡情形拿來與谷豐對照，你想蘇柏强會不會同樣打電話問谷豐的太太，然後製造谷豐汽車失事的意外呢？」

「我沒有想過，」劉迪搖搖頭，緩緩地拿開一雙手，露出一張十分難看的臉孔，兩眼隱約閃動着淚光。

「依我猜，谷豐生前與他太太的感情，也不會好到那裏去了，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他們夫妻感情惡劣，那是人盡皆知的事實，根本巳不成爲秘密的了。谷豐那位漂亮的太太，時時覺得自己是彩鳳隨鴉，因此十分憎恨他的丈夫。不過谷豐的死亡證上，也是簽着意外身亡的！」

「但現在一切似乎要改觀了，」狄朗沉吟着，隨即又問：「關於李玉棠與莫華倫的公關公司，是不是蘇栢强指定你們這個集團與他們合作？」

「正是蘇柏强的主意，」劉迪喝了口酒，說道：「我本來就認識莫華倫這個人的了，最初他是龍志剛的英文秘書，那時我就認識他。在我們接受蘇柏强的指示之前不久，有一次，莫華倫與我私下談話，表示要向龍志剛辭職，另外跟李玉棠合夥設立一家公司。當時我還向他提出忠告，因爲青年人自立門戶，是有着重重困難的，可是……現在的情形出乎我的意料，他們居然幹得有聲有色，而且還成爲我的合夥人！」

「你認識一個叫雷烈，或者湯美雷的青年嗎？」

「我未聽過這兩個名字，他是個什麼人？」

狄朗沒有答他，只是再問下去：「那個到你家來做花王的青年叫什麼名字？」

「他名叫阿德。」

「什麼模樣的？請你形容一下。」

「這傢伙是長髮青年，濃眉大眼。」

狄朗把雷烈的照片交給劉迪辨認，劉迪只看了一眼，便低聲叫道：「正是這個傢伙！探長，看他的情形，似乎是……」

「是在殮房拍的，他死了。」

「死了？怎樣死的？」劉迪顯得有點激動。

狄朗只好把事情經過略述了一遍，立即又把問題的焦點拉回他太太自殺身亡的那回事去。「關於你太太之死，事前你有沒有對任何人透露過，你不喜歡自己的老婆？」

劉迪把手一攤，苦笑道：「那也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了，朋友們都知道我和老婆感情破裂，她本人也很清楚我恨她！」

「在雷烈來你家做花王之前，她巳有過不貞行爲，因而使你那麼恨她嗎？」

「那倒沒有。探長，感情這回事，眞是十分難講的，她不必有過不貞所爲，但是我就是頂討厭她！」

狄朗想起了劉迪那個貌美的新歡，腦海中不期然閃過了「陳世美」的故事。大有可能，是因爲劉迪先嫌棄年老色衰的妻子，使她心靈寂寞，才先會被雷烈勾搭上手一道私奔的。

因此，劉迪對於他太太的死，是難辭其咎的！

「那麼谷豐呢？」狄朗又問：「他有沒有公開表示他厭恨自己的老婆？」

劉迪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好像怕了探長這種「窮追猛打」的盤問方式似的。

「探長，就讓我把那晚上的情形說出來吧，大約在谷豐出事前的半個月，有一晚，我們一羣人聚在一起喝酒。谷豐這個人，平時是沉默寡言的，起初他不喜歡說話，莫華倫笑着對大家說，他尚未結婚，仍是個自由自在的王老五，不必担心夜歸。李玉棠隨後就說，我也快要轉運了，黃面婆不久就與我辦離婚手續。大家都知道李玉棠離婚之後，就跟他的女朋友茱迪結婚，因此一齊舉杯向他道賀。我當時也忍不住說，但願我也學得他那樣幸運，把老虎乸擺脫掉！後來谷豐就十分感慨地說，娶着這樣的女人做老婆，可謂是人生悲劇，那是他第一次對我們表示態度，過去他總是滿懷心事的。」

狄朗覺得這是案情中的一次突破！

他道：「當晚你們在何處敍會？」

「就在莫華倫的寫字樓談完地產投資以後，我們一羣人拉隊往酒巴買醉，那些話是在酒後說的。」劉迪道。

「當時龍志剛是否在場？」

「不在。他開完業務會議就走了。他是大卡士，平日與我們一羣小卒是不大投契。」

「你肯定那次敍會，是在谷豐死前半個月左右？」

「不，不會錯的，探長，我還記得，在那次敍會以後，大約過了幾天，蘇柏强便打電話來問我，是否樂意見到我太太失踪。」

「那很好，劉先生。」狄朗把餘酒一飲而盡，含笑站起來向主人告辭。

劉迪送到門口，他此時的態度與狄朗剛進來時的傲慢無禮，是截然不同的了。

× × ×

探長狄朗再訪谷家，那時是下午三點左右。女傭把他延入客廳，在那裏，狄朗見到了谷豐那位風姿綽約的寡婦施麗，她正坐在電視機前面的安樂椅，欣賞着電視節目。

施麗額角仍貼着膠布，當她見到來人是探長，便把電視熄掉，剝下她的近視眼鏡，展露笑靨道：「狄探長，又是你？」

「對了，施麗，」狄朗沒有忘記使用這親切的稱呼：「你的情形不錯吧？」

施麗摸了摸那塊膠布，微現一絲痛苦表情道：「謝謝你的關心，傷勢巳經不要緊了，只是肚子仍然有點疼痛，那伙像打得太重！」

「那我來的眞不是時候了。」狄朗笑笑，就在她側邊的沙發坐下。「不過我這次來，仍是爲了公事，我巳查出一點蘇柏强的頭緒了。」

「噢！狄探長，你還是要跟我開玩笑呢！」她露出嫵媚的笑容道。

「不是開玩笑，」狄朗搖搖頭，說道：「蘇柏强是電話中的聲音，這個聲音告訴人如何使他的太太失踪以致死亡；這個聲音並且教人怎樣賺錢。蘇柏强在電話之中，指示龍志剛與你丈夫和劉迪合夥做生意，龍志剛所出的股本最多，却只能分取三分之一的利潤，一部分流入蘇柏强的荷包；又指示他們三人聘請莫華倫和李玉棠的公關公司做顧問，藉此把他需要控制的

人都串連在一起。說起來那蘇柏强是個手段高明的穿針引綫者，他問劉迪是否樂意他太太失踪，劉迪當時用說笑的口吻答覆他，說是求之不得……」

當狄朗說到這裏，女主人施麗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他所吸引，不期然從安樂椅上坐直了身子，目瞪口呆地聽着。

狄朗繼續說下去：「劉廸接過那電話幾天後，就有一個長髮青年上門做他的花王……」

這下子，施麗可沉不住氣，接口說道：「劉太太就是跟那青年花王私奔，後來又死在旅館中的！探長，這是不是一宗謀殺案？」

「我只是向你轉述劉廸的話罷了，」狄朗定睛看着女主人，說道：「爲什麼你有這個疑問？」

「噢，狄探長，我不過一時好奇。」

「在你丈夫出事之前，你是否也曾接過類似的電話，表示他有方法令你丈夫失踪呢？」

施麗倒抽一口涼氣，滿面不高興的神色道：「你這樣問我，不怕太……太過份麼！」

「我絕不過份，」狄朗的眼色更變得嚴厲，說得絕不客氣：「谷太太，這是極有理由的說法，因爲劉廸的老婆在失踪之前……」

「探長！」施麗十分生氣地打斷了狄朗的話：「要是你再這樣胡說八道，我就不屑跟你談下去了！我雖然恨我的丈夫，即使他死了我也不會爲他淌一滴眼淚，但還未致要把他置之死地的！我不希望他死去，我和他婚姻破裂，大可以辦離婚手續的！」

狄朗點點頭，心中暗忖，這個婦人的話是值得相信的，像劉廸那樣狡黠的傢伙，在自己嚴詰下，也不能不吐露實情，施麗就更難掩飾了！

但是她的情緒愈是處於激動當中，對盤問效果是愈加有利的，狄朗抓緊這個機會，說道：「或者你還未知道，那個在血案現場被我開槍殺死的青年雷烈，就是蘇柏强的助手，正是他奉蘇柏强之命到劉家去做花王，並且勾引劉廸的老婆私奔的。這人是蘇柏强的助手，是他的力量，是他的通訊員，同時又是他的殺手。但是直到目前爲止，蘇柏强只是一個聲音，從未有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

「狄探長，你經過連日來的奔波，難道一點頭緒也查不到嗎？起碼在你的心目中，巳經有了嫌疑人物了吧？」

「施麗，你的意思是問，除了你以外有誰受嫌嗎？」

施麗瞪大了眼睛，激動地反問道：「噢！老天爺！你把我也算在受嫌人物中去啦？」

「是的，」狄朗認眞地說：「除非你能消除我的疑慮，改變我的主意，否則你們每個人都是受嫌人物，你也不能置身事外的。」

施麗聳了聳肩，顯得十分負氣地：「狄探長，你儘管懷疑我好了，我實在想不出辦法爲自己洗脫嫌疑！畢竟，你是警探嘛！」

狄朗道：「你不必自暴自棄的，施麗，事實上我想帮忙你洗脫嫌疑，不知你意思怎樣？」

「眞的？」她像看到一絲希望，漂亮的臉上露出喜悅的神色。「狄探長，請問你用什麼方法帮忙我？」

「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誠實。」

「我說的句句是事實，絕無虛言！」

「那麼我問你，你不喜歡你丈夫，甚至十分恨他，但未致希望他死於非命的。在你本身的情形是這樣，我也相信你，可是會不會另外有人盼望他死去呢？」

對於狄朗所提的問題，施麗搖搖頭，說道：「狄探長，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

「還記得昨天晚上闖入屋來，聲言要殺死我們的那位仁兄嗎？」

「你是指莫華倫？」

狄朗道：「對了，我正是說他。」

「不！」施麗大爲緊張的道：「我不相信華倫要我丈夫橫死！」

「但是，據我所知，你和莫華倫的奸情，是在谷豐死前巳經發生的，你不能否認吧！」

「雖然如此，谷豐也不當是一件嚴重的事，」施麗臉上微露赧然之色道：「由於我和他夫妻感情早巳破裂，即使我有了情夫，他也好像不在乎似的。退一步來說，我還可以跟他離婚，何必出此下策殺死他！」

「如果你們雙方都不想離婚呢，那時你會怎麼辦？」狄朗緊接着問。

「狄探長，我不會有那種可怕念頭的，請你不要嚇我。」

「唔，你不但要爲自己洗脫嫌疑，並且要替莫華倫洗脫，是嗎？」

「我不相信華倫有這樣歪心腸。」

「那麼，你就按照我的方法，試他一試，用事實爲他洗脫好了。」

施麗同意狄朗的方法，那就是：由她撥電給莫華倫，表示昨晚的一場衝突，害得他倆感情出現裂痕，現在，當事過情遷之後，她願意原諒他的魯莽所爲，並邀約他上門敍會。

施麗打電話的時候，狄朗斟來了兩杯酒，當她放下電話，對狄朗笑了笑：「探長，華倫接了我的電話很開心，答應立即來看我。你……要跟他喝一杯嗎？」

「不，跟你。」狄朗把一杯酒交給了她。

「噢！跟我？」她先是狐疑，接着，笑靨乍展，那神情又顯得嫵媚多嬌了。

狄朗正色對她說道：「施麗，這是你爲你的朋友洗脫嫌疑的時候，也是對我的辦案帮忙的時候，請你不要介意我的試驗方式。」

施麗怔了怔，問道：「你打算怎樣試驗他？」

「對不起，施麗。」狄朗此時的面色更加嚴肅，一瞬不眨地瞧着她道：「在華倫入門的時候，暫時委屈你一下，請你和我做出一點親熱的動作來刺激他，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施麗不假思索的點頭道：「那不成問題的！」

「謝謝你，施麗！」她的爽快狄朗微感意外，因此顯得很高興。

「那是做戲罷了，」施麗微笑道：「狄探長，我不會覺得難爲情，先喝一杯吧，華倫快要來到了。」

雖然狄朗是一本正經，完全以工作的態度對付這回事，然而浪漫成性的施麗，却隱隱流露着蕩意，似乎希望「戲假成眞」呢！

而她又是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婦人，骨肉均勻的身段透着肉感，容易使男人心中泛起非非之想。因此，狄朗只能巴望那個莫華倫快點出現了。

就在施麗的媚眼與笑語之間，狄朗一口氣喝過了兩杯酒，渡過了十五分鐘的難耐時光。

那輛汽車駛至小花園門外停下時，狄朗正隔着窗帘的縫隙見到了它，隨即又見到一個穿着杏色獵裝的男子跳下車來，他立即回身道：「施麗，華倫到了！」

施麗笑了笑。「狄探長，你教我怎樣親熱吧。」施麗把溫軟的身子向探長靠過來。

狄朗張臂輕輕擁住她的腰肢，急忙道：「來，坐在我的膝上！」

他帶着施麗坐在那張長沙發，便聽到外邊開門的聲音，施麗瞟了探長一瞬，隨即伸了藕臂圍住他頸子，把一副櫻唇凑過來。

狄朗照吻如儀，一雙鐵臂亦把施麗嬌軀抱牢了，此時，大門立即打開，莫華倫的脚步聲在門口响起來。

「施麗！」他一入屋便叫：「甜心，你……」

狄朗偷眼望他，心懷警戒，因爲狄朗並未忘記上次的教訓：莫華倫是隨身帶着一支手槍的！

只見莫華倫呆了呆，當他弄清楚眼前着睡袍的情人是在跟探長調情之際，他勃然變色，妒火冲天，三步併作兩步奔入客廳，戟指大罵道：「無恥的狗男女，這是什麼意思？哼！老子昨晚就該把你們亂槍殺死的！」

施麗慌張地掙脫狄朗的懷抱，冷不防莫華倫一個箭步上前，把她一掌推跌在地，迅即拔出手槍來。

狄朗臨危不亂，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冷笑道：「你口口聲聲要殺人，是否要像殺谷豐一樣殺死我？」

莫華倫氣虎虎大叫道：「你這個他媽的傻偵探！不要自作聰明！那是蘇柏强爲我安排的結果，他這樣做，純是作爲對我的關懷體貼，我並未叫他去殺人，你分明是胡說八道！」

「蘇柏强怎會貿貿然殺死谷豐？你不提出要求，他會下殺手嗎？誰相信？」狄朗一動也不動，更不敢援助跌在地上的施麗，但是他的語氣異常嚴厲。

「當然他事先曾經問過我。」莫華倫緊握着手槍說道。

「他怎樣說的？」

「最初像開玩笑一樣，蘇柏强在電話問我要不要把谷豐除去，讓我佔有他的太太？我當時的答覆也是開玩笑的，從未料到會成爲事實！」

「哼！」狄朗冷笑道：「你們的公司一月前面臨破產，全憑你加了股本才能苟延殘喘……」

莫華倫打斷探長的話，抗聲道：「所有的事都是蘇柏强攪起來的！這傢伙害得每個人都暈頭轉向，最初公司賺了錢，他分給劉迪最多盈利，及後劉迪老婆在他安排下死掉，他又向劉迪索取過去分到的那筆錢，交給我用來添股！這一切都是蘇柏强所支使，我們每個人都身不由己，爲什麼你不相信我？」

狄朗噓口氣道：「好吧，你先把槍收起來，我還要問你一些問題！」

「還有什麼好說的？」莫華倫拒不聽令，指着一臉驚恐的施麗道：「你這個水性楊花的臭婊子，倒鍾意一個傻偵探，枉費我一片……」

「莫華倫！」狄朗喝道：「說出來！誰是蘇柏强？」

「哼！你還不知誰是蘇柏强？」莫華倫露出獰笑，不會與狄朗再說似的，轉身對施麗罵道：「我早已說過要殺死你的，今晚你還要戲弄我，更加罪大惡極！」

「不！求求你……」

隨着施麗的一聲哀叫，莫華倫手中槍「轟」然大响，子彈穿過施麗的左肩，鮮血直冒；但是，他再也沒有機會開第二槍的了，因爲狄朗已閃電般拔出佩槍向他反擊，近距離的子彈撞入他的腹部，把他高大的身軀帶得打了個半旋，手槍飛出幾尺開外，然後是他鮮血泉湧的身軀，隨着一聲慘叫，重重地摔倒在地。

狄朗奔向施麗，急忙把嚇個半死的她扶起來，對於她因協助自己而受傷，他極感過意不去，說道：「施麗，不要怕，你受的只是輕傷，我會立即送你去醫院急救的！」

「狄……狄探長，」她驚恐而又痛苦地哭着說：「不要讓我流血，求求你快……快給我止血。」

稍後，救傷車接獲報告馳來了，狄朗因爲替施麗急救身上染滿了血跡。那莫華倫傷在要害，血液大量流出，已經陷入昏迷狀態。

救傷車舁走了兩個傷者，血案現場擠滿了警方人員。狄朗只能把現場的例行工作交給他的得力助手李雲與下屬去幹，他必須爭取時間，把陰險狡猾的神秘人物蘇柏强揪出歸案！

× × ×

狄朗匆匆回家換過血衣，在前往李玉棠住所途中，胡亂吃了點食物充飢。因爲那是晚上八時了。

李玉棠居住的樓宇，比起他給女朋友林茱迪安排作藏嬌之所的華麗大厦，是簡單得多。

他已經跟太太分居，獨自居住，暫時像個單身漢。探長來訪時，這個長髮而時髦的青年主人，正在家中享受他的音响設備。

「噢，探長，你還要給我麻煩。」李玉棠見了不速之客是狄朗，就滿面不高興地低喃着。

狄朗進入屋中，冷然道：「事實上，製造麻煩的人正是你！」

「你想錯了，探長！」李玉棠惱怒地叫道。

「坐下來吧，聽我的話，對你有好處！」狄朗自己先坐下，示意他把電唱機關

掉。

李玉棠只好照辦，然後坐下來慢慢抽烟。

「蘇柏强是個偉大的安排家，」狄朗說得開門見山，「你要安穩的生活，他給你安排；劉迪希望他的黃面婆早死，他又給劉迪如願以償；莫華倫渴望佔有谷豐的妻子，結果蘇柏强就安排了谷豐撞車身亡；還有，當他發覺你跟林茱迪小姐很合配，他又安排你與林茱迪一起生活和工作。並且，他能令到你們幾個生意合夥人穩操勝劵，對於這樣古怪的金錢來源，難道你不想弄清它的來龍去脈麼？」

李玉棠面對狄朗的烱烱眼神，不禁內心震動，但他還是咀硬道：「那儘管古怪，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弄清楚？」

「私家偵探就會有辦法！」狄朗冷笑道。

「我根本不認識歐陽德！」李玉棠嚷道：「而且，你一早已經說過，那歐陽德是茱迪的姐姐馮嘉蓮請來的！」

「但我發現那不是事實，」狄朗探長沉下臉，說得硬綳綳地：「李先生，對警方說假話可不是好玩的，你應該非常清楚這一點！」

李玉棠馬上變了面色，眼光閃縮，囁囁嚅嚅地說道：「狄探長，如果……如果我承認上次對你說過謊，會不會……有麻煩？」

狄朗放緩了臉色道：「我會忘記那回事。當初你聽說歐陽德死了，未免心中害怕，不敢說出實情，我也不會介意；但是，如果你第二次仍然說假話，就不能原諒了！」

「唉！探長，」李玉棠嘆口氣，抬起頭道：「那個歐陽德的確是我請來的，你憑什麼知道呢？」

狄朗笑了笑。「不憑什麼，因爲在你們一羣人中，你是最有理由調查蘇柏强底細的一個。他們幾個人，除龍志剛以外，都能靠着蘇柏强獲得經濟供給，或者得到其他好處，雖然後來被蘇柏强勒索一點，他們也都甘心，因爲對比起來仍然大有好處。又因爲他們幾個人，都有痛脚落在蘇柏强手中，一旦調查起來，只怕暴露本身的罪行，因此投鼠忌器，不敢查根問底。而你是特別的一個，你未幹過犯法勾當，最清白。雖然你也喜歡蘇柏强的安排，並且很愛林茱迪，將要與她結婚，蘇柏强對你又不苛求，並未勒索過你，但儘管如此，基於你下意識的好奇心，仍然想弄清楚這種事情是怎樣發生的，不然你就疑心重重，不放心與林茱迪結合。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

不待狄朗說完，李玉棠就大爲折服地點頭道：「對了！探長，我請一位朋友介紹歐陽德去查的。但我覺得奇怪，爲什麼他臨死前那封信，是寫給茱迪的姐姐馮嘉蓮而不是給我？」

「我相信那是歐陽德的聰明處，」狄朗道：「當他知道危機迫近，就用這個方式給警方留下綫索。」

「但他所寫的只是幾個人名。」李玉棠道。

「這已經夠了，」狄朗說道：「當初你委托歐陽德辦案的時候，對他說過什麼

話？」

「我把蘇柏强這個神秘人物告訴他，由蘇柏强第一次用電話跟我接觸時說起，還有我們幾個生意合夥人的身份。以及我們這些人當中所發生一些意外。」

「你是否和莫華倫談過，關於蘇柏强這個神秘人物？」

「有的，」李玉棠回答道：「我曾跟華倫說起，但是華倫叫我不必去追查，並且對我說：如果不是蘇柏强，我們就沒有資格擁有龍志剛那樣的大客，因此，蘇柏强對我們是有利無害的，叫我切勿自尋煩惱。」

狄朗由此證實了他對莫華倫的懷疑，在這些人當中，莫華倫是唯一與蘇柏强關係密切的一個——除了那已死去的殺手唐烈。

這就難怪莫華倫矢口否認他是蘇柏强了，因爲蘇柏强另有其人，這個人是誰？狄朗至此，業已成竹在胸。

「李先生，你什麼時候開始聘請歐陽德的？」由於李玉棠的合作，狄朗問話的語氣就更顯得客氣了。

李玉棠道：「大約是兩個星期前請他辦的，但是直到他死去爲止，我並未接過他任何報告，也沒有向我討取酬勞，我已覺得納罕了，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我……眞的非常不安！」

「在他進行偵查期間，你可曾把聘請私家偵探的事告訴過什麼人知道？」

「我能跟誰說呢？如果告訴莫華倫，準會挨他一頓臭罵，因爲他事先已經向我警告過。」

「茱迪呢？」

「她是知道的，因爲我一俟和妻子辦妥了離婚手續，就會跟茱迪結婚，這種事，當然不能瞞住她。」

「謝謝你給我提供這許多消息，」狄朗含笑道。當他向李玉棠告辭時，衷心祝賀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

李玉棠送狄朗出門，笑着說：「狄探長，但願我今後不會再有麻煩，我就心滿意足了。」

狄朗落樓，在大厦門口與林茱迪不期而遇，不消說，林茱迪是來此探望她的情郎的了。

她春風滿面，與狄朗打過招呼後，說道：「狄探長，我猜李玉棠已把事實眞相告訴了你，是嗎？那歐陽德實在是他請來的，請你多多見諒，不要怪他上次說假話，他是一個頂好的老實人，對我從未扯過謊的！」

「我當然不會怪他，」狄朗笑道：「我猜你們也快能夠結婚了吧！」

「是的，」這女郎笑得很甜！看來對未來充滿了憧憬，她說道：「我已說過了，等他和太太辦好離婚手續，我和他馬上就結婚。」

「茱迪！我多咀向你們提議，目前，你們雖還不能結婚，但是你們最好在這一兩天之內去外地旅行，並且不要給任何人知道！這對你們兩人有好處的，你能依從嗎？」

林茱迪迷惘地瞧着狄朗，初時仍不明白探長的意思，但是，她不愧是個曾在風塵中打滾過來的聰明女子，很快便領略到探長的良苦用心。

她眼中含淚，對狄朗伸出手道：「我決定依你的話做，狄探長！你的一番好意，我非常感激。」

× × ×

跟別的主人一樣，龍志剛對於狄朗的深夜來訪，認爲探長騷擾了他的正常生活，故此顯得很不耐煩。

當女傭人給他通報之後，龍志剛手中拿着老花眼鏡，從書房走出來，打了個呵欠道：「我今晚要早點休息，狄探長，有什麼事明天再談吧！」

「這一件事很重要的！」狄朗做了個請他坐下的手式，說道：「就是關於蘇柏强向你勒索那件事，我必須知道詳細的情形！」

「唉！」龍志剛惱恨地道：「我早吩咐嘉蓮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你的了，現在果然惹上麻煩啦！那愚蠢的女人！」

「龍先生，由於蘇柏强對你勒索的事件，跟我調查中的命案有着直接關係，故此，你現在要想避免麻煩，也是不可能的了。」

狄朗在指出此事的嚴重性之後，緊接着問道：「蘇柏强是否曾叫人攜帶一些影片前來放映給你看，然後勒索你？」

龍志剛立即領會到，這個不辭勞苦的警探，已經把那勒索案偵查得一清二楚的了，他再也無法爲自己的醜事掩飾，只好據實回答。

「是的，蘇柏强這個人十分神秘，我從未見過他，只是從電話中聽過他的聲音而已。」

「他屢次勒索你，大約弄去了多少錢？」狄朗問。

「算起來，」龍志剛露出不勝肉痛而惱恨的神情來，「我的損失已經超過八十萬！」

「你是否覺得損失慘重？」

「當然慘重了！」龍志剛提高聲浪，生氣地道：「換了是你受這樣的損失，你會怎樣？」

狄朗一本正經道：「不用說我會大叫的！別說是八十萬，即使是八百元損失，我也會哀聲高叫的，那等於是一場噩夢。但是你身爲富翁，七八十萬對你來說，恐怕還不到九牛一毛吧！」

「哼！說得倒輕鬆，」龍志剛恨恨說道：「你是否知道，我除了金錢上損失之外，還要忍受許多精神痛苦嗎？蘇柏强叫我拿資本出來，跟那些小人物合夥做生意，一來失掉我的面子，二來也是太冒險！違反了我的意願……」

「我明白的，龍先生，」狄朗說道：「那個出面替蘇柏强奔走的人，就是殺死歐陽德的兇手，並且給我當場開槍殺死了，但是蘇柏强仍然匿藏着，我正在努力追緝此人，有一點我要弄清楚的是，在歐陽德死後，你有沒有聽過關於蘇柏强的消息呢？」

「我當然不知。」

「這幾天，有沒有接過他的電話。」

「電話也沒有接過。」

龍志剛一味搖頭，正在這時候，狄朗見到樓梯上走下一個人來。

那人便是龍志剛的女管家馮嘉蓮，但

是，此時她身穿一襲黑底起暗花的長睡袍，婀娜多姿的走下樓梯，那姿態倒像是這間屋子的女主人似的。

她含笑問龍志剛：「龍先生，你們在談些什麼？」

龍志剛抬頭對着她，聳了聳肩道：「這位永不疲倦的探長又來騷擾我，跟我說起那個混蛋蘇柏强！」

「是麼？」馮嘉蓮嫣然一笑：「我也要聽聽！狄探長，你介意麼？」

「當然不，我也希望得到你的合作呢？馮小姐。」狄朗報以微笑說。

馮嘉蓮在靠邊男主人的沙發坐下後，狄朗隨即道：「那個殺死歐陽德的青年兇手，叫做雷烈，又叫湯美雷，他是你妹妹馮嘉露過去做交際花時的保家，請問馮小姐你是否知道？」

「我實在不知，」馮嘉蓮容色自若的搖頭道：「這個人是當初奉蘇柏强之命，把影片帶給我看……」

狄朗迫不及待道：「這傢伙是蘇柏强的跑腿，又是他的殺手，更重要的，是蘇柏强的聲音！」

龍志剛驚異的問道：「聲音？」

「對了，」狄朗道：「蘇柏强害怕自己的聲音被人辨認出來，因此不能自己打電話，而假借雷烈的聲音。」

「故此你才問我，在私家偵探被殺之後，有沒有聽過蘇柏强的聲音嗎？我可以肯定告訴你，就在那天以後，我再也沒有聽過蘇柏强的聲音。」龍志剛道。

「這是一定的！」狄朗道：「由於雷烈已死，蘇柏强的聲音就消失了。現在，你們兩位給我帮個忙，用逐個剔除的方法，把蘇柏强找出來！」

馮嘉蓮不滿地瞪着狄朗，問道：「狄探長，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剔除了沒有嫌疑的人，最後剩下來的一個人就是蘇柏强麼？」

「一點也不錯，我的方法正是如此。」狄朗道，咀角露出了微笑。

龍志剛又打了個呵欠：「我眞的要睡了……」

但是狄朗並未理會他，繼續侃侃而談：「當初歐陽德遺留下來的那封信，寫明交給馮嘉蓮小姐，但是歐陽德的原意並非如此，那是一項特別安排，他的原意是要交給警方，也就是我，要向我提供綫索的！因爲憑着他個中所提供的人物與綫索來看，歐陽德已經查出來龍去脈……」

「狄探長！」微現緊張神色的馮嘉蓮，打斷了狄朗的話，「難道你的意思是說，歐陽德已經查出誰是蘇柏强了麼？爲什麼蘇柏强又叫雷烈殺了他？」

「俗語說『人爲財死』，」狄朗冷笑道：「也許歐陽德太貪心了，否則他的戶口不會平空多出五萬元，定是蘇柏强向他屈服，因爲知道他受聘來調查自己，因而透過兇手雷烈與歐陽德接觸，並且用五萬元來收買他，阻止他繼續偵查，以免洩露了身份。

「但是歐陽德這個發霉探長，以爲這一次開到了金礦，因此獅子大開口，收了錢後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蘇柏强對他示弱，因此勒索的數目越談越大，結果雷烈沉不住氣，在談判之前恐嚇他，以生命要挾。歐陽德接過雷烈的電話之後，心中惶恐，故而打電話召警探到他的寫字樓去。因我當時出街未返警署，歐陽德知道蘇柏强與雷烈手段毒辣，知道危機迫在眼前，恐怕時間上來不及，因此寫了一封信留下綫索，及後我趕到他的偵探社，兇手剛殺死了他，並向我開槍，他却給我殺死，依照當時情形，雷烈去與歐陽德談判之前，就接受蘇柏强的指示，倘若歐陽德不屈服就殺死他，否則雷烈也不會自作主張隨便殺人的！

「再談吧！此人首先認識馮嘉露，並清楚她的身世，知道兩年前，曾經有一個小名流在她的香閨暴斃；更知道她的房間有一架秘密錄影機，並且，又曉得龍志剛先生曾經協助嘉露弄走屍體：此外最重要的，是此人知道雷烈就是馮嘉露的保家：……此人能夠洞悉這麼多的秘密，本領不是太高强嗎？唯一的方法，是馮嘉露親口對此人說得很清楚，然後才交錢給雷烈，去進行勒索的勾當！」

那馮嘉蓮露出茫然的表情，好像她對此事漠不關心——但是，狄朗銳利的眼光，早已看透她內心的緊張了。

而先前呵欠連連的龍志剛，這時候，越聽下去，就越覺得此事不對勁，他瞇着眼對狄朗說道：「唉！我眞不明白你的意思！」

狄朗不答他，一個勁的分析下去：「蘇柏强又知道，莫華倫是你的助手，有打算自立門戶，於是協助他，又通過莫華倫的關係，聯合李玉棠另組一家公司，那些錢是從你身上弄來的，因此莫華倫夙願得償了。」

龍志剛眨着眼道：「我給弄糊塗了！狄探長，通常一個勒索者，目的就是爲了錢……」

「但此人並非爲了錢，」狄朗把拳頭揑緊道：「此人要的是權勢，要控制一個人的命運，所謂手握生殺大權！顯然地，此人是個追求權力的狂人。」

一直不開腔的馮嘉蓮，這時忍不住說道：「探長，你越說越玄妙了！世界上眞有這樣的古怪的人麼。」

「當然有！」狄朗輕描淡寫瞥了馮嘉蓮一眼，面現冷笑道：「在這種人的心目中，權力是比金錢更重要，也更美妙的東西，蘇柏强安排了谷豐和劉迪兩個跟龍志剛先生合作，使他們兩人皆大歡喜，不但獲得金錢收益，並且使憎恨妻子的劉迪如願以償，在太太死後另結新歡；至於莫華倫，因他與谷豐的太太有染，蘇柏强又佈下假局，令谷豐死於車禍，李玉棠呢？他快要與妻子離婚，然後跟馮嘉露結婚，馮嘉露可托終身，不必再過她的神女生涯，這又是蘇柏强樂意見到的。」

龍志剛皺起濃眉，一臉困惑地道：「這情形使我不解，蘇柏强對待他們的所作所爲就好比救世主的化身，但是，我與蘇柏强無寃無仇，爲什麼他要揀中我來做善士，害得我損失慘重？」

狄朗換過一副嚴肅的神情，對他道：「道理非常明顯，蘇柏强這樣做，爲的是要懲罰你，因你犯過錯誤，這錯誤對蘇柏强來說，是不可寬恕的！當晚你帮忙馮嘉露移走她房中的屍體，她感激你，並在你

的要求下向你獻身，但是你有怪癖，整晚鞭打她，虐待她，使她身心都蒙受了重大的痛苦……」

「沒有這樣的事！」龍志剛聽了暴跳如雷，矢口否認，一邊狠狠地瞪着他的女管家。

然而，馮嘉蓮此際面色蒼白，已無暇計較龍志剛怨毒的眼光了，因爲她的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傾聽探長抽絲剝繭的分析上。

狄朗衝着暴怒的龍志剛，慢條斯理地說道：「龍先生，你想一想吧，馮嘉露會不會把這一切告訴她的姐姐？」

龍志剛以拳擊向小几道：「探長，如果馮嘉露對你說過什麼話，那無須懷疑她是胡說八道……」

他忽然一下子閉了咀，那雙精明倔强的眼睛，是瞪得越來越大了，冷不防反問道：「你說她對她的姐姐說……姐姐！就是嘉蓮不成？」

「對了，」狄朗欣然道：「你不是說過蘇柏强只是一個聲音嗎……你試想一下，世界上有多少女人能夠模仿男人的聲音了。」

馮嘉蓮聽了這句話，臉色刷地變成了死灰，她正一言不發地，靜聽男主人的反應。

她的主人——龍志剛，雖然是個長袖善舞，頭腦靈活的大腹賈，但在此刻，他也必須化去三十秒鐘的時間，來體會狄朗這句話。

當他一下子想通過來，霍然站起，指着馮嘉蓮怒喝：「呀！原來是你，你就是該死的蘇柏强！」

他一個箭步衝前，暴躁的脾性又告發作，正想掄起拳頭對她痛擊！但是狄朗早料到有此一着了，立即挺身擋住馮嘉蓮，拉牢了龍志剛的手臂，低喝道：「龍先生，你冷靜些！」

龍志剛氣喘如牛，忍不住罵出一句粗話，好歹被狄朗勸住了，頹然倒在沙發上，伸出一隻顫抖的手去取雪茄，以便鎭定神經。

相反地，馮嘉蓮這時反而由於豁了出去，比較剛才安定得多，那好比一個死囚，在陪審員裁定罪名成立之後，等待法官宣判的時刻是最難耐，也是最緊張的，但現在死刑已經判定一樣，她注定法網難逃，僅有的一點僥倖心理也不再存在，她反而「心安理得」。

「我非常佩服你，」她迴避着龍志剛的眼色，對眼前這個明察秋毫的探長說道：「狄探長，你極有耐性，更有很高的智慧。你突然說：服了李玉棠，向你承認那私家偵探是他請來的，請你告訴我：我妹妹嘉露跟着他，是否能夠過着很美滿的日子？」

「我想的是，」狄朗點頭道：「他們將會非常快樂。」

「你這個蠢貨！」龍志剛悻悻的罵過了他的女管家，轉身向樓梯進去，拋下了一團烟霧。

待他的背影在樓梯消失之後，馮嘉蓮露出慘笑來，低聲說道：「說起來我眞是瘋狂！我做了蘇柏强，在電話中對他頤指氣使，却又被他辱罵與毆打，但是我在乎嗎？我覺得，這是十分公平的，因爲龍先生本來對我就很好，我並沒有特出身裁，也缺乏一副吸引男人的容貌，不像我妹妹嘉露，然而他使我得到一個女人能夠得到的東西，並且對我十分忠實，因此，我一直以來都感到滿足，直到那一次，他乘人之危欺負我的妹妹，不但侮辱她，並且用千萬百計虐待折磨她，當妹妹向我哭訴後，我萬分痛苦，憤恨，更覺得這是他對我不忠，我發誓要懲罰他，因爲他生性吝嗇，一毛不拔，我用這個方法使他損失金錢，那比刺他一刀還要使他痛苦，我就是要他嘗嘗痛苦的滋味！」

狄朗見她說得咬牙切齒，便道：「有一件事令我相當困擾，那就是歐陽德的偵探社內，存有一份谷豐的檔案，只是薄薄的幾頁，上面列明日子以及幾個姓氏，我不知他的用意何在？」

「據我所知，」馮嘉蓮道：「那份檔案只是爲了搪塞李玉棠用的。因爲歐陽德是李玉棠僱用，歐陽德偵查到此案內幕，但爲了向我敲詐，又不能把內幕對李玉棠披露，只好做了一份關於谷豐的檔案，表示谷豐每次與蘇柏强見面，他都能夠查出來證明他沒有偷懶。但是實際上，李玉棠不會向他追問過調查結果，因此這份檔案並未使用過，而且這個歐陽德是該死的，他既貪婪，又精明，因此雷烈迫不得已殺了他！」

「還有一點，你當初是怎樣認識雷烈的，是不是你妹妹介紹你認識的？」狄朗道。

「不！這件事與嘉露無關，千萬別把她捲入漩渦！」馮嘉蓮急起來道。

「還有……她房間內裝設的秘密攝影機……」

「嘉露什麼都告訴我，」馮嘉蓮第一次淌出眼淚，「我是眞心關懷她的，不管她如何誤會我，由於我一直關心她，她也沒有一件事情瞞着我，什麼都對我說：包括她的情人雷烈，以及房內的攝影機，我在送她上了飛機後，到她的屋子去等候雷烈，果然見到他，我將全部積蓄交給他，說服他協助我進行報復，就由雷烈這個人出面，把無中生有的蘇柏强介入龍先生的生活中去。」

聽完了馮嘉蓮的這番話，狄朗對整個案情，有了明朗的了解，他木無表情地站起來道：「馮小姐，我現在要把你帶返警局去了，你可以聘請律師，更可以否認全部事實的。」

馮嘉蓮也站起來，說道：「我承認我說過的一切，但是，我否認你們指控我殺人，我只能夠承認勒索。因爲雷烈是一個兇悍的傢伙，是個殺人狂，我也無法指揮他，所有的命案都是他自己獨斷獨行弄出來的！」

狄朗聳聳肩道：「這些話，請你留待上了法庭再說吧，你知道，由於我殺了雷烈，連我也不能倖免，要上死因研究法庭作證呢。」

當馮嘉蓮走出龍家，上了狄朗的老爺車，她留戀地望了那屋子最後一眼，看到二樓的燈光倏然熄滅，她忍不住悲從中來，掩面哭泣。

（全文完）

西方幽默笑畫

聰明的囚徒

沈其虹・編繪

1 古希臘有個國王爲了顯示他的仁慈，允許臨刑的囚徒自己選擇死法——砍頭或絞死。

2 選擇的方法簡單而可笑：讓囚徒隨意說一句話，並當場能夠驗其眞假，說眞話的處絞刑；說假話就砍頭。

3 說眞話的囚徒被一一絞死了，說假話的也腦袋紛紛落地。

4 其中有個囚徒，說了一句奇妙的話，使國王抓耳撓腮，沒法處死他。聰明的讀者，你能猜出這句話嗎？（答案見本期）

現代偵探推理小說／麥穗·文 可飛·圖

閻王與鬼王



毒藥鬼眨眼 嚇破敵人胆

天色微明，船碼頭已開始了工作。說是碼頭，其實是個河灘，而船，祇不過是只平划子……可是，您可不能小看這只划子，它可做了不少好事。

河的那一邊是山砦、峒村，而另一面則是去雷山的要衝——此地是丹江的尾流，而對面為雷公山所環繞，山中人要出市鎮，用山產換日用之物，那麼，非得仗此平划擺渡不可。

此地其實是個貧窮的山區所在。說實在，也不該有什大事可發生，民風雖說比較蠻，但極怕官、土司、頭頭的，成了他們的皇帝，所謂「山高皇帝遠」，就是這個樣……頭兒家是呼么喝六，不過，也做不出大事來，犯不出什麼神天共憤的惡行來，何況漢俗民風漸入，即使不能眞正的深入民心，至少，有些個影响……

說漢俗漸入，那可不錯，最近，來了不少漢人，不過，他們也是為漢人官吏，逼得逃荒來此……他們比較聰明是事實，可也比較的狡猾，唉，經過了千來年的變遷，這個所謂「鬼方」之地，已變過了幾個名稱……現在，是貴州布政司所管轄——名義上算由漢人來統治了，因此，漢人是越來越多，當然，發生過不便，甚或反抗啊，鎮壓啊，等等，等等——然而，現在看來是風平浪靜！

心中大家都有些鬼胎，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和平共處，倒也可以，問題在乎，人，能不能眞正的，你重視我，我重視你，說句現代詞是：平等相待而已。

唉！人，是奇怪的動物，而自從有了什麼皇帝啊，朝廷啊，官吏啊！就會生出一批土豪啊，劣紳啊，騎在老百姓的頭上，可憐而又奇怪的是，老百姓就是那麼的聽話，乖乖的讓這些東西，敲骨吸髓的，祇多說出一句話：「聽天由命。」

也就是說：甚麼地方！也得有壓迫，不平事發生。有的是大，有的是小，別以為在那麼個小地方，隣近了山僻地區，沒有不平事。

譬如那只擺渡船，就讓件不幸事，鬧得竟然動了公憤，出了人命！

早就說過，這只小划子可作了不少好事，搖來搖去，交通了兩岸的老百姓，進砦的進砦！上城的上城……划子上有三個人，不過，在划子上工作的，祇需要兩個就成了，那是一個老爺爺，一個年才十三四歲的孩子，如果吃飯了，那麼，就有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參預其間，她帶了飯來，她讓一老一小吃飯時，她就輪流的替代他倆，代划船，代招呼客人。

不論晴天、陰雨，也不論打雷閃電，這只小船總是按時到東，按時到西……老爺爺是個精神矍鑠，老當益壯的好人，小孩子可也精壯、機靈，大姑娘更是惹人喜愛，雖說鄉下人，沒有城市中人那麼花裏胡哨的，不過，天然、健壯，看來別有風韻。

他們三個是誰也招人喜愛，從來不惹人討厭，現在，更是熟人熟水的，一上船，不論七姑八姨，三叔四伯的，全叫老的查大爺，叫女的金花子，叫那個小的叫牛頭。牛頭是因為小子生得滾壯，像條小牛犢似的，所以，人人暱稱他為牛頭……

天地良心！三個人是從來不得罪一個人，更不說半個髒子，別看他們沒知沒識，別看他們肚子裏沒墨水，但是他們可比讀聖賢書的人更端正，他們吃的是粗糧，他們道的是仁義——他們眞可說是對得起天、地，更對得起他們窮人的良心。

那想到他們會遭到了惡報。

前三天，是十五吧，五月天，剛過了端午，天時是熱得夠嗆，何況，時當正午，紅日當頭，那個熱啊，連河水也給煮沸了那個樣，這個當兒是誰也不能出門上路，因此，那條擺渡的小船，繫在樹蔭下，老爺爺在睡個晌午，就剩金花和牛頭在看船，至於牛頭他却下了水！

來了一個客人，這個客人，是年約四十開外，三綹清鬚，青衣絲滌，背上斜跨一個小布包袱，他的面色蒼白，他的汗似黃豆般大，滾滾流下，他希望上船，他希望進山。姑娘是個好心人，牛頭更看出來人是脚步也有些踉蹌不穩，反正，擺渡船上有的是涼水，他更倒了一大碗給了那個中年人——然後，一點篙子，由金花掌舵的，向河中心溜去，差不多在河中心……又來了幾個人，大呼小叫，要他們的船馬上撐回去。

中年人是嘆了口氣道：「兩位，就撐回去吧！」

但是，由於他們的說話不太客氣，並且，一晃眼就到了河對岸，說實在，你們急，也不急在這一些兒時候……兩小是微笑了笑，既不作聲，也不回答，他們是搖他們該搖的路！慢慢的，將此人送過了河！更不理中年漢子說些什麼，他們是連錢也沒收，祇是招了招手，小船又淌入了河中，他們是理直氣壯的，慢慢的，搖了回來。

正巧，查大爺現了身。他看見那幾個人在指手劃脚的在罵人，罵得要多難聽，有多難聽，老人皺皺眉頭，不禁搖頭嘆氣，老人的意思是，人，那能口出如此的髒言來。

「金花，上岸吧，來，爺爺來接你的班！」

金花姑娘是嗯了一聲，表示會意，所以，當牛頭一等小船近灘，立即涉水而過，用他的兩膀之力，將船拖上了灘，繫上了繩！但是，一個面目可憎的高瘦漢子已打了他一個後腦勺，打得牛頭兩眼發黑，別看牛頭是個山區的小孩，他可從來沒受過人打，這一下，可令他更起反感！他定了定神，冷冷的看了打人的一眼，不料，這可更壞了，瘦高漢子是怪笑了一聲道：

「看什麼，不認得你爸爸啦！」

一陣哄笑，可又傳來一聲陰陽怪氣的說話：「老四，什麼？認他做兒子啦，那這個姑娘又該怎辦？啊……」

「老不正經的，什麼？看中了這個鄉下娃子……」

「不，老五的眼光獨到啊，瞧，這鄉下妹子眞不壞，眼是眼，眉是眉的……」

又是一陣哄笑中，說話可更是瘋三癲四的，不堪入耳，牛頭本已不滿，現在，更加看不起這批人頭畜鳴的傢伙！

尙幸，查爺爺來了！他是年紀大的人，有涵養，更且有眼光，看出這批人不是好相與，所以，他是裝起一張笑臉，在人堆中，希望將金花接出來，不料，那些人可不答應啦……

「老頭！她是你什麼人？你可知道，她啊，已經得罪了我們弟兄啦……」

「你們大人不記小人過，小老兒向你們賠罪了……」

「賠罪？成啊，哈哈……來……放下她……」

「這，這算是幹什麼啊……」

「沒有什麼，要她賠爺們幾天，睡幾夜……」

老人可氣糊塗了，光天白日，能說出這種話，並且，對個簡直可以做他們老輩的人說，他是山區中人，在山中長大，在河邊謀生，幾十年，他不會說半句不好聽的話，幾十年，他總是笑瞇瞇的搖人過河，聽到人們對他的感激、謝意，今天，他看到了批畜生啦。

老人不理會他們了，在他以為，不理會他們是藐視的最好回答。他拖了金花想走……不想面上一熱，「叭」的一聲，老人捱打了，金花驚叫了。從來沒有的事！老人講了一輩子的規矩，老人道了一輩子的仁義！什麼，世道眞的變了，變得講規矩，道仁義的該挨打？老人是老當益壯，老人從中山來，他打過山獸，他對付過畜生，擠急了，老人能拚命，雙手一把，抓住了那個出手人的衣服，他祇有兩個字：

「畜生——」雙手用力，他以為，還不是將個小子提起來，摔出去——不，查老人，你錯了，對方是個武林道中人，他不會

怕你出手，你一出手，更慘……那個看來陰陽怪氣的小子，是「咭」的一聲，也不知他什麼一來，「叭」的一聲，老人爲其彈出老遠，並且，聲隨人到，老人眼前一黑，胸口微微一緊，人，爲小子提了起來，又是「咭」的一笑，老人祇覺得胸口似中了一下重搥，一陣噁心，口一張，大口鮮血噴出，耳邊依稀聽得兩聲哭叫，是自己的孫兒女——可是，他是再也無法支持，他已暈死過去了。

當他醒來時，祇覺得自己渾身骨骼似散開了一般，他依稀覺得自己爲人打，依稀覺得孫兒女哭叫……現在……他在那裏啊……

「查爺爺，查爺爺，你醒醒……你醒醒——」

誰啦，誰在叫我？嗯，牛頭？不像啊！這……呃，竹子……竹子……那個孤兒……一個挺要强的小子，和氣、文靜……看人有些靦覥！但是，做事可不惜氣力的竹子，「是竹子你啊，你——」

「是我，爺爺，你喝口水。」

一陣酒味，刺激着查爺爺的鼻端，他喝了幾口，身子感到一陣的輕鬆，說話也有些氣力了，眼前也看清了，嗯，是間挺清潔的茅舍。有些光……是盞油燈發出的，他看了看眼前，一張帶有憤慨笑意的臉在對他笑……不過，這笑意透着幾分怪。

「竹子，你——那會……呃，該說！我那會在你家中的……」

「我揹你來的——」

「啊！我……牛頭呢，金花呢……」

「爺爺，別問，別問，好好的休息，再喝幾口水……」

不對，老人可是個細心人，他看到了竹子的神色不對，何況，答非所問，其中有怪！他不能喝酒，他不能醉倒，他得詳細問個清楚，牛頭是孫子，金花是孫女，而且，誰不知自己的媳婦是個烈性的女子，丈夫死，她是不聲不响的投了河，殉了情……這一對小兒女是老人心頭的肉！決不能出事，那怕失了一條頭髮，也是自己的錯，自己死了，也沒有面目見媳婦於地下。

可惜，他要問，竹子死命的不讓他問，說着說着，兩個人幾乎打上了架，竹子，這個狼峒有名的硬漢，從來沒半點眼淚的他，哭了——哭得可眞傷心。

老人不理一切的問，他知道了，孫女不允受辱，一頭撞死在那棵大黃楊樹脚下，至於牛頭，爲了爺爺，爲了姐姐，他與那些畜生打架，他，那能打得過？再說，他不是打架，他簡直是拚命！好，他幾乎把命拚掉了，小牛頭被打得遍體鱗傷，如果不是鄉親出了面，牛頭是得死在當場，即使是現在，唉，誰也保不了，他能活不能？

老人傻了眼，老人一個氣回不過來，老人又昏了過去，竹子是拚命的推啊、揉啊、捏啊！但是，老人一回神，第一句話就是：「我活在世上圖個什麼？」

那倒是眞話啊，試問，他活在世上，又有什麼樂趣？金花是撞死了，小牛是被打成重傷，一個十四歲的小孩，能受得住？能捱得下？老人不想活了。

當他看清了小牛的傷勢時，老人不禁搥胸叫天：「天爺，我可沒做過半點缺德喪天良的事啊，可您老天，爲什麼要這樣的收拾我啊，我老了，該收我回去，那能叫個小的受苦，去死啊……」老人想對天打官司了。可惜，誰也知道，天，可不會有什麼答覆的！

牛頭一直在昏迷之中，一直在胡言亂語：「姐姐，姐姐，別死，別死啊——爺爺——我！拚命了，拚命了，你，你打，打死我吧——」要嗎，他像個死人，不論燈光，陽光，照着牛頭那蠟黃無血的臉，誰也估計得到，孩子是活不了幾天，就算雷山的醫師韋天化，他專治鐵打損傷，他的傷藥也眞有些靈驗，可惜，也不能在小牛頭的身上發生功効，背地裏，韋天化巳對村中人說過：「小牛頭，看來活不了，幾天啦，除非神仙下凡啊……」

個個搖頭，個個恨那些個行兇者，不料，三天之後，那只擺渡船又出現了——查爺爺一門出事後，那只船巳經讓這幾個惡漢霸佔了，這一次的船上了多一個年約四十開外的文士，三綹清鬚，青袍絲滌，可惜是滿身鮮血，精神不振，讓他們押了來。

他們並不馬上走，在鎭上最大的丹丹店中，住了下來，什麼全要好的，酒啊，肉啊，他們易言無忌的大呼大叫，更說出了他們的威風殺氣事蹟來，殺了多少無辜的峒民，也說出殺了查老人一家……那個文士祇是冷冷的嘆息，微微的搖頭，突然，一個講得口沫橫飛的漢子！手中執了一只鷄腿，歡笑叫嘯中，「呃」的一聲，不動了，面上還在笑，手中的鷄腿還沒放下——當他的伙伴推了他一下，還說了句：「小劉，你在攪什麼鬼啊？」不好了，他剛一推那個小劉，小劉可就此倒仆在地下，赫然，腦後有一桿竹子，分明，小劉巳中了暗算。

當場有個人將那支竹桿拔出，嗨嗨，青竹桿就是那麼長，全露在外面，竹桿尖上有一根又尖又細，長才三寸的鐵尖，似茅似箭，什麼東西，這些江湖人可不明所以，並且，那會悄沒聲的刺中人——一中人，就此嗚呼哀哉，有毒，但是，該說出個毒藥名稱來，在塲人個個面面相覷，不料，又是一個叫聲「不好！」哼！又站住了——

又是一枚竹箭，中在另一個人的身後。甚麼地方來的？背後，那麼，在這座丹丹店的四週，從中箭的地位看，發箭的，在靠山的隙縫中。那個比較清醒的人，在推開了窗，四週一看，這個山隙縫根本不可能站人，即使能站人，也無法有發箭施力的餘地，甚麼道理……

那個高瘦漢子是看清了那些店中伙計的面色。他明白，可能是山中獵戶之所爲。在黔、滇山區中，有着不少不可思議的東西。那怕是毒藥，也有與中原逈異的法竅在。當地人一定明白，不過，自己這批人可巳犯了他們的忌，因此，想好好的令他們說出所以然來，那是白費心事。目下，祇有一個辦法，用强——

店主東爲他們召了來，硬說他開的是黑店，一定要他說出個來龍去脈。不料，開店的是個漢人，他可不容易被欺，被壓……他說得在理：『各位

客官，一切貴重物品，請自收拾嚴藏，如有損壞遺失，本店既不負責。』爺們，連東西也請各自保管，何況是命？小店又怎能負責？至於黑店，請爺們高抬貴腿，帮襯別家——再說：天光白日，黑店生涯，也不合此時出手吧！」

這個，可將他們幾個人說了個目瞪口呆。但是，他們可不講理啊——好吧，店東冷冷的說：「咱們是打眞本，做眞生意。你們如果打橫來，那我們可以上了排門，找官府，找頭兒，老實說，你們逼死了金花姑娘，打傷了查老祖孫，衙門中巳有人來過，你們喜歡，等着玩吧！」

哦！又將他們可唬住了！再說自己一行人，眞正的目標是那個文士，因爲限期尙早，又怕回去一交上了人，得爲主兒扣住，不能胡天胡帝的玩，所以，他們想好好的玩幾天，不想，這個山區蠻境，人兒可眞有幾分蠻氣，現在，莫明其妙的死了兩個，如果不弄個水落石出，有着這麼個陰影，吊在身後，可不太好！

「好吧，老闆，你，久居此地，總該看出來，俺這兩個同伴，是那會死的？這是甚麼東西！上面有毒，我是看得出來，不過，是甚麼毒？」

「照尊駕們的所作所爲，我大可不理這些閑事……」

一開塲，就是兜頭兜胸的幾下悶棍：「你們是漢人，我，也是漢人，不過，看來，漢人還眞沒有這些峒民，野人來得可親可近！」

「你到底是有完沒完……」

「不想聽，請便——」

哦，又是一下狠的，那能不聽啊！祇能忍氣吞聲，非得弄個清楚明白，然後，希望一路平安，再不讓這個東西來威脅他們——

「這是貴州峒蠻的吹箭！別看它不能及遠，可是用來暗殺，却是十拿九穩。何況，一路上，你們得走山路，趕夜路，正是說不客氣的話，我眞不敢保證，你們能够有幾個到得地頭。還有，峒蠻的報仇心理極重，一朝了面，對不起，除非他死，否則，他是永不會離你左右，比怨鬼還緊。至於這個毒，哼哼……決不是危言恐嚇，見血封喉，當地人叫做『鬼眨眼』，也就是說一眨眼，完了——這是他們的獨門秘方，傳子不傳女，誰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弄來的，怎麼煉成，反正，容易殺人，這就是了……」

鬼眨眼！從來沒聽這個名稱。雖然此公是江湖黑道中人，縱橫江湖多年，可實在不懂峒蠻黔民的一切。再說那個店主東，他可以聽出來，其中有三分眞，七分假，也可能是七分眞，三分假。姑不論如何，他是不得不有幾分戒心、自己一行人打傷了人，又侮辱了人，在山區中，爲了一些小事也殺過人——當然是仇由己結，怪不得別人。看來，祇有早走爲妙……即使是寃魂不散，即使他的毒箭厲害，老闆巳說過，此物不能及遠，好，小心在意不就完了……對，就是這個主意。

招呼衆人走吧！至於兩個死人該怎辦？捨得化銀子，埋了算了……對，他是希望要老闆帮帮忙，可是老闆是矢口不應。因爲，他開的是酒店飯舖，做活人生意，他不能做死人生意，他不會也不可以搶別人的飯碗！

人家說得有理，那你又有甚麼辦法！祇能千拜託，萬拜託的，求店中伙計帮帮忙，兩個死人，化了他們白銀五十両，簡直是大敲其竹槓！

走時這才發現，不對了頭，自己千辛萬苦抓住的那個文士，不見了——你看我，我看你，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不好了，這又該如何交帳啊！這批人可就亂了套。而且，又不得不走，不走，馬上得打官司，這批江湖人，也眞不想與官府中人有甚麼糾葛。因此，祇能萬分不願的走了。但是，那個高瘦漢子，臨行之時，對那個店東，很有意思的笑了笑，明眼人該看出來，他是別有企圖！

在那批江湖豪强人的身後，有一個少年緊盯着，緊盯着，他是背了個長竹筒，綠黝黝的，一個十字絆，分掛東西，兩個大袋比一般江湖鏢客的鏢袋要大，不過，袋裏面一無刺綉。山中的粗布短衣褲，短衣因天熱而解開了，腿膀打了行纏……與軍中兵士打的不同。赤脚着一雙多耳蔴鞋，少年的臉色十分堅毅，濃眉緊皺，並且，眼中如要射出火花來，狠狠的注視着這批江湖人物！

他們走在大道上，少年是走在路旁的樹林中，或長草叢中，看了看天色，取了身旁的小葫蘆，開了塞子，喝了幾口。然後，塞好，收好，此人正是竹子。

他是立了誓，要代查家三人報仇——這些人，在他眼中看來是禽獸，是畜生，不必可憐。不，非得殺盡了不算報了仇。或者，他讓他們發現了，殺了……

突然，看見有兩人脫離了大伙。他們是極快的，由自己面前越過，爲甚麼？不理他，自己反正是救了一個人——那個四十開外的文士，將他交給了丹丹店中的掌刀師傅，這是所謂敵人之敵，是我之友，該救他，讓他們無所得，讓他們起了鬨，亂了套，自己從中取利。不過，這一次，他們是不太亂，故而，自己的吹箭無法吹出……

現在，聽他們有甚麼鬼主意！

不聽猶可，一聽，不禁吃了一大驚。甚麼？人之中有這樣的人，他們派了這兩個人，回去丹丹店，然後，在黑夜之中，殺一個滿門——他們是人不是？竹子簡直是恨極了。不，得回去，報仇雖然重要，但是，何必多死丹丹店那些人——至少，有十來二十個啊！至於報仇，他巳看清了這剩餘的九人面目，加上巳死的二個，現在去殺人的兩個，希望他能聯合了丹丹店中人，再暗算這兩個該死的！

夜深了，丹丹店是上了門。而店東出來看了看，然後，他希望看清四外無人了，這才回去關門！突然，他大叫一聲：「查爺爺！」果然，在月光下看見個老人！衣衫襤褸，形容枯槁，脚步踉蹌的走着，走着——他的眼神是木然的，不過，放着異樣的光芒！即使店東的號叫，也不能叫醒他，直到店東將他抓住了，淚眼模糊的看住了他，他才慢慢的回過神來似的：「我去找牛頭，牛頭在那邊等我……」

可憐的查爺爺啊，你那會這樣的？分明是那批該死的惡徒……不過，查爺爺，

我可是看見了竹子，代你報了些仇，二個，已經有兩個死了。」

「甚麼？死了兩個？兩個……」

「對！兩個！吹箭，鬼眨眼……」

「哈哈哈……」笑聲中，兩條人影倏的出現了，「老闆，你好啊，明知是誰，你不說，難道，我們不會殺你，不錯，我們死了兩個，但是，你可知道血債血償啊！至少，得用廿條命來陪葬。」

店東是嚇呆了！這一次他是看清了，兩人是吃過虧，學得了乖，他們是背對背，也就是說，他們前後有眼，不怕吹箭的出現，說實話，吹箭是不能及遠，對付暗器，祇要有所看清，他們自信有力可以抵消。

店東到現在，才明白自己的口沫橫飛，等於向自己判了死刑。目下，他祇有等死的份，他不得不跪下了，他得請求老虎發慈悲，但是，這兩個兇徒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他們決不會向比他自己不如的人發什麼慈悲。除非你比他强，除非你令他們感到有死的威脅，那麼，他們會向你叩頭、求饒——

店東在兩個江湖亡命之徒威脅下，被推入了丹丹店的門，至於那個查老人，沒人理，他是依然眼神發呆的向前走，老人祇是希望他能走入了地獄。

「唉！」好像是有人在嘆氣，嘆得萬分感慨。

「店老闆，我們說過的話，一定辦到。我們說必須殺廿人，來，先殺小的，後殺老的，你看如何？這是你的孩子？嗯，才二歲，生得不壞，可是——」

「小心！」另一個在驚叫，但是，那道綠光是一閃即過，但見此人刀背一磕，一點黑光爲其刀背磕飛，他是再不怠慢，立即破窗而出，他是運功施氣，將全身護住，至於頭部面部，有自己的單刀作勢迴護。但是，他的本意是捉住暗算者，老實說，他們那一個不怕這個怨鬼！那一個不希望早日能不受威脅？可惜，他竄出窗來，可找不到那個暗算者，他不由大聲驚叫，叫同伴出來，與他會合。事實上，他一個人反而怕了……萬一，暗算者吹出毒箭，他又該如何？吹箭實在不如一般暗器，它簡直是無聲無息，他怕這種鬼眨眼，更怕這種殺人於無聲無息的暗器。

突然，他的眼前一花，而同伴戚同已撲向自己左側的草叢中，一聲怒吼，又是一花，祇是戚同已挾住了一個少年竄了出來！看來，戚同之所以不立即撲出來接應，有他的道理，至少，他是謀定而動，這是一場鬥耐心的遊戲，不過，勝利的是他們——

少年是面色不變，咀角帶着冷笑。手中有一支長長的青竹，喔，這就是吹箭的工具，怪不得無聲無息啊！原來是這個道理！

「小子，你與爺們究竟有什麼樑子？用這種陰毒的手法，對付你老爺們。」

「爲了金花——」

「金花？」他們早已忘了那個撞死在大白楊樹下的女孩子。至於這個小子是爲了金花而報仇，他們簡直認爲是荒唐，金花與他們根本不相干的啊。

「好吧，我們也不來理你爲了金花，銀花，甚至於金銀花的，反正，你是該死，再說，看來，你也不想活了。咱們成全你——」

「且慢！」

「什麼，老高，你是說什麼來的？」

「戚老弟，殺了他，不如留下他！鬼眨眼，你該明白！」

「啊！」戚同是恍然大悟的，面露異樣的笑容。

「小子，交出來吧！」

「交什麼？」竹子是冷冷的問。

「鬼眨眼，明白了——」

「啊，你們想取得鬼眨眼的方法！」

「如果你不想那麼年輕輕的送死，那麼，將這個方子交出來，我們放你一條生路——」

「你是漢人！」

「這，與漢人又有什麼關係了？」

「咱們苗蠻有苗蠻的神靈，祂們不會相信你們，也不會交給祂們的神藥。如果你想要，能，割血祭神，對天盟誓，然後，守齋三年，到了時候，我，傳你。」

「那來這麼多的臭規矩，你老子馬上要，快！」

「不能！」竹子堅決的搖了搖頭。

「你不怕死？」

「我怕神，我不怕魔鬼。」

「看我不——」

奇怪了，那個戚同不知什麼搞的，他不出聲了。可是，這眼神却充滿了驚懼之意，口張得大大的，他——死了？這可將個姓高的驚得目瞪口呆。

「老戚，戚同——你——」

「他死了！他得罪了神！」

「啊！」

「你不信吧！嗯，你是漢人，你不會相信我們的神！」

姓高的突然見到了面前多了一個人。這個人生得十分的苗條，身穿一襲白衣，身材婀娜，晚風吹來，令此人的衣袂飄動。不，這一頭青絲，吹得隨風飛舞，美——可惜，不見此女的面容。

「你是誰？」

「我是鬼——」

啊——來了個鬼，這，即使天昏地黑，此時，還不見得是鬼出現的時間啊！

「我已爲你殺了一次，你忘了，在藍大嫣家中，你不是殺了我，我是藍小茶——你不是看上了我，調戲我——啊，我們峒苗是死心眼的，生前有人看上了，咱就死後會找上他，要他跟自己一塊去。」

「到那裏去了！」

「到地獄中去！」

這個回答是冰冷冰冷的，但是聽的人，可讓這五個字，弄了個心驚肉跳，本來，這苗條婀娜的白衣女子，隨風吹動的長髮衣袂，飄飄然，飄飄然的，眞有幾分仙氣。而今，可爲這五個字，變得慘然蒼涼，那來什麼仙氣，分明是有着七八分的鬼氣……

越是殺人不眨眼的英雄，自命不凡的好漢，他們越是怕死，譬如咱們這位高大俠！現在，目瞪口呆，根本想不到回擊，甚而至於，他還想不到逃……怔怔的，神色驚惶的，望着這個白衣女子。

「竹子，還不出手？」白衣女子在招

呼。

竹子是冷冷的，將綠竹桿平放，筒口對準了姓高的，從左邊口袋中，掏出一物，放在竹桿內，以口對緊，呼，噗聲中，深夜中又傳來一聲笑，倒了。那姓高的也倒了。然後，竹子不言不語的，跟了那個長髮幪面女子走了，即使遠處傳來了查老人的凄然叫聲！

這一對復仇者走得極快。由於對本地的山區路徑的熟悉，很快的走出老遠，而此地，又該如何？查老人凄然的叫聲，即使是偶而傳來一二聲，就這一二聲，也得令鎭上人睡不着！心神驚啊！

丹丹店的老闆是驚魂初定，不過，開店的是多接觸那些四方八面的人，胆量比較大。而且他的命也是拾來的，想起了金花、牛頭、還有竹子，他是由心的佩服，現在他的命是竹子的不顧一切打橫救了的，他不能坐視老人這樣叫着死，老闆自己明白，竹子是爲了查老人一家才發了憤！

他出門了，他將老人勸住了，他將老人引往老人的家。不能，老闆一看就明白，這樣會將個老人活活的壓死的，孫子的一切，孫女的遺物，回竹子的家！本來，他有些明白，竹子是將老人救回了自己的家的……

一推開門，咦，燈火明，而桌上還有酒，有肉……牛頭坐在那裏吃飯呢。

「牛頭！」老人的叫聲就如荒夜裏的夜貓子呼嘯，二個字充滿了多少的盼望，緊張，可憐，可痛……

「爺爺！」牛頭的叫是精神充沛，語音洪亮，一些也不像該死了的，「爺爺吃飯，那個姊姊煮的，眞好味！」

姊姊，幾時又來了個姊姊，什麼姊姊……牛頭又說又指劃，唉，問的是問得沒技巧，答的，又是沒頭不知尾，鬧了個你糊塗了七分，我明白了三分。尙幸老闆有主見，現在，反正不忙，安心養傷，把身子攪好了再說。

可是，誰又能忘了金花，多麼好的孩子，而今，她死了，也讓人埋了。不該啊，至少得讓我看個最後一面啊。老人是忘了，自己根本是看過，其奈他昏迷糊塗何？老闆代他們看了看四週，苦笑了笑道：

「明天，還是沒船……」

「不，能讓街坊受這個罪？不成！明天，依然如此，照樣擺渡。」

果然，天色微明，這一對老小，負傷搖船，有人提說兩人的傷，殷勤過問，老人苦笑了笑：「鄉親們，這些，不錯，心—我的心可眞痛啊—」

是的，老人是眞的傷了心啊—

過了半個多月，竹子回來了，不過，毫不提說他的出征史。本來他就是沉默寡言的人，現在，變得更爲陰沉，並且，眞能一半天，沒句話說。一回來，他就接上了班，他搖了那只擺渡船，誰也强不過他，查老人好像有些明白了，所以，也不阻止他。

牛頭可有大半天閑了，却也奇怪，誰也不知道，他是在攪甚麼鬼，更不知道他到那裏去玩了—要麼不在人面前，一回來，嘿，不是東一個包，就是西一個疙瘩。還有，人，就像脫了力那樣，癱了不動的！眼神怔怔的，望着天，不少人以爲，牛頭撞了邪。

老人是心痛孩子的啊！他那能不掛心，但是，問吧，小子是口閉得比蛤蜊還嚴。有時候問得多，牛頭可來了個不吃飯，乾睡！反是竹子，他是勸阻了老人，柔聲說道：「小弟是個橛小子，反正，我們知道他，不會變成壞小子，那麼就算了。」

意思是別再鬧得大家不快樂，由得他去。這話倒也對，就不問吧！不對，越來越不像話了。牛頭在發脾氣了。有時候東打西撞的，尙幸竹子搭的茅屋結實，老人的住屋，早已經竹子重新搭過了，可也不能讓你天天搗亂啊—想說他幾句，唉！他不知什麼一來，睡在床上淨掉淚。啊！讓老人與竹子傻了眼，小子你在攪什麼鬼？

不像話了，越發的不對頭了。牛頭昨天晚上，一個夜，沒回來！不行，今天，老人在等他呢，一見牛頭，就得結結實實的問一問，甚至於打一頓，竹子呢，他希望先見到牛頭，代他通些兒口風，那想，牛頭不見了。

不想打，也不想問了。老人開始焦急，竹子更是苦痛，牛頭難道失了踪？此地有野獸，可是牛頭別看他個樣是傻不楞登，他却是個內秀啊！捉獸捕兎的，他挺在行，他不至於膏於獸吻。再說，他從小跟自己滿山野亂跑，他——突然，他流下了汗，他怕牛頭進山，捉蛇啊，搜毒物……此地的蛇，生具異性，何況，此地又生產多種毒草，他想煉鬼眼眨呢？這……

白天搖船，晚上，他是滿山的找，找牛頭——可惜，在夜裏，羣山靜寂，根本渺無人聲，有幾次，他險乎爲此地的特產金銀蛇所噬。應該停止了吧。這幾天，已將個竹子弄得疲乏不堪，有幾次，伸篙，拔篙，點篙……換篙也錯了勁，乏了神……不是老人熟悉此地的水性，眞能翻了船。可惜，誰又能理會得了，他幾次讓人罵，嘀咕，他吞下了，他忍住了。因爲，他得找到牛頭。

今天，要擺渡的有三個是外地來的……打扮得十分闊綽，而且透着斯文，不過，每個人背上個黃色包袱，顯得有些礙眼……船一盪向河心，三人可就你一言，我一語的有所詢問……不對，他們問的就是五月中來的那批人的下落……

尙幸，這件事已傳遍了整個山區，自有他們接了咀！說這批人的胡作非爲，並且，更有個老人家說他們在峒區殺人、奸淫的事實。這三個人是面色大變，其中一個看來最小的，不知什麼一來，他是微笑了笑，一抖手，嗯，一張白紙，上有墨蹟淋漓，看得出是剛才寫的……又一抖手，一只火眼高頂，金翅墨尖的鴿子，出現在他手上。此人的手法也實在快得嚇人，不知什麼一來，白紙不見了，成了個紙捲，爲一個金箭所藏而金箭則已圈在鴿頸，一聲尖嘯中，鴿子立即冲天而去。三人則坐下了，盤膝閉目，看來，該問的已問完了，其他的，是該怎樣做了。

船一到雷公山區，三人是拋下一顆銀錠，估計有五兩重，可是不理不睬後面的呼叫，宛如三支白箭，向前投去。其他的人，個個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至於老人是根本不想講自己家門不幸，不過，他是十分留心注意這三個人，見三人道家不

如道家，相公不如相公，其中一個左面頰有三顆紅痣的更是惹眼，他的眼神始終不離竹子，嘿，竹子又怎樣了？要你看個不息……

船應該稍事休息，然後，等由山區中趕回市鎭的人，竹子是乏極了，唉，也眞夠他受的了，今夜，無論如何，不能再叫他去奔東走西的了！即使小伙子身强力壯，也經不住這幾番的煎熬啊，金花的死，令他已受刺激不小，爲了牛頭……能忍心再叫他受這無窮無盡的罪？找不到，又不是他逼着孩子出去的，老人是心中突然又升起股辛酸味，唉，看來查家祖輩，作了彌天大孽，到如今，該罰一個斷子絕孫，可他竹子不該吧？

船返航了，有些重，也不理他，反正，就這一次了，今天可以休息了，自己有事，得好好的替竹子談談，開導開導，別牛頸子的脾氣，轉不過彎來啊！咱們是看山轉路，見水轉灣，那才好……

「眞，竹子，我老頭子是感激你一輩子。唉，不能讓姓查的拖累死了你啊！竹子……」

「爺爺！你別再說了，我自己的事，我心中有數啊！何況，金花死……我，算個什麼？我報仇，我是殺了他們，爺爺，如果，不是山中的仙女命令我，我早就死了，我……」

孩子嗚咽了。看得出伙子是銘心鏤骨的愛着自己的孫女，可惜，孫女沒福，不，天下那有這樣的人，那能這樣的不講情理，打人殺人，老人可又咒天詛地了！「可是，竹子，你得好好的活下去啊！」

「本來，我心死了！爺爺，我心死了……可是，你說得有理，我死了，牛頭也死了，老爺爺你該怎辦？我該奉養你，爺爺，你放心，我會好好的養你到一百歲，二百歲，你該活下去——你那麼好的人——你……」

「那麼你呢——」一聲冷笑！傳入了屋中！

誰？

門，推開了，有個濕淋淋的人，哦，就是那個面有紅痣的人，他一進來，隨手掩上了門，也不客氣，他一屁股坐了下來。老爺爺可皺了眉頭，因爲，他天性喜潔淨，你這位大爺，那可如此的不尊重自己，不尊重主人！

「我啊，一看，就看得出來，小伙子，你可是滿腹的怨憤啊！目中藏火，哼哼，你們當然不會聽說過：『中原閻王殿』的名稱，但是，你可能殺過閻王爺派出來的勾魂吊客……說說看，嗯，你不像個武林中人——」說到那兒，他是一長身，一揚手，可憐，竹子當胸就如中了一下重槌……幾日夜的疲乏，那受得起此人的凌空劈掌？口一張，一大口鮮血噴出，人，已癱倒在地。

老人又來了火，他扶住了竹子，他老眼火發，他一手戟指道：「你……你是什麼人……上門行兇？打人，你們憑的是什麼？」

「閻王殿下使者！殺人也沒人敢問，何況打人——」

「憑什麼？」

奇了，老人是說這三個字，可又有三個字墊了底的，時間不差分毫，語氣也一般，須知，來人是個武林一流高手，那會聽不出，窗外有人？奇了，自己乘人上船之間，一亂一哄中，他是將身貼住船筏底，用鷹爪壁虎功，讓老人帶了過來。其實，他們已看出這鎭上有些古怪，他看出竹子的神色，他掩住身形而來，自以爲縱橫江湖多年，他的身後有人與無，他那會不發覺？

嗨嗨，這就令他先吃了個大驚，別以爲在苗蠻地區，無什麼大不了的人在，他錯了，現在，先讓他有所認識，你以爲自己是黃雀，還有人做了彈雀之人。

「窗外是那位朋友？」

「與你做朋友，找死不成？」

「什麼意思？」此君可一時想不明白了。

「哼哼，你是幽冥地府中人，莫非我活得不耐煩了，我也想做鬼了？」

哼哼，算是不錯，其實，繞了圈子在罵人哪，罵他是鬼府中人！

「不錯，在下是閻王使者，專門勾魂吊魄，你可以出來，咱們見見！」

「又找死了，我見你這個死人？別想得了你白天黑夜發鬼夢了！」

這傢伙專門扣住了個「鬼」字做文章。而此公是笑眯眯的，祇是臉上那三顆紅痣越來越紅外，根本看不出他心中如何想法。可是，突然，三點紅光，穿窗而出，又聞三聲炸音，老人眼前一花，此人已走了——門外又傳來了幾聲冷笑，幾陣急風，其實是拳風，又是幾聲炸音再來三聲尖嘯遠了，漸漸的遠了，聽不見了，看來，此君已爲來人引走了。不過，老人呆呆的望住了竹子，因爲，竹子在笑，可能，他會認識那個打岔的人。

「竹子，你認得他？」

「爺？我認得誰了？」

「在窗外說話的，引走那個鬼傢伙的人……」

「我——」不响了。

門，又被推開了。今夜，唉！這個門也眞忙，不，簡直是不算個家門，而是孔聖時代的，不必關的門戶了……你開我也開。

眼前突然出現了一條人影，一個身材苗條，頭髮飄拂的白衣人，一看，就知道是個女的，竹子一見此人，立即跪下叩頭：「仙姑……」

「唉，這是沒有用的，你還不如個孩子，我該走了。以後，此地有着大痲煩呢……小心在意，眞可能，我們也鞭長莫及——」說罷，她的手一揚，一個大包袱般的東西，擲了進來，竹子本能的用手一接，可惜，剛剛吐過血啊，那接得動……又是一口鮮血噴出，昏了——

醒來時，祇覺得口腔中有說不出的清爽感，而且，渾身是力，奇怪，難道昨晚上他做了個怪夢來的？他依稀覺得讓人打了一下，吐血……渾身痛酸……現在……

「竹子啊？你醒來了？」

是牛頭，什麼！你個小傢伙，上那裏去了，你簡直該打一百下屁股……

睁眼一看清，唉……這是牛頭，那會東一塊，西一個疙瘩，還有，衣上是血漬斑斑，不過，一對眼，可是神光煥發，攪甚麼鬼？他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可讓個老爺爺推了下去，不准坐，祇准睡，睡一天，反正牛頭是回來了，明天就讓他去搖船。

竹子可眞聽話，睡了，其實，不聽話也不成，牛頭說過，有一件與他切身有關的事，要告訴他，如果不睡一天，他怕他受不了，可憐，一個歡迸活跳的小伙子，他祇能賴在床上，否則，他能受得住，牛頭不說這件與他切身有關的事？

第二天，嗨，奇怪了，來了不少化子。唉，攪什麼鬼的，那些涸化子來幹什麼？啊，快過秋了，捉蛇！那是他們的看家行業。

查老人是個好人，他從來不理貧富孤窮，他是祇顧擺渡，是人就擺……可是，這天下有幾千百種的人啊，他們那會和你一般的眼睛，今天，他就同人家吵了三次架。

當然，本鄉本土的，他們誰也知道老人的心胸爲人，與他吵的全是那些外來人。奇怪，這幾天來，外來人特別的多，也不知道山中有什麼寶物，引起他們來……化子們可挺安份老實的，即使爲人欺，爲人趕，那怕爲人趕到了一個角邊，他們也只是靜默地，看着那些所謂有家有業者……

「丐帮來此地，哼……不惹事生非，不胡弄三四，咱們也不會對不起他們，如果——」

「老大，這兒難道眞的有鬼？」

「咱們是什麼？嗯，不怕犯諱，哈哈哈……」

「可是，咱們巳來了有三撥人了啊，除了三星吊客有封鴿書傳訊外，什麼也沒有……看來……」

「是啊，老判官說，凶多吉少，要我們小心！」

「這個江湖上，那有小心能保得了命的？」

衆人沉默了，可化子們莫明其妙的，唱起蓮花落，百勝詞來了——那幾個看來面生的，對那些化子瞪了眼。最後在那個被稱爲老大的一陣冷笑下，船靠了岸。那羣化子首先上了岸，反正他們是破衣破服，赤脚沒鞋，就算有雙破拖鞋吧，一手一隻，拿了涉水上岸，不必等船拖上灘什麼的。反是有幾個，還帮了牛頭一力，然後，笑嘻嘻的走散了。

看來，那幾個面生的，十分的氣憤難煞，不過，老大在喝令：「別忘了，咱們有大事在身！」

也眞靈，老大一呼喝，他們是個個鼓了腮的，上了岸，向雷公山區走去。

突然，在另一條山路上，走出個青袍文士，步法如飛的，悄沒聲的上了船。奇怪的是牛頭，他一見文士，面露喜色，迎上前去，不知什麼一來，青衣文士微微一笑：「他們可曾發覺？」

「大概沒有，因爲……丐帮中人在叫，在唱，他們全顧住了他們……還有……還有那個短髮的老丐，還帮我取得了第二個……」

「丐帮中人——他們也來了？」

「是，師父……」

「不可如此稱呼。」

「是……師父……」正是稱呼了。

文士是冷冷的一笑，奇怪，牛頭一見文士冷笑了，他可是怕得不得了。再也不敢出聲……老人可看在眼中啊，奇怪，在攪什麼鬼？

「你初次出手，幾乎誤了大事，尙幸你們，天性敦厚，因此，引得丐帮中人之垂念，總算大功告成，今晚，我在七里坪中等你，傳你入門口訣……」

牛頭是祇有點頭的份，不敢再說其他。老人想問，全爲文士那股氣度所懾……心想，反正我得罪不起你，我還不能叫小孫子說個明白。

回去後，奇怪，竹子聽了小孫子的耳語後，像個獃子般，呆呆出神。待等老人找他說話時，可這個牛頭，他又失了踪……想找……唉，自己明白，這小子，已經有了上次失踪的記錄，現在，可那裏去找他……

不多一會，奇了，連個竹子也不見了，就剩下老頭子一個人了。嗨嗨……從來沒有感覺孤單，寂寥的老人，今晚，他突然的有了種孤寂之感，他難受了，他突然的想到了自己老了，沒用了。與孩子們，再也成不了一家……能一塊兒說話，一塊兒笑……他，祇配一個人孤單的，走向地獄……

其實，查老人是想了個偏處，兩個小的，有兩個小的正經之事去幹。牛頭分明是去學武技，而竹子，他不顧危險，踏入了本地人稱之爲魔影峯的山域中。這魔影峯是個怪、詭、幽、秘的所在。甚至於老輩人說過，魔影峯 天魔的宮闕。因此，每人眼中的山路，廻曲，連一顆樹，一塊石頭，各各看見的是不同樣的——初一有初一的山景，十五又有十五的變化。走入山中，走不出來的，大有人在，而黑夜，更是無人敢冒險走進去。

竹子可敢去了……爲什麼？牛頭斬釘截鐵的說着：「姊姊沒死，她在魔影峯的青巘岩上等你……」

單憑這一句，竹子就算是上刀山，入劍林，他也不怕。他所以在自己手製的風燈照耀下，昂然入山了。

他天賦的夜眼，他善於捕捉蛇獸，目下秋風巳起，蛇類準備冬眠，正是吃得極肥極膘之時——不驚動，牠們不容易暴起傷人。至於其他山獸，麞貓鹿兔，那怕有幾個虎豹之類，他不怕，竹子臂力極强，素常與山獸打交道，煉就了副靈活身手，所以，他是泰然而來！

青巘岩，也祇有這樣個人，能走了七曲八折的山路而來到……果然，他看見了……在淡淡的月光下，一個少女的背影出現在他眼前。「金花——」他宛如發了狂一般，根本不理脚下山路的崎嶇不平，也不理長草叢中，有無毒物猛獸，他祇有一個想法，見金花。

可惜，不是的——少女的背影是像，可是一回過面來，他看到的是個面清目秀的姑娘。說句良心話，比金花更美，更甜。看得出她是蠻峒中人，但是，自己何嘗不是，姑娘的一對大眼睛幾乎會說話……看着竹子，滿面是祈求之色。是啊，她——看來雖說壯健，可是，夜深了，一個人獨自在此，如果，現在你能細聽聽——唉

，可憐啊，蛇竄獸啼的，悉悉有聲，連風吹過，也有幾分鬼氣，試問一個女娃子，饒你是生於斯，熟於斯，可這心怯胆寒，人之常情啊！你說是不是？

姑娘幾乎跪下了，她在苦苦哀告：她是被人擄到此地，她根本想不出是爲了什麼，她巳經這樣罰站的，站了三夜，沒人來，眞，大哥，如果你不來，大哥，我……能嚇死了……

救人啊，不能拒絕，竹子是個好人，決不能讓姑娘給嚇死了……他可忘了問清，是那一個缺德的傢伙，把她擄到了這個魔影峯——他目下是救人要緊——他巳把個姑娘揹了下山。

也不知道是怕，還是緊張，姑娘是扒在竹子的背上，越扒越緊。不，現在是用手扣住了竹子的頸，而她自己的面啊，一味的拱，祇要竹子一回頭，準保面對面；也可能咀對咀……有好幾次，竹子想回頭和她說，別那麼扣緊，可就幾乎與她親了咀……

說她怕，不啊，她有時還唱着歌！那種顫人心弦的苗家情歌，聲音又甜又膩……在夜風吹啊，盪啊！在竹子耳邊，在竹子心間，那幾根頭髮更不像話，拂啊，飄啊的，在頸間，在鼻端……竹子是個廿來歲的小伙子啊，能坐懷不亂？唉，別以爲中原人讀得書多，知書識禮，可是，說眞的，他們不少人，雖然是讀的聖賢書，幹的却是禽獸行。不如竹子那麼個小伙子，他的心中如一張白紙，根本一無沾染。他的心中祇有一個人，「金花！」其他，他當他們是姊妹，嬸嬸伯娘而巳。現在，即使那個少女美，那個少女媚，可是，他不在心中，他祇有一個想法，揹她下山，找她家人，算了，至於自己，他眼中依稀看到金花在對他笑，笑他是個傻瓜。

「大哥，快扒下，蛇——」

果然眼前彩影飛起，這是一條極毒的蛇，竹子認得，他不敢怠慢，一個彎身，不料，身後好似有一種極怪的力，他被搞了個貼地打了翻滾，更奇怪的是，本來是揹的，現在是面對面，讓個少女抱住了，當時的情形，你說尷尬不尷尬？竹子是發覺不對，他是一個撐勁，將個少女撐出了懷，然後，必須注意的是那條七步倒毒蛇，他蛇行膝步，嗯，爲他看見了條蛇屍，是條七步倒，不過，莫明其妙的死了。

他得再看顧那個少女，不對……少女的衣裙巳掩蓋住了頭部，苗女風俗，可以野合，可以未嫁而先交，祇要女的衣裙上掩……

竹子嘆了口氣，將少女的衣裙放下，擺妥，月光照着少女的媚眼如火，妮聲扼搭，竹子突然一聲哼：「起身，我不想讓漢人輕視……」

「咱們是苗人，大哥。」

「唉，咱們不能不算人，起身。」

「大哥，我不好？有什麼不好？」

「太賤，太自賤——」

「好，大哥，我可得告訴你一件事，你的金花，她是沒有死，但是，她不會與你見面。」

「爲……甚……麼？」竹子連說話的聲音也發了顫。

「因爲，她碰壞了面，就算你見到她，你也不會認得她了……眞，大哥，她是派我來，請你忘了他——」

「是嗎？這位姊姊，不論如何，你引我去，我不相信，我會不認得她，甚至於，我敢說，我一見她，就會認出來，不錯，我……一直想死……」

「爲了金花妹子？」

「唉，現在，我不想死，天，對我太好了，我爲什麼死？我得陪金花好好活下去。」

說話是普通而平凡，但是，這語氣的誠懇，簡直令天也得受感動，兩人又開始走路了，這一次，少女不再要求竹子揹了，因爲，她巳經看清了竹子的爲人，心中不禁有了些寒意，如果，竹子不是個專一之人，那麼，現在，他可能巳爲自己的烏金七首所殺了。

自己奉命來試探，自己却有不少次巳越過了綫……尙幸，他好命，不，幸運。

依舊在青巇岩，祇不過在岩的左手，有一叢長草掩蓋，誰也想不到，分開長草，可以看到有一方石塊，三聲叩擊，石塊竟然分兩爿開了，一個地穴出現了，兩人跳下地穴，咦，石塊移動聲，然後，火光現處，前頭有人，又是三聲叩擊，這才現出個大洞來，還有石級往下——走前去，拾級而下，莫明其妙的大石又掩住了，火把不需要了。

這裏不知是那裏來的光，兩人一路走，祇見石壁有着不少綫條，而今算是到了，因爲，聽見了一種清越的擊石聲，前面盡頭，有一排石墩，正中坐了個白衣長髮的幪面人，「仙姑！」竹子不禁驚叫了。

「你來了，很好，」仙姑冷冷的語聲中，又傳來了三聲剛才聽到過的擊石聲，四週走出了兩行人，突然，竹子大叫一聲：「金花！」

這個被稱之爲金花的，是個身穿黃衣黃裙的少女。一張瘡疤斑爛的臉……祇是眼中有淚，「你，認錯人了。」

「不，我不會認錯，尤其是你一開口，我更不會聽錯，這聲音，我聽了十年了，十年了……金花，你沒死，眞的沒有死！」竹子突的跪在地下，仰頭對洞頂：「天，對我太好了，太好了。」

「是天嘛！天有眼睛？天有咀？金花是天救的？」

問得極冷，可極有力，是嗎？天，幾時救過人，天，祇會攪亂，天，祇會作勢，山崩海嘯，大旱冰雹，一切一切，對人有害的事，它作得還算少？不錯，人，有不少人作了太多的孽，該是報應，但是，天，幾時對那些作孽的人降罰，似應斯响的降了罰，相反，那些高官子爵，那些有權有勢的，有幾個不是沾滿了老百姓的血、汗、淚，甚或脂膏、髓肉……

救金花的是人，不是天，而且，今天，她可以救了金花或者竹子，焉知明天，他們不會再讓强徒作賤，或者殺死？命，不能依望天，或他人來相救，該自己救自己。

竹子凜然有所覺，對，自己救自己，怎樣自己救自己，比人强，比壞人更有力，那麼非但可以救自己，更可以救別人！

仙姑一直在指點自己，即使暗殺那些强徒時，何嘗不是憑仗她的出力，可惜，

當時自己一心在金花身上……

「假如你不是不見異思遷，並且，眞正的心中無慾，竹子，你早巳死了，現在，我問你，你想不想投師拜門？」

「想，我想自己救自己，更能够救別人——」

「好！有志氣。」

× × ×

雷公山的赤石嶺，今日可眞熱鬧。也不知從那裏來的那麼多的蛇啊、蜈蚣啊，蜘蛛……雖然目前是這些毒物的冬眠前夕，可是一下子聚集那麼多，也該有些竅門、法訣，否則，極難辦到。

不，還有奇事，有十來廿個乞兒作一個圓環形，看伺了這些毒物，而乞兒的外圈，嗨嗨，又有幾十個衣錦鮮明的大漢。再外邊，可是四個老丐……不過，四老丐非則是六個面色陰沉的，非僧非道的怪人。如果看得仔細些，而你又是個不太善忘的人，那麼，可以看出來，那些人，個個是最近這幾天出現的，而且，全憑仗查老人的擺渡船，將他們送到了雷公山區的。

他們那會擺出這樣個怪陣來？

「我們是人多，我們也知道了，你們這帮臭化子的來意。本來，我們是可以隻眼開、隻眼閉的，讓你們成功歸去。可是，閻王殿下人，不允許任何江湖同道開玩笑……」

「丐帮中人，幾時曾經得罪了閻王殿了。」

「是誰盜走了百鬼符，陰勅令了？」

「叫化子討千家，走萬戶，求的是冷飯殘羹，幾時見過你們的寶物了。說實話，叫化子那怕見了金銀財寶，也不敢動非份之心，有非份之想，今世經巳不幸，墮入乞丐道中，那能不修今生，圖來世。你們看來是找錯了人了！」

「還想狡辯？」

「事實如此。」

「哼！如果不交出來，莫怪我們不客氣……」

「憑你閻王殿，眞的敢結上咱們丐帮這個强敵？」

「逼不得巳，咱們祇能够來個毁屍滅跡！」

「你們敢！」

「本來不敢，可是，你們目前大部份人爲萬毒所牽制，咱們祇要一引發，哼哼，到時不是你們捕殺百毒，而是百毒反噬你們——我們又有什麼不敢！」

「即使如此，你們也得死傷不少！」

「爲求百鬼符，陰勅令的不落人手，閻王殿下。陰兵鬼卒，可不怕魂歸地獄門的！」

「你們怕不怕毁了一令一符！」半空中傳來個小孩語聲。

衆人突見在左側半山一塊突出的山石上，有個小孩，正是那個搖船者的孫子牛頭，祇見他左右手各執一物——每樣東西，長裁五寸，一圓一狹長，黑沉沉，綠黝黝，如果你走近一看，可以看到在綠黑之中，隱隱有幾點血痕在。

此物出現，閻王殿中人是一聲歡呼，大家再也不理會那些丐帮子弟，當然也放棄了這些毒物，他們全向小孩圍來！不錯，正是這兩件重要的信符。

就因爲爲了這兩件信符，閻王殿下的六方判官發了火，一直以爲是丐帮中人搗的鬼。他們是一路行來，從來沒與其他江湖人朝過面，對過相，有，也祇是船渡上與丐帮打過交道！而且，落船時，人喧忙亂中，依稀有人近了身……是丐帮，否則，又有誰敢老虎頭上拍蒼蠅。

爲了丐帮子弟的不顧江湖道義，不，看得出他們對自己閻王殿有着極大的輕視，好吧，借此一會，樹一大敵，然後與他們鬥一鬥，在東方判官尤文達的策劃下，先讓丐帮驅出百毒，聚集一起，準備下手時，他們出現了，這個時候，如果乞兒稍有分心，無人護法，那麼百毒失性，而反噬本身，這些化子一個也跑不了！

果然，在丐帮子弟的哨音下，來了丐帮長老四人。雖然，丐帮四長老的身法步法，顯示出一流高手之境界，不過，心有所屬，他們四人無論如何不是自己六人之敵。自己這一面是穩佔上風，看來，可以逼出一令一符。那會想到，丐帮是矢口不認。

來了這個小子，嗨嗨，尤文達立即對其他五判，張、柏、靳、魏、常打了個眼色。五判是十分明白尤之心意，當然，也怕這小子是身後有人，否則，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敢出現在他們眼前？

「小子，你意欲何爲？」

「我什麼也不想，想你們離開山區，然後，永不回來。你們答應了，我這兩件東西交還給你……」

「如果我不答應，你又該怎辦？」

「一擲下山，此地，你們不熟地理，那至少得化費十天八天時間，還有，一個不留神，碰上了毒虫怪物，咱們山中本就不少，哈哈，得死幾個！」

「住口……小子，你好大的胆……」聲音還未完，一條黑影，宛如一道長虹般，向那小伙子投去。

「別來……」「小心……」聲中，栢文成就快落到小子的落脚點時，一道綠黝黝的怪火，無聲無息的升起，栢文成乃閻王殿下有名的好手，尤其是這輕身功夫，爲江湖上允稱一傑，那想到，今天，他就是吃了輕身功夫太高之虧。自以爲功夫好，一個小子，有什天羅地網，他也可以進退裕如，其實你錯了，設局對付你們的，實在是你們本來門中人。他可說是「知己知彼」。至於尤、柏六人，却陷入了個己彼不明的深井中！柏文成發覺綠火是木門一鬼王的家數，一聲驚叫中，饒是避得快，肩頭早巳着火，曉得不對，找地着脚，唉！小子也不知是甚麼攪的，陰勅令一揚，又是一道綠火，這次更快更疾。栢文成是二聲未出，巳爲綠火打中，人，宛如一隻斷了綫的紙鳶，搖搖晃晃的，向山下墜去。一聲聲驚叫中，巳有幾條黑影向山上撲去——

不對，遍地有悉索聲响！尤文達本來恨極小子，用鬼焰靈火燒殺了栢文成，正想派遣那些鬼卒陰兵仰攻，然後自己與餘下四方判官，伺機擒敵！必得生擒這個小子，用種種陰靈大刑，拷問背後主使人，要他們個個死盡全家，並且，不會有個好死……

但是，你這裏人一動，包圍丐帮的陣

法一鬆，好了，本來，丐帮怕驚散百毒，更怕你們搗亂壞法，現在，哼哼；算是放了圍。丐帮子弟豈是善男信女，你們鬼鬼祟祟的尅制了他們搜捕百毒。而今，大圍一解；他們立即反攻了。這些毒物，也在丐帮子弟的放鬆下，亂竄亂動，但是，丐帮子弟依然有他們的構思，將這些毒物，有意無意的，照顧了那些閻王鬼卒。

本來，那些陰兵鬼卒是奉命仰攻，不料，人未開始尋山徑小路，爬通道幽徑，蛇，虫等物巳跟上了他們。他們是江湖上的健卒，尅制住那些毒物是他們先尅制了人，現在，令他們爲了難，何況，這批毒物也因久困性發，一相中了人，那會隨便脫手的……此地，就此亂了一片！令尤文達等五判官，幾乎氣殺！

這就是所謂「搬起磚頭砸自己脚」。

好個尤文達，他可是老練狠辣，事巳至此，死完這些陰兵鬼卒，他也不在心上，最主要的是擒住這個小子。就在衆人大亂大鬧之時，他巳施一眼色，帶同了張文山、靳文澍、魏文宗、常文同四位判官，隱身人後，悄後聲的偷越背山……漸漸的，由小子所居的身後撲出。

孩子年幼，而且，又爲那多人，多毒蛇惡物所亂。即使有人呼喝示警，他是不能懂得太多。他之聲音能下達，第一，他地方佔得好，借仗風力。第二，他還借用了鬼宮傳音秘器。而今，他祇管看人蛇大戰，他忘了戰場上少了幾個人。待到發現人到身前，可憐，他的鬼焰靈火巳無法照計使用。但是，孩子是個烈性人，何況，他根本不怕死……他事實上比竹子更看得清楚，不能自保，勢必爲人殺了，或者侮辱至死……

現在，你們來了，好，一聲怒笑，一黑一綠兩道光華，竟然擲向遠處的山崖下……你們來吧，大家沒有……饒是五判來得快，個個得有所防範鬼焰靈火……一退一進之間，就此慢了一步。即使尤文達憑仗步法，將小子抓住，否則，牛頭眞能投崖而死，兩件鬼宮要物，就此被擲入了山崖深澗，不知下落……

你們到了，丐帮四長老也不讓你們走得容易。九個人武林高手，一個小孩子。各據一端，你不讓我過去，我也不讓你奪走小孩，大家僵住了。

「丐帮就不怕樹敵？」

「你們也不惜樹我丐帮一敵，我們那能不成全你！」

「這孩子與你們有甚瓜葛……」

「本來是沒有，現在，可有了。說實話，不是這位少爺出了面，我們眞怕遺禍無窮，人，不能沒點良心，再說；你們即使狂妄自大，不理武林道義，可是，你們總得知道，丐帮子弟是有恩必報，有仇必復的吧……」

說來理直氣壯，可將尤文達堵得幾乎作噎！那老丐又說了聲：「放下這位少爺！」聲到人到！老丐的掌風如刀，好厲害的劈空掌……令龍文達不得不一偏身，先避來勢……不料老丐的劈空掌勁力如綫，一珠連貫，不中此，立即回頭。向尤追踪而上！

尤文達不是個一無是處的乏者，他的廻陰御風刀，比一般的刀法，多幾分陰、靈、鬼、活之氣。可惜，他的刀法不能受阻不發，也就是說，必須由他先出手，可以圈打對手，而不給對手有喘氣之餘地。而今，他碰上了個與他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老丐，他的劈空掌更是霸道，非但不容你喘氣，實是必須你受傷或被擊斃，才肯收了手……

這是一場陰陽互爭雄長之功力之戰。本來，張、靳、魏、常可以來架開，或支援，不想，還有其他三個老丐在塲掠陣啊！何况，事關重要的是，那個小孩……

「先拷問……」尤文達突然吐出三個字！

果然，一聲慘叫傳來，可惜，孩子巳中了張文山的陰手。分明，右手手較巳爲他拗斷，任何門派的拗筋斷骨，擒拿手法，有聲有色，這是硬傷，痛、僅是傷口痛。獨有鬼宮閻王殿的出手，斷筋之時，附上了他們的太陰勁。這個陰勁可以爍傷有功力者之護身罡煞，如果不是武林門中人，那可是受不盡的折磨了，太陰勁可以附在此人的本身氣血上，流到那裏，陰寒之勁轉到那裏，那個苦啊——比老年風寒之痛，更深百倍……

一個孩子啊，能受得住？任何硬氣的人，也不得慘叫連聲——甚或倒地亂滾亂翻……

不過，牛頭可眞有股牛氣，他是緊咬下唇——頭上，汗如黃豆，而咀唇漸漸見血，他不服輸，他寧可死命的掙，即使痛死，他也不會出一聲……

但是，這個辦法，對六判官來說；眞有效，至少，他們可以牽制了老丐的出手。並且，憑使這一個喘氣餘暇，御風刀巳如神刀出鞘的，展開了反攻。快，更帶上了三分陰氣，還有七分靈氣，刀鋒如黑電，既快且疾，還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妙。老丐的雙掌是純陽純剛之路數，因此，有幾招，險乎爲其陰鬼靈動之招式所誘。尚幸老丐雙掌之功力純厚，故而可以在這鬼靈之刀鋒中，硬找刀背，硬斫硬劈，將個尤文達劈開！

御風刀最好是近身激鬥，老丐眼光如電，他看到了對方的竅門所在，所以，他是不允許尤文達近身！

劈空掌擅於擊遠，因此，尤文達必需搶近圍。兩個武林中高手，打了個你進我退，各不相讓。

倏然，一聲鬼嘯起，又尖又脆，四面八方有了和合之聲。不好，鬼宮閻王殿中人的鬼哭靈嘯出來，不可中其奸計。另外三個丐門長老，立即搶入圍中，他們必需拱衞四角。鬼宮中人，最善於聲東擊西，不可稍有錯失，爲尤文達所暗算。果然，鬼嘯聲中，人影飛躍，刀光劍影舞動中，漸漸，鬼嘯聲歇，而五個判官巳挾了牛頭走出老遠。原來，他們憑仗了這鬼嘯，惑人耳目下，退走了。

鬼宮中人輕身功夫，個個不弱。丐帮中人無論如何，不是對手。但是，爲了知恩報德，四名長老那肯就此罷手，追——嗨，面前出現了個青袍文士：「丐帮四位長老……請留尊步……」

哦，此人是誰？而且來無聲息？並且，一來就到，此人分明是早巳躲在一邊的，可現在出來阻路，算甚麼？打橫岔？那可是非友是敵了啊！

「尊駕是誰？」

「閻王殿下一鬼王！」

啊，是鬼王，久聞閻王殿下，任何一個衙頭，不能有一個王字。因爲，祇有一個閻王而巳。現在，此人稱之爲鬼王，老丐是見多識廣，更懂得鬼王其實是菩薩化身；也就是說，鬼王是與閻王並駕齊驅的，又一魔頭。還有，更斷定了……對方是敵！

「不必緊張，其實，有許多事啊，一時半天也說不明白，總之一句話，是門戶中事，諸位長老，你們不必插手其間，可好？」

門戶中事？可是那個牛頭，這個可憐的孩子又該如何？也是門戶中事？

對，也是門戶中事，文士坦然的承認，並希望他們不必有多問，老丐是不能就此算了數，不料，遠處傳來了一聲尖哨，隱隱約約的看見了一條苗條長髮白影，清清楚楚四個字：「可以歸去！」

說實在，他們不明白，不明白又如何？一瞬眼，不，祇是看住了那個女的，一晃眼之下，不見了個男的！

四大長老畢抹虱——那個施展劈空掌的——陶瓦佬、凌不良、施子劍首先看了看下面的戰塲情況，丐帮大佔上風。因爲，他們有毒物相助，此地事不必掛心，商議停當，追、搜，至少，他們得救出牛頭來。至少，得知道個明白，牛頭究竟是甚麼了？

牛頭，他可是在受苦受難？

他現在依然落在這個判官手中，先後，巳經被拗斷了手較，而今，他祇有聽天由命，因爲，五方判官是恨極了這小子，當然，他們必需問出個水落石出，鬼令，勅符的下落，不，鬼焰靈火是誰交給他的，鬼王，是的，他們依稀看出來，鬼王並沒死，即使中了閻羅大王的燄摩掌，但是，他出走，他避敵，他至少巳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就算他祇有四十九天的命，這是中了燄摩掌的最後期限，大王自己也說過，恐怕他們中還有以毒攻毒之法！

鬼王本來爲宮中十三好手所擒住。爲了地近峒蠻，極少有武林中人來往，大王是計中有算，這才派出了十七好手請鬼王，不料，全軍覆沒。中的是蠻峒中的吹箭——這是不會武功的人所出的手啊！眞奇怪，十三個好手，那會一些也不當心，大王看出其中有詐。這才連發陰符勒令，得翻了那座雷公山，即使那個永不露面的鬼主兒——也得把她料理了。好在，整傷鬼王，取得他門中法物；百鬼令，陰勅符，憑此一令一符，就可以迫使鬼主兒俯首就縛——

不想；壞事壞在那個小孩子手上。請問：他們能甘心？也因此，他們是不能放過牛頭，也不理那些陰兵鬼卒了！牛頭是受了酷刑，那鬼宮中的酷刑，別說是個孩子，就算是一等一的好漢，他也受不住這些倒拔筋，連臂砍，三轉背，七星懸——

牛頭巳縮成了一個四尺來長的破包袱相仿，這說明了，他的全身骨節，巳被折斷，有幾處，更是寸骨寸傷，孩子笑了，笑什麼？因爲他連叫的氣力也沒有了，也不必苦叫示弱了。

正當他們酷刑頻施，也可以說他們是紅了眼，也根本忘了自己是人，當然，也可能他們將牛頭當作了畜牲，一個刑環套住了一個刑……正在興發之時，洞外邊傳來了一聲幽幽的，悲嘆之聲！

尤文達首先驚悟，別看他祇顧用刑，他是個照顧全局的能人，他發覺有人來：

「誰？」

「你們是人不是？」

「哈哈哈，我們是鬼宮殿下，不算人也成！」

「就該如此的折磨人……」

「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尤文達，你，一直以來，我認爲你是個可以一談之人，不想，原來你也是個沒心沒肺的畜生！」

「是鬼王！」

「嗯！是我……」

「咱們先理門中事！」

「此子是我關門弟子，也該算是門戶中事吧？」

「不想有辱高徒，眞是不好意思……啊，」尤文達如此精明練達的人，他也會中了暗算——吹箭，他神色微變，還想運功抗毒，對不起，峒蠻中的鬼眨眼，比江湖中所有的下毒門中之毒藥，更厲害萬倍，除非打不中，除非中上不見血，人家見血封喉，而它是一眨眼，就得去見鬼。一個縱橫江湖數十年的好手，他那會想到，死在吹箭之下！

張、靳、魏、常四判官，他們親眼目睹，他們那會不驚了個心神俱震啊！難怪大王再三關照，此地雖說是蠻苗僻區，他們有他們的天材地寶，他們也有他們的天時地利。不可或忘，非得翻山區，非得取得流落在苗地的上古玄經！蚩尤眞訣。

現在，人面不見，一行中最具智勇的尤文達死了。不，還有一個栢文成，還有，鬼焰靈火，如果，現在，讓他們堵住洞口，一人一個吹箭，那……

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可也該死得有個名堂啊！這樣莫明其妙的，不，死在蠻人的吹箭之下，算個什麼啊？

「我不想殺人，何况！殺自己宮中之人，即使，我巳爲大王逐出，並還爲其再三逼害，我——還算活着，我說過，除非我殺得了他，否則，我死，也是宮中鬼王。可是，你們對個孩子也這樣……」

青袍文士是一無顧忌的走近了四個判官身前，漸漸的彎下身子，將個孩子抱了起來，不，他發現孩子不能抱，實在傷勢太重，文士本來淡然的面色變了，變得發紅，該看出來，此君發怒了！

「人，不能如此作賤人！」

「唉，師兄，是你要試你的高足，讓他吃盡了苦頭——」

一聲清越的女子語聲，嗨，可眞有效，文士是漸漸的變回舊面色，可是，眼中巳流下淚來。是的，是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攷驗他的本性，現在，看得出，孩子因爲自己而受盡這多的折磨！

突然，一聲長嘯傳來，洞中奔入一條又高又大的綠影，四判官驚叫叫：「大王！」而這條綠影却來得快，出手更不慢，好個大王，身形如風，巳向文士環身連打卅六掌。這卅六掌是有快，有變，有反掌

側擊，有逆運倒打，卅六掌，簡直是卅六路掌法，爲其濃縮爲一式精華。此人却揮洒自如，非但打得如意流轉，更且每一招之威力無窮。文士是手中無人，可也祇能勉强應付起手十來式，後來之掌招出手，看來堪堪爲其擊中。倘幸一條苗條長髮白影，突入還架，這一來，可就看出了大王的掌法妙，而白衣女子的迎架更是不可思議，有不少出手，女子簡直是順勢而上，而下……而轉折，大王不是與個人在對掌，他是與個影子在出手，又是一聲長嘯中，綠影已護住了四個判官出了洞！

「好蚩尤鳳舞！」是豪邁的男子聲！

「好火燄摩掌！」是俏巧的女子聲！

然後是沉寂！

不久，洞外遠處有人怒叫：「丐帮的灰孫子們，出來！與你大王見見面！」

原來，在傍晚的陽光下，五個人圍成了一個五星陣形，而五人身後，却是密密層層的毒蛇、蜈蚣！分明是丐帮中人擺下的毒物陣！

一個綠袍美髯的漢子，此人生得又高又大，濃眉環眼，獅鼻闊口，如果不是他自稱大王——鬼宮閻羅大王，那麼，誰也想不到，他是個領導江湖幽冥門的教主！

「你們不出來，以爲老夫就不敢闖這萬毒陣？老夫目下事情尚多，還不想多事而已，如果老夫數到十，你們再不出來，就看老夫的能耐——一、二……」

其實，你就算到一百，他們也不會出現，因爲，他們，那些丐帮子弟是不想樹敵，可又不憤五判官的酷刑，太無人性，因此，他們是早已走了——也可以說，撤了爛污，不顧下文的——一散了事！

好個鬼宮閻羅，但見他雙手十指成鈎，一驚哼，雙手一揚，呼呼幾聲，立見四條又長又大的毒蛇，爲其憑空抓握。他明知蛇島有毒，不容其上身，被手抓挖，立即一抖，一擲，好，大蛇被擲入了蛇羣，蜈蚣等毒物之中。被擲的，不明所以，發了性，忘了情，而被壓，被擲中的，更是一亂一絞，好，自己打自己。閻羅王是一聲喝走，四個判官當然是隨步走後，就手揮打……幾個起落，人，已離開了毒物陣中心。到此地步，他們不再怕毒物追來……一聲長嘯中，一條綠影，帶領四個判官飛步下山而去！

「師兄，看來，他是不會再來了！」

「不會再來了！」

「我們又該如何？」

「唉，師妹，是我錯了，我該應我神魔之誓，決不再離此山一步！」

「掌門之位……」

「是師妹你執掌！」

「如此，藍師兄聽命！」

中年文士是乖乖的跪地聽命！

貴州的藍家苗是供奉同一神祇——九首神夔——其實，是蚩尤的化身。蚩尤是個邪神，那因爲軒轅黃帝打敗了他，自命爲正宗，蚩尤不得不被貶爲邪神而已。不過，在三苗地區，他依然是個始祖，是個英雄。

蚩尤又是治煉之祖，對於兵刄，五金鑄器，他有獨到的造詣。並且，史稱其好角觝之戲，其實，他對人身之運動强身，另有一套秘傳。因此，蚩尤是失敗了，他的子孫並沒忘記他——讓他變化成各種各樣的神，而這個變化出來的神，終是天神的對頭！他專門反抗天神，所謂正宗的天神。而在傳說中，至少流行在三苗地區中的苗人，蚩尤終是得到勝利！

因此，三苗地區有個蚩尤宗。對外，他們自稱爲九善宗！可惜是；他們被閉塞，被禁錮在山區中。令他們的本來的秘籍圖經，越趨難明難解！當然，宗中不乏大睿智的人物，他們有不少人希望外出遊習，甚至於請來名師，講解這些秘籍。不料，鬧了不少事來。有幾次，幾乎非但初志未遂，反而引狼入室，連蚩尤宗也連根拔起，讓外人毀了。

倘幸有不少志士，別看他們閉塞不開，而傻頭傻腦，他們也有血性之士，爲本門，甘心一死！而保衛本宗一綫之不墮！可憐的蚩尤宗。

漢、苗之間的嫌隙，幾百年來，越積越深了。當然，死了不少漢人，苗民。以後，苗民對漢人是越看不順眼。對自己的一門一宗，越是秘不外宣，人們對苗民的看法是古怪、陰毒……不可理喻！

苗蠻之民，永遠爲漢人誤解！但是，苗民的天賦比平常的漢人强。尤其是他們生長在山區濕蒸之地，令他們比一般人習武有利。如果，再用正宗武技，令他們善用其長，那麼，他們也自然而然的，比一般人容易見功，容易成功。藍介就是個極好的例子。不過，藍介更是個素具心機的人，也是個，萬分期望能更好的發揮本門之長的人，因此，他離開了出生之地，他在幾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與鬼宮閻王殿的第一人物；閻羅大王段山君見了面，也憑仗他的本領與爲人，他成爲段山君的第一臂膀。

可惜，他的身份暴露了，段山君本就對他的武功來歷有所懷疑之時，到此恍然大悟。

本來，他希望藍介交出蚩尤眞訣！於此也可見段山君之博學淵深！藍介如果不受壓迫，他是有意與段共同參悟，段之眞相一露，他苦笑了，他也想到了師妹的再三告誡，師妹是根本不相信漢人可相託，現在，他相信了，他中了段山君的火燄摩掌後，他被逼回山！

現在，他算是交出了自己掌門之職位。不過，目下得打發這批丐帮子弟啊！

丐帮長老是感人的，果然不愧爲江湖第一大帮，他們根本不理會什麼秘訣眞經，也不理樹下了江湖上，第一個陰靈狠毒的門派，他們說過，他們是知恩圖報，何況，當牛頭的傷痕爲他們四大長老看到，那個陶長老氣得連鬍子也翹起來了。除了慨贈丐帮重藥黑狗散外，並對藍介說：「如此人物，別說爲他樹了個强敵，就算是死，也值得。」

畢長老更立即傳下了蔴布敕令，曉喻全帮，從現在開始，丐帮中人若與鬼宮中人碰面，就算是死對頭，不死不散——至於搜毒煉毒之事，却由藍介之手下，蚩尤門中人相助，完成了大功！

其中有竹子的出手，更代他們搜到了鬼眨眼的主藥——風勾藤，更贈送了丐帮中一大樽鬼眨眼的預防護身藥。丐帮開始打入了苗峒山區。（以下轉入第一二九頁）

尋夢人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位姓王和姓陳的工人，因早上上班先後在車站附近的住宅樓梯口內，發現一具艷屍，是被人勒斃，連忙報警，王探長負責調查此案，在女子的屍體上，首飾錢幣未有損失，從記事簿內的地址找到死者的叔父張子興，知道死者張愛鳳是一個歡場中的女子，最早是在新百樂門舞廳工作，兩個月前才轉到金碧夜總會工作，王探長先到她住的地方偵詢附近隣居，再轉去夜總會找媽媽生查出死者出事那晚先由一個生客姓何的帶出外，回來又由一位熟客是一個黑社會人物大哥趙帶出街，便遇事了。王探長多方面才找到綫人的情報，知道大哥趙的踪影……

驚險緊張　愛情悲劇

車子一直向市郊那條高速公路駛去，王探長一邊駕駛着車子，一邊用車內裝設的無綫電通話器，與警局聯絡，召喚手下趕來協助他。

車子在高速公路上疾馳了約十多分鐘，便慢了下來，接車頭一轉，駛入左手邊的一條岔路，一直向前駛去。

這一帶，乃是臨海地帶，附近很少人家，有的只是樹叢與岩石。

車子慢慢地向下駛去，道路亦窄起來，僅容一駕車子行駛，若是對面有車駛來，那便要雙方互相向左右兩邊的路邊靠着行駛，才能勉强通過。

而這條下坡路九曲十三彎的，兩旁盡是樹叢，非要小心駕駛不可，否則，便會出事。

偶爾，路上也可以遇到兩三個身上只穿泳衣褲的男女，一身皮膚紅紅黑黑的，脚上穿着拖鞋，從下面往上走，原來，這條路的下面，就是一片海灘，雖然不大，但却環境清幽，加上沒有車直通下去，故此，很少有人會到下面去游泳，但喜歡人少清靜的泳客，却不辭辛苦，縱步走下去，享受一下陽光與海水，與及那份清靜。

說這個海灘人少，那是相對來說的，比起那些交通便利的海灘來說，確是沒有那樣擁擠與喧鬧。

這個海灘，王探長在四五年前，曾經與同事來過一次，故此，他認得路。

他還記得，海灘的左邊山脚下，有一間士多，是賣汽水香烟及麵點的，當然，也附帶有麻雀出租，與及售賣游泳用品，在旺季時，生意倒也不俗，因爲是獨家生意。

而他的目標，正是那間士多。

因爲白粉榮向他透露的消息，正是說大哥趙就藏匿在那間士多內。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藏身之所。

因爲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地方，而這個地方亦很偏僻，而且也易於逃遁——水陸皆可以。

車子終於開到海灘下面，在靠近山脚

下面，對着士多那面，有一大塊空地，是用來停放車輛的，經已停放了七八輛車子，其中有兩部是旅遊車。

王探長將車子駛入停車場，却沒有立刻下來，透過車頭的擋風玻璃，可以看到對面那間建在海邊的士多，生意滔滔，不少人游完濕水，正在遮陽傘下，游乾水（打痲雀），眞是一舉兩得，而且還可以享受一下海風的吹送，確是一處消暑的好去處。

海灘那邊，有數十個男女泳客，或是嬉戲於碧波中，或是躺在沙灘蓆上，晒其太陽，各適其適，自得其樂，沒有別的海灘那樣擁擠喧嘈，海灘間被人潮覆蓋了。

較遠的海面上，正有幾艘獨木舟如飛般劃破碧波，向前滑去，海灘的另一角，堆放了幾艘獨木舟，原來，那間士多也經營出租獨木舟的，不過，王探長記得，他四五年前來的那一次，是沒有的。

而他也記得，那時經營士多店的是一雙年約五十左右的夫婦，大概是換了人吧，眼前在士多店內招呼人客的，却是兩名三十年紀不到的年輕人。

這兩個年輕人赤着上身，只穿泳褲，露出一身壯健的肌肉來，黑黑實實的，一點不像是吃偏門飯的人物。

王探長爲了免得引起人的注意，所以沒有在車內停留太久，走下車，將車門關上，沒有上鎖，那是他顧及到，萬一在採取行動時，要用車子來追逐，那就快很多了。

走下車子，他便一直向士多那邊走過去。

那些泳客都沒有對他多加注意，倒是那兩名年輕人發覺他後，不着痕跡地打量了他幾眼，他却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對於一個從他身邊走過穿着三點式泳衣，身材健美的少女，色迷迷地，直往她的身上溜。

這是他故意裝出來的。

那少女生氣地白了他一眼，他却朝那少女讚賞地一笑。

他這種樣子，十足十是來海灘滿足眼慾的痲甩佬。

那兩名年輕人看到王探長那種色迷迷的樣子，不禁相視一笑，沒有再去注意他了。

在海灘上大飽眼福的痲甩佬，他們是眼見得多了，所以，也就不以爲怪。

王探長在士多內買了一罐啤酒，邊喝，邊倚在一張枱邊，欣賞着那些女泳客的風姿。

在士多內照顧買賣的兩名年輕人，沒有對他加以注意了。

一罐啤酒還未喝完，他便看到有一部汽車從斜路上駛下來，他眼角一瞥，便看清楚，坐在車頭的兩個年青人。正是他的手下阿志與阿偉，他的咀角不由浮上一抹笑意。

但他却連正眼也沒有看那部車子一眼，目光仍然像獵人在找尋獵物時的目光一樣，專注地搜獵着海灘上那些只穿泳衣的少女。

那部車子在停車場邊停下來，接着車門推開，走出四名手拿卡式錄音機與潛水鏡，蛙鞋的年青人來。

這四人一下車，便說說笑笑的，你推我拉的，向士多走去，但目光却迅速地四下一掃。

士多店那兩名年輕人自從那部車子駛下來，目光便沒有離開過那部車子，待到四人下車，其中一名年輕人便轉身走入裏間，但很快便從裏面走出來，搬出一盤汽水，放入汽水櫃內。

那四名年青人經過王探長的身邊時，那叫阿偉的手下，朝王探長眨了一下右眼，王探長微微點了一下頭。

王探長的四名手下走入士多內，放下手上的東西，七咀八舌地，這個要啤酒，那個要汽水，另一個又要香烟，攪到那兩名年輕人手忙脚亂的。

王探長也就在這時，猛地轉過身，將啤酒罐用力摔倒在地上！

啤酒罐摔在地上，發出「嘭」地一下聲響，王探長那四名手下，便應聲採取了行動。

以啤酒罐擲地作爲行動的訊號，那是王探長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話器，早就與他的四名手下約好了的。

×　×　×

阿志與另一名探員在空罐擲地，發出聲響的刹那，便像猛虎般，疾撲入士多的裏面！

阿偉與另一名探員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制住了那兩名正在轉身拿汽水取香烟的年輕人。

那兩名年輕人根本上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便被阿偉與另一名探員制服了，動彈不得！

而王探長在擲罐落地的刹那，亦身形疾轉，猛衝向士多靠海那面開着的窗口！

人未撲到，他的佩槍已亮了出來。

直到這時，那些在士多附近打痲雀耍樂的泳客，與及在士多前飲汽水吃東西的泳客，才知道發生了事情，但在猝然之間，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故，見有人亮出槍出來，一個個嚇得臉色大變，驚呼慌着，四散走避不迭。

海灘上的人亦被驚動了，紛紛向這邊望過來。

王探長却無暇理會這樣多，衝到那個窗口前，身形一側，貼在窗口側邊的牆上，朝裏面大喝：「大哥趙，我們是警探，你已經被包圍了，別妄想逃跑，乖乖地舉手走出來！」

這時，那些泳客才知道是怎麼回事，總算心定了一些。

裏面立刻響起人聲。「波士，裏面一個鬼影也沒有！」

王探長一聽就聽出是手下阿志的聲音，心頭一沉，探頭往窗內一望，果然，屋內只有阿志與另一名手下阿森，在屋內搜索起來。

王探長緊張地道：「阿志，沒有看到有人從屋內逃出去？」

因爲這面窗口的對面也有一個開着的窗口，正對山脚邊，所以他才會這樣問。

「沒有看到。」阿志聳聳肩。

「莫非白粉榮眞的點我？」王探長不由惱怒起來，但他仍不放棄，朝阿志喝道：「跳出窗口外面看一下！」喝聲中，他已朝屋後撲去。

一陣馬達的怒吼聲也就在這時傳來，王探長心頭一動，大叫：「阿志，快到屋後那邊的海邊看一下！」

喝叫中，他已繞到屋後，向馬達聲傳來的海邊跑去。

馬達聲正是從屋後下面的海邊傳過來的。

屋後，有一條小路直通向斜崖下的海邊，從海灘及士多這一邊，因爲有一塊突出海面的崖礁擋住，所以看不到的。

馬達怒吼聲變成了「嗚——」的快艇疾馳聲，王探長與阿志已先後奔到崖灘下邊，一眼就看到一艘快艇正從崖灘的海邊，向外疾馳出去，快艇上那人正慌張地扭頭回望，王探長馬上就認出他是誰來：「大哥趙，你逃不了的，快駛回來！」

王探長疾喝的同時，雙手握着槍，腰身一挫，舉槍指向駕駛快艇的人——大哥趙！

他雖然沒有見過大哥趙，但却聽方姨描述過大哥趙的身材樣貌特徵，故此一眼就認出那人是大哥趙。

據方姨對他說，大哥趙的左肩上，有道兩寸左右長，形如眉月般的疤痕，這駕駛快艇的人，左肩上方正有那樣一道疤痕，不是他還有誰？

阿志亦大喝：「快將艇駛回來，否則我開槍！」

兩人這時已衝到海邊，但快艇上的大哥趙却充耳不聞，駕着快艇，向海面飛馳而去，眨眼間，已離岸邊二三十丈遠。

王探長食指一扣，朝天空開了一槍。

「大哥趙，再不將快艇駛回來，這一槍就射你了！」

就在這喝叫間，快艇又飛滑出十多丈，大哥趙在槍聲乍響的刹那，扭頭望了一下，將身體盡量蹲低，而那艘快艇亦忽左忽右地，作之字形行駛。

「砰！」阿志朝大哥趙開了一槍，但却射空了。

王探長亦開了一槍，亦射不中。

就這一會，快艇已飛馳出手槍的射程之外，一拐，向海面外飛馳而去。

王探長與阿志只有乾瞪眼的份兒，眼睜睜看着大哥趙駕着快艇逃之夭夭，一籌莫展，這時候就算通知總部出動水警輪兜截或是直升機跟踪，只怕也來不及了！

眼看着煮熟的鴨子飛去無踪，王探長惱恨得直頓脚。

那艘載着大哥趙的快艇眼看就會消失在王探長的視綫之外，驀地，另一艘快艇從海面上斜刺裏疾衝出來，直射向大哥趙那一艘快艇。

這一艘就像從空氣中幻現出來的快艇，速度比大哥趙那一艘快艇還要快，而艇上有兩個人！

王探長與阿志一看，不由精神一振，拚盡全力，大聲呼喊起來：「喂，截住那艘快艇，撞沉他！」

這時，海灘上的泳客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也知道駕駛快艇逃走的人，必是歹徒，起初眼見大哥趙極有逃脫的可能，都爲警方不值，而且亦着急不已，及至看到忽然「殺」出一艘快艇來，不由都爲之高興起來，一齊呼喊起來。「快追啊，千萬不能讓那傢伙逃了，加油啊，加油！」

第二艘快艇上的兩人果然不負人們的期望，只不過眨眼間，便已追上了大哥趙那艘快艇。

大哥趙却陡地一扭軚，快艇艇身猛地一個傾側，折轉方向，如飛而去。

第二艘快艇上的兩人顯然身手亦不錯，衝出十多丈後，亦猛地一個轉折，飛射向大哥趙那一艘快艇。

眨眼間，第二艘快艇又快追上了大哥趙那艘快艇，駕駛第二艘快艇的舵手，驀地以全速向大哥趙那艘快艇的艇尾左側撞去。

這是非常危險的。

若是撞上了，兩艘快艇必然被撞碎，甚至可能會爆炸，而由於速度太快，衝力也很猛，撞力也很大，兩艘艇上的人，必會被撞得飛拋下水，有可能會折斷手脚或是頸骨。

岸上的人看到這驚險的一幕，俱不由魄動心驚得張口結舌，呆住了。

大哥趙也是魄散魂飛，他實在意料不到，對方居然不顧危險生死，向他的快艇撞來，他却不想被撞中（若是被撞中，就算死不了，平安無事，也逃不了），故此猛地一扭軚，企圖避過對方那一撞。

由於他扭軚太急太大，艇身猛烈地向內傾側，內側的艇沿已貼在水面，海水一湧而入，但却沒有沉。

但第二艘快艇上的兩人顯然不是想眞的撞向他的快艇，而目的正是逼他扭軚避讓，也就在那刹那，那艘快艇亦猛地一掉艇首，急轉變，向外駛去。

這一來，第二艘快艇亦因爲掉首轉彎太急，向外側傾側下去，而兩艘快艇尾部激濺起的海浪，疾撞在一起，產生一股强大的反撞之力及海浪，各自向兩艘快艇撞壓過去！

兩艘快艇這刹那正是內外傾側的刹那，被那兩股反激的海浪一個撞擊湧壓，艇身猛地向上一拋一翻，翻轉了過來！

而第二艘快艇上的兩人，似乎早已想到會翻艇，在快艇被拋起的刹那，兩人已躍身飛插入水中。

大哥趙却是冷不提防，被拋出快艇，舞手扎脚地，重重地拋跌落海中，差一點沒有被海水撞擊斷背脊骨，一陣暈頭轉向的。

岸上的人看到如此緊張警險刺激的場面，禁不住爆發出一陣喝采聲來！

他們是爲第二艘快艇上的那兩個人喝采的，那兩個人確是了不起！

王探長亦不禁脫口喝采，心頭的一塊大石，放了下來，扯着阿志，就向海灘邊繫着的一艘木舟奔去。

×　×　×

第二艘快艇上的兩人由於早有準備，預先跳下水中，所以沒有受到影响，兩人一左一右，就像兩條魚般，飛快地向大哥趙游去。

大哥趙喝了兩口又咸又澀的海水，才清醒過來，一眼看到那兩個人向他游過來，知道不妙，明知逃不了，仍然出於本能地，划手蹬脚，急急游開去，逃避那兩人的兜截。

但那是白費氣力，追上來的兩人顯然泳術比他高明，故此速度比他快，他游出

不到十丈，便被兩人一前一後追截上了。

但他仍然「垂死」掙扎，揮拳向兩人攻擊。

那兩人却一下子潛入水中，馬上，大哥趙便驚叫着，雙手亂舞着，沉入水中。

他是被那兩人在水中箍住了腰身，扯住了雙脚，被扯入水中的。

接着，水面一陣急翻劇湧，一串串的氣泡不斷地冒出水面來，大約足有三分鐘，水面重新冒出三顆腦袋來。

大哥趙已被兩人左右挾在中間，翻着雙眼，張大口，一鼓一鼓地吸着氣，臉色一片煞白。

原來，他被那兩人扯下水後，鬥不過兩人，被兩人叉頸按頭拉手，喝了七八口海水，差一點便窒息暈了過去。

幸好那兩人亦鷩不住了，將他拉出水面，否則，他不暈死過去才怪。

但他亦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那兩人左右挾着大哥趙，喘了幾口氣，便一左一右，划手蹬脚，向岸邊游去。

這時，阿志已一個人划着那艘小舟，向着這面如飛滑來。

那兩人中左邊的一個，立刻舉起左手揚動起來。

終於，那小舟划到三人的前面，那兩個人喘口大氣，在阿志的帮忙下，將大哥趙托上了小舟。

阿志立刻取出手扣，將大哥趙的雙手鎖扣起來。

那兩人拖着大哥趙游了二三十丈，亦感到有點疲累，便左右挾着小舟的後面兩側，在小舟的帶動下，向岸邊游去。

還未到岸，便有一艘水警輪駛來，將那兩艘翻覆了的快艇，拖向岸邊。

原來，是阿偉在大哥趙駕駛快艇逃走時，急忙用王探長的座駕車內的無綫電通話器，通知總部火速召喚在附近海面巡邏的水警輪趕來帮忙追截，而這艘水警輪是最接近這一帶海面的，在接到總部的緊急召喚後，立刻全速駛來。

× × ×

小舟靠岸，阿志將大哥趙半扶半拉地帶到岸上，早已等在岸邊的王探長與阿偉等三名探員，立刻一擁上前，將大哥趙帶上了探長的座駕車。

王探長却激動地走向那兩名從水中走上岸來的年青人。

（在海面上，由於距離太遠，所以看不大清楚兩人的樣貌，這時看清楚了，原來兩人的年紀都不大，大約是二十七八歲年紀，一個身材較高，兩人的身材都很健壯。）

這時候，那些泳客都沒有散去，圍聚在海灘上，就像歡迎什麼大英雄般，欽佩地望着那兩人。

有不少女的目光中，更是含有傾慕崇拜的光芒。

「兩位，我謹代表警方，向你們致以十二萬分的謝意！」王探長由衷感激地對那兩名年青人說，伸出雙手，緊緊地執住他們的手臂。

那兩人經過一番驚險搏鬥，又泅了百多丈，就算再强壯的人，也感到身心疲累了，喘着氣，矮一點的年青人道：「阿SIR，協助警方撲滅罪行，這是每一個市民應盡的義務。」

那年青人這樣說，立刻贏得不少泳客的唱采稱讚聲。

王探長笑容滿臉地道：「兩位叫什麼名字？」

矮一點的年青人道：「我叫卡凡。」接指一指較高的同伴。「他叫泰廸。」

原來這兩名年青人就是屢次協助警方破獲過不少罪案的卡凡泰廸兩人，警方人員有不少都認識他們。

王探長雖然不認識兩人，但却從陳探長等同僚口中聽聞過兩人的大名，忙與兩人握手道：「啊，原來是兩位，我早已聽聞過兩位的大名，果然英勇不凡。」

泰廸笑笑，說道：「阿SIR，你太過奬了。」

「兩位，我再一次衷心感謝兩位的大力協助，得已拘捕那名嫌疑犯。」王探長用力地搖撼着兩人的手，以表達他內心的感謝之意。

「阿蛇，請問你怎樣稱呼？」卡凡問道。

「我叫王漢强。西區警局兇殺組探長。」王探長爽快地作了自我介紹。

「原來是王SIR。」卡凡泰廸兩人齊聲說。卡凡忽然道：「王SIR，咱們還要去看一下那艘快艇有沒有損壞，若是不用咱們到警局，咱們要去看一下了！」

原來，他們駕駛的那艘快艇，是在快艇會租來的，他們兩人都是快艇會的會員，亦有合格的快艇駕駛執照，這一日，是卡凡的假期，碰巧泰廸也沒有戲拍，於是，兩人便相約到快艇會，駕駛快艇，在海上馳騁一番，那是很刺激的。

而快艇會就在這個海灘左面相距不遠的一個海灣邊。

說起來，兩人能夠截住大哥趙那艘快艇，是巧合，當大哥趙駕駛快艇逃走時，兩人已駕駛快艇在海上飛駛了差不多半個鐘頭，兩人是聽到那兩聲鎗聲，才發覺到這邊的海灘發生了事情，放目一望，發現海灘上那些男女泳客站着望向海面，看到兩個便裝人員（王探長與阿志）站在海邊，手上還拿着鎗，一艘快艇風馳電掣般，倉惶從海邊直射向海面，駕駛快艇的人神色慌張，他們直覺上便猜到，岸上那拿鎗的兩人，九成九是警探，若是匪徒，就算胆量再大，也斷不敢在這樣多人面前，公然開鎗，開鎗之後，還留着不趕快逃遁的，而快艇上那人神色這樣慌張。不會是好人，兩人作出斷判後，便決定冒險將那艘快艇截下來，及至再聽到海灘上那些泳客的齊聲呼喊，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斷正確，那就更不用顧慮了。

何況，在海上以快艇追逐，他們從未試過，却從電影中看過，那確是緊張驚險刺激萬分，如今有機會嘗試一下，怎肯放過這個尋求刺激的機會。

因爲兩人不但爲人正義，嫉惡如仇，亦喜歡刺激冒險，而他們的身手亦確實不俗。

結果，他們驚險萬分地將大哥趙的快艇逼沉了，將大哥趙擒下。

「兩位不用理會那艘快艇，我會吩咐人將快艇弄好，若有損壞，警方負責賠償。」王探長不好意思地道：「爲了那些例

行手續，請兩位隨我到警局一會。」

卡凡泰廸兩人對於上警局，可說是經歷得多了，也明白到，這確是一種例行手續，於是欣然道：「好吧，但……咱們的衣服……」

「這一點不用担心，橫豎是順路，我載你們到快艇會，取回衣服。」王探長看到兩人只穿一條泳褲，不禁莞爾而笑。

兩人點點頭，便跟王探長向他的座駕車走去了。

× × ×

王探長對大哥趙經過一番盤問之後，初步相信他沒有殺害張愛鳳的嫌疑。

但却沒有釋放他，仍想將他扣留在警署之內，以便找尋證據，證實他確是沒有嫌疑。

原來這位大哥趙原名趙天啓，乃是一個新興犯罪集團的大哥。

這是一個爆竊集團，專門爆竊珠寶金飾，貴重藥材，與及電子器材之類的物品的。

那些物品體積小，易收藏，而脫手又易，這位大哥趙專揀這些物品下手，可說有眼光了。

而那一晚，他亦確是在三點鐘左右，將張愛鳳帶出街，消夜之後，並將她帶到那種專供男女幽會的別墅去租了個房，歡樂一番。

可惜，正想與張愛鳳眞個消魂時，他隨身携帶的太空傳呼機却忽然「必必必」地响起來，他只好按下一腔慾火，馬上去復機，打完電話後，他那一腔慾火已被那個電話驚得消散殆盡，馬上穿上衣服，將預先與張愛鳳講好的價錢交給她，便匆匆地走了。

而那時候大約是四點多鐘。

原來，那個電話是他手下的一名得力「細佬」阿毛打給他的，要他立刻趕回他們的老巢，因爲他們在半個月前幹的一宗買賣，已讓失主查出是他們幹的，而那位失主乃是黑道上一個頗有勢力的帮會的頭子，正派出手下馬仔，到處找尋他，揚言不但要他吐出那批被他竊去的物品，還要將他斬成九截！

這怎不叫他心胆俱喪，那裏還有心情與張愛鳳尋歡，一刻也不敢停留，趕回他們的老巢，商量對策。

原來他們在半個月之前，得到一個消息，有一批價值不菲的珠寶，被一個走私集團帶入本市，就鎖在一幢工廠大厦其中一間製衣廠內的辦公室的一個古老保險箱內，他便決定來個黑吃黑，計劃好之後，與他的手下輕易地將那批珠寶爆竊到手，在他以爲，那批珠寶既是走私進來的，失主肯定不會報警，而他們的手法又乾淨俐落，可謂神不知鬼不覺，就算失主暗中調查，也不會查到他們，因爲他們那帮人在黑道上，一點背景也沒有，根本就無從追查，這一批珠寶，可說是吃定的了。

他却萬料不到，（在事前他亦曾查過那個走私集團的背景，却查不到什麼），那個走私集團原來是受那位叫三叔的帮會頭子控制的，那簡直是在老虎頭上捫虱，要是他一早就查出這一點，就算再容易下手，他也不敢動一下那批珠寶。

因爲他久聞這位三叔在黑道上很吃得開，勢力亦頗大，以心狠手辣著稱，要是有誰不自量力惹上了他，那簡直是嫌命長了！

大哥趙在知道自己惹上這位黑道煞星後，嚇得胆落魂飛，憑他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與之對抗，在苦思無策之下，他只好倉惶躲匿起來，希望風聲不太緊的時候，托人向那位三叔講情，將那批珠寶原璧歸還，有轉圜的餘地，能夠放他一馬。

而海灘那間士多，乃是他手下一名叫阿明的「細佬」的父母經營的，在無法可思之下，他只好躲到這間士多內藏匿起來，以避風頭。

想不到，仍然給那位白粉榮暗中查到了。

這一連串的巧合，令到王探長懷疑他便是殺死張愛鳳的兇手。

× × ×

經過手下一班探員向一些黑社會綫人的查證後，證實大哥趙所說的不假，他確是被帮會頭子三叔追殺及追討那批被他竊去的珠寶。

而他亦有時間讓人證明他在那間別墅走出來後未幾，張愛鳳亦一個人離開了別墅。

這是那間別墅的管房說的。

那位管房從阿志出示的照片上，認出大哥趙與張愛鳳正是那天晚上來開房，但未幾却男的先走，女的繼後，他感到奇怪，所以，特別留意兩人，故此記得這男女兩位人客。

因爲通常一雙男女來租房，不外乎是尋歡作樂，起碼也會逗留多二個小時，才會離開，他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留了不到半個小時便走的人客，大哥趙是第一個，所以他不由看多了兩眼。

雖然查出大哥趙不是殺張愛鳳的兇手，但却因此而破獲了大哥趙這個爆竊集團，由此而追查出那個走私集團，並極有可能將那位帮會頭子三叔繩之於法，那可是一個意外的重大收穫，無意中立了一功，王探長自是喜歡不已，更加感謝卡凡泰迪兩人，因爲若不是兩人冒險仗義將大哥趙擒下，那有這種意外的收穫。

而那位三叔，警方一直就想對付他的了，却苦於搜集不到他的犯罪證據，因此奈何他不得，這一次，終於找到證據對付他了。

× × ×

雖然有意外的收穫，但王探長對於張愛鳳被勒斃的兇殺案，却一籌莫展，束手無策，一點綫索也沒有。

兇手既然不是大哥趙，那麼，會是誰呢？

而當晚只有兩個人帶她出街，苦思中的王探長倏地心頭一跳——會不會是第一個帶張愛鳳出街的男子？

舞女大班方姨不是曾說，那第一個帶張愛鳳出街的男人，似乎有點神經質的麼？這種人，極有可能是心理有點問題的，值得去查一下！

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希望能夠有所突破。

王探長立刻撥了個電話給那位舞女大班方姨。

這時候是下午三時許，那位方姨還未

到上塲的時候，應該還在家中。

電話才打通，便有人接聽了。「喂，請問找哪一位？」

王探長一聽，便知道對方是他要找的人——方姨，於是馬上接口道：「唏，你是方姨麼？我是王探長。」

方姨似乎呆了一下，才用有點驚疑的語氣道：「啊，原來是王ＳＩＲ，眞想不到，找我有事麼？」

「對，是有一點事想請問一下妳。」王探長單刀直入，以免浪費時間。

方姨在電話中「啊」了一聲，造作地道：「王ＳＩＲ，你太客氣了，有什麼事你只管問吧。」

「我想請問一下，張愛鳳遇害的當晚，她與第一個與她出街的男人出去之後再回來，有沒有說過什麼特別的話？」王探長問。

「讓我想一下。」方姨說，電話沉靜了一下，才响起方姨的語聲：「唏，我記起來了，阿鳳出街後回來，曾對我大笑說，那男人簡直是黐綫的，帶她出街去開房，卻不是與她上床，一開口就哀求阿鳳嫁給他，不要再在歡塲混下去，他可以給她幸福，阿鳳當時對那男人嗤笑不已，一口就拒絕了，並催那男人若是有興趣就快點上床，否則，她不想再聽他的胡說八道，但那男人仍然苦苦哀求，阿鳳只是嗤笑，最後，對那男人說，他若沒有興趣與她上床，她就失陪了，結果，那男人負氣之下，惱怒地走了，阿鳳說時，一直笑個不停，她說還是第一次遇到那樣戇居的人客，給了錢，卻不與她上床，讓她白賺了幾百塊。」

一頓又道：「當時，她是在化粧間內，說給那些姐妹聽的，幸好我走入去，叫美絲去坐枱，聽到的，當時，那些衰女也笑起來。」

王探長一聽，脫口道：「怎麼那晚我去找妳時，妳不對我說？」

方姨「喲」的地叫道：「王ＳＩＲ，那晚你沒有問我啊，我怎敢亂說。」

王探長不想再與方姨說下去了，馬上說道：「嗯，算了，多謝妳的合作。」

說完，「咔」地一聲，放下了話筒。

方姨剛才說的那番話，是一條綫索，雖然還不能加以肯定，而且很難追查出那男子來，但不管如何，也要追查下去，說不定因此而找出那兇手來。

想了一下，他決定到羈留室見一下大哥趙。

在羈留室內，王探長劈頭一句就問大哥趙：「你聽着，並且仔細想一下，你與張愛鳳出街時，她有沒有對你說過什麼覺得好笑的話？」

大哥趙倒很合作，皺着眉頭想了一下，遲疑地道：「她與我說過很多話，有些是很好笑的……呀，我記起了，在那間別墅的房間內，當我打完電話急着穿回衣服要走時，她躺在床上，好笑地對我說，她今晚不知是行運還是倒霉，第一個帶她出街的男人付了錢不要她上床，卻求她嫁給他，簡直是黐綫，現在我要跟她上床，卻又臨陣卸馬，滾水淥脚般要離開，莫非撞了邪？邊說邊笑個不停，我當時聽着，卻沒有心情理睬她，穿好衣服便走了。」

王探長聽完之後，沒有再說什麼，便離開了羈留室。

回到辦公室後，他馬上召集手下那班探員，向手足描述了那男子的特徵，吩咐他們今晚到市內的舞廳與夜總會去，找尋那位有點神經質，目光深沉，有一張比常人稍大的招風耳，年紀大約三十三歲的男人，若是發現這樣的一個人，馬上將他帶返警局。

而他特別吩咐他的手足，將注意力集中在金碧夜總會所在的那一區的歡樂塲所。

而他自己亦準備親自出馬。

× × ×

卡凡與泰迪在那間漢堡酒吧出來時，已經是快近深夜十二點了。

今晚兩人的興緻都很好，所以在吃過晚飯後，便到酒吧喝兩杯，助興一下。

兩個人已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到酒吧喝酒了，難得今晚空閒，加上天氣又熱，去喝兩杯，那是一個消磨時間的好去處。

今晚兩人少說點，也喝了五六杯啤酒，但那不過是小兒科，何況啤酒被戲稱是鬼佬涼茶，而兩人又是擅飲之人，所以一點酒意也沒有。

這個時候，夜生活場所正是開始旺的時候，那些舞廳、夜總會、會所之類的場所，門前燈火輝煌，不少尋歡的人，正從這些地方鑽！

卡凡泰迪兩人在夜風吹下，顯得涼爽的街道上行走着，領畧一下這夏夜難得的清爽。

由於已是深夜，所以，路上的行人不多。

兩人經過一間夜總會門前時，看到有一雙男女從裏面走出來，兩人一看那女的裝扮神態，便認出是歡場女子，因爲這種夜生活塲所，一向是不歡迎女客的。

那男的在一眼看到兩人時，目光有點閃爍，神經質地眨了眨眼，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一雙難看的招風耳，兩人好奇地望了那男人一眼，也不以爲意，繼續向前走過去。

那雙男女就在他們的前面。

那男的貼着那女的耳朶，不知在說些什麼，由於太細聲，兩人距那雙男女又有兩三丈，那女的忽然「咭」地一笑，失笑出聲。

兩人本來也在說着話的，聽到那女子的笑聲，不由抬眼向前望去。

但那雙男女仍然向前行去。

兩人也不以爲意，又邊行邊交談了起來。

忽然之間，前面那雙男女忽然停了下來，那女的退開一步，語聲略高地道：「先生，你是講笑吧？我與你還是第一次出街，你就要我嫁給你？眞是笑話！」

那男人伸手抓向那女子的雙手：「妳……我買鐘帶妳出街……我不過說……一下，先去宵夜吧。」

那女的遲疑了一下，點點頭，兩人便又向前走，在路口停下來，那男的揮手截街車。

卡凡泰迪兩人聽到那雙男女的話，不由又對之注意起來，不知這雙男女在耍什麼花樣。

兩人雖然心中好奇，但又不想多事，經過那雙男女的身邊時，只是看了一眼，便越過馬路口，繼續向前行去。

照卡凡與泰廸的猜想，這雙男女肯定是截街車去那種純粹租房的別墅闢室尋歡了。

一輛亮着車頂燈的空的士迎面駛來，卡凡與泰迪都聽到身後那位站在路口的男子急叫：「的士！」

兩人不禁向後望過去，那輛空街車貼着路邊，停在這邊的路口邊，等那雙男女走過來。

因爲這個路口是不准右轉的，而若是要駛到那雙男女站着的路口邊，那就要繞一個圈子了。所以，只好停下來，等候那雙男女移步走過來。

而那雙男女亦走了過來。

一輛房車也就在這時駛到路口，那雙走出馬路的男女忙停下來，讓那輛房車先過。

那輛房車也停了一下，才「呼」地一聲，從那雙男女的身邊駛過。

但立刻便「吱」地一聲，在路口那邊的路邊，急剎停下，從車窗中探出頭來，扭向後，向那雙正走過路口，走到那輛街車前的男女打量着。

那男的業已伸手去將後座的車門拉開了。

那輛房車上的男子忽然一把推開了車門，從駕駛座上跳下來，疾聲叫道：「唏，等一等！」

叫聲很急很响，連已走出十多丈外的泰迪卡凡兩人也聽到，不由自主地扭轉頭去望一下。

那男子已拉開了車門，聞聲扭頭一看，見那男子正急奔過來，並且向他招手，先是一愕，繼之臉色一變，忙一把推那女子上車。

那女子自然也看到從房車上下來的男子向她的男伴招手，還以爲他們互相認識的，恰好在這裏相遇，心中不由一喜，說實在的，她可不願跟這男子去開房，希望乘這機會，找到脫身的藉口，那知卻被那男人一推，便跌入了車廂內，忍不住張口發出一聲尖叫。

「唏，等一等，我有話要問你！」那男子喝叫着，奔跑得更快！

「咦，那不是王ＳＩＲ麼！」泰迪眼利，忽然叫出聲來。

卡凡這時也看出從房車上跳下來，喝叫那男人停下的人，正是西區警局兇殺組的王探長，兩人心頭一動之下，返身向路口那邊急奔過去。

那男人卻不理會王探長的喝叫，頭一低，一頭鑽進了車廂內，口裏急叫：「司機，快開車！」

但車子卻沒有開動。

看清楚，原來那街車司機是一個頗爲機警的人，一看情形不對，便推開車門，跳了出去。

這時，王探長已奔跑近，見那男子鑽進了車子，情急地喝道：「不要開車，我是警方人員！」

後來看到那街車司機推開車門，跳出駕駛座，這才放心了點。但仍然沒有放慢奔跑之勢。

他剛才是因爲在房車停下，避讓那雙越過路口的男女時，不經意地，從車窗內望出去，看一下那雙冒失的男女是誰，一眼看到那男人的樣貌特徵，心頭便動了一下，車子駛過了路口，他越想就越覺得可疑，特別是，那人的一對招風耳，便猛地將車子剎停，決定下車查問一下那人的身份。

原來，他與一班手足（手下探員），分散到市內各區的夜生活場所。查了不下五間舞廳及夜總會，但卻發覺不到要找的嫌疑人物，他便駕車到這一帶的夜生活場所查一下，不想就在路口，發現了那個極似嫌疑人物的男人，怎肯錯過，而看那男人驚慌的樣子，極有可能就是要找的嫌疑人物。

× × ×

那男人發覺街車司機跳出了車外，怒罵了一聲，便欲從後面爬到駕駛座去想開動車子，但已經遲了，王探長已經一步掠撲到車門前，伸手猛地拉開了車門，同時口裏疾喝一聲：「我是警探，車內的人不要動！」

那男人見來不及爬到駕駛開動車子，身子猛地一縮，伸手一把揸住那女子的脖子，另一隻手在身上一摸一抽，不知怎的，抽出一根只有尾指粗細，紅色的尼龍繩來，以快速的手法在那女子的頭上一繞一勒，那女子連驚叫聲也發不出，只能够發出「咯咯」的悶叫聲，大張着口，雙眼駭怖地睜瞪着，無力掙扎，胸脯急促地起伏着。

王探長一手拉開了車門，一手亦拔出了佩鎗，目光往車廂內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不敢有進一步的行動。

那街車司機已跑到對面馬路，驚恐地往這邊張望，由於車廂內亮着燈，所以，他也看到車廂內的情形。

他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叫。

這時，雖是深夜，路上行人不多，但卻不是沒有人行，究竟，卻不敢太過接近。經過的車輛，亦停在附近的路邊，從車窗內探頭出來，看一下發生了甚麼事，一時間，附近忽然熱鬧起來。

「快走開，否則我將她勒死！」車廂內那男人雙眼閃射着兇光，神經兮兮的，那樣子就像一頭被困在窮巷內的瘋狗般，已經失了理性。

在車廂燈的照射下，王探長看到那女子被勒得一張臉脹成了豬肝色，有氣出無氣入的，他若是開鎗射擊，肯定救得了那女子，但他卻恐怕那男子閃避時，誤傷了那女子，或是擊斃了那男子，這都是他不願發生的，因爲目前還不能確定這男人就是殺死張愛鳳的兇手，雖然他這時已有九成肯定，但卻要證實的啊，若是殺了那男人，那便無從查證了，所以，他一定要生擒那男人。

吸口氣，他退開了一步，放緩了語氣道：「別緊張，快鬆手，我不會傷害你的，我只是想問你幾句話。」

那男子果然放鬆了一點，那女子才可以得到喘過一口氣來，但呼吸仍然是很困難。

「走開，快走開，叫那司機來開車，否則我將她勒死！」那男人兇暴地喝叫。

王探長遲疑了一下，目光一閃，忽然退開去道：「好，你不要亂來，我叫那司機來開車。」邊說邊慢慢退開。扭頭向對面馬路招呼，叫道：「唏，司機，快去開車。」

這時候，不但王探長緊張，就連附近團聚的十數路人及將車子停在路邊觀看的駕車者，亦緊張得沒有吭出一聲。

那司機却遲疑驚慌趦趄不前。

車廂內那男人，亦將目光射向王探長那一邊！

驀地，那街車的車頂響起一下「嘭」然巨響，整輛車皆震動了一下，車廂的男人與那被勒住脖子的女人，皆被那一下巨響震得耳鼓發麻，腦袋嗡然作響，震呆住了！

也就在巨響的刹那，靠路邊那邊的車廂門忽地被人猝然拉開來，一條人影疾竄入車廂內，手起掌落，一掌劈在那人的一條手臂上！

那男人根本上來不及應變，亦未回過神來，他的手臂上挨了那一下重重的掌刀，那條手臂有如被斬斷般，一痛一痲，力道全失。執着一條尼龍繩的手一鬆，鬆脫了下來，勒在那女子脖子上的繩索亦隨之一鬆，那女子立刻用力吸起氣來，掙扎了一下。

那竄入車廂內的人影在一掌劈下的同時，一掌亦疾擊向那男人的臉頰。那男人手臂挨了一下的刹那間，耳中只覺「轟」地一下巨響，臉頰上挨了重重的一拳，上身被擊，歪倒向那邊的車廂門外！

幾乎是在車頂上發出巨響的同時，慢慢退開去的王探長，驟然就像腳下裝了彈簧般，倏然再反撲回去，握着佩鎗的右手，朝那被擊得歪倒出來的男人頭上砸了下去。

「卜」一響，那男人連叫聲也叫不出，便像一堆爛泥般從車廂內歪倒出來，倒在車門外面的地上！

至此，王探長與那些圍觀的人，才噓出一口氣來。

那條竄入車廂內的人影已將那女子拉出來，扯下她脖子上那根繩子，在路燈的照射下，那人原來是泰迪。

而在車廂頂上猛敲了一下的，是卡凡，王探長正是偷眼瞥到兩人向他打手勢示意，才退開去的，目的正是將那男人的注意力吸引住，並令到他不再那樣緊張，反應也就沒有那樣銳敏了。

原來卡凡泰迪兩人認出王探長後，急奔過來時，事情便起了急劇的變化，那男人在車廂內挾持了那女子，兩人不敢造次，收住脚步，彎下腰來，慢慢掩上去，企圖將那女子解救出來。

那男子只顧着王探長這邊，便忽略了行人道那一邊，卡凡泰迪兩人才得以順利地掩到車子的側後面。半蹲着，順着車身遮掩身體。

說起來眞是巧，車後的路邊，有一根被棄置了的木方，足有四寸乘三寸那麼粗大，大約有三四尺長，那是建築地盤常用的木料，不知怎的，這一根棄置在馬路邊，卡凡偷偷檢了起來，便想出了這個偷襲的計劃。

這個計劃成功了。

× × ×

「泰迪先生，卡凡先生，原來是兩位，眞巧啊！」王探長這時才認出卡凡泰迪兩人。

卡凡與泰迪兩人齊聲問道：「王探長，那傢伙，犯了甚麼事呢？抑或是個神經佬？」

王探長蹲下來，小心察看一下那男人的情形，邊看邊說道：「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兩位，等一會才慢慢告訴你們，這一次，我又要衷心地多謝兩位的出手協助。」

說着，巳掏出手扣來，將那男人的雙手扣上，因爲這男人是個危險人物，他只是被擊暈過去，萬一醒來時，又兇性大發，那就難攪了。

接着，他急步跑到他的座駕車前，取出一具無綫電通話器，連忙致電總部，派一輛救傷車來，順便通知在附近的巡邏車趕來。

那女子雖然巳無大碍，但却由於受驚過度，而且頸脖上被勒的地方，痕跡宛然，自然要送到醫院檢查一下。

王探長再走回來，將那根尼龍繩檢起來，放入一個透明的膠袋內，再小心地放回車子內，若是能夠證明那男人就是殺害張愛鳳的兇手，那根繩子，將是主要的證物。

街車司機這時才敢走過來，看到車頂凹陷了大一片，不禁哭喪着面對王探長道：「阿SIR，我的車子被擊凹了一大片，那一個負責？」

王探長只好道：「別慌，由警方負責，你滿意了吧？」

那司機連聲說道：「多謝，亞SIR，多謝。」

一陣嗚嗚聲急促地傳來。

眨眼間，一輛巡邏警車與一輛救護車風馳電掣般疾馳而來，救護人員將那個女子扶上了救護車，再將那暈了過去的男人用担架抬上車。

王探長對巡邏車上的一名警長交待了幾句，那輛警車便護送救護車飛馳向市區醫院而去。

王探長這才帶點歉意地道：「卡凡先生，泰沖先生，又要麻煩你跟我到警局一趟，眞對不起。」

卡凡泰迪兩人却無所謂，也很想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爽快地道：「探長，手續上如此，我們不會怪你的，不過，可否將這件事的眞相說給我們聽，滿足一下我們的好奇心。」

卡凡補充一句。「探長，我是在報館任職的，能夠得到第一手新聞資料，那是求之不得的。」

「啊，原來卡先生是位新聞工作者，那眞是意想不到，你們兩次帮了我那樣大的忙，我自然亦要帮你這個忙，兩位請上車。」

結果，由於那輛街車也有參與那一事件，在手續上，亦要跟王探長回警局落口供。

那位街車只好自嘆倒霉，不但車頂被擊凹，今晚也別想再做生意了。

× × ×

經過科學鑑證，那名被捕男子用來勒住那名叫蘇絲的夜總會女郎的脖子的那根尼龍繩，原來正是用來勒死張愛鳳的同一根繩子。

王探長貪夜對那男子進行偵訊，那名男子居然直認不諱，認爲他就是勒死張愛鳳的兇手。

而他殺人的理由，就是因爲他在帶張愛鳳出街時，他要求張愛鳳給他，却遭到張愛鳳的拒絕於嘲笑，在惱怒之下，便起了殺心。

此人的名字原來叫繆雨。而事情的經過，據他的招供，原來是這樣的——

那天晚上，他在別墅含恨走後，情緒大變，一心只想殺了張愛鳳，以洩心頭之恨，他便一直守在金碧夜總會門外，窺伺張愛鳳出來，覷準機會下手，直到三時左右，在暗中窺到大哥趙帶了張愛鳳出來，心中更是切齒痛恨，暗中一直跟踪大哥趙與張愛鳳到了情侶別墅，他便守候在別墅附近，等候兩人出來，想不到大哥趙不到半個小時便匆匆出來，乘車走了，他心中竊喜不已，大約十五分鐘後他又發覺張愛鳳從別墅走出來，當時街上一個人也沒有，車輛也偶爾才有一輛駛過，張愛鳳一個人站在別墅外面的路邊截街車，他從藏匿處走出來，又開口向張愛鳳求婚，張愛鳳乍然發現他時確是吃了一驚，但隨即便釋然，沒有懷疑到他另有企圖，只以爲他這樣纏着她，可能只是想佔點便宜，又怕他動粗，只好婉言敷衍他，繆雨却一邊央求她，一邊挽着她向前行去，偏偏，街上沒有一輛空的街車駛過，就這樣，在闃無人跡的街道上一個哀求，一個婉拒，終於走到那條街道，繆雨這時亦露出他的猙獰面目，驀然間冷不提防，用手臂箍住了張愛鳳的頸脖，將她拖入那幢住宅的樓梯口內，將鐵門掩上，可憐張愛鳳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亦叫不出聲，因爲繆雨及時將她的咀捂實，將她箍暈後，再掏出那根早巳帶備在身上的尼龍繩，纏在張愛鳳的脖子上，將她勒斃，他便走出那樓梯口，將鐵門半掩上，然後徒步走過幾條街道，才截了輛街車，回到他的住所。

至此，案情終於大白了。

但王探長却懷疑這位繆雨是位神經及心理皆有問題的人，於是便將繆雨送去檢查，一邊再調查他的家庭背景等資料。

經過心理及神經醫師的檢查，發現繆雨果然是一位神經及心理有問題的人，據調查所得，原來繆雨在二十六歲那年，他的未婚妻在與他結婚前的一個月，突然宣佈與他解除婚約，隨之便與一位僑居外國的年輕商人結了婚，並隨夫移居外國，繆雨受此重大的打擊，從此性情大變，變得鬱鬱寡歡，孤癖易怒，每天除了上下班，便關在房中，很少與家人交談，而他的房中，却仍然保存了那位移情別戀的未婚妻的相片，他對那位未婚妻仍然念念不忘，未能忘情。

而在事隔半年後，他曾經在街道上演過一齣活劇，突然發神經般，纏着一名在街上行走的少女，哀求那位少女嫁給他，不要離開他，甚至跪下來，扯着那少女，不讓那少女走。

那少女嚇得尖聲大叫起來，幸得一名警員經過，才解了圍，結果，他自然被帶返警署，但他却沒有不軌的行爲，警方沒有理由拘留他或是起訴他，只好警誡他一番，並要他的家人帶他到神經病院檢查一下，便放了他。

他的家人帶他到精神病院檢查，確定他有輕微的神經病與及心理亦有點問題，但却不至於嚴重到要入院接受治療，給了他一些藥，回家吃了看看情形怎樣再說。

他接受過藥物治療後，似乎好了一些，他的家人也就不那麼對他緊張了。

想不到，他的病態原來日漸加深了。終至令到他變成了一個陷入了痴戀狂的人，一心只想找回往日的歡樂美夢與及所愛的人，偏偏，張愛鳳有幾分似他那位對他變了心的未婚妻，致令到他向她求愛，終至神經突起變化，在失常之下，殺了張愛鳳。

而昔日他在街頭扯着向之求愛的少女，樣貌亦與他那位變了心的未婚妻有幾分相似，就是那位蘇絲。

這宗兇殺案審判的結果，法官鑑於繆雨是位神經及心理有嚴重問題的人，結果判決他進入精神病院接受醫療。

張愛鳳與繆雨無疑是愛情悲劇下的受害者。

但這到底是誰之錯？（續完）

聰明的囚徒答案：

囚徒說的話是：「請將我砍頭」。因爲這句如算眞話，就應該處他絞刑，而處絞刑又使這句話成了假話，同樣這句話如算假話，就將他砍頭，而砍頭又使這句話成了眞話。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卓少華在蘭赤山莊莊主嚴文瀾索取雙親，要和他比武，而嚴文瀾並無惡意，諄諄善誘，用傳音入密教卓少華如何拆招，不令他難過，叫他離開，卓少華心中不解，聽他說父母不在此處，似乎可信，便只好離去，逕回九眺峯找師父，見師父已轉去六合門拜壽，便轉去六合，在路上遇到一少年文士藍允文，相約同行，結爲弟兄，到了鎭江，然後分手道別，從鎭江渡江，就是瓜州，往西，經過眞州就是六合山，找到芙蓉山莊，才見到師父，將自己所遇詳細向師父說知，知道父親卓清華也來了，心裏很高興，但在家裏所見的仍未能釋疑……

選盟主怪事　探山莊遭擒

卓少華跟在高美雲身後，心頭止不住跳得很厲害，一句話也不敢和她說，兩個人只是一前一後默默的走着。

轉出長廊，高美雲回頭問道：「卓師哥，我們到那裏去呢？」

卓少華道：「隨便。」

高美雲望着他，轉動了下眼珠，說道：「我們後山就是芙蓉峯，景色很好，我們到山上去可好？」

卓少華點點頭道：「好。」

高美雲朝他甜甜一笑，轉過身去道：「那就快去。」

她和他說過這幾句話，就已不生份了，輕快的走在前頭帶路。

兩人出了芙蓉山莊，高美雲等着他，走成了並肩，偏臉道：「卓師哥，你還記得不？五年前我爹五十歲那年，你隨大師伯來過我家。」

卓少華側臉看着她白裏透紅的臉孔，紅得像剛迎向朝陽初開的花朵，這是五年前所沒看的俏麗，笑漾在眼角裏，漾在眉梢上！

他沒有說話，她自然發覺了，赧然道：「不要這樣看我。」

卓少華心頭一蕩，低低的道：「我記得，那時候，妳還梳着兩個丫角，很淘氣，也很頑皮的。」

高美雲偏着頭問道：「現在呢？」

卓少華道：「很美。」

高美雲心裏甜甜的，故意披披嘴道：「我才不美哩，醜死啦！」

一用兩條辮子，急步奔了出去。

卓少華跟在她身後走去，越過小溪，山麓間有一棵覆蓋如傘的大樟樹。

高美雲一直走到樹下，才轉過身來，輕盈的笑道：「卓師哥，這裏你不是來過麼？還記不記得？」

卓少華笑了笑道：「我自然記得了，我們在這裏捉過迷藏。」

五年前，卓少華已經是十八歲的青少年，當然不會像小孩子一樣還要捉迷藏，他是拗不過小師妹，才被高美雲用手帕蒙着眼睛，非捉她不可。

高美雲小嘴一噘，說道：「啊！卓師哥，那天我好佩服你哦，你蒙着眼睛，不論我躲到那裏，你都能把我捉住，你在我心中，好了不起，那天，我玩得好高興，直到現在，我還時常……時常想……起你來……」

她說到後來聲音漸漸低了，粉臉也紅了起來，不自禁的低下頭去。

卓少華面對這位亭亭玉立的小師妹，嬌羞得像一株含羞草，心裏不由蕩漾起一絲甜意，微笑道：「其實也沒甚麼，那時候，師父正好敎我聽聲辨位，所以雖然蒙着眼睛，還可以聽得到妳躲在那裏？」

高美雲道：「後來我才知道，哼，要是換了現在，你就捉不到我了。」

「咕嘟……咕嘟……」

「咦！」高美雲口中輕「咦」了一聲，問道：「卓師哥，這是甚麼聲音？」

卓少華側耳聽了一會，道：「沒有甚麼？」

高美雲道：「我明明聽到咕嘟咕嘟的聲音……」

話聲未落，又聽到「咕嘟，咕嘟」兩聲，急忙叫道：「聽！」

「咕嘟……咕嘟……」

卓少華這回也聽清楚了，抬頭望着樹上。

「咕嘟……咕嘟……」

「是在樹上了！」

高美雲也仰起了頭，但看了半天，依然甚麼也沒有看到，不覺奇道：「這會是甚麼聲音呢！」

「咕嘟……咕嘟……」

卓少華也運用目力，朝樹上看了去，他竟然也沒有看到甚麼，但「咕嘟」的聲音，却直斷斷續續的從頭頂上傳來！

高美雲道：「卓師哥，我們到樹上去找找看，看誰先找到好不？」

話聲一落，人已一掠而起，往樹上躍去，那知她躍到樹上，只聽到「咕嘟」「嘟咕」的聲音，一下在左邊，一下又在身後，她施展輕功在樹枝上躍來躍去，就像一隻小雲雀，但還是找不到一點影子？心裏一急，就嬌聲道：「卓師哥，你快上來呢，我一個人找不到呀！」

卓少華站在樹下，自然也聽到了，那「咕嘟、咕嘟」的怪聲音，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好似存心和高美雲捉迷藏，飄忽不停，心中也暗自奇怪，一時觸動了好奇心，立時雙足一點，身子凌空拔起，一下落到一枝橫幹上。

就在他停身之時，其中已聽清楚「咕嘟」之聲，就在自己頭頂，當下微一吸氣，身子再往上竄起，再聽那「咕嘟」之聲，還在頭上。

兩人一左一右，相互起落，一直攀騰而上，怪聲就像有意捉弄兩人，也隨着往上升，攀升到大樟樹頂巔，依然什麼也沒有看到，再側耳一聽，那「咕嘟」聲音，又在兩人脚下響起。

高美雲道：「卓師哥，你在這裏別動，我下去找她。」

於是她又隨着聲音往下，那知她躍落一段，那怪聲依然在脚下，她再下落一段，聲音還是在下面。

卓少華也聽出怪聲在下面，就跟着下來。高美雲落到最下一枝橫幹，聽到怪聲已經到了大樹後面，急忙叫道：「卓師哥，你到樹後去。」

她翩然飛落大樹前面，卓少華也同時飄身落到樹後，只聽那怪聲好像就在自己身後，也急忙叫道：「師妹，妳快來。」

高美雲趕到樹後，問道：「聲音在那裏？」

話聲方出，但聽一陣「咕嘟咕嘟」的聲音又從大樹前面傳了過來。

兩人蹲着身子仔細傾聽了一陣，這回確定那聲音果然是從大樹前面傳來的了！

高美雲朝卓少華呶呶嘴，示意他往左閃出，自己向右，兩人同時往前面包抄過去。

這棵大樟樹的樹身，足有數人合抱，這回他們兩人以最快的身法，抄到前面，只見大樹底下坐着一個白髮白鬚的老道人，一手抓着一個大葫蘆，仰起脖子，在咕嘟喝酒。

那怪聲正是他把酒灌下喉嚨發出來的聲音。卓少華口中哦了一聲，笑道：「原來是老道長！」

這喝酒的老道，正是黃山醉道人——松雲道長。

醉道人瞇着醉眼，放下酒葫蘆，呵呵笑道：「你們方才不是在說捉迷藏嗎？什麼聽聲辨位？你們不是聽到老道喝酒的聲音麼？辨出位來了沒有？」

高美雲不認識醉道人，披披嘴道：「大樹上有枝葉做掩護，自然不容易找得到了。」

「啊啊！」醉道人大笑道：「沒有樹枝，你們兩個一樣捉不到我老道，不信，咱們就來捉捉看！」

高美雲道：「我才不信呢？」

「好！」醉道人喝得醉醺醺的，站了起來，一手捧着葫蘆，說道：「老道就和你們賭上一賭，咱們就在這棵大樹底下，不能跑出三步，你們兩個捉我一個，老道要是被你們捉住了，不，在我老道上碰一下也算，就是老道輸了。」

高美雲道：「你輸了怎麼樣？」

醉道人道：「老道輸了，就傳妳一記手法。」

高美雲披披嘴，說道：「你有什麼手法？」

卓少華道：「師妹……」

醉道人偏過頭來，朝卓少華擠擠一雙眼睛，攔着道：「咱們在談條件，你別插嘴。」

一面又朝着高美雲道：「老道有一手捉麻雀的絕活，你們贏了，我就傳給你們，妳看！」

他右手忽然朝樹枝上一招，但見一隻麻雀果然斂翅飛落掌心，一動不動，醉道人手心一抬，麻雀就振翅飛了出去。

這下直看得高美雲心頭大驚，暗道：「這老頭不知是誰，竟有這麼大的本領！」一面問道：「要是我們輸了呢？」

醉道人一指葫蘆，說道：「妳只要把老道這個葫蘆裏裝滿酒就行。」

高美雲道：「好，我們賭了。」

醉道人人老心不老，與致勃勃的說道：「很好。」

他用脚拖着，在大樹底下繞行一圈，山石泥土登時劃了一道寸許深的圓圈，伸手一指，說道：「咱們以這圓圈爲界，不能跨出界外去。好了，你們兩個可以來捉我了。」

他劃的一道圈，以大樹爲中心，果然只有三步來寬，如果兩個人聯手，絕不會捉不住他，何況他說過只要在他身上碰到一下，也算他輸了。

高美雲道：「我知道你輕功好身法快，你如果繞着大樹跑，我們跟在後面就追不上你了。」

醉道人道：「我不繞樹跑就好了。」

高美雲道：「還有，你輕功好，等我們要捉到了，你往上騰空掠起，我們也一樣捉不到你呀！」

醉道人搖着頭，笑嘻嘻的道：「我不往上躍，脚尖決不離地，離地就算老道輸掉。」

高美雲道：「眞的。」

醉道人道：「自然是眞的了。」

高美雲咭的笑道：「那我就可以捉到你了。」

話才說到一半，一扭腰，右手突出，疾快的朝醉道人抓去。

醉道人「啊」了一聲，笑道：「妳連招呼也不打一聲？」

人影一閃，從高美雲身邊滑過，一下到了她的左側。

高美雲聽風辨位，身子快若飄風，左手反抓而出。

醉道人上身微俯，又滑溜的從她身邊閃過，口中笑着道：「小友，你也來呀，只有兩個人玩，沒意思。」

高美雲也嬌聲叫道：「卓師哥，講好我們兩個人捉的，你還站着作甚，快些來捉呀！」

一記「乳燕投懷」，翩然飛了過去，雙手同時撲到。

那知醉道人依然上身微俯，從她身側閃出。

卓少華看了一陣，不覺也有些技癢，說道：「老道長，晚輩那就來了！」

他看醉道人從高美雲身邊閃出，恰巧離自己不遠，人隨聲發，左脚朝前跨出，右手五指如鈎，覷準醉道人立身之處，朝他右手大袖抓去。

他師父九眺先生精擅擒拿手，揉合六合門心法，獨創「六合擒拏手」，在武林中算得是擒拿手法中的翹楚！

那知他身形不動，剛要出手之時，醉道人明明站着不動，眨眼之間，只見他上身微俯，忽然不見踪影！

原來他這一閃，巳經閃到了高美雲的身側，高美雲一聲不作，雙手合抱着抓過去。

高美雲依然上身微俯，人影頓杳，躲到卓少華的身後來了。

高美雲急叫道：「卓師哥，快！他在你身後呢！」

卓少華也聽到了，醉道人在自己身後舉起葫蘆，正在「咕嘟咕嘟」的喝酒，一時那還敢怠慢，身形疾轉，左手一記「玉帶圍腰」，閃電般抓去。

他回身之際，還看到醉道人仰着脖子在灌酒，但等到手指快要接觸到他寬大的道袍之時，他喝酒的姿勢不變，只是連同葫蘆，上身微俯，就像變戲法一般，竟然很快的從自己抓去的手指邊緣滑了出去。

卓少華從師多年，這下看得最清楚也沒有了，心中暗自忖道：「這是什麼身法，竟有這般快法？好像他一直只用這記身法，就一連躲開了自己和師妹的好幾次抓去的手法了！」

醉道人閃出去的人，忽然回過頭來，朝他瞇着眼笑了笑。

高美雲變了幾次手法都沒有抓得到他，心中也在暗暗忖道：「他說過，只要碰到他身上，就算他輸了，自己就不用抓他，何不改用師父教自己的掌法，只要打到他就好了！」

一念及此，立即身子一挫，一雙玉掌，上下翻飛，施展出「六合掌法」，身形如風，出手如電，片片掌影朝醉道人攻了過去。

卓少華也雙手如鈎，配合師妹的動作，展開「擒拏手」，「三指功」，雙手連環，朝醉道人抓去。

但任你大樹底下劃的這道界限只有三步來寬；任你兩人着着進逼，一個掌勢連翩，一個雙手擒拏，醉道人依然從容不迫，捧着葫蘆「咕嘟咕嘟」的喝着，現在他又換了一種身法！左肩一側，就可以從兩人四隻手掌中間穿了過去，別說抓不到他一點衣角，就是連他寬大的道袍，也沒碰上一丁點！

高美雲女孩兒家好勝心强，只是不住的想增加自己出手的速度，和不時的中途變招，她的目的只是一心想碰上老道人一下。

卓少華究竟比她大了幾歲，見識較廣，發現醉道人的身法奇特，就處處留上了心，雙手雖然並未停止，但目光烱烱，只是默默的注視着醉道人的跟蹌脚步，和他一回俯身，一回側身的變化，心中也時有所悟。

夕陽漸漸西下，三個人影，猶自在樹底下，不斷的進迫追逐，盤旋不停。

高美雲幾乎把這幾年跟師父學來的身法、手法、輕功全用上了，一張粉臉，汗珠一顆顆沿着臉頰，直流下來。

「好啦！好啦！」醉道人捧着葫蘆叫道：「可以停手了，你們永遠也打不到老道的，快回去啦！你們看，不是有人來叫你們啦！」

兩人聽他一嚷，立刻停下手來，再回頭看去，在樹底下，那裏還有老道人的踪影？

高美雲滿臉通紅，嬌喘吁吁的說道：「卓師哥，我們上當啦，給那老道士跑掉了！」

卓少華含笑道：「師妹，妳當老道長是誰？」

高美雲問道：「你說他是誰？」

卓少華道：「這位老道長就是游戲風塵的醉道人松雲道長。」

高美雲啊了一聲，說道：「原來他就是和師祖同輩，又和二師伯是朋友的醉道人？」

話聲甫落，只聽醉道人的聲音從遠處傳來：「老道和你們也是朋友，不是朋友我老道會和你們捉迷藏？」

這時，果然見大路上正有一個青衣漢子急匆匆的跑了過來，說道：「卓少爺，小姐，莊主請你們趕快回去，廳上快開席了。」

高美雲很自然的伸過手來，拉着卓少華的手，說道：「卓師哥，爹在叫我們了呢！」

卓少華被她又柔軟又細膩的纖手拉着就走，臉上不禁有些發燒，心裏也有些迷迷糊糊的跟她回到了莊中。

這時芙蓉山莊前進，早就燈火如晝，酒席擺在西花廳上，一共是三桌，品字形最上首的一桌，還空着沒有人坐。

左首一席，坐了六個人，那是武功門陸鴻藻，九華劍派劉寄生，徽帮馮子材，另外三個赫然是五龍山莊的孟氏三雄孟居禮、孟居義、孟居廉兄弟三個。

右首一桌，坐着三個客人，卓少華沒有看過，那是淮南鷹爪門的雷東平，鄱陽忠義堂總舵主徐桐，太湖震澤莊莊主邵竹君，坐着陪同客人閒聊的則是卓清華，董仲萱和許瑞仙三人。

卓少華、高美雲剛走到父、師身邊，只見高天祥和九眺先生二人，也一前一後走了進來。

卓清華抬頭問道：「二師弟，老道長怎麼不來？」

他口中所說的老道長，自然是指醉道人了。

難怪中間一席沒人敢坐，原來高天祥和九眺先生是去請醉道人來入席的。

九眺先生道：「老道長不知去了那裏，莊上的人都沒見到他，唉，這位老前輩就是這樣，他不會喜歡和許多人酬酢，小弟看隨他去吧！」

高美雲道：「二師伯，那老道士方才就在後山山脚下，和我們捉迷藏呢？」

高天祥喝道：「美雲，說話不許沒有禮貌，要叫老道長。」

九眺先生問道：「他也是回到莊上了麼？」

高美雲道：「不知道，他只是要我們來，一轉眼就不見了。」

九眺先生點了點頭，然後抬頭道：「老道長不會來了，好在小弟巳經命莊丁送了兩罈好酒到他房中去了，掌門人請上坐吧。」

卓清華站起身，道：「是啊，掌門人請。」

高天祥道：「這個怎麼成？高朋貴客滿座，小弟忝爲主人，怎好坐到首席去？」一面抬着手道：「雷兄（雷東平），劉兄（劉寄生）、孟兄（孟居禮）三位年歲較長，請上首坐。」

鷹爪門雷東平年巳七旬，臉色紅潤，鬚髮略見花白，聞言急忙抱拳說道：「不敢當，高兄雖是主人，乃是壽翁，理該上座。」

九華劍派劉寄生也道：「主人不用客氣，今晚是暖壽，壽星坐在上首，才是光耀南極。」

孟居禮隨着二人說話之時，只說了句：「不敢！」

高天祥還是再三謙讓，最後非要大師兄卓清華坐上首不可。

卓清華在幾個同門師弟推舉之下，只得坐了首席。

高天祥又要九眺先生坐第二位，九眺先生再三不肯，但還是拗不過掌門人，接着按同門次序，高天祥坐了第三位，其次是董仲萱，許瑞仙，下首兩個弟子則是卓少華和高美雲。

莊丁陸續送上酒菜，主人起身舉杯敬酒致謝，客人們紛紛舉杯致賀，這是咱們任何宴客塲面都有之事，不必細表。

酒過三巡，武功門陸鴻藻起身抱拳道：「壽星，卓老大，諸位老哥，今天難得大家在這裏聚會，兄弟有幾句肺腑之言，要向諸位老哥一談，近年來，江湖上雖然還算風平浪靜，但自從昔年六合門前輩裘元鈞大俠過世之後，八大門派就未曾再重選武林盟主，這句話差不多巳有五六十年之久了，江湖同道，形成一盤散沙，少林、武當在武人心目中，雖是領袖羣倫的兩大門派，事實上，也早巳名存實亡，從未過問江湖之事，因此，這二三十年來，江湖武林，巳成爲羣龍無首之勢……」

大家聽他說話，誰也沒有作聲。鷹爪門的雷東平却聽得不住點頭，口中「唔」了一聲。

陸鴻藻接下去又道：「去年三湘武林同道，巳推舉少林南派名宿鐵指綿掌張椿年爲三湘盟主，據說河北各省今年也推舉了金刀李千鈞爲北五省盟主，咱們大江南北，地當全國最繁榮的所在，武術門派林立，從事武館，鏢館的武林同道，更是不在少數，因此兄弟覺得咱們也應該推舉一位盟主，團結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實有必要，諸位老哥以爲如何？」

雷東平點點頭，道：「陸兄說的極是，咱們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豈可後人，這提議兄弟代表鷹爪門，完全贊成。」

孟居禮起身道：「推舉大江南北武林盟主，兄弟代表五龍門，也完全贊成。」

太湖震澤莊莊主邵竹君道：「推舉盟主，兄弟也深表贊同，只是該如何推舉法呢？大江南北，武林同道不在少數，總不能請大家到齊了開個萬人大會吧。」

鄱陽忠義堂總舵主徐桐笑道：「大江南北武林同道雖然爲數不少，但若說足可代表一方，或以武術門派來說，咱們今晚在座之人，差不多也巳到齊了，大家如果認爲可行，不妨就在今晚推舉一位盟主，有咱們這些人公推出來的大江南北，還有誰會不同意。」

徽帮馮子材呵呵大笑，道：「不錯，揀日不如撞日，咱們就當塲推舉一位盟主好了。」

六合門的人，因掌門人沒有開口，誰都不敢獨自表示意見。

武功門陸鴻藻目光一轉，落到高天祥的身上，洪聲道：「壽星，你老哥怎麼不表示一點意見。」

高天祥含笑，說道：「不敢，這是大江南北武林同道的一件大事，諸位老哥旣然認爲可行，兄弟自當追隨驥尾，舉手附議。」

陸鴻藻聞言大喜道：「好了，兄弟這項提議，獲得大家支持通過，現在就請大家公推一人爲大江南北的盟主。」

徽帮馮子材起立說道：「六十年前，主盟武林的裘盟主就是六合門的前輩，咱

們自然該推六合門高掌門人，當咱們盟主了。」

他話聲方落，高天祥慌忙站了起來，雙手連搖，說道：「這個萬萬使不得，兄弟才疏學淺，德薄能鮮，如何克當大任，兄弟萬不敢當，還望諸位老哥另擧賢能，另擧賢能。」

孟居禮起身說道：「六合門是江南第一大門派，人材輩出，高掌門人不肯屈就，還有卓老大人品武功，素爲大江南北武林同道所欽敬，不如就請卓老大担當重任，不知諸位老哥以爲如何？」

「好！」陸鴻藻大笑道：「孟老大此話有理，兄弟極表贊同。」

接着雷東平、劉寄生、邵竹君、徐桐都一致贊成。

卓清華站起身道：「諸位老哥雅愛，兄弟萬分感激，只是……」

他話未說完，陸鴻藻就搖手道：「卓老大，這是大家的意思，你老哥不用說就是了！」

雷東平也相繼起身道：「大家決議之事，卓老哥就是要推，也推不掉的。」

高天祥也道：「大師兄，他們諸位既然這麼說，你就答應下來吧，這是六合門的光榮，小弟也與有榮焉，大師兄不用再客氣了。」

許瑞仙跟着道：「大師兄能出任大江南北武林盟主，和南張（三湘張椿年），北李（河北李千鈞）鼎足而三，應該當仁不讓才是，今晚是掌門人的壽日，也是大師兄榮任之日，小妹先敬大師兄一杯。」

說完，擧杯一飮而盡。

「師妹，妳這一杯酒，愚兄只好敬領了。」

卓清華擧杯和她對乾了一杯，然後朝衆人連連抱拳道：「兄弟承蒙諸位老哥抬擧，復承敝門掌門人的鼓勵，看來兄弟也只好勉爲其難了，謝謝諸位，也謝謝掌門人。」

孟居禮站起身，一手擧杯，大笑說道：「來，來，諸位老哥，咱們來敬盟主一杯。」

於是大家紛紛站了起來，向卓清華擧杯致敬，一飮而盡。

九眺先生雖然也隨着衆人站了起來，但他素知大師兄淡泊名利，如今眼看大家公推大師兄當盟主，他雖然表示謙讓，但等掌門人要他答應下來，大師兄就一口答應，而且臉有喜色，心中不禁暗自泛起一絲疑惑，乾了一杯酒，就隨着大家默然坐下。

許瑞仙道：「少華、美雲，你們還不快跟大師兄敬酒。」

卓少華、高美雲也一齊起身，敬了一杯酒。

大家又鬧哄哄的喝起酒來，武林朋友，都是善於飮酒的洪量，今晚既是六合門掌門人的壽筵，又是六合門大師兄當選了盟主，這是雙喜臨門，自然不醉不休，大家既敬壽星，又敬盟主，再向六合門每一位同門致賀。

鬧酒乃是中國人歷代相傳的看家本領，由小杯換大杯，由一杯變三杯，來而不往非禮也，於是你敬我，我敬你，互相敬個不休，酒像開水般灌了下去，每一個人由微醺而酩酊，才賓主盡歡而散。

衆人之中，九眺先生酒喝得最少；但心頭像喝醉了酒的壓迫之感，却是最多！

酒醉席散，賓客們帶着醉意，各自回轉賓舍休息。賓舍是在西花廳右側一排五間樓房，曲廊相通，廊外壘石爲山，引水爲池，小有花木之勝！九眺先生獨自乘着月色，踏着碎石舖成的小徑，漫步走近池邊，夜色漸深，人聲巳寂，他負手凝望着倒映入池水中的月亮，池水平靜得像一面鏡子，但他心裏恰似被料峭東風吹皺的一池春水，漣漪不巳！

他在今天午後，曾聽卓少華述說經過，這自然是事實，只是這一段經過，使他無可捉摸，現在他漸漸的從思索中想把它拼湊起來！

譬如五年前掌門人五十大慶本該舖張的，但掌門人並未邀請外人，只有自己幾個同門師兄弟歡聚。這次掌門人重五壽誕，本來沒有什麼好舖張的，但却邀請了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據說這是大師兄（卓清華）的意思。

大師兄素爲江南同道所敬重，但是他一向淡泊名利，自從鏢局收歇之後，就從未和江湖同道有過往來，這次何以要邀集大江南北的同道，替掌門人祝嘏呢？

五龍莊孟氏三雄和本門很少往來，這次居然也趕來了，據少華所說，孟氏三雄是被蘭赤山莊刦持去的，那麼他們應該是從蘭赤山莊來的了。

今晚筵席上忽然提議推擧大江南北武林盟主，這事巳嫌突兀，由推擧掌門人而轉到大師兄的頭上，大師兄居然就一口應承下來，以大師兄平日的爲人，巳經不盡相合，尤其在大家敬酒之時，他竟然面有喜色，這就更不對了，難道今晚與宴之人，早巳心有默契？

少華在他家中書房裏，發現大師兄中人暗算，但計算時日，大師兄早巳到了芙蓉山莊，這又應該如何解說呢？難道大師兄……

一時不覺悚然震驚，就在此時，他聽到身後輕微的脚步之聲，立即轉過身去。

那是大師兄卓清華，他臉含微笑，緩步走來。

「二師弟，還沒睡？」

九眺先生慌忙垂手叫了聲「大師兄」，一面答道：「小弟酒後不能入睡，所以想吹吹風。」

卓清華道：「你今晚酒喝得不多。」

這話可見大師兄一直在注意着他了。

九眺先生道：「也喝得不少，大師兄也睡不着麼？」

「那倒不是。」

卓清華搖着頭，微笑道：「愚兄早巳息隱林泉，和江湖上久無往返，這回被他們硬推上台當盟主，碍於情面，難以推卸，此事實非愚兄本意，但既承掌門人囑咐，不得不權且答應下來，因此想找二師弟談談。」

九眺先生在他說話之時，仔細諦覩，眼前這位大師兄和他同門數十年，實在看不出有何異處？聞言笑道：「武林中巳經有六十年沒有推擧盟主了，各大門派各自爲政，形成羣龍無首，缺乏排難解紛的組織，才會時常引起糾紛，去年八卦門和快

刀門約期比鬪，雙方傷亡慘重，小弟還聽大師兄慨乎言之，頗怪少林、武當兩大門派，不該充耳不聞，曾說：此事如果發生在江南，咱們六合門就義不容辭，可見大師兄雖巳息隱林泉，但俠義心腸，依然如故，仍有出岫之心了。」

去年師兄弟聚會，是在新春裏，八卦門和快刀門的爭執，是在八月間，師兄弟並未見過面，這話自然是有意試探的了；但因他說得很技巧，是以聽來頗爲自然，不着絲毫痕迹。

「這話愚兄倒是說過，但沒想到這副担子會落到愚兄頭上來。」

卓清華一手拈着黑鬚，目注九眺先生含笑問道：「這麼說，二師弟也贊成愚兄幹了？」

九眺先生一顆心猛然一沉，他力持鎭定，勉强笑了笑道：「這是大家的意思，何況還是掌門人要你幹的，小弟自然贊成，大師兄就算想過清閒日子，只怕也得幹一陣子再說吧！」

卓清華呵呵一笑道：「這個自然，不過愚兄不得清閒，二師弟也總得替愚兄分担點吧？」

九眺先生連忙搖手道：「大師兄，小弟閒散慣了，對江湖上的事兒實在生疏得很，這個差使，小弟可分担不了，大師兄巳經把少華託付給小弟了，小弟寧願替師兄照管孩子，閉門課徒爲樂。」

「好吧！」卓清華看了他一眼，頷首道：「你一向如閒雲野鶴，愚兄也不好勉强，但眞要有事找到你，也不怕你不來帮愚兄的忙。」

隨着笑聲，緩步朝廊上走去。

九眺先生和他說話之時，手掌心巳經微微沁出汗來，此時目送大師兄遠去，不覺仰首輕輕舒了口長氣，心中暗自盤算，自己該不該把事情去告訴掌門人？但繼而一想，目前事無佐證，豈可貿然去驚動掌門人？四師弟董仲萱，爲人一向足智多謀，不如先和四師弟磋商，再作定奪，想到這裏，立即擧步朝董仲萱房間走去。

花格子窗戶上，還映出螢螢燭光，顯然四師弟尚未入睡，九眺先生緩步走到門口，擧手輕輕叩了兩下。

只聽董仲萱在房間裏問道：「是那一位？」

房門呀然開啓，一眼看到九眺先生，不覺喜道：「是二師兄，請到裏面坐。」

九眺先生擧步走入，一面含笑道：「師弟還沒睡麼？」

董仲萱道：「沒有，小弟剛才多喝了幾杯，一時還睡不着，正在看書。」

九眺先生莞爾道：「你眞用功，二十年我看你一直手不釋卷。」

董仲萱道：「二師兄誇奬了，小弟只是閑着無聊，隨便看看罷了，哦！二師兄有事？」

九眺先生微微點了點頭，就在左首一把椅子上坐下，目光看了師弟一眼，抬頭道：「愚兄正有一件事，要和師弟磋商……磋商……」

董仲萱看得出來，二師兄平日沉默寡言，只要看他眉心微攢，貪夜來找自己，必有重要之事，這就跟着坐下，隔着一張茶几，湊近頭，凝目問道：「事情很重要麼？」

兩人坐下之後，窗外暗處，正有一雙烱烱目光，朝他們望來。

「唔！」九眺先生輕唔一聲，才道：「方才大家公擧大師兄担任江南盟主，師弟的看法如何？」

董仲萱道：「小弟覺得這二十年來，江湖上確實羣龍無首，像一盤散沙，咱們江南武林同道，能擧出一位盟主也是好事，大師兄一向爲同道所推崇，由大師兄出任江南盟主，正是最恰當的人選了。」

九眺先生點頭道：「師弟話是不錯……」他下面的話，沒有說出口來。

董仲萱驚異的看了二師兄一眼，說道：「二師兄不同意小弟的看法？」

九眺先生道：「愚兄覺得大師兄平日爲人，淡泊寧志，自從鏢局收歇之後，這些年來未和同道有過交往……但這次替掌門人祝嘏，大江南北的同道，都是大師兄所邀集的，對公擧江南盟主一事，似乎早有成議……」

董仲萱一怔，才說道：「這不可能的吧？」

九眺先生道：「四師弟可知少華今天趕來，是爲什麼嗎？」

董仲萱道：「他自然是跟大師兄拜壽來的了。」

「不是。」九眺先生微微搖頭道：「他是找愚兄來的，因爲他遇上了幾件無法解釋的怪事……」

董仲萱驚奇的「哦」了一聲，問道：「他遇上什麼怪事？」

九眺先生壓低聲音，把卓少華回家所遭遇的事，以及方才大師兄交談的話，都詳細說了一遍。

董仲萱聽得身軀微微一震，神色悚然道：「這麼說……」

九眺先生一擺手道：「師弟知道就好，愚兄就是爲此事來的。」

董仲萱道：「掌門人還不知道麼？」

九眺先生道：「事無佐證，怎好驚動掌門人？愚兄之意……」

他底下的話，聲音說得極輕，幾乎只有董仲萱一個人聽得到。

董仲萱連連點頭道：「二師兄此話甚是，那就這麼辦。」

九眺先生道：「師弟，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五師妹是個急性子，千萬不可和她提起。」

董仲萱臉上一紅，說道：「小弟怎麼會告訴她呢？」

「如此就好。」九眺先生起身道：「時間不早，師弟安息吧！」

他這一站起身來，窗外那隻烱烱目光，也隨即隱去。

第二天一早，高美雲就到賓舍來找卓少華，他們本來就熟，現在更熟了，她拉着他一同來到四師叔董仲萱的房裏，纏着四師叔，教他們「六合二十四手」。

董仲萱沒收過弟子，他們一個是大師兄的兒子，二師兄的門人，一個是掌門人的女兒，五師妹的門人，他自然傾囊傳授，就在小天井裏，和他們講解二十四招散手的精義，然後教兩人如何練習，如何拆解。

這一教幾乎整整教了一個多時辰，只

見一名莊丁匆匆走入，朝董仲萱施禮道：「董四爺，前面來了許多客人，莊主請四爺出去接待賓客。」

董仲萱點點頭道：「我馬上就來。」一面朝兩人道：「妳們自己練吧，我出去招呼一下。」

說完轉身往外就走。

原來今天是六合門掌門人五十晋五壽筵的正日，本來邀約客人，都已到齊了，但因昨晚公推六合門大師兄卓清華為江南盟主的消息，傳了出去，這是江南武林同道的一件大事，也是六合門雙喜臨門。上午還只有附近的同道，聽到消息，前來登門道賀，等到快近午牌時光，客人陸續趕來，下午連金陵、鎮江等地鏢局中人，也都紛紛趕來了，六合門師兄弟五人，只是忙着招呼賓客。

一連三天，賀客盈門，芙蓉山莊當眞門庭若市，不必細表，直到第四天，賓客才逐漸散去。

卓清華既被江南武林同道推為盟主，如今賓客雖已散去，但有許多事情，還得和掌門人磋商，是以留了下來。

九眺先生却首先向掌門人、大師兄辭行。

高天祥含笑道：「二師兄一向清靜慣了，這幾天和許多同道酬酢，大概已經心生煩倦了？小弟那就不敢强留了。」

卓清華笑道：「愚兄被武林同道拖上了台，有許多事本想請二師弟加以協助，但經掌門人這一說，那就只好任由你回去了。」

他回過頭去，朝董仲萱道：「四師弟，你是咱們師兄弟中，最足智多謀，出色當行的一個，你留着帮愚兄一個忙吧？」

董仲萱心頭一怔，立即躬身道：「大師兄之命，小弟焉敢不遵，只是……」

卓清華看了他一眼，含笑道：「怎麼？你也有事？」

董仲萱面有為難之色，囁嚅說道：「小弟和一個朋友，約在杭州見面，如是不去……」

卓清華一手撚鬚，點點頭道：「四師弟既然有約，不能對朋友失信，愚兄這裏也沒有什麼急事，等你杭州回來，再說好了。」

董仲萱欣然道：「多謝大師兄。」

高美雲道：「師父，你可以多住幾天再走吧？」

許瑞仙盈盈一笑道：「妳想在這裏多玩幾天是不是？」

高天祥道：「師妹難得到芙蓉山莊來，自然該多住幾天再走了，在四師弟到杭州去沒回來之前，大師兄有什麼事，妳也可以帮着料理。」

許瑞仙欠身道：「小妹敬遵掌門人吩咐。」

高美雲秋波一溜，朝卓少華道：「卓師哥也不走吧？」

卓少華俊臉一紅，還未開口。

九眺先生接口道：「少華武功尚未練成，不可荒廢太久，自然要隨二師伯回九眺峯去了。」

卓清華連連頷首道：「二師弟說得是，少華留此無事，自然該隨二師弟回去勤練武功，有二師弟這樣一位嚴師，愚兄可以放心了。」

高美雲當着二位師伯、父親、師父的面，那敢多說，但她臉上已有黯然惜別之容，一雙明亮的眼睛朝卓少華投來，更是脈脈含情，不勝依依。

卓少華自然可以感覺得出來，心中也有些別情離緒，只是當着父、師，連看都不敢朝她多看一眼。

午飯之後，九眺先生和董仲萱帶着卓少華向大師兄、掌門人告辭。大家送出大門，許瑞仙拉着高美雲的手，又多送了一程，高美雲眼眶紅紅的，只是朝卓少華揮着手。

許瑞仙心頭一陣黯然，暗自忖道：「這不是當年自己和四師兄分手的情景麼？唉，這一對兒女，自己一定要促成他們才是。」

夜色已濃，山林和四野都是黑濛濛的一片，連天空都是黑濛濛的，沒有一點星星；天空雖黑，但仍可分辨得出，那高聳入雲的蘭赤山的峯巒，起伏巍峨像巨獸般蹲在黑夜裏。

蘭赤山曲折的山道上，這時正有三條黑影，如劃空流矢，疾掠奔行。

這三個人，前面兩個都是身負上乘武功，縱掠之間，身手輕捷，稍後一個，就顯得較差，雖在提氣疾掠，使出全力，仍然會不時的落後，須得前面兩人回頭來等他。

這三人，正是一同離開芙蓉山莊的九眺先生、董仲萱和卓少華。

原來是九眺先生約了四師弟同來探蘭赤山莊的，董仲萱向大師兄推說和朋友約好了在杭州見面，那只是遁辭罷了。

現在差不多已是二更時分，三人奔行在盤曲的山徑，因為逐漸接近蘭赤山莊，每人都功凝全身，目耳並用，不時的向兩側林間搜索戒備，縱是一絲風吹草動，都不敢輕易放過。

這樣步步為營的盤上山腰，九眺先生忽然停下脚步，悄聲問道：「徒兒，還有多遠？」

卓少華湊上一步，低聲道：「就在前面山坳間了。」

這是因為時當無星無月的黑夜裏，若是換在白天，矗立在山坳間的一片莊院，早已在望了。

九眺先生點點頭道：「好，咱們小心些，走！」當先朝山坳奔去。

蘭赤山莊，隱綽綽已在眼前，只是這座大莊院，竟然一片黝黑，看不到一點燈火，黑夜之中，看去黑沉沉的，就像死去的一般！

三人漸漸由遠而近，董仲萱微一攢眉，沉吟道：「二師兄，看情形他們似已有備！」

九眺先生道：「他們不可能知道我們會來，既然來了，好歹總得進去瞧瞧。」

董仲萱道：「二師兄說得是。」

卓少華道：「弟子替師父、四師叔帶路。」

「不用。」九眺先生一擺手，低聲囑咐道：「你只管跟在後面，有什麼動靜，自有為師和四師叔出手的。」

卓少華應了聲「是」。

幾句話的工夫，業已走近蘭赤山莊高

大圍牆之下，九眺先生身形一頓，緩緩回過頭來，雙目炯炯發光，一臉凝重的道：「四師弟，你和少華先別上來，看我手勢行動。」

董仲萱道：「二師兄，我看還是小弟先進去瞧瞧虛實……」

九眺先生口中只說了一個「不」字，他走近之時，早已運目四顧，相度好了形勢，「不」字出口，人已騰空而起，沒有風聲，也不聞半點聲息，就飄然落在圍牆上。身形一矮，凝足目力往裏望去，但見蘭赤山莊重重屋宇，沉浸在黝黑的夜幕之下，依然不見絲毫動靜，也不會聽到半絲聲音。

這種闃寂的情景，委實比强敵環繞，還來得可怖！

九眺先生看了一回，實在看不出莊院中有什麼埋伏？這就左手往後輕輕一揮，人已翩然飛落大天井中。

董仲萱、卓少華看到他的手勢，不敢怠慢，相繼縱身掠起，在牆頭上略一停頓，便自跟着飛落。

董仲萱一個箭步，跟在二師兄身側，低聲道：「這情形……」

九眺先生已是當代一等一的高手，他此刻緊閉着嘴，只是微一搖頭，示意他不要說話，炯炯目光，不住的左右打量，小心已極！

董仲萱看到師兄沒有開口，話說到一半，只好停住，卓少華更是如臨大敵，默默的跟在兩人身後，不敢作聲。

九眺先生略為朝前點了個頭，放輕脚步，走上石階。

大廳上依然不聞絲毫人聲，依然不見有人攔阻，生似這座巨院，根本就沒有人居住。

九眺先生從右首長廊，繞過大廳進入第二重屋宇，還是陰沉死寂，不見絲毫動靜，心中暗自奇怪，忖道：「據少華所說，蘭赤山莊既有總管、副總管，必然有許多莊丁、護院，自己三人已經進入第二進，怎會不見半個人影呢？」

董仲萱忍不住低聲道：「二師兄，這座莊院，屋宇甚廣，依小弟之見，不如分開來搜索，小弟從左邊抄過去，咱們到後面一進會合，如果再無動靜，再分頭往後宅進去，每進屋宇，會合一次，大概不致有失，不知二師兄意下如何？」

九眺先生點點頭，道：「也好，只是師弟要小心些！」

董仲萱道：「小弟省得。」

說完，身形閃動，迅快的往左掠去。

九眺先生回頭道：「徒兒，咱們進去，不過你和為師要保持一丈距離，不可出聲。」

卓少華應了聲「是」，九眺先生走在前面，師徒二人，繼續循着長廊，往裏搜去，第二進屋宇，依然出乎意料的平靜。

現在轉出長廊門，就是第三進了！

九眺先生剛轉過拐角，突聽身後卓少華發出一聲低哼，心頭不禁一怔，急忙住足，回過身去，低聲問道：「徒兒，你怎麼了？」

黑暗中，只聽脚步聲輕快的跟了上來，卓少華壓低聲音道：「是徒兒不小心，脚下絆了一下。」

九眺先生低哼一聲道：「你該小心才是。」

師徒二人跨入第三進，剛一停步，就見一條人影飛快的閃了出來！

九眺先生只要一看身法，就知來的是四師弟了，這就迎着問道：「師弟，可有發現？」

董仲萱道：「奇怪，好像這裏的人，全已撤走了！」

「這不可能。」

九眺先生沉吟道：「他們沒有撤走的理由。」

董仲萱道：「再進去應該是內宅了，小弟還是從左邊搜進去。」

說罷，迅快的朝左廊暗影中投去。

九眺先生也舉步往裏行去，剛走了兩步，忽覺身後卓少華輕悄的閃近過來，這就回頭喝道：「為師要你保持一丈距離，你怎地忘了？」

卓少華悄聲道：「是……是弟子……在地上檢到了一件……東西……」

「哦！」九眺先生迅快轉過身去，正待問他拾到了什麼？瞥見卓少華目光流露出慌張之色，左手微有顫抖，握着一支黑黝黝的東西，正好指向自己胸口。

九眺先生是何等人物，只須目光一瞥，就已看出卓少華握着那支黑黝黝針筒的手勢不對，不但那支東西，正指向自己心口，而且大拇指所按的部位，正是發射之勢。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一瞬間的事，但九眺先生進入蘭赤山莊就處處留神，功凝雙手，這一發現不對，立即沉聲喝道：「你拿的是什麼？」

「綳！」一聲極為輕微的機簧之聲，隨着響起，但九眺先生在喝問之時，早已身形側轉，右衣袖也隨着拂起，一記「流雲飛袖」，把針筒激射出來的梅花形五支飛針一起捲飛出去。

卓少華似乎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得一呆，口中低叫一聲：「師父……」

九眺先生目射精芒，喝道：「你……你……」

卓少華囁嚅的道：「弟子該死，不知道這是一支針筒，沒傷到師父吧？」

九眺先生雖覺卓少華此舉可疑，但繼而一想，他也許眞是無心的，這就緩和的道：「區區針筒，還傷不到為師，你是在那裏檢到的？」

卓少華低垂着頭道：「就在門口。」

九眺先生說道：「拿來，給為師瞧一瞧。」

卓少華口中應了聲「是」，走上一步，右手把針筒遞了過去，右手藍光乍現，閃電般劃出！

那是一柄餵過劇毒的七首，不然不會隱泛藍光！

九眺先生不防他有此一着，七光一閃，左手衣袖已被劃破了五寸一條，差點就傷及肌膚，心頭不禁大怒，口中大喝一聲：「大胆孽徒，果然是你使的狡計。」

身形疾退一步，飛起一脚，朝卓少華右腕踢去。

卓少華手中毒七，足有尺許來長，這下猝然發難，一擊不中，居然欺身而上，右腕連揮，刷刷刷，一圈藍光，飛洒如虹

，手法奇快、奇詭，完全是短打招式，記記指向九眺先生的要害大穴，惡毒無比，瞬息之間，便已攻出了五六招之多！

九眺先生氣怒交迸，他做夢也沒想到一手調敎出來的弟子竟然會向自己下手，而且心思居然有如此狠毒，口中大喝一聲：「孽畜，這是誰指使你的，你竟敢作出這等欺師滅祖、犯上的事來？」

口中喝着，身形飛旋，雙手似抓似拿，接連乘隙攻去。

九眺先生一向息隱林泉，從未過問江湖之事，因此眞正和他動手的人並不多。直到此刻，卓少華才發現六合門的九眺先生果然名不虛傳，他使出來的「六合擒拿手」和「三指功」，威力驚人，自己手上縱然有一柄餵毒七首，都難以得逞。

九眺先生也暗暗感到震驚，孽徒從那裏學來的一套七首短打功夫，居然能和自己連拆七八個照面，依然攻勢凌厲！（其實他若非對「卓少華」手中七首餵過劇毒，見血即可封喉，存有顧忌，這七八招下來，早就可以把七首奪了過來了。）

就在第九招上，九眺先生故意賣了一個破綻，三指一翻，快如電光，一下扣住了「卓少華」執七的右腕！

卓少華脈門被扣，一柄毒七立即「噹」的一聲墮落地上，這同時，九眺先生但覺卓少華手腕似蛇，輕輕一滑，居然脫出自己手指，人已疾快如風，倏然朝迴廊暗陬飛掠過去。

九眺先生不由一怔，（他練的「三指功」乃是六合門最上乘的功夫，江湖上從無人能夠從他三個指頭下滑脫，自然要大吃一驚了。）急忙一個飛旋，正待縱身追撲過去，就在此時，突覺身後疾風颯然，一道人影劃空飛瀉而來！

九眺先生只當來了敵人，一時無暇追去，趕緊回過身去。

「二師兄，你發現了敵踪？」飛射而來的竟是董仲萱！

九眺先生一臉怒容，哼道：「敵踪並未發現，愚兄却差點栽在孽畜手裏了！」

董仲萱聽得奇怪，望着九眺先生問道：「二師兄，你說什麼？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只聽卓少華的聲音叫了聲：「師父。」從門外（第三進門）跑了進來。

九眺先生不由怒氣上升，大喝道：「好個孽畜，你還叫我師父作甚？」

揚手一掌，朝卓少華當頭劈了過去。

董仲萱吃了一驚，急忙伸手一架，說道：「二師兄，你這是做什麼？」

九眺先生怒聲叫道：「四師弟，你還不讓開，愚兄要活活劈死這欺師滅祖的孽畜。」

卓少華嚇得胆顫心驚，噗的一聲，跪倒在地，說道：「師父息怒，弟子不知道做錯了什麼？」

董仲萱道：「二師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九眺先生餘怒未歇，哼道：「你不會去問問孽畜，他方才做了什麼？」

卓少華望着師父，一頭霧水的回道：「師父，弟子只是慢了一步進來，你老人家怎麼生這麼大的氣呢？」

九眺先生沉喝道：「孽畜，你還想撒謊，地上還留着餵毒飛針和餵毒七首，你還想賴？」

「餵毒飛針、餵毒七首？」

董仲萱聽得好奇怪，俯身從地上拾起七首，果然劍刃暗藍，分明淬過劇毒，再向四週仔細一找，又給他發現了三支色呈朱紅的細針，他用手帕裹着取了起來，攢眉頭道：「二師兄，你是說少華用七首和『離火針』向你偷襲麼？」

卓少華聽得大吃一驚，連連叩頭道：「師父，弟子沒有，弟子剛才進來……」

「還說沒有？」

九眺先生氣得怒笑一聲道：「除非我司空靖眞的瞎了眼睛，連我調敎了十年的徒弟都會認不出來？這明明是孽畜故意把你我騙到這裏來，想用歹毒的暗器害死我們，孽畜，你說，你到底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

「師父……」卓少華眼看師父聲色俱厲，心頭大凜，急得哭出聲來道：「弟子眞的沒有，那不是弟子，大概有人假冒了弟子，向師父行刺……」

「哈哈！」東廂暗影之中，有人洪笑一聲道：「卓少華，你不用害怕，你師父和你董師叔，今晚反正已經不用想生離蘭赤山莊了。」

九眺先生怒喝一聲：「孽畜，你果然是賊人一黨！」

手起掌落，又朝跪在地上的卓少華當頭劈落！

董仲萱急忙舉手把他掌勢架住，低聲道：「二師兄切莫中了賊人離間之計！」

九眺先生心頭一凜，不覺收回手去。

卓少華已經一個虎縱，朝着暗影撲去，大聲喝道：「惡賊，你們爲什麼要陷害我？我卓少華和你們無怨無仇，你們這是爲什麼？你……你給我滾出來。」

只聽暗影中那人大笑道：「你已經從你師父掌底下逃出來了，還說這些幹什麼？快進來吧！」

卓少華氣的渾身發抖，大聲喝道：「你是什麼人，你當我不敢進來嗎？」

雙手握拳，縱身朝東廂衝去。

董仲萱急忙大聲喝道：「少華，快站住！」

隨着飛身追撲過去。

走廊上突然衝出兩個蒙面黑衣人來，一下攔住了去路，冷笑道：「姓董的，你束手就縛？還是要咱們出手？」

董仲萱担心卓少華的安危，口中提高聲音叫道：「少華，快退出來。」

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撤出長劍，橫胸而立。

左首黑衣人冷笑道：「你大概還想頑抗？」

董仲萱怒聲道：「兩位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怎麼不敢以眞面目見人？」

這一瞬間，西首走廊上，也同時出現了兩個蒙面黑衣人，朝九眺先生緩緩逼近過來。

九眺先生忍不住仰首發出一聲嘹亮長笑，說道：「看來蘭赤山莊果然是誘敵之計，司空靖倒不相信就憑你們幾個鼠輩，能留得住我們師兄弟二人。」

其中一人冷笑道：「九眺先生在江湖上雖然薄具聲名，但到了蘭赤山也未必闖

得出去。」

九眺先生怒笑道：「不信你們就接我幾招試試！」

揮手一掌，朝兩人橫掃過去。

九眺先生一生從未在江湖上走動，幾十年來，優遊林下，除了讀書，就是練劍，因此他的功力，在六合門中，遠在同門師兄弟之上。

此時一掌出手，有如橫瀾捲浪，勢道之强，逼得兩個蒙面黑衣人幾乎站立不住，就可看出他修爲之深了。

兩個蒙面黑衣人各自往旁躍開一步，隨手撤出兵刃，左首一個使的是一柄鐵尺，右首一個使的是一隻二尺長的鐵手，兵刃出手，立即一左一右欺身而上，尺擊當劈，一左一右夾擊過來。

九眺先生大笑一聲：「來得好！」

雙掌開闔，大袖飛舞，一面施展「六合掌」，掌勢如巨斧開山，隱挾風雷，一面施展「三指功」扣拿敵人肩肘手腕，以精巧變化見長，一面又駢指如戟，捏起劍訣，以指代劍，使出「六合劍法」來，指風劃過，劍氣嘶然！

他以數十年潛修默練的功力，使出六合門三種絕技，當眞各具威力，變幻莫測，兩個蒙面人手中雖有鐵尺、鐵手，不但絲毫沒沾到半點便宜，還被九眺先生一雙徒手逼得不時的左右閃避，躲閃他凌厲得像快劍長戟的掌勢。

這時董仲萱和兩個蒙面黑衣人也已動上了手。

兩個黑衣人一個是使一雙短戟，一個使的是一柄長劍，這兩人武功甚高，一劍雙戟，招式辛辣，左右交擊，着着逼攻。

董仲萱亮出寶劍，精神抖擻，奇招連展，但見右手揮洒之間，銀光遍體，紫電飛空，身前身後，劍花錯落，和兩個黑衣人力戰之下，毫無遜色！

這一戰，雙方六條人影，在刀光劍影之中，進退飛旋，打得好不激烈！

激戰中，突聽董仲萱一聲大喝，長劍一圈，劍光和劍光相撞，響起一聲金鐵交鳴，右首黑衣人一柄長劍，被他直盪開去了。

對方剛閃了一招，被逼躍往後退，董仲萱劍勢一緊，回身朝使雙戟的漢子欺去，刷刷刷，一連三劍像電光閃動，直逼面門。

那使雙戟的黑衣人下盤功夫極穩，雙戟一守一攻，在間不容髮之際，擋開董仲萱的連環攻勢，但也後退了一步，才趁勢還攻一招。

那知董仲萱的目的，只是爲了要把他逼退，你既已後退，他就一個轉身，又朝使劍的欺去，一連三劍，一劍快似一劍，把「六合劍法」中最凌厲的劍招，都使了出來，這一來，果然又把使劍的漢子逼退了兩步。

就在他連番把兩個黑衣人逼退之際，九眺先生也使出了他的絕技，點倒了一個蒙面黑衣人。

原來九眺先生力敵兩人，在氣勢上，已是佔盡上風，但是，要想勝過兩人，把他們制住，却也不是易事。

不覺口中發出一聲清越的長嘯，人隨嘯起，兩臂一抖，使出「白鶴冲天」，一下拔起兩丈多高。在半空中一弓身，掌先人後，雙掌同時下劈，滙成一道强猛的狂濤，宛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朝使尺的黑衣人當頭罩落！

使尺的黑衣人心頭一驚，急忙身形一矮，往左閃出，九眺先生這發掌之時，人還在半空兩丈左右，等到掌勢出手，人却迅如電閃，向右斜飛過去。

那使鐵手的黑衣人，只道他這一招雙掌攻向同伴，沒防到九眺先生身形斜飛，一脚正蹬在他肩頭之上，趁他身軀一幌之間，手指輕彈，一縷指風，向他「氣海穴」上射到，點個正着，那黑衣人連哼也沒哼出聲，就撲地便倒。

使尺的黑衣人覩狀大驚，急忙揮尺縱身撲來。

九眺先生大笑道：「原來你們也只有這點能耐！」

喝聲未落，突覺身後疾風一颯，有人襲到，心頭一凜，右手一記「龍尾揮風」，朝身後橫劈過去，人也隨着掌勢，像陀螺般轉去。

掌到人轉，這是何等快速之事？那知這一掌並沒有劈到敵人，相反的，但覺右手脈門驟然一緊，業已被人家一把扣住！

九眺先生一生精研「三指功」，以「擒拿手」馳譽武林，本是擒拿手法中的高手，如今一招之間，就被人家扣住脈門，心頭不由大吃一驚！一時連對方人影都未看清，左手快逾閃電，沿着自己手臂，一記切掌，朝對方脈門切去。

這一記掌，原是專解手腕被拿的手法，講究的就是快、準、勁，使敵人驟不及防，一下切中手腕，不得不鬆開五指；但這回九眺先生左手堪堪切出，突覺似是被人家輕輕一拂，整條手臂有如觸電一般，驟然麻上肩頭！

不！就在這一瞬間，自己胸前「命脈」、「玄機」、「鎖心」三處穴道，同時一麻，一個人再也站立不住，砰然一聲，跌坐下去。

六合門一代名宿，竟然一個照面，就被人家制住，那人五指一鬆，轉過身，又朝董仲萱逼近過去。

董仲萱一支長劍，使得矯若神龍，劍光繚繞，把兩個黑衣人逼得左支右絀，正待施展殺着！

突聽身側傳來一聲冷笑，急忙舉目看去，只見一個中等身材的蒙面黑衣人已經逼到身右。此人雖然黑布蒙面，但從他衣着上，可以看出是一個坤道人家，要想喝問！

那黑衣人已經開口了：「董仲萱，你師兄已被我拿下了，我看你還是棄劍受縛吧！」

話聲蒼老，一聽就知是個老嫗。

董仲萱聽得猛然一驚，急忙迴目看去，二師兄已被二個黑衣人押着往階上走去。一時急怒交迸，口中大喝一聲，捨了兩個黑衣人，雙腳一頓，朝階上撲了過去。

那知身形才動，那蒙面黑衣老嫗比他還快，一下就攔在前面，冷聲道：「你還要我動手麼？」

董仲萱情急拚命，連說話都來不及，右手一抬，一記「仙人指路」，劍光像匹練般射出。

（未完・四）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佃戶迎接寒星道長入內，聽道士說自己家中有妖氣，看他說得頭頭是道，不由不信，便帶他去找兒子李金貴，找不到人，又帶他到白家大院去找，道士不懷好意，現將李佃戶殺掉，幸好又被白衣女子三姑娘救起，嚇走了道士，三姑娘對李金貴說出自己的身份，原來白家三代被仇家殺害，只走脫了白家三位姑娘，她的二家姐失踪，現在只有她和大家姐帶着三個婢僕回來，查出玄妙觀的道士可能是仇家的爪牙，希望李金貴協助查對，先說服李佃戶請金貴詐死辦喪事，使道士不疑，再爲金貴易容準備去玄妙觀偵查。在喪事期中，道士又來搗亂……

兩姑娘鬥法　苦煞小書生

李金貴追問道：「以後呢？」

他急於想知道下文。

三姑娘道：「但他們不肯放過我們，所以，不停的侵犯我們，傷害我們，我們盡量的忍耐……」

「他們是誰？爲甚麼要傷害你們？」

三姑娘道：「具有這些靈異的家族，不止我們一家，他們，包括了很多人，像玄妙觀中的道士，也是其中之一。」

李金貴點點頭，道：「他們爲甚麼一定要加害你們呢？」

三姑娘道：「我們這個家族，學習靈異的方法很正宗，也最有威力，也許他們想取得這個方法，或者是想把我們消滅了，我們家族消失了，他們才能擁有更大的權勢。」

李金貴道：「你們會不會死……」

三姑娘道：「會，不同的是，我們有超過常人的抗拒能力，也有很好的自療能力，但我們一旦被殺死了，也和常人一樣，甚麼都不會留下……」

她突然流下來淚水，滴在李金貴的手背上。

李金貴吃驚的說道：「妳哭甚麼？」

三姑娘說道：「我心中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話，很希望能找個人聽聽，但却一直沒有問過我，我好高興，遇上你這個聽衆。」

這倒是李金貴有着意外的感覺，笑一笑道：「不要，以後，妳可以說給我聽，而且，我聽得很有興趣。」

三姑娘道：「有些事，你只能聽聽，但却不能說出去啊！」

李金貴道：「我知道，其實，說給別人聽，別人也不會相信，而且，一定會被罵成瘋子。」

三姑娘笑一笑，道：「眞的麼？」

李金貴道：「自然是眞的，有些事，完全不同於常理常情，所以，說出來，別人也是不會相信？」

三姑娘多情的望着李金貴，道：「金貴，其實，你不用捲入我們這個家族的恩怨中，你根本不是我們這類人。」

「很可能的是，我已經捲進去了。」

三姑娘輕輕吁一口氣，道：「你眞的一點也不害怕嗎？」

「怕！不過，有一種力量更强大，掩過了害怕。」

「甚麼力量？」

李金貴搖搖頭，道：「我說不出來，只能感覺得到！」

「既然是感覺得到，就應該能說得出來？」

李金貴道：「我好想看到妳，也很想爲妳作幾件事！」

三姑娘眨一下眼睛，道：「金貴，我看你不用到玄妙觀去了。」

李金貴道：「爲甚麼？」

三姑娘道：「那裏太危險了。」

李金貴道：「他們覺着我死了，不會再想到我，而且，而且……」

三姑娘奇怪的望着李金貴，道：「而且甚麼？爲甚麼不說出來？」

李金貴道：「我很想爲妳効勞，很想爲妳出力……」

三姑娘微微一笑，伸手握住了李金貴的手，道：「我知道，讓我想想看，應該給你一種甚麼力量？」

李金貴從來沒有碰到那麼柔滑的手，緊緊握着自己，內心中立刻有一種力量流動的感覺。

他感覺到臉在發熱，感覺到呼吸有些閉塞，似乎是全身的血液，都加速的流動了起來。

三姑娘倒是很平靜，完全沒有反應。

忽然間，三姑娘放開了李金貴的雙手，道：「時間太急了，我不能傳你甚麼？只有暫時給你兩件護身的東西……」

李金貴好像忽然間，由一種壓縮中解脫出來，長長吁一口氣，道：「三姑娘，妳是說……」

原來，他根本就沒有聽到三姑娘在說些甚麼？

三姑娘道：「我給你的東西，也不能太大，要小小巧巧的，你帶在身上，如非必要，不要拏出來。」

李金貴道：「是甚麼東西？」

三姑娘已經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巧的玉珮，道：「這個戴在身上。」

那玉珮之上，雕刻一個栩栩如生的虎頭。

如不仔細看去，實在瞧不出什麼新奇的地方。

但如仔細一看，發覺了那隻老虎，都是紅色的血絲。

尤其是兩隻眼睛。

兩隻紅色的眼睛，紅得很怪異，很深入，就像是那些血絲蘊藏玉珮中一般。

不是人工塗上的，也不似玉中自然的蘊有的紅色。

三姑娘低聲說：「我傳你幾字眞訣，必要時，唸出來，會有好用。」

李金貴覺得很奇怪，低聲問道：「這有些什麼變化呢？」

三姑娘道：「不要多問，到時候自有好用？」

李金貴道：「什麼妙用？」

三姑娘又取出一個白色的小旗，旗上繡着三朵金色的蓮花。

李金貴道：「這三朵金色的蓮花，繡得很好。」

三姑娘很嚴肅的說道：「這一枚金蓮旗，是我們白家家傳三寶之一，是我最重要的護身之物，你要好好的保管啊！」

李金貴道：「這麼名貴的東西，我如何能夠要呢？」

三姑娘道：「這才能保護你。」

她傳授了李金貴的施用方法。

李金貴收好了蓮旗，玉珮，道：「現在，我該怎麼辦了？」

三姑娘道：「照我們原定的計劃行事，今夜，你離開這裏，想辦法混入玄妙觀中去，現在，我傳你打坐之術。」

三姑娘不避嫌，傳的很細心。

李金貴學的很認眞。

直到天色大亮，李金貴才算把一套吐納之術完全的學會。

李金貴伸個懶腰，長長吁一口氣，說道：「是不是每天都要學着打坐，學着吐納……」

三姑娘笑一笑，道：「不錯，每天都要學着打坐吐納，而且，要秘密，尤其是在玄妙觀中時，不能讓別人看到你在習練吐納之術。」

李金貴沉吟了一陣，道：「我在玄妙觀中，受到過一種恐怖的虐待，我只記得，人似是暈了過去，而且，他們好像用一種東西在抽取我身上的血。」

三姑娘呆了一呆，道：「你確實記得，他們抽取你身上的血？」

李金貴道：「我只是有這種感覺，好像有很多血流出來，我的眼睛昏花，眼前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感覺中，那是一種莫可名狀的痛苦，而留下的恐怖記憶，似乎是比身體上所受的痛苦，還要深刻十倍。」

三姑娘道：「你到玄妙觀後，也會看到一種打坐的方法，千萬不要有好奇之心，跟着他們去學習，那會使你陷入另一種困迫的境界。」

李金貴心中忽然生出了懷疑，但他沒有多問？

讀過書的人，有一個最大的毛病，有如劍之雙刄，會想的太多。

每一件事，都有兩面，不論善惡，都有一些道理。

現在，李金貴懷疑的是，玄妙觀的老道士也會打坐。

× × ×

經過了精巧的易容改扮，李金貴進入了玄妙觀中。

這個地方，給了他太深的傷害，所以，當他進入了觀中時，仍然壓制不住心中的驚顫。

三姑娘對玄妙觀中的一切形勢，似是還相當的瞭解，所以，告訴了李金貴進入觀中的方法。

這是一座側門，進入觀中之後，就是玄妙觀的廚房。

玄妙觀的人，大概很多，所以，廚房也相當的大。

李金貴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大的廚房，八個大灶，八口大鍋，每一座鍋上面，都有十幾層高的蒸籠，現在還正在蒸饅頭。

這十幾籠饅頭，至少有六百個以上。

那都是很大的饅頭，就算是很大的人，也只有能吃兩個。

那是說一頓有三百個人吃飯，才能吃完這籠饅頭。

厨房裏，有十幾個香火道人在忙，除了八口大鍋在蒸饅頭之外，還有六七個人在忙着切菜。

李金貴很胆大的溜入了厨房中。

有一個打雜的小道士，一下子看到了李金貴，很快的追了過來，道：「你這小要飯的，怎麼跑進來了。」

李金貴低聲道：「小道士，我偷了兩瓶酒，一隻燒鷄，送給大師父的。」

小道士笑了一笑，問道：「你送過沒有？」

李金貴點點頭，道：「送過一次。」

其實，他沒有送過，不過，他已經打聽過有人常常送酒給火房的大師父。

小道士回頭看看正在掌鍋炒菜的大師父低聲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阿貴。」

「阿貴，你的酒放在什麼地方？」

李金貴懇求道：「就放在觀外的草叢中，不過，小師父，你要讓我在廟裏躲幾天？」

「爲什麼？」小道士有些奇怪。

「我偷燒鷄時，被人發覺了，他們追了我一陣，我跑的快，把他們擺脫了，但他們會找過來的……」

「這不行，你偷人家的東西，被追入玄妙觀中，那還得了。」

李金貴道：「小道爺，你如果不收留我，他們一定會抓住我……」

小道士冷哼一聲，道：「那是你的事，和我們無關。」

李金貴說道：「如若我被送入官府中，一定會忍不住刑逼招供，會說出眞相來，我把偷到的酒和燒鷄，都送入了玄妙觀中。」

這一下，小道士楞住了。

玄妙觀中混入一兩個小偷，收容了兩個壞人，不算一件大事，但如若玄妙觀中的道士，又喝酒、又吃燒鷄，那就事情大了。

小道士不敢作主，只好去問大師父。

大師父很忙，只遠遠的看了李金貴一眼，點一下頭。

小道士收容了李金貴，李金貴拏進來四瓶酒，和三隻燒鷄。

小道士嘆口氣，道：「你這人實在貪心，你偷人家的燒鷄一下子偷了三隻，自然叫人家發覺。」

李金貴道：「對，我是貪心了一些，他一共只有七隻燒鷄，我拿了三隻，他還沒有發覺，如若不是他家養的一隻狗，發覺了對我吠叫，我想，我可以一下子把七隻燒鷄一起拿走。」

小道士怔了一怔，道：「你的偷盜技術不錯了。」

李金貴道：「相當高明……」

放低了聲音，接道：「小道士，如若，我能在這裏住下，咱們每天可以去偷幾隻燒鷄和幾瓶酒回來。」

小道士點點頭。

李金貴就這樣，留在玄妙觀，和小道士住在一起，玄妙觀相當大，住了幾百人，一點也不擁擠，李金貴和小道士，雖然住在一處，却是一裏一外，兩個房間，各人有各人的床。

這是一處偏殿的廊廂，僻處在玄妙觀西北一角，住的盡都是厨下帮忙的人。

這些人的身份很雜，品流也不高，除了大師父能作的一手好菜之外，其他的打雜人手，大都是地方上的混混。

在整座玄妙觀來說，這個地方，完全不受重視。

大師父在這裏，權威最大，肯不肯留用這個人，只要憑大師父一句。

大師父的個子很高大，姓張，人都叫他張大個子。

但是在厨房工作的人，却都叫他張師父。

張師父做好了了晚飯，這是一段很空閒的時間。

李金貴被召到了張師父的房中。

對李金貴送上的三隻鷄和一瓶酒，張師父很欣賞，簡單的問了兩句話，就答應了李金貴留下來，在厨房當打雜。

第一夜，李金貴沒有睡覺，照着白家三姑娘授的口訣打坐。

第三天，李金貴出去了一趟，回來時，又帶了兩瓶酒，兩隻燒鷄。

時光匆匆，眨眼間，又過去了半個多月。

李金貴已經熟悉了這附近的環境，過了東邊的一個圓月門，就是道院。

但張師父却很嚴格的限制他們，不能隨便進入那個圓月門。

李金貴在暗中觀察，發覺了那個圓月門內，有些灰袍道人行動。

也常常見到刀光、劍影的閃動。

那裏面似乎是一個練武的地方。

只可惜，那座圓月門只是在庭院一角，只能看到庭院中的一鱗半爪。

李金貴經過了半個多月的坐息，忽然間感覺到自己的精力充沛，全身都在有一股暗勁流動。

性格也在不知不覺中，隨着這股暗勁改變，改變的勇敢、堅强。

七八天沒有見過的小道士，突然又在厨房出現。

他和李金貴年齡相若，談的很投機。

幾天不見，再見面時，兩個人談的十分熟絡。

李金貴藉機探問道：「小道士，你到那裏去了，怎麼好幾天看不到你。」

小道士姓王，是張大個子一個遠房親戚，因爲家裏窮，就跟着張大個子進了玄妙觀。

他沒有讀過什麼書，但，人却很伶俐，張大個子想了很多的辦法，才讓他穿上道袍，穿上道袍就算是玄妙觀中弟子了。

小道士嘆口氣，道：「我被調入那座道院中聽差了。」

「就是我們隔壁那座道院？」

「是啊！那裏工作多，人手又少，每天忙的要命，想過來看看你，就是沒有時間。」

李金貴道：「那裏面什麼樣子。」

小道士四顧了一眼沒有人，才低聲說道：「那是一處練武的偏院……」

李金貴又問道：「練武，你也在跟着練？」

「我不夠格，他們選的很嚴格，看不上的人，絕不會通融。」

李金貴道：「想一想，很好玩，不知道，我能不能進去看看？」

小道士沉吟了一陣，才說道：「這個，只怕不太容易，不過，你還是不要去的好？」

李金貴道：「爲什麼？」

小道士皺皺眉頭，道：「我說不出來，他們在練的什麼功，和一般的練武不一樣！」

李老貴道：「怎麼會不一樣呢？」

小道士道：「他們練刀練劍，練拳的時間不多，大部份時間，都是在房中打坐，我負責供應茶水，有時間，有三四十人之多……」

李金貴接道：「怎麼？他的人數不固定。」

小道士道：「多的時間，有三十幾個，少的時間，只有四五個人。」

李金貴心中暗道：這小道士說不出什麼名堂了，我要混進去看看才行。

三天之後，就是他和白家三姑娘的見面之期，總要告訴姑娘一些什麼才行。

算來算去，主意還是要打在小道士的身上，說道：「小道士，你那麼忙，我却閒的要命，我應該帮帮你才行，別的我不會，這送茶送水的事，我應該可以做得下來。」

小道士道：「好吧！不過，我不能答應你，我得先和……」

「和張師父商量。」

小道士道：「不是，要和那座道院的主持說說才行，你等着吧，有機會我會來通知你。」

李金貴點點頭。

等了兩天，還沒有消息，李金貴有些急，決定冒險進去看看。

幸好，第三天一大早，小道士就跑了來，而且，還帶了一件道袍，道：「阿貴，今天人很多，我忙不過來，請求玄月道長，找個人給我帮忙，他已經答應了。」

李金貴道：「好啊！」

小道士道：「不過，你也要換上道袍才行，阿貴，侍候茶水是件很苦的事，攪不好，還要挨兩句罵，你一定要忍受。」

李金貴點了點頭，說道：「玄月道長是……」

小道士道：「玄月道長，就是龍門院的主持。」

李金貴心中忖道：「原來那座道院叫作龍門院。」

換上了道袍，珍藏好三小姐的寶貝，帶着五分緊張，五分喜悉的心情，隨着小道士，過了圓月門。一門之隔，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景物。

龍門院內，羣花競艷，青磚在花叢中舖成了往來的小徑。

靠北邊圍牆處，有一處廣場，有五丈方圓大小。

大概是習練武功的地方了。

李金貴四下打量了一陣，發覺這座龍門院，除了廣大的庭院之外，還有很多的房舍。

靠東首有一座大廳，廳中已經擺好二張方桌。

每張桌子上，有八張椅子。

二八一十六個人。

在小道士指導下，李金貴開始洗茶杯、燒茶、沏茶。

做好這些工作，再回到大廳時，坐位上已然坐滿了人。

但使李金貴奇怪的是，這些不全是道士。

每一張座位上，只有兩個道人相陪，其餘的人，却穿着俗人裝束。

有穿着俗服勁裝的人，也有穿着長袍、馬褂的，但最使李金貴感覺到不解的，座位上，竟然有四個女人。

四個很年輕的姑娘。

李金貴偷偷瞄了幾眼，發覺這四個人，都很年輕，不過二十歲左右，而且，每一個人，都生的很漂亮。

其中一個穿了一身大紅衣裙的姑娘，似是很注意李金貴，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不時的向李金貴瞟過來。

這使李金貴心中生了畏懼，悄然溜出了大廳。

小道士皺了眉頭，替客人加過茶水後，也跟了出來，低聲道：「阿貴，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金貴道：「我有些害怕？」

「怕什麼？」

「那個穿着紅衣服的姑娘，一直在看我。」

小道士笑一笑，道：「看看你有什麼關係，我想讓她看，她還不肯看我呢？」

李金貴道：「不行，小道士，她每看我一眼，我的心就會跳動一下。」

小道士奇道：「有這等事？」

「是呀，她的眼睛中，好像有一種力量，吸引人的力量，我每看一次，就好像有一種力量要把我拉過去似的！」

小道士沉吟了一陣，突然一笑，道：「那不是她眼睛中眞有力量吸引你，而是你的心……」

「我的心怎麼樣？」

「我看戲的時候，也有這種感覺，每次看到，我喜歡的花旦，就恨不得跑過去，跑到她的身側去。」

忽然一股香氣，撲入了小道士的鼻子裏，忍不住轉臉看去。

不知何時，那位紅衣姑娘，已經到了他們的身側。

小道士嚇了一跳。

李金貴也嚇了一跳。

這一次小道士看的很淸楚，紅衣少女，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果然盯注在李金貴的身上，而且，嘴角間，還揚起了一縷笑意，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道士道：「他叫阿貴。」

「阿貴？是不是這裏的小道士。」

小道士道：「也算是。」

「也算是，什麼意思？」

「他剛剛進來，派在厨下打雜，還沒有正式拜師。」

「那就不要拜了。」

李金貴呆了一呆，沒有接口。

小道士却又吃了一驚，問道：「爲什

麼?」

只聽一個洪亮的聲音，道：「怎麼?姑娘看上他了。」

紅衣少女一笑，道：「不錯，他還沒有正式拜師入觀，我不算搶你們玄妙觀的人吧?」

李金貴轉眼看去，只見那說話的人，身材很高大，留着黑色長髯，正是玄月道長。

「二姑娘說笑了，就算是他已經拜師入門，二姑娘要是眞的看上他了，貧道也可以稟明觀主給二姑娘!」

「是眞的嗎?」

玄月大笑，道：「由現在開始，他已算二姑娘的門下了。」

二姑娘笑道：「好，那我就謝謝道長了。」

玄月打量了李金貴一眼，說道：「不過……」

「怎麼?想變卦?」

「那倒不是，太白雙仙，是有眼光的人，怎麼會看這麼一個……」

「太好資質的人，貴觀也不肯給我們了，這個人不壞，但也不是太好的資質，收入太白門下，勉强可以。」

玄月道長笑一笑道：「也許二姑娘的目力，有特別過人之處，貧道不及。」

二姑娘對李金貴，似是有一種特別投緣的喜愛、笑笑道：「阿貴，你聽到沒有，去脫下道士衣服，由此刻，你已是太白門下的人，我們是客人，用不着伺候茶水了。」

玄月道長道：「對!阿貴，你去換衣服吧。」

李金貴心中暗暗叫苦，吁一口氣，道：「我……」

二姑娘說道：「你今天晚上，就跟我走。」

「我不能去!」

二姑娘笑一笑，道：「不能去，爲什麼?」

李金貴道：「因爲，我還有一個老奶奶在家裏。」

二姑娘回顧了玄月一眼，笑道：「道兄，這件事、你究竟能不能作主?如是不能，我只好找觀主了。」

玄月接道：「能!能，這件事，用不着觀主出面，阿貴，放心跟二姑娘去吧，她肯帶你走，那眞是你的造化，我們會養活你老奶奶，按時給他送生活費去!」

李金貴不再作爭論，他心中明白，再爭下去，可能會被迫露出馬脚。

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跟這位二姑娘走的。

這件事，已超越了他的智慧範圍，必需和白家三小姐見面，商量一下。

二姑娘笑了笑，道：「阿貴，你決定了沒有?」

李金貴道：「我好像沒有再選擇的能力了。」

二姑娘道：「是不是覺着很委屈。」

李金貴說道：「不是!不過，我想去和一些朋友見個面，在天黑之前，立刻回來!」

二姑娘低聲道：「玄月，能夠讓他去麼?」

「這個……」玄月把目光投注在小道士的身上。

他對阿貴的瞭解得太少，甚至於一點也不瞭解。

小道士一挺胸，道：「阿貴很夠朋友，說回來，一定會回來!」

玄月冷笑一聲，道：「他要是在日落之前，不回來，我就唯你是問。」

小道士和李金貴很熟，每日相處，十分親熱，但李金貴住那裏，姓什麼?他可是一點也不知道。

玄月道長這一問，倒是把小道士給駭住了。

幸好李金貴及時接口，道：「小道士，我一定會回來……」

小道士望望玄月道長，道：「他會回來!」

二姑娘突然伸手在李金貴肩上拍了一掌，道：「去吧!我相信，你會回來!」

李金貴只覺一股冷氣，忽然間透入了體內胸腹之中，不禁一呆。

一怔之間，立刻恢復了原狀。

二姑娘笑一笑，道：「去吧!我相信，天黑之前你一定回來。」

這時，突然間人影一閃，一個身子瘦小、白髮、白眉的老叟，一身灰衣，突然出現。

攔住了李金貴的去路。

二姑娘臉色一變，問道：「你要幹什麼?」

灰衣老叟微微一笑，道：「二姑娘，人家孩子年輕輕的，你下了這麼重的手法，不覺着太狠了一點麼?」

「關你什麼事，只要他能按時間回來，我自會解去他的禁制。」

玄月道長突然一合掌，低聲說道：「兩位都是本觀的貴賓，敝觀主要貧道接待諸位，千萬不要爲了一個小孩子，傷了和氣。」

白眉老者笑一笑，道：「道長放心，太白雙仙和老夫也不是三五年的交情了，總不會爲這點小事，和老夫鬧翻?」

玄月道長似乎對這兩個人，都有些畏懼，神情之間很爲難，口中速速應是，退到一側。

二姑娘對李金貴揮揮手，道：「你去吧!太陽下山之前回來，我們晚上就要動身。」

白眉老者一伸手，攔住了李金貴，道：「慢着，二姑娘，老夫的話，還沒有說完。」

兩人的爭執，已然引起了全場人的注意，所有的目光，都投注了過來。

李金貴有些茫然，也有些手足無措，白眉老人要他站住，他就只好站住。

二姑娘臉色一變，低聲道：「怎麼?朱老怪，你是存心要和我過不去?」

白眉老人笑一笑，道：「二姑娘，妳總不能……」

二姑娘冷冷接道：「有話，咱們等一會談，不要別人說笑話。」

白眉老叟哈哈一笑，道：「好!好，有妳二姑娘這麼句一話就行了。」

白眉老人一閃身，讓開了去路。

很多人注意到李金貴，玄月道長也是一樣。

這件事，有點怪，李金貴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平凡的看不出一點出奇的地方，爲什麼白眉叟和太白雙仙，會爲他起了爭執。

玄月道長很留心，但却看不出一點可疑和奇怪之處。

看不出來，自然不好說什麼?

李金貴脫下了道袍，連忙離開了玄妙觀。

他現在急於找到三姑娘，事出意外的變化，已經使他不知如何應付。

他已經受過一次折磨，對二姑娘在身上拍那一掌，也一直耿耿於懷，除了剛被拍中時，感覺到一股冷氣，透入體內之外，並無不適之感。

出了玄妙觀的便門，李金貴立刻放步奔行，目的是白家大院。

情勢緊迫，李金貴也顧不得，會洩漏什麼了。

玄妙觀和白家大院，至少有十五里路，途中經過一片荒涼的土坡。

李金貴正行在土坡上，而且正放腿奔行。

突然間一股阻力，攔住了李金貴的去路。

忽然間有一個嬌嬌甜甜的聲音，在耳際之間響起來，問道：「什麼事，這麼慌急?」

聲音入耳，李金貴立刻聽出，那是三姑娘的聲音，但停步回顧，却不見三姑娘人在何處，不禁大急，道：「妳在那裏，我有要事見你。」

× × ×

這時，太陽雖然已經下山了，但仍然可以清楚的看到四下景物。

李金貴四下看了一眼，竟然瞧不到三姑娘。

但却聽到三姑娘的聲音，傳入耳際，道：「你聽着，你一直受人追踪，在人家的監視之下，他們就是想發覺你跟我見面的事。」

李金貴向來路張望一下，道：「沒有啊!我看不到有人跟踪我。」

「當然你看不到，他們用的是『血影潛踪之法』，你現在，聽我的吩咐行事好了!」

李金貴確然看不到什麼?

但他却很相信三姑娘的話。

只聽白姑娘的嬌甜聲音，傳了過來，道：「面對正北，行過四十九步，看到我用白土在地上劃了一個圓圈圈，你就進入圈子裏坐下來，如果發生什麼變化，不要担心。」

李金貴心中有着一份很强的執着，暗道：明明沒有人跟踪我，爲什麼一定要說有人跟踪我呢?倒是眞希望有些什麼變化，讓我開開眼界。

心中念轉，人却轉向正北行去。

但是，有一點，使李金貴心中有着很奇怪的感覺，那就是聽到白三姑娘的聲音，明明就在自己身邊，爲什麼竟然看不見她。

正北行四十九步，果然發現了一個白色的圈圈。

那是白土劃成的一個圈，大約有五尺方圓。

李金貴四下看了一眼，仍然不見白家的三姑娘，當下舉步而入。

一脚踏入了白圈之後，果然發生了一種很奇異的變化。

明明是一片草地，但李金貴一步踏入去之後，立刻就感覺到一重濃霧，掩了過來。

就像一下子跳入一片陰暗濃霧之中，看不到了四週的景物。

耳際間響起了一聲慘叫，像是有人受到了一下重擊。

這些變化的形像聲音，在一刹之間，一齊擁現。

但也很快消失。

當李金貴心生畏懼，盤膝坐下的時候，一切都恢復了原狀。

白三姑娘，不知何時，已坐在了他的對面。

李金貴吃了一驚，道：「妳，妳……妳……」

白家三姑娘笑了一笑，說道：「我剛進來，現在，你有什麼重要的事，可以說了。」

李金貴吁一口氣，道：「他們要帶我走!」

「誰?」

「叫什麼太白雙仙，還有一個白眉老叟……」

李金貴仔細的說明了經過。

白家三姑娘沉吟了一陣，說道：「金貴，現在，你已面臨一個很重要的抉擇了。」

「我!抉擇什麼?」

「他們看上了你，也許他們也發覺了你身上的收藏東西，現在，你必作一個決定?」

李金貴道：「我!我就是不能決定，所以，要見妳?」

白三姑娘笑一笑道：「你本來和這些事，都沒有關係，被捲入這個漩渦中，全是爲了我，現在，我可以帮助你，脫離這些煩惱，離開是非……」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要帮助你?」

「那會很危險，而且，你這一步踏進去之後，那就泥足深陷，再想拔足而出，只怕會很困難的了。」

「我不怕危險，我只想知道，這對妳有多大的帮助。」

白三姑娘沉吟了一陣，道：「金貴，我可以把你們一家人，送往一個很遠的地方，也能讓你們過着很好的日子，那裏沒有人會知道你們的來歷，不過，我們也就緣盡於此了，不再相見……」

李金貴急急的說道：「不行，我不能不見你……」

「那你就只有涉足更深的危險中，而且，你要經過一種歷練……」

「什麼樣子的歷練?」

「很悲苦的歷練，你可能會被一股邪惡淹沒，變成了他們……」

「他們又是誰?」

白三姑娘道：「一種超人的邪惡力量，那會給你很大的滿足，快樂，但也會使你迷失，使你忘我。」

李金貴道：「不行，我不能……」

白三姑娘道：「所以，這是一種冒險

，在未來的三個月之中，我不能再和你見面……」

「爲什麼？」

「我必需對自己的未來，作一番準備，昨天和大姐深談了一次之後，我才發覺了事態的嚴重，你必須依靠自己的定力，來保護住靈智不昧，金貴，我担心，你會沉陷進去，那豈不是我害了你。」

李金貴沉吟了一陣，才說道：「我不怕……」

白三姑娘接着說道：「我已把你引入了一個超越人的境界，老實說，我有些後悔……」

「後悔認識了我。」

「那倒不是後悔，我太胡鬧了，有些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本來可以在人間，過着很快樂的日子，我却攪亂了你，也攪亂了你的生命，我却又無法防止以後的變化怎樣？」

李金貴有些明白，但只是那麼一點點的明白，他讀過不少的書，吁一口氣，道：「我最壞，會變成什麼樣子？」

白三姑娘道：「我也不知道，我也無法掌握以後的變化，金貴，以後的事情，會成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全要靠你自己了。」

李金貴笑一笑，道：「三姑娘，不要爲我担心，也不要爲我難過，不論什麼樣子的痛苦，折磨，我都可以忍受，我只希望一件事情？」

白三姑娘道：「哦！什麼事？」

李金貴道：「我要知道，我最壞的結果是什麼？」

白三姑娘道：「很悲慘，眞的，我告訴你，恐怕你承受不了！」

李金貴道：「三姑娘，大不了一條命吧？」

白三姑娘道：「唉！金貴，你讀過書，知道形神俱滅的意思吧？」

李金貴讀過了不少書，但不是太多，沉吟了一陣，才想通了個中道理，呆了一呆，才問道：「三姑娘，形神俱滅的意思，是不是一個人死了之後，連鬼也作不成了？」

白三姑娘道：「情形大概如此，不過，這句話的意思，還另外一個含意！」

「這個在下就不懂了，三姑娘指點一下。」

白三姑娘笑一笑，道：「另一種含意，是指一種特定，就像他們和我一樣，因爲，神，對一般人，是一種空虛的，但對我們而言，却是一種實質的東西，有時候，我們寧可把外形棄置，保留下元神不受傷害。」

李金貴張大了眼神，道：「我有些明白了，你們不是人，是神仙，劍仙。」

白三姑娘笑了一笑，說道：「我只是具有靈異神通的人，也可以說是術士，劍客，但我們終極的目的，是修練到仙的境界。」

李金貴說道：「我完全的明白了，想不到一些小說中事跡，竟然眞的存在了人間。」

「金貴，我傳你的打坐吐納方法，你是仍在用功？」

「是的，我自己已經感覺到了，它具有的神效靈異……」

「立刻停止下來。」

「爲什麼？」

白三姑娘嘆息一聲，道：「那是一種屬於我們這個家族的修煉之術，和他們的不同，你如無法避免被人帶走的事，他們會傳授你一種不同的修煉辦法。」

李金貴道：「這兩種辦法，是不相同麼？」

白三姑娘道：「不同，老實說，他們的辦法，比起我們，有着速成的功能，立竿見影，會使一個人，很快登堂入室，有很大的成就。」

「哦！」李金貴皺皺了眉頭，欲言又止。

白三姑娘笑一笑，道：「有利必有弊，他們的方法，具有速效，但却無法更上層樓。」

她費了很多的唇舌，李金貴總算對自己的處境，有了一個概括的瞭解。

他在無意中，進入白家大院，已捲入一塲江湖上，具有靈異，奇術的家族，門戶紛爭之中。

他得到白家的修煉之術，但却又被另一門戶的人看中。

但使李金貴不解的是，白家竟然不肯出來維護他，而任由另一門戶的人，把他帶走。

白三姑娘，只爲她說明了人間，另一個奇異的世界，也存在着一些紛爭，甚至比一般人，更爲慘烈。

李金貴本是個很平凡的人，但却被捲入了這一次紛爭之中。

只因，他有了强烈的好奇之心，進入了白家大院，導入這一個漩渦之中。

李金貴忽然想起了身上尚帶着白三姑娘贈與的奇寶，一件一件取出來，交還給白三姑娘，說道：「白氏家族不能把我留下來，我似乎，也不太適合帶着這些東西了。」

白三小姐點點頭，道：「金貴，我想不到，事情會鬧到這步田地，老實說，這些東西，都是白氏家族的家傳奇寶，具有着很大的威力，只是你現在，還沒有施用的能力，當你被別人帶往另一環境的時候，這些東西，已然不再適合你帶在身上，不過，我已經答應給你這些東西，我會替你好好的保管着吧，有一天，我會再還給你的。」

李金貴苦笑一下，道：「爲什麼我不能拒絕他們，而且，一定要跟他們走？」

白家三小姐垂下了頭，低聲說道：「我和大姐討論過這件事情，她說，我們現在就出面保護你，會造成一次很大的刧難，不但很難保護你的安全，而且，還會拖累到你的父母……」

「不！不能拖累到他們。」

白三姑娘點點頭，道：「所以，我們不能出面和他們正面衝突，金貴，我很抱歉，把你拖入了一塲奇術的爭鬥之中，但也爲你打開靈異的門戶，記住，我不會坐視你眞的沉淪下去，但你自己，也要盡量的保持着靈智，不要冒失，借他們速成奇術，使你盡快的進入仙門境界……」

她突然住口不言。

李金貴道：「三小姐，爲什麼不說下去？」

白三姑娘道：「金貴，我已經給了你很多的啓示，再說下去，那就是洩漏天機，而且，我也不是眞的知道？」

「不是眞的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還不具有這種神通能力，這些事，還是大姐告訴我的。」

李金貴點點頭，嘆一口氣，道：「就算妳想帮助我，妳也沒有那份能力。」

白三姑娘點點頭，道：「金貴，我們分開之後，我要下一番苦功，至少，我們有一年的時間，不能見面，希望一年後，我能具有超越的神通。」

李金貴一呆，道：「一年啊？三姑娘，妳說要一年的時間……」

白三姑娘點頭道：「最少要一年的功夫，如果我沒有通過本門的『煉心大法』，恐怕要三年也不定……」

李金貴心頭一震，忍不住拉住了三姑娘的衣袖，道：「妳……」

白三姑娘輕握住他的手，嘆一口氣，道：「金貴，我也捨不得，可是……」

她凝目望着李金貴，幽幽地道：「這都怪我，以前大姐督促我用功，我一直沒有用心，不然也不會……」

一股深濃的離情別緒，湧上了心頭，李金貴只覺胸口彷彿塞了一塊石頭，悶得難受。

他哽聲道：「三姑娘，我……」

只說出這幾個字，他已是熱淚盈眶，喉嚨裏彷彿卡住什麼似的，再也說不下去了。

白三姑娘輕輕的拍一下他的手，道：「金貴，別難過，反正一年的時間很快便會過去的，我們到時候就會見面……」

說着，說着，她的淚水如同珠串般的滴落下來。

李金貴見她流淚，忍不住心中難受，淚水更是泉湧而出，洒落衣襟。

他發現不知何時，白三姑娘已經偎入他的懷裏，兩個人臉貼着臉，默然的偎依一起。

大地一片靜寂。

在這刹那間，一切都不存在，彷彿宇宙只有他們兩人。

沒有什麼人，沒有任何的事物打擾着他們，圍繞在他們身邊的，只有溫馨，憐愛……

在這相擁的時刻裏，李金貴一直忘了身在何處，也忘了即將面臨的別離，他只覺胸臆中充滿了幸福的感覺。

那是他一生之中，從未有過的奇妙的感覺，他眞願意就此死去，死在這一片溫柔中……

然而時間畢竟會過去的，隨着白三姑娘緩緩的將他推開，他的意識突然的又恢復過來，頓時，他想到，所面臨的離別情景。

他凝神望去，只見白三姑娘那張清麗的面龐，就在眼前不遠，她長長的睫毛上還掛着晶瑩的淚珠，就如同清晨小草上閃爍的露珠，是那樣的可愛，更是那樣的動人……

她面上的神情，更有一股說不出的輕柔，使人看了，彷彿整個靈魂都被提昇到**宇宙的最深處。**尤其是她那黝黑深邃的眼瞳，更像二座深不見底的清潭，使人寧願沉入裏面，永遠不再出來。

白三姑娘被他凝目注視着，嘴角綻起一絲嬌羞的微笑，道：「傻小子，你看什麼！」

李金貴吶吶道：「我……」

他只覺心頭「噗噗」跳動，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白三姑娘說道：「你看你，眼淚還沒乾！」

說着，她湊上身來，伸出香舌，替他舐去面上的淚水。

一股騷癢的感覺自面上迅捷地傳遍全身，李金貴不由起了一陣顫抖，他緊緊的摟住了白三姑娘，道：「三姑娘妳……」

白三姑娘仰着頭，道：「金貴哥，爲什麼人的淚水會是鹹的？」

她那純眞無邪的笑容，使得李金貴的情緒緩和下來。

他嚥一口口水，道：「這個，我也不知道……」

白三姑娘：「金貴哥，我永遠都會記得你爲我掉淚，永遠都忘不了你的淚水是鹹的……」

她的話在幼稚中滲雜着濃郁的感覺，使得李金貴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吶吶道：「三姑娘……」

白三姑娘又說道：「我叫玉鳳，玉珮的玉，鳳凰的鳳，以後，你就叫我玉鳳好了。」

李金貴道：「不，我要叫妳鳳妹，妳**永遠都是我的鳳妹……」**

白玉鳳道：「金貴哥……」

李金貴激動地道：「鳳妹，妳不要去修什麼『煉心大法』好不好？我們一起走吧，走得遠遠的，再也不要看到那什麼玄妙觀的老道，什麼太白雙仙……」

白玉鳳緩緩將他推開，掠掠下垂的髮絲，道：「金貴哥，不行哪……」

李金貴道：「爲什麼不行？我們走得遠遠的，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去……」

白玉鳳道：「難道你忘了你的爹娘了麼？」

李金貴一呆，說道：「我們可以跟他們一起走啊！就像妳原先所說的，搬到一個……」

白玉鳳搖搖頭道：「金貴哥，不行的，我決不能跟你一起走……」

李金貴說道：「爲什麼？難道妳不願意……」

白玉鳳道：「不是不願意，而是我有責任在身，決不能就此一走了之……」

李金貴道：「妳是說白家四代的仇恨？非要妳……」

白玉鳳凝聲地說道：「不錯，身爲白家的子孫，非要肩負起這份責任不可，否則……」

李金貴道：「不然會怎樣？」

白玉鳳幽幽一嘆道：「金貴哥，跟你說也說不通，反正……」話聲一頓，道：「我也捨不得跟你分手，尤其是讓你跟太白雙妖一起走，可是我眼前自身難保，若不趕快閉關修完『煉心大法』便無法應付以後的刼難，更談不到爲我們白家四代報**仇了……」**

李金貴黯然的垂下頭來。

白玉鳳低聲道：「金貴哥，你記不記得兩句詩？」

李金貴問道：「那兩句詩？」

白玉鳳道：「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李金貴點頭道：「這是秦少游題作『七夕』的一首詞中最後的兩句……」頓了頓，漫聲吟道：「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秦少游乃是宋一代的大詞家，在當代的詞壇有很高的聲譽。蔡伯世說：「子瞻（蘇軾）辭勝乎情，耆卿（柳永）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他的詞，風骨極高，如紅樹着花，能以韻勝，詞淺意深，如幽花媚春，自成馨逸。

李金貴漫聲吟來，將整個感情都揉合進去，聽來更是纏綿悱惻，幽怨動人。

白玉鳳痴痴的望着他，彷彿整個人都溶入詞中，自己變成了那在黑夜裏渡過遼闊的天河，去與牛郎相會的織女，這匆匆一會之後，便又是漫長的等待……

她的淚水迅即充盈了整個眼眶，然後又在不知不覺中流了出來，滑落在衣襟之上。

離別的滋味是如此的苦澀，有人說還甚於死別，這一雙小兒女，縱有定力，也被秦少游那婉轉幽怨的情詞所融化。

白玉鳳顫聲道：「金貴哥，你……你不要再吟下去了，我……」

李金貴道：「鳳妹，我們……」

白玉鳳觸及他那渴求的目光，只覺心旌動搖，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嚶嚀一聲，投入他的懷裏。

在這一剎那，什麼白家四代的血仇，什麼江湖恩怨，什麼煉心大法，全都被她忘得一乾二淨，她整個心扉裏充滿的只是李金貴的身影，她所渴望的只是與李金貴相聚在一起，那管他地坼天崩，山移倒海，她要珍惜與李金貴相處的每一分，每一刻……

在修道人來說，她這時已面臨最危險的時刻，只要再進一步，她的元丹一失，以往所築的道基便將毀敗，自然便淪爲凡人，再也無法進窺道術堂奧了。

就在這剎那，她的耳邊突然傳來了一聲低沉而嚴厲的呼喚：「三妹！三妹！」

白玉鳳全身一震，悚然大驚那低沉的話聲如同暮鼓晨鐘，使得她的靈智一醒，霍地推開李金貴，站了起來。

她自幼失去父母，由大姐撫養長大，而白大姑娘鑒於身負白氏復仇的大責，對這個三妹更是管敎極嚴，所以白玉鳳一向都是對大姐極爲畏懼。

她凝目望去，只見暮靄四合，大地一片昏黯，那有白大姐的人影？不禁呆了一下。

李金貴整個情緒都沉在一種新奇而又刺激的特異情景中，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只是本能地解開白玉鳳的裙帶，伸着顫抖的雙手，撫摸着她……

就在這時，他被白玉鳳推了開來。

李金貴一點武功都沒練，如何能禁得起白玉鳳這猝然的一推，整個身子在地上翻了兩個滾，跌出丈許開外，幾乎昏了過去。

他定一定神，只見周遭一片黑寂，看不到一個人影，方才依偎在他懷裏的白玉鳳，在這一剎，竟不知到何處去了。

耳邊傳來晚風林梢的聲音，又聞無數怪獸發出的低吼，李金貴一陣驚嚇，心中凜慄難安，慌忙叫道：「鳳妹、鳳妹！妳在那裏？」

白玉鳳看不到大姐：心神稍定，這才發現李金貴已被她推出所佈的禁制之外，她正要拉他進入白土劃的禁制圈內，旋又發覺自己的裙帶已被解開，不由臉上湧現一絲紅雲，趕緊繫好裙帶。

這時，她才明白方才自己幾乎淪落至萬刦難復的境界，若不是大姐警覺自己所面臨的情刦，施出「千里飛音」之技，喚醒已泯的靈智，等到道基一毀，後果將不堪設想……

她心頭一懍，幾乎嚇出一身冷汗，暗道：「好險！」

意念轉處，她又縮回了手，不想再把李金貴拉回來，因爲她怕李金貴見到她之後，會捨不得離開自己，而做出什麼傻事，以致影響到自己的道基。

聽到李金貴的叫喚聲，她幽幽地說道：「金貴哥，你快些回去吧！別讓那太白雙妖起疑心，反而會對你做出什麼傷害你的事……」

李金貴很清楚地聽到，白玉鳳的話聲，然而凝目望去，却看不到她在那裏，惶然地道：「鳳妹，鳳妹，妳在那裏？」

他叫了幾聲，除了聽到夜風呼嘯的聲音外，什麼都聽不到，心中更加惶急，四下找尋，却連方才清晰可見的白土所劃的圈圈都找不到了。

白玉鳳距離李金貴不到丈許之遙，眼看他摸索奔走，心中不由一酸，却知道若是再現身與他相見，對雙方都有不利，只得忍心掉首他顧，低聲的說道：「金貴哥，別了，一年之後，我會去找你，珍重再見。」

說着，說着，她一掐法訣，飛身而起，衣袂飄飛，沒入夜空，轉瞬便已消失踪影。

李金貴方一聽到她的說語，便循聲摸索而去，誰知白玉鳳一說完便已離去，他一聽話音遠去，大聲疾呼道：「鳳妹，鳳妹，妳等等……」

然而她那充滿感情的呼叫，却喚不起他心愛的白玉鳳，佳人遠逝，話聲漸杳。

李金貴徒然對空高呼，也聽不到半點回音，他心中一沉，不禁頹然坐倒於地。

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一聲怪笑聲傳來，有人怪聲地道：「嘖嘖嘖，眞是個人間罕見的多情種子，只可惜佳人遠去，鳳飛他方，縱然千呼萬喚，再也喚不回來的了。」

李金貴駭然站起，循聲望去，却只見到黑漆漆的一片，根本看不到什麼，但是黑影幢幢中，却又像是有好多人在那兒。

他到底是讀書人，又加上練了二個多月的打坐吐納之術，胆氣自是比常人要壯得多，微一定神，凝聲問道：「誰？是誰在那兒說話？」

「嘿嘿嘿！」黑夜中傳來一陣怪笑：「柔情似水，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這分明便是李金貴方才所吟的「七夕」，但是李金貴吟來，幽怨哀艷，動人心扉，換了這個人吟來，怪聲怪氣的，聽來眞是慘不堪言，比起那殺鷄的聲音還要令人難以入耳。

若是秦少游未死，聽到他的詞被人吟成這個樣子，恐怕也會氣得當場吐血而死去。

李金貴只覺全身起了一陣鷄皮疙瘩，在噁心之中，却又有一份難堪，因爲他清楚那藏匿在黑夜中的怪人，分明是在嘲諷他。

只是，他不明白，何以以白玉鳳的神通，竟沒能發現有人在旁窺伺，可見這個人的道行修爲，還遠在白玉鳳之上，是絕無疑問了。

李金貴是個福緣深厚的人，否則也不會以一個佃農之子，能有機緣踏入白氏大宅院裏，遇見了白氏姐妹，並且在涉入玄妙觀之後，得到了太白雙仙中的二姑娘青睞……

他心意一轉，當下羞愧與難堪之情，抱拳朝那怪聲傳來作了一揖，道：「前輩取笑了，在下李……」

話未說完，突然有一股寒意自丹田湧升而起，迅即遍佈全身，凍得他牙關咯咯打抖。

這股突然而至的寒意，與面臨寒風吹襲又不一樣，彷彿帶着千萬根冰箭襲出而至，一陣酷寒之夜，便又緊接着一陣驟烈的刺痛，使得他大叫一聲，抱緊着肚子，蹲了下去。

黑夜之中傳來驚咦之聲，隨即人影一閃，一個蓬頭散髮的化子，現身在李金貴的面前。

那個化子長得又矮又胖，細長的脖子上，却頂着狹長的馬臉，再配上禿眉，塌鼻、闊嘴，眞是難看得使人不忍卒睹。

偏偏他又喜歡穿紅着綠，身上的一件百補千綴的衣裳，全是以鮮艷顏色的破布補綴而成的，望去一片片花花綠綠，燦人眼目，顯得極爲怪異。

李金貴蹲在地上，只覺體內那股凜冽刺痛，有如陣陣海潮湧至，一波又一波的襲上身來，痛得他直打哆嗦，冷得他全身顫抖。

若非他練過二個月的坐息吐納，只怕就這一下，就會使他凍暈過去。

那個怪異的化子在李金貴身前不遠，驚訝地道：「好小子，你這是做什麼？小鳳兒飛了，也用不着這麼難過啊？」

李金貴仰頭往上望去，首先映入眼中的便是一雙黑得發亮的赤脚，其次便是那一身花花綠綠，千補百綴的「寶」衣，和那叫化子手裏持着的一根黃澄澄的竹棍，緊接着，看到的便是那張怪異又滑稽的臉孔。

李金貴一輩子都沒看到過這種怪人，乍一目睹，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

但是他的嘴角乍一裂開，一陣驟痛便疾襲而至，痛得他慘叫一聲，跳起老高，一跤跌倒地上。

那個怪叫化子咧着一張大嘴笑[illegible]：「好小子，你在玩什麼花樣……」

他突然發現李金貴頭髮上閃現一層白色的反光，不由臉色一凜，伸手摸去，只見那層薄薄的白粉似的東西，竟然是一層白霜。

他扳過李金貴的身軀，就着淡淡的月光望去，只見李金貴五官緊皺一起，面上也泛現一層薄薄的白霜，急忙中自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顆火紅的丸藥，撬開李金貴的牙關，放進他的嘴裏。

李金貴此時已經暈了過去，根本無法嚥下丸藥，那個叫化子喃喃怒罵一聲，取下背上揹着的一個大葫蘆，拔開塞子，對着李金貴的嘴，硬給他灌了兩口酒。

眼看着李金貴把丸藥嚥了下去，那叫化子才放下心來，仰首對着葫蘆嘴，「咕嘟嘟」一口氣喝了三大口酒，這才用那滿是油膩的袖子擦嘴角的油漬，重新塞好葫蘆，揹在背上。

說也奇怪，就這一會光景，李金貴體上和髮上凝聚的一層薄霜已經化去，變成滴滴水珠。

那叫化子吁了口氣，暗道：「他奶奶的，太白雙妖的『冷煞手』可眞是厲害，若非我在此，這小子的一條小命可就不保了。」

意念方動，他似是發現什麼，目光一凝，往北方望去，喃喃道：「好像是北崆峒的高手來了！不然有誰會施出『馭劍行空』之術時，發出這等異嘯？」

他望着躺在地上的李金貴一眼，提起手中的黃竹棍，身形一閃，便已隱入濃郁的夜色之中。

遠處的空際，隨即傳來一聲尖銳的異響，迅如電掣般疾嘯而來，一道有如電閃的爍爍光芒急劃夜空，光影乍閃便斂，落在地上，現出一個白髮老叟。

那個老者身着一襲灰衣，白髮白眉，身軀瘦削，手中持着一枝短劍，目光閃爍如電，略一顧盼，便已見到倒臥地上的李金貴。

他收起短劍，掠到李金貴的身邊，伸手在李金貴的額上摸了一下，道：「還好，老夫沒有來晚了……」

話未說完，驀地一陣旋風飛舞，揚起一片灰沙，隨着沙石歛落，那白眉老者的身邊現出一個頭戴鐵冠身着水火八卦道袍的長鬚道人。

那個老道長相清奇，手中持着一柄拂塵，望去仙風道骨，就像道觀裏供的呂洞賓。

他一現身，便撫髯微笑，道：「朱老哥，到底是你的功力高，貧道的五行遁法已施到了十二成，還沒法趕上你，難怪白眉怪叟朱仙翁名滿天下……」

白眉老叟冷笑道：「玄法道友，你少誇獎老夫了，人家太白雙妖可沒把我這個糟老頭子放在眼裏……」

玄法道人呵呵一笑道：「朱兄是老前輩了，怎會跟那兩個晚輩計較？」

白眉老叟道：「道友說得不錯，老夫若非看在太白山無極老魔的面上，早就教訓那兩個丫頭一頓了！」

玄法道人頷首道：「當然，朱兄是大人不計小人過，何況……」

（未完・三）

關門弟子

新派俠情中篇　故事／王一龍·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容亮和女兒呂丹鳳二人在終南山相依爲命，徒弟都相繼下山，唐翔雖然回來省視過自己又下山去了，自己的病還未痊癒，便叫女兒去看看上官業勤的傷勢如何？呂丹鳳去到上官業勤的家裏，他後母改嫁，無人料理，奄奄一息，揹他回去，父女悉心爲他醫好，呂容亮收他爲關門弟子，希望爲本門終南派重振聲譽。一日，上官業勤到山上砍柴，發現一虬髯大漢重傷倒地，說是和仇家械鬥所傷，上官業勤將他藏在山洞內爲他療傷。在另一處又遇見一書生模樣身受重傷，自稱金劍大俠是被一虬髯大漢綽號烈火妖魔所傷，他又爲書生療傷……

悟謎語得寶　終南有傳人



次日，上官業勤又想了一個藉口上山，虬髯漢子早已在等他了，他問道：「你知道我要如何謝你麼？」

上官業勤沒好氣和搖搖頭，虬髯漢子道：「俺要教你三招掌法。」

上官業勤搖搖頭，道：「我是終南派弟子，不學別人的武功。」

「傻小子，俺又不是要你拜師，而且只是三招掌法而已，有什麼打緊。」

「大叔久在武林走動，這種規矩應該比我清楚得多！」

虬髯漢子笑道：「想不到你年紀小小，便這般迂腐，將來一定是個老古董，你以爲你們終南派的武功全部是自創的，沒有滲着別家的門派的心血麼，所謂萬變不離其宗，貴派祖師必是吸收了別家的特長，再加以發展和重行創造，而他在此之前必是學了好幾家武術，並對這些武術都有深刻的認識，才可以重新創造。」

上官業勤不由語塞，虬髯漢子又道：「你們終南派的武功已經湮沒，俺教你三招掌法對你來說更有作用，起碼將來你行走江湖時，也可以自保！」

上官勤業見他看不起自己師門，更不想學，當下便說道：「大叔的好意心領了，敝派武功雖然湮沒，但也可以强身健體，不需再學其他的了，何況我不想到江湖去！」

虬髯漢子一怔，過了半晌才道：「你眞的不學？簡直荒謬，你知不知道江湖上有多少個人都想跟我學一招半式？」

上官業勤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虬髯漢子的臉色倏忽一變，你看不起俺？」

上官業勤道：「小可絕無此意，不學的理由剛才也已表明了！」

「你知不知道俺是誰？」

上官業勤心頭一跳，不由抬頭望着他，暗自緊張，虬髯漢子道：「哼，你從未到江湖跑過，又怎會知道，告訴你我要敎你這三招，是我烈火堂名震江湖『霹靂十三掌』的頭三招。」

上官業勤心頭猛地一跳，幾乎叫了出來：「他果然是烈火妖魔！」

虬髯漢子道：「現在你學不學？」

上官業勤既知對方身份，更加不想學，悍然拒絕，虬髯漢子怒道：「你眞的不學？好，待俺下去把你師姐擄來，看你還敢拒絕否？」

上官業勤臉色大變，怒道：「你相貌堂堂，想不到是個恩將仇報的小人，還奢言什麼大丈夫，大丈夫還不如我這個婆婆媽媽的傻小子，眞教人失望。」

虬髯漢子雙眼射出神光，一字一頓地道：「你眞的不學？」

上官業勤吸了一口氣，沉聲道：「不學！」

虬髯漢子臉色一變再變，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上官業勤忐忑地望着他。虬髯漢子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小子，有種，是我老雷看走了眼。」

上官業勤已把生死置於度外，用冷厲的目光對着虬髯漢子。虬髯漢子微微一怔，道：「俺已放過你，你還不走？」

上官業勤直至此才鬆了一口氣，抱抱拳道：「多謝你不殺之恩。」

虬髯漢子一怔，說道：「誰說我要殺你。」

上官業勤頭也不回地走了，虬髯漢子在後面叫道：「你不學俺的掌法，便是我烈火堂欠你一筆人情，將來你若有難，只須開個口，烈火堂必爲你赴湯蹈火！」他話說畢，上官業勤經已去遠。

上官業勤起初還怕虬髯漢子會來糾纏，但此顯然是過慮，他就在那天下午下山了。過了八九天，金劍大俠也走了？臨走時，他悄悄塞了一錠黃金給上官業勤，上官業勤拒不收受。

金劍大俠道：「你若不收，便是不當我金某是朋友！」

上官業勤對他十分敬佩，聞言才收下。金劍大俠又道：「希望緊記諾言，別把這件事洩露出去，否則在區區傷未痊癒前，讓仇家找上門，便大是不妙了！」

上官業勤正容地道：「大俠放心，我絕不洩漏一個字！只是今日一別，不知何時才能再見！」

金劍大俠笑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小哥何必傷感，他日有緣自能再見！」言畢尋路下山，上官業勤送他下山，直至他的身形不見才返回師門。

× × ×

日月如梭，眨眼又是秋天，這時候上官業勤已學齊了一套拳術，開始學習第二套，他學得勤快，而且心境之好，彷如得到至寶般，可是呂丹鳳則與他相反，神情憔悴，秀眉深鎖，經常坐在岩石上，望着山下發怔。

呂容亮也發覺了，便問上官業勤：「你師姐近日如何？」

「師姐不知爲什麼經常望着山下，一坐便是大半天，不言不語的！」

呂容亮臉色一變，喃喃地道：「這丫頭不聽老父的話，終要吃虧！」

上官業勤年紀還小，聽不出話意來，問道：「師父，你說師姐要吃什麼虧？」

「哼，你還看不出來？九成是唐翔那小畜生花言巧語，騙她什麼的！」

「是三師兄？」上官業勤訝然道：「三師兄一表人材，與師姐正好相配，猶如金童玉女般，他怎捨得騙師姐！」

「哼，那他爲何還不回來看她？」

「也許……也許是三師兄他有事纏身吧！」

呂容亮又哼了一聲，道：「那小畜生好高騖遠，爲師一手將其養大，還不清楚麼？」

「師父，你放心，三師兄不是這種人的！」

呂容亮道：「總之你替爲師看着她，別讓她做出什麼傻事來！」

這之後，呂丹鳳教上官業勤的速度忽然加快起來，一天便教好幾招，這正中上官業勤下懷，他上午跟呂丹鳳學，下午便獨個兒練習，每一招都練了幾百遍，到了晚上便又眼觀鼻，鼻觀心的練習內功。

他有個好處，爲人達觀，因此要做到心無雜念，並不困難，起初只做到忘我的境界，丹田之內，空空蕩蕩的，後來，便逐漸有了成績，先是丹田微溫，手指及脚趾發熱，過了一段時間，丹田附近便有如針刺的感覺，這種感覺不會疼痛，反而十分舒服。

到初秋的一夜，忽然一股眞氣衝出丹田，沿足陽明經而上，至肩又復回丹田，如此連續幾次，只覺胸廓間如經清洗滌盪，說不出的舒暢！

上官業勤把這個感覺告訴呂容亮，呂容亮喜道：「想不到你進展這般快，眞是天賦異稟，希望你不要驕傲！」

上官業勤唯唯喏喏，呂容亮常要他在

石室內把呂丹鳳所授的武術演習幾遍，每次讚譽有加，他見這個關門弟子進展如此神速，不由燃起一綫希望，想道：「也許光大門牆的責任要落在他身上！」自此之後，督促更嚴。

到了冬季，呂丹鳳已將她所懂的拳脚全授給上官業勤了，只剩下一套刀法。這天呂丹鳳對上官業勤道：「上官弟，希望你在今年能把這套刀法學成！」

上官業勤興奮地道：「多謝師姐指教！嗯，這套刀法有多少招？」

「共四十九招，不過每招都有幾個變化，不大好學，你要專心，才能學齊！」

上官業勤訝然道：「師姐，既然如此又何必急在一時？」

呂丹鳳雙眼望着山下，道：「你別問這許多，總之你聽愚姐的話就是！」

上官業勤腦海中靈光一閃，脫口道：「師姐，莫非你明春要下山？」

呂丹鳳點了點頭，說道：「你不要告訴爹！」

「哦……師姐，你要去找三師兄？」

「唔，除非他在歲暮之前回山！」

「三師兄一定會回來的！」

「他下山時說明最遲一年便回來，如今一年之期已將屆滿，連信也沒一封，你教我怎不心焦？」

上官業勤道：「師姐不用担心，三師兄聰明伶俐得很，不會有事的！」

「既然如此，他爲何不回來？」

上官業勤道：「也許他被什麼事纏住了，再說你下山後，人海茫茫，到那裏去找他？」

「我不管，先下山後再慢慢找，爹便請你代愚姐服伺他了！」

「這個絕無問題，也是小弟應爲之事，只怕師父不放心你！」

「因此你不要告訴他！」呂丹鳳拋了一柄木刀給他，道：「現在愚姐便開始教你練習刀法，留心看着。」

上官業勤立即依着架式使將起來，午後，呂丹鳳仍拉着他到草坪練習。呂容亮每夜都看過上官業勤的演習，一邊指出其不足之處，一邊又教他口訣。

山上的日子雖然過得平靜，但上官業勤由於勤學苦練，所以也十分緊張，到了臘月廿五日，呂丹鳳把四十九招刀法全部傳授與上官業勤，道：「師弟，如今你只輸我經驗與內力，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超越我，希望你繼續努力！」

「這也是師姐教導有方！」

呂丹鳳道：「我跟你提過的事，你還記得麼？」

上官業勤心頭一跳，道：「師姐，你這就要下山啦？」

「不，待過了新年才下山，記住，不要告訴爹，等愚姐下山之後才告訴他！」

上官業勤囁嚅道：「只怕師父會罵小弟！」

呂丹鳳道：「愚姐有辦法，令他不罵你！」

「師姐準備去多久？」

呂丹鳳沉吟了一下才答道：「多則三月，少則一個月！」

上官業勤道：「師姐還是早點回來的好，免得師父担憂！」他也捨不得跟她分手，想了一下，忽然記起金劍大俠送給他的那錠黃金，便輕聲道：「師姐，你等等小弟。」言畢翻身入洞。

呂丹鳳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心中十分詫異，幸而上官業勤很快便出來，將那錠黃金塞在呂丹鳳手中。

呂丹鳳吃了一驚，道：「你這黃金從何而來？」

「你別問，你拿去吧，所謂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可不能沒錢防身！」

呂丹鳳道：「三師哥曾給我銀子，至今還未花光……嗯，快過年了，你下山辦些年貨吧，這錠黃金愚姐不能全拿走，否則你跟爹吃什麼？」

上官業勤想想也有道理，便下山買了些年貨回來，他在鎮上將黃金兌了白銀，只留下五兩銀子，把剩下的都給了呂丹鳳，呂丹鳳感激地道：「師弟，你的恩情愚姐不會忘記！」

兩人瞞着呂容亮，眨眼間已是新的一年，山上生活簡單，只在新春時，弄點臘肉和年糕吃，過得十分平淡。

新春初八，上官業勤出草坪練武，不見灶堂有炊烟，便探頭進去，叫道：「師姐！」

屋內沒人，只見地上用炭寫着一行字：上官弟，灶頭上有一封信，請交給爹，其他一切都拜託你了，謝謝！師姐留。

上官業勤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此刻心頭仍有惆悵之感，發了一陣怔，才拿信去見呂容亮！

呂容亮看了信，罵道：「果然是唐翔那畜生害了鳳兒！」

上官業勤在房安慰他，呂容亮忽然抓住上官業勤的手，道：「業兒，爲師有一件事交代你，你一定要替我辦到。」

上官業勤心頭一凜，道：「師父有事要徒兒去辦，但請交代下來，徒兒願赴湯蹈火！」

呂容亮道：「假如唐翔眞的害了鳳兒，你要取他的首級回來見我，萬一爲師已死，便將他首級拿到我墓上拜祭！」

上官業勤道：「師父，你怎會說這種話？三師兄絕對不會害師姐！」

呂容亮厲聲道：「爲師的話你到底聽見沒有？」

上官業勤從未見過他神色這般淩厲的，知道他愛女心切，心情未免激動，便只好答應他，呂容亮揮揮手，道：「好吧，你出去練刀吧！」

上官業勤連忙出去，却不是去練刀法，而是到灶堂燒火煮早膳！

× × ×

呂丹鳳下山月餘仍未回來，呂容亮整天愁眉不展，上官業勤則更加繁忙了，既要煮飯，又要服伺師父，更要練武，忙得他團團轉。

呂容亮雖然繼續服藥，但進展不大，反而因爲担心女兒的安危，精神更加不濟了，上官業勤爲了開解他，便央他再把刀法的口訣解釋一次，呂容亮雖然無此心情，但見徒弟如此勤學，只好打起精神把招式名稱，變化的口訣一一爲其解答，但如此也只能消磨他半個月的時光，而呂丹鳳去如黃鶴，仍無消息。

這天上官業勤送飯到石室內，呂容亮

忽然問道：「業兒，鳳丫頭下山去了多久了？」

上官業勤道：「二個月零七天！」

「唉，女生外向，奈何奈何！」呂容亮嘆了一口氣道：「這丫頭也狠心，一去兩個月，完全忘記山上尚有倒在榻上的老父！」

上官業勤安慰他，說道：「師父不必担心，師姐她吉人天相，一定會找到三師兄的。」

「找到那小畜生，哼！老夫就不放過他。」

上官業勤心中忖道：「三師兄若眞的是這種人，他海闊天高，師父也沒奈他何！」他心中這般想，嘴上却不敢吭出一個字。

呂容亮道：「業兒，三個月屆滿之後，你便給我下山找鳳丫頭，一定要找到她，聽見沒有？」

上官業勤一驚，道：「徒兒下山，那師父你……」

「爲師的事不用你担心，你若有孝心的便照爲師的話去辦，否則我做鬼也會怪你！」

上官業勤見師父神色嚴厲，不敢多說，眨眼三個月已屆，呂容亮果然將上官業勤趕下山。上官業勤採了大量的山芋，又打了好幾隻野兔，用鹽醃了起來，再砍了一大堆柴，然後才與師父揮淚而別。

他走到山腰石亭附近，忽見地上倒臥着一個女子，心頭一跳，將之扶起一看，正是師姐呂丹鳳！

上官業勤見呂丹鳳臉色又青又白，雙眼緊閉，心頭大吃一驚，不由叫了起來：「師姐師姐，你覺得如何？」

他呼了幾遍才猛然醒起，連忙伸手一探鼻息，只覺他呼吸似有似無，脈搏更是柔弱，忙不迭把她抱起，一口氣跑上草坪，還未進山洞便叫道：「師父，師姐回來了！」

呂容亮在石室內聽見叫聲，心頭大喜，掙扎着下了石床，這才見上官業勤抱着一個人進來。「師父，師姐倒在路上！」

呂容亮又驚又急，道：「快將她放在床上！」

上官業勤將呂丹鳳放在呂容亮的床上，顧不得喘口氣，便轉身奔出去，邊走邊道：「我去拿熱茶來！」

上官業勤下山之前剛燒了一壺開水，便冲了一壺熱茶，匆匆跑進石室，扶起呂丹鳳，灌了半碗，呂容亮在旁緊張地看看，半晌，呂丹鳳悠悠醒來，定一定神才發覺自己已回了家，猛地叫道：「爹，女兒不是在九泉之下麼？」

呂容亮雙眼濕濡，道：「乖孩子，你已回來了，不用怕！」

「爹——」呂丹鳳叫了一聲，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與老父抱頭痛哭。

上官業勤在旁陪他們父女流了幾滴淚，澀聲道：「師父，師姐身子不好，你讓她休息一下吧，待徒兒上山採幾味藥，回來給她喝！」

呂容亮收淚，說道：「業兒，多虧你了！」

上官業勤道：「師姐曾救徒兒一命，徒兒萬死也無法謝她，師父萬勿這樣說！」言畢出洞上山。

上官業勤採了藥便回灶房煎，煎好之後再捧進山洞，呂丹鳳又昏睡過去，呂容亮呆呆地坐在床前，他請到上官業勤進來才瞿然一醒，叫醒女兒，再讓徒弟餵她喝了藥。

「業兒，鳳丫頭沒事了吧！」

上官業勤搭了脈，半晌才道：「師姐虛火盛，氣滯不暢，料是心焦意慮，情思鬱結，加上水土不服才犯了病，師父放心。只須調養幾天便能下床了！現在待徒弟先熬些稀飯給她吃！」

呂丹鳳感激地望了他一眼，聲音微弱地道：「多謝你啦，師弟！」

上官業勤雙手亂搖，道：「師姐這樣說便太見外了！這是應該的！」他又忙去了。

這一天，他忙得連練功也沒機會，呂丹鳳沒法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溺，他連馬桶也捧了好幾次。

次日，呂丹鳳再服了藥，精神稍佳，呂容亮忍不住問道：「丫頭，你怎會暈倒在路上？」

呂丹鳳神情微微一變，喃喃地道：「病魔來了！女兒便……」

呂容亮嘆了一口氣，道：「你不用瞞我！嗯，找到唐翔那畜生沒有？」

呂丹鳳神色再一變，半晌才搖搖頭，呂容亮雙眉鎖起，問道：「找不到他還是不想提他？」

呂丹鳳聲如蚊蚋地說道：「是找不到他……」

「眞的！」

呂丹鳳道：「眞的……」

呂容亮哼了一聲，道：「你不用騙爹，九成是他不要你了，老子早說他不是東西，教你莫被他花言巧語所騙，你偏不信，自己往火坑裏跳！」

呂丹鳳流着淚道：「爹……你，你猜錯了……人海茫茫，女兒找不到他，又……又怎知道他的心意如何……」

「哼，老子才不信！不過，這樣也好，教你死了心，爲父這才放心。」

呂丹鳳道：「爹，這件事已成過去，你莫再提……」

呂容亮道：「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就怕你不心息！」

呂丹鳳吸了一口氣，道：「三師哥也許不是這種人，爹你莫自找氣受！」

「哼，他若是個有心人，爲何一去年餘沒消息，若不瞧着你，也該瞧着師父的份上，回山請個安！」呂容亮胸膛起伏，道：「若不是爲父無法行動，我這就下山取他狗命！」

「爹，你莫說這種話。」

呂容亮激動地道：「爹寃枉他麼？反正當年老子若不抱他上山，他也早已餓死了！」

石室一陣沉默，半晌，呂容亮忽又一聲長嘆：「唉，只怪本派沒落，要不然他們也不會這般……不過，不過他們也別太高興，我還有一位好徒弟，他們若有什麼錯失，我便敎業兒替我清理門戶！」

呂丹鳳淚流滿面，咬牙不語，石室重歸寂靜，只聞呂容亮沉重的呼吸聲，半晌上官業勤把飯開了進來，氣氛才略爲好轉

一些。

過了兩三天，呂丹鳳已能下床，更衣洗澡時才醒起一事，便把一包「當門子」悄悄交給上官業勤，道：「師弟，你不是說，若有『當門子』煎藥，對爹的病會有較大的進展麼？」

上官業勤捧着那包藥，驚喜地問道：「這包『當門子』你從何處得來的。」

呂丹鳳道：「買來的。」

「聽說這藥很貴。」

「總之愚姐不會是偷來的，就煩你弄給爹服食吧！」

上官業勤恍然道：「原來你爲了買這藥，把錢都省下來，自己連飯也不吃！」

呂丹鳳噓了一聲道：「輕一點，莫讓爹聽見，愚姐沒胃口，所以不吃，不是爲了……」

「師姐你說謊，那天我替你洗衣服，你身上沒一文錢……」

呂丹鳳臉上一熱，訕訕地道：「人家放在內衣內，你怎知道！」

上官業勤雖自小在山上長大，但此時年歲已長，已漸解風情，聽了此言，一張臉霍地漲紅。呂丹鳳見他如此也將粉臉染紅，因爲此刻才驀地記起，自己暈倒在半山時，是這位已經長大了的師弟抱回家的，而且那幾天他衣不解帶地服伺自己，連馬桶也是他倒的，不由又羞又感激，霍地轉身走了過去。

這刹那間，呂丹鳳才猛地發覺面前這位小師弟已經長大成人，而且腰粗肩寬，完全是個男子漢的氣概。

上官業勤也是心頭怦怦亂跳，第一次在師姐面前，覺得有點靦覥！

半晌，上官業勤才轉過頭去，呂丹鳳已經不知跑到那裏去，他收拾了一下心情，帶了小鋤和藥囊，走出茅屋外，只見呂丹鳳坐在岩石上，呆呆地望着山下，他心頭忽然湧上一陣酸意，吸了一口氣，定一定神，呼叫道：「師姐，小弟上山採藥去了！」

呂丹鳳頭也不回地應了一聲，上官業勤有點失望，快快地上山去，待得他採藥下山，已是天色向晚，草坪上一片寂靜，他走進茅屋，不見有人，伸手在灶上摸了一下，冷冰冰的，顯然還未煮飯，上官業勤心頭一怔，丟下藥囊花鋤，奔進山洞。

只見山洞裏黑燈瞎火，他更是大吃一驚，叫道：「師姐，師父！」

洞裏沒人應他，上官業勤走得急，幾乎跌了一跤，又呼叫起來，這才聽見呂丹鳳發顫的聲音道：「師弟，你來遲了。」

「什麼事？」上官業勤趕緊伸手去摸桌上的刀石。

呂丹鳳聲音空空洞洞：「爹死了！」

這三個字很輕，但聽在上官業勤的耳中，卻有如三個焦雷般，震得他心頭狂跳，連刀石也跌落地上。

半晌，他才大叫一聲道：「師父！師父！」

叫聲在山洞內迴响，黑暗之中，聽來十分恐怖，上官業勤又大叫起來：「師姐你爲何不作聲，你騙我的。」

黑暗中不知呂丹鳳的動靜，又不聞她的回聲，上官業勤心慌意亂下，蹲下地摸起刀石，也許他心頭震驚，手足不聽使喚，敲打了好幾下，都沒把燈點着，只濺起一蓬火星子，隱約見到呂丹鳳面對石床，背向自己。

燈終於點亮，上官業勤見呂丹鳳如石像般坐着，便取燈走前，但見呂容亮直挺挺地躺在石床上，動也不動，他心頭怦怦亂跳，叫道：「師父……」

呂丹鳳眉頭微微一動，床上的呂容亮則毫無反應，上官業勤忍不住伸手一探，只覺呂容亮鼻頭發冷，已了無呼吸，心頭登時一沉。

半晌，上官業勤才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師父，『當門子』已買到了，你爲何等不及！」

他哭了一陣，才聽見呂丹鳳輕輕的飲泣聲，上官業勤倏地回過頭來，大聲問道：「師姐，師父爲何會突然仙逝？」

呂丹鳳臉上掛着兩行清淚，輕聲泣啜，上官業勤用手推動呂丹鳳的香肩，嘶聲道：「師姐，你爲何不說話！」

呂丹鳳眼淚撲簌簌淌下，這才哭出聲來，她一哭難止，使得上官業勤也陪她哭了起來。

過了半柱香，呂丹鳳雙眼經已紅腫，上官業勤心頭發酸，又疼又憐，輕聲道：「人死不能復生，請師姐節哀！」

呂丹鳳再哭了一陣，才慢慢收淚，飲泣地對他說道：「爹是强行練功，震斷了經脈死的……我進來時，只見到他最後一面……」

上官業勤垂淚道：「師父已這般年紀了，還强練什麼內功……唉，他一定是有什麼未了之志……」

呂丹鳳臉色更加青白，說道：「爹臨死前交代，要你好好練武……希望你能光大本門，否則他死不瞑目，他還說……還說……」

上官業勤見她吞吞吐吐，不由問道：「師父還說些什麼？」

「他說……假如三位師兄若有什麼不軌，要你代他清理門戶……」

「他老人家還說些什麼？」

「那些都與你無關！」

「他可有交代下來，要小弟今後如何麼？」

呂丹鳳想了一下，道：「他只叫你照顧愚姐……」

上官業勤心頭猛地一跳，不由看了她一眼，呂丹鳳低頭不語，不知她心中想着什麼，他嘆了一口氣，道：「既然如此，請師姐節哀，這碗藥已用不着了，待小弟去煮些稀飯給你吃，明早小弟下山買具棺木回來，先把師父安葬了再說。」

「一切拜託你了……不過愚姐還怎吃得下？」

上官業勤心頭悲慟，自忖也吃不下，便陪她守着呂容亮的屍體。

兩人一夜無話，默默守到天亮，上官業勤勸呂丹鳳去睡覺，呂丹鳳搖搖頭，上官業勤知道再勸也沒用，便出去熬了小半鍋地瓜稀飯，盛了一碗給呂丹鳳。呂丹鳳只吃了半碗，上官業勤强振精神，吃了兩碗，取了錢下山去買棺木。

由於車子沒法上山，須用人力揹上，上官業勤不肯多花錢，自己揹上山，得到山洞已是下午，他找了一塊墓地，就在山

洞上面，用鋤頭挖了一洞，再燒水替呂容亮洗澡，最後換上壽衣，將他放入棺內。

他弄妥了這一切，才叫呂丹鳳進來，兩人換上麻衣孝服，把棺材抬了上去，上官業勤辦過喪事有點經驗下山，買棺時，已順道買了香燭祭品，兩人將棺材葬落土穴中，再蓋上土，呂丹鳳又放聲大哭了起來。

上官業勤供上祭品，點上香燭，拉着呂丹鳳跪在墓前，喃喃地禱告：「師父請瞑目，徒兒一定秉承師父的遺志，光大門戶，只是恐怕徒兒資質低劣，有心無力，請師父在天之靈，助徒兒一臂之力，至於師姐也請師父放心，徒兒一定好好照顧她的！」

呂丹鳳嬌軀一震，乜斜了他一眼，也闔起雙眼，輕輕禱告起來，她聲如蚊蚋，加上不斷泣啜，上官業勤聽不到她說些什麼。

上官業勤在墓前拜了幾拜，又叩了响頭，再道：「由於倉猝，墓碑尚未打好，請師父原諒，過兩天徒兒再爲師父豎立。」言畢把金銀元寶焚燒起來。

此時，天已向晚，樹上歸鳥呱呱亂叫，益添幾分凄清之氣氛，呂丹鳳默默跪着，上官業勤燒了金銀，才把她拉下去。

回到洞中，呂丹鳳睹物思親，又哭了起來，晚上也不吃飯，便伏在父親石床上胡亂睡了一陣。

第三天，上官業勤又下山把墓碑揹上來，再取香燭，與呂丹鳳到墳前豎碑和拜祭，自此之後，兩人便在終南山上相依爲命。

呂丹鳳似失去魂魄一般，經常坐在草坪發呆，有時一坐便是大半天，上官業勤則苦練不輟，見呂丹鳳情況這般嚴重，不時開解她，可惜他不善說笑，無法逗呂丹鳳一笑。

日月如梭，眨眼已過了七七四十九天，這天呂丹鳳一早下床，煮了好些呂容亮生前愛吃的小菜，與上官業勤攜帶香燭，到呂容亮墳前拜祭。

金銀元寶燒畢，呂丹鳳便道：「師弟，你下山吧，我在這裏多陪爹一會兒。」

上官業勤說道：「小弟也在此陪伴師父。」

「不必，你趕快下去，我不想有人吵我！」

上官業勤心頭微微發酸，說道：「師姐，你這樣下去好生令人担心，看你這個多月來，起碼清瘦了十斤八斤肉！」其實呂丹鳳不但瘦了，而且神情憔悴，彷彿已老了三四年般，不過上官業勤却不忍說出來。

呂丹鳳粉臉一寒，道：「愚姐年紀比你大，入門比你早，我自有主意，你下去吧！」

大概說罷之後，她覺得言詞過厲，便放軟語氣道：「師弟，請你原諒愚姐心情不好，若有得罪的，請多加包涵！」

上官業勤嘆了一口氣，道：「小弟怕師父在九泉之下沒法安心，所以才多說你幾句，師姐萬勿生氣；何況師父臨終交代，要我照顧你！」

呂丹鳳沉聲道：「愚姐不必你照顧……唉，不如你下山買幾塊布回來，讓我縫製幾件衣服，也好打發日子！」

上官業勤大喜，道：「只要師姐你寬懷，小弟寧願爲你做任何事，你等我，小弟這就下山去！」

呂丹鳳嬌軀一震，露出感激的目光，緩緩道：「愚姐知道你乖……這些天來，多虧你照料……我，我感激得很……不過，你不用替我担心，還是把精神放在習武上面吧，爹把光大本門的希望寄託在你身上！」

上官業勤正色道：「小弟一定盡力而爲！」言畢下山而去，呂丹鳳怔怔地望着他的背景，山風吹過，秀髮飄飛，忽然吹下了她兩行清淚！

×　×　×

上官業勤回山時，已是下午，呂丹鳳坐在灶堂裏等他。「師弟，你還未吃吧，鍋裏還有一大碗乾飯，還熱哩，你快點吃吧！」

「謝謝師姐！」上官業勤把布捧上，道：「師姐，你看這些花布合不合你的心意？」

呂丹鳳打開一看，只見裏面兩塊花布，一塊湖水綠色的長布料，她心頭一怔道：「你怎會買花布？」

上官業勤一邊扒飯，一邊道：「你不合意麼？」

呂丹鳳心頭一熱，澀聲道：「傻師弟，愚姐是要爲你做衣服呀，可不是要爲自已做！」

上官業勤心中如通過一道暖流，道：「小弟的衣服還能穿，倒是師姐的都已舊了！」

呂丹鳳說道：「你吃了飯拿下山去換吧！」

上官業勤搖搖頭，道：「小弟的以後再做不遲，我不換！」

呂丹鳳想了一下，道：「你好意，愚姐接受了，不過你明早一定再下山去買布，挑你自己合意的；還有，挑一塊厚布，冬天來時才可禦寒，你若不聽話，這三塊布愚姐也不做了！」

上官業勤心頭暖洋洋的，道：「那麼小弟明天再下山買吧！」

呂丹鳳自懷內檢出一塊玉珮來，道：「你明日下山時，順便替愚姐把這塊玉珮賣掉！」

上官業勤道：「咱還够錢買布，不用啦，你留着吧！」

呂丹鳳道：「傻師弟，那以後咱們吃甚麼？」

上官業勤道：「小弟正想跟師姐商量，剛才我在市集上看見有人在擺賣山藥及獵物的，以後小弟也可以採些藥去賣！」

呂丹鳳喜道：「這倒也好，你吃了飯便上山採藥去吧！」

自從她回山之後，今日與上官業勤說的話多了，上官業勤甚是高興，大聲道：「小弟遵命！」

呂丹鳳拿布入山洞裁衣，上官業勤則上山採藥打獵，第二天依舊上山，採了一大包山藥，又獵得了一頭小麞，兩頭兎子，第三天都帶下山去販賣了。回山時果然帶了兩塊布。

此後，呂丹鳳便一直在山洞裏做衣服，而上官業勤有空便上山採藥打獵，還下

了三次山去做買賣，呂丹鳳花了二十天的時間，才爲自己做了兩件上衣，一件裙子，又替上官業勤做了兩件上衣。

這天她大功告成之後，神情較前愉快，煮了飯，兩人在石室內進食便道：「師弟，明天愚姐跟你上山打獵採藥去，多賺些銀子，待愚姐再爲你做一條褲子！」

上官業勤見她高興，便一口應允。以後呂丹鳳便與他一起去採藥打獵，然後由上官業勤拿到山下販賣，他將賺到的錢都交給丹鳳，只覺這種日子比神仙還快活。

匆匆又是秋天，上官業勤與呂丹鳳已積了一筆錢。兩人都甚是高興，尤其是呂丹鳳，有空時便取出那些錢來數，叫上官業勤把銅錢都兌了碎銀。

這期間，呂丹鳳每天都抽出時間陪上官業勤練武，起初都是上官業勤落敗，至後來呂丹鳳已難勝他，而且上官業勤左足微跛的關係，很多招式使出時，方位都略有偏差，有時雖然會露出破綻，但亦頗有出人意表之效，每將呂丹鳳嚇了一跳！

兩人縱然練得勤，但進境甚爲有限，只是多了幾分熟練而已，上官業勤頗爲苦悶，而呂丹鳳有的却是另一種沉悶和憂愁，除了練武之外，她都是愁眉不展，看得上官業勤好不心痛，恨不得能稍解去其痛苦。

這天，上官業勤聽她喃喃地道：「爹已死半年多，他們都不回來探望一下……難道他們都已忘了師門的恩惠？」

上官業勤乘機問道：「師姐，你上次下山找到三師兄沒有？」

呂丹鳳點點頭，上官業勤緊張地問道：「他，他待你如何？」

呂丹鳳呆呆地道：「我沒跟他打過招呼……」

上官業勤怔了一怔，問道：「這是爲何？」

「因爲……」呂丹鳳沉吟了一陣，才道：「因爲當時他跟一位姑娘很……很親密……」

「啊！」上官業勤脫口道：「三師兄怎能這樣，難道他不知道你的心意？」奇怪，他說此話雖有責怪之意，但心中却有放下一塊大石之感。

呂丹鳳粉臉一紅，道：「也許他……他已忘記了我……」

「不會的，三師兄不是這種人！」

「假如他不是這種人，爲何一直跟着那位姑娘，而且對她呵護備至，我一連跟了他倆三天，他都未曾發覺我！」呂丹鳳淚水長流，嗚咽地道：「你不在場，那情景好生令人傷心，他一對眼睛未曾離開過那位姑娘……那賤人也不見得漂亮，他就像蜜蜂見到花朵般！」

上官業勤怒道：「三師兄怎能這樣待你，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呂丹鳳香肩聳動，抽泣起來，上官業勤心頭一軟，忙又安慰她：「鳳姐莫哭，也許那女子是三師兄的大主顧也未定，他這樣做可是爲了你呀！」

呂丹鳳一怔，問道：「他這般氣我，還說是爲了我？」

「三師兄爲了做成生意，難免要討主顧歡心，而他賺的錢也是爲了早日與你成親！」

呂丹鳳嬌軀微微一震，悄聲道：「難道我錯怪了他……不，但他不能這樣無視于我！」

「三師兄不知師姐在旁邊嘛，這也表明他是個正人君子，不會隨便留意身旁的女子！」

呂丹鳳道：「當時愚姐是女扮男裝跟踪他倆……」

「這就是了，怎可怪三師兄？」

呂丹鳳想了一下，垂下頭去。半晌才道：「他若是有心，怎會一去兩年，都不回來一下？」

「也許他還未賺到足够成親的錢！」

「愚姐豈是貪財之人！」呂丹鳳話雖如此，但語氣經已軟了。

上官業勤道：「師姐你還未問清楚他，便自個煩惱，到頭來可能是庸人自擾，豈不自討苦吃，還是再安心等待吧，小弟相信三師兄必定會上山！」

呂丹鳳回嗔作喜，道：「今日眞要多謝你，若不是你開解，愚姐……」

上官業勤心頭有點發苦，道：「好啦，現在咱們上山採藥和打獵吧，趁這時候多打點獵，到冬天時便不好找了！」

呂丹鳳舉袖拭去淚珠，取了弓箭與上官業勤上山。此後，呂丹鳳心情比前稍好，但仍時憂時喜的，情緒極不穩定。

如此又過了兩個月，已是冬天，山上的樹木疏疏落落的，樹葉都已掉下來。這天上官業勤又下山賣山藥，回程時，順道買了些米，上山已是黃昏，却找不到呂丹鳳。他起初只道呂丹鳳去砍柴，便洗米下鍋，可是天色黑齊，仍不見呂丹鳳回來，才吃起驚來，到她寢室呼叫，沒有應聲，最後才找到一封信。

上官業勤心頭怦怦亂跳，忙不迭將信解開，只見上面寫着：

上官師弟如晤：年來得弟照顧，又得師弟好言勸解，五內俱銘，深覺師弟所言極是，奈何至今仍不見三哥上山，心中之焦慮，實非筆墨能喻，際此冬日，山上草藥及獵物俱稀，是以決定下山再去找尋三哥，希望能當面問清楚。不辭而別，深感不安，但料師弟必能體諒愚姐之苦衷，末了希望師弟勿以我爲念，也不可下山尋姐，愚姐最遲明春即回，希繼續勤練武功是盼。又及，銀子已被愚姐帶上路，師弟大恩，愚姐沒齒難忘，異日得償素願，再請師弟多喝幾杯喜杯。耑此，即頌冬安，師姐丹鳳頓首。

上官業勤看了信，發時呆住了，只覺山洞裏空空蕩蕩，好像少了很多東西。他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半夜才胡亂勺了一碗稀飯吃了，和衣躺在呂丹鳳的石床上睡着了。

次日，上官業勤也無心練武，整天如行屍走肉般，站在岩石上向下瞻望，只盼呂丹鳳忘記帶甚麼東西，再回山見她一面！可是他的這個小小的願望也沒法達成，經過三天的茶飯不思，一天到山溪處勺水，發覺自己眼圈烏黑，滿面鬍鬚，形容枯槁，不由瞿然一醒，自怨自艾起來：「上官業勤呀上官業勤，你爲何如此不長進，如此痴心妄想？師姐跟三師兄是青梅竹馬一齊長大，而且三師兄人俊武功高，我拿甚麼跟他比，沒的自誤前程，辜負了師父的願望！」

他主意打定，便收拾心情立即回草坪，拿着木刀練習起來。練了一陣，忽然想起師父平日提及的事來，不由忖道：「師父臨死之前雖然沒叫我去練功室，但此時山上只我一人，我何不進去瞧瞧！」

心念未了，他人已奔向山洞，一直走至練功室，點了油燈，觀看壁上的圖文，上面劃下的正是呂丹鳳教他的刀法。他細觀着才發現平日自己練習的，有好幾處的方位都不太正確！

這一發現使他暫時忘記了呂丹鳳，整天躲在練功室內練習刀法，自覺頗有進展。過了幾天，罕見的太陽忽然在灰茫茫的雲層中露出面來，陽光自通氣石孔透了進來，照在那塊大青玉石上，他發覺有異，忍不住走前觀看。只見上面依次浮上四句詩文。

春雨綿綿人不歸，
南來佳客留足跡。
羅網底破脫籠牢，
仁心俠骨無人敵！

上官業勤記性甚佳，只看了一次便已記牢，皺起眉頭忖道：「這是甚麼意思？這句詩文分明與武功無關嘛！」

這個謎，存在了數十年，至今無人能解，但上官業勤却有一股牛脾氣，越困難的事，他越要去碰它，因此他的武功進展才這般快！

他用幾個方面來解釋這四句詩文，覺得平仄既不合，意思也不連貫，而看標點，這四句顯然說的是兩件事，前兩句指同一件事，後面兩句說的又是另一件事。可是仍沒法找到關鍵。

上官業勤在石室躭了半個月，把那四句詩文想了數百遍，仍毫無頭緒，煩悶之餘，又依壁上的圖文練習刀法。

練了一陣，坐在地上閉目想像兩人對拆，他先說了一招，然後立即答上另一招招名，如此用嘴拆了十餘招，到對方使出一招「風吹樹搖」時，忽然慢了下來。往常他與呂丹鳳對拆時，當回一招「大漠孤烟」，因爲對方這一招動作大，速度難免較慢，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大漠孤烟」對付，可是那招「風吹樹搖」藏有後着，以「大漠孤烟」對付，表面上沒有不對，但對方往往可以迴身側擊，使己方又陷于下風，屢試不爽；而當他使出同樣一招時，呂丹鳳亦往往如此，是故他想了一陣便走至壁前參看壁上的圖文。

他由第一招從頭看起，一直看到第三十招「石下藏寶」時，腦海中靈光一閃，覺得這一招才是最適合的一招，因爲「石下藏寶」是先守後攻，最後那一個反擊十分有力，可要對方的氣勢破壞殆盡，爭取先機！

上官業勤有此發現，心頭大喜，忍不住叫了出來：「好一招『石下藏寶』！」話音未落，他心頭又猛地一跳，走至石壁前觀看，只見那一組圖案之頂，刻着八個字：第三十招，石下藏寶。他喃喃地道：「第三十招……三十……」

忽又奔至青玉石前，可惜太陽經已移到旁邊，石上的字再不復見，不過那四句詩文他已記得爛熟，這刹那，那四句詩文又先後在腦海中浮現。

他想了一陣，喃喃地道：「莫非這四句詩文是謎語？」試猜之，春雨綿綿人不歸，將春字拆開便是個三字。春雨綿綿，自然無日，人不歸，又少了個人字，一個春字只剩三橫，便是三字！

南來佳客留足跡，南字的下半部留了下來，只剩頭頂的一個十字，兩字合起來，便成了三十！三十是什麼意思？是指第三十招麼？石下藏寶是什麼意思？難道本門的武功秘笈，藏在這塊青玉石下？一想至此，上官業勤一顆心怦怦亂跳，忖道：「假如我沒猜錯的，下面那兩句又是什麼？」於是他沿此思路，繼續思索下去。

有了前面那兩句的經驗，底下那兩句已不難猜，羅網底破脫籠牢，羅字不要底下部分，便只剩下四字，仁心俠骨無人敵，更容易猜，仁字不要人，便成二字，這兩句是四十二！

上官業勤便又走至石壁前觀看，第四十二招是「冰封三尺」，他心頭一動，忖道：「莫非武功秘笈埋在土下三尺？」

當下走了出去，取了一柄鋤頭進來，用手去推動青玉石，只因埋土日久，下面有一小部份已陷在泥下，推之不動，上官業勤又用小藥鋤先把旁邊的泥土挖開，然後拚力把青玉石推開。

他弄好這一切已滿頭大汗，舉袖拭去額上汗珠，再揮動鋤頭，挖掘起來。地上全是黃泥土，不太難掘，他一口氣掘了三尺，便「錚」的一聲，掘到鐵器，心頭一跳，蹲下身去，用手將土扒開，果見下面有一個兩尺見方的鐵盒子！

鐵盒蓋上鑄了一行大字，終南派武功秘笈，本派弟子方得之！

上官業勤欣喜若狂，連忙跪下叩了三個響頭，暗中禱告了一番，把燈移近，這才發現下面還有一行細字：此盒須用本派開山拳第七招方可開之，切記！

上官業勤一怔，想了一下，猜不出其用意，當下把鐵盒捧了起來，放在青玉石上，仔細觀看，奇怪，那鐵盒厚逾半尺，但却無鎖匙，用手扳也不能開。

上官業勤想起鐵盒蓋上的字，便微蹲着雙腿，吸了一口氣，把力道注在手臂，突然一拳擊在鐵盒蓋上，那鐵盒忽然傳來一陣軋軋的聲音，一忽，蓋子才慢慢彈開來。

只見裏面放着一排小鋼弩，都上了小箭，還有一張發黃的紙片，上官業勤便取之上來觀閱。上面寫着，汝既能開此盒，而又不死，當是我派弟子。須知此盒所藏之毒箭，中人立斃，若非用「長江浪湧」開啓全將機關封死，再將蓋子震開，必死無異！終南派第三代掌門青松子字。

這「長江浪湧」便是開山拳的第七招，這套拳術是終南派的入門拳法，全套拳招都是大開大闔，唯有第七招「長江浪湧」暗含兩道暗力！

上官業勤思之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忙又跪下叩了三個響頭，然後再檢視那個盒子。原來盒子分兩層，上面安置機關，下面那一層則放着五本薄薄的小冊。都是些上乘的內功心法，和武術招式，上官業勤心頭之喜，實在無以復加。

他發了一下怔，重新把泥土塡上，再將青玉石移回原位，最後却帶着香燭到呂

容亮墓前拜祭一番。

晚上他煮了一鍋地瓜，拿到呂容亮石室，將山洞閉起，一邊吃一邊觀看秘笈。

上官業勳入門雖最遲，但他對文字認識之深，連呂容亮也有所不及，加上解悟力高，那些口訣雖然很深，也難不到他。

自此之後，上官業勳更加苦練，往往連鬍子也沒時間剃，廢餐忘寢之下，忘記了日子。這天他上山砍柴，見樹木已抽出新綠，才驀地意識到冬盡春來，原來已到新歲，他竟不知道。

也在這刹那，上官業勳才醒起師姐呂丹鳳來，一顆心頓時亂了：「師姐說春天便回來，爲何至今尚不見芳踪！莫非她發生了什麼事？」

心事一撩動，上官業勳無心工作，席地而坐，腦海中不斷浮起舊事，才驀地發覺原來呂丹鳳替他做衣服一早已有預謀，恐怕她說春天回山，也只是託詞而已！

想至此，上官業勳興趣全失，匆匆砍了柴下山。發狠苦練武功，希望早日將武功練成，下山去找呂丹鳳，可是他心神不屬，進展甚慢，且時不時坐在岩石上望着山下，希望呂丹鳳早日回歸。

如此又過了月餘，已是暮春時節，山上草長獸多，上官業勳又採了些山藥，獵了些小獸下山販賣。

他賣了貨，已過午時，便走進飯館吃飯，無意中聽見旁邊桌子有幾個大漢在交談，一個獐頭鼠目的道：「喂，譚老大，你知不知道唐翔最近已抖起來啦！」

一個年紀較大的道：「唐翔那小子鬼心思是有一點，但他那三脚貓的武功，跟咱們弟兄差不多少，怎會突然抖起來？」

上官業勳聽見他們談的似乎是自己的三師兄，便更加留意。只見另一個塌鼻的胖漢道：「是呀，蔣老二，你沒聽錯消息吧！他們終南派已是日落西山，他那兩位師兄的武功怕也高明不到那裏去，憑他這隻烏鴉，飛上枝頭也變不成鳳凰！」

那蔣老二道：「所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也！我老蔣也是聽人提及的，聽說他最近跟一個什麼門派掌門的女兒成親，那掌門沒有兒子，將來那一派之主的位子還不是由他坐上去？現在他已不幹沒本錢的生意啦！」

譚老大鼻子哼了一聲，道：「這小子滑頭得很，十分沒意思，他抖不抖起來，與咱們何關？反正他飛黃騰達也不會關照咱們！」

上官業勳腦海裏轟的一響，心中不斷地叫道：「師姐嫁了，她是嫁給三師兄的！」他只覺得一顆心亂紛紛的，再也無心吃飯，匆匆會了帳便離開。

走了一程，驀地想起：「啊，我剛才爲何不問問他們三師兄跟師姐現在住在那裏？」

心念一動，便立即回頭走去，可是到那飯館，那三個漢子早已離開，只好快快回山。

他邊走邊勸解自己：「上官業勳呀，師姐嫁給三師兄，這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你該替他們高興才對，爲什麼反而神魂不附？」

話雖如此，心情依然沒法平靜，回山之後，也不吃飯，便上床睡覺了，過了幾天，逐漸恢復，心中反而放下一塊大石。「師姐既然有了歸宿，便不需要我照顧她了，我便在此，等候他們上山，然後將師門秘笈公開，讓師兄們也練成絕技，異日好光大本門！」

此後他便專心練習武功，不覺又是一年，此刻他的內功已練至第二層，幾天不眠，也不覺疲乏，而其他的刀法、掌法也依次習全，只欠純熟而已，可是不但大師兄于望山，二師兄羅方進沒上過山，就連唐翔和呂丹鳳夫婦也沒一絲音訊，不過，上官業勳很有信心，在師父三年忌辰（實際兩年足）時，呂丹鳳會偕夫婿上山拜祭父親，因此上官業勳便開始盼望這個日子的到來。

眨眼間，已是夏至，上官業勳暫時棄下武功，將全副精神全放在採藥及打獵之上，隔天便下山販賣一次，有時還在小集上順道替人治些小傷小病，賺了好幾兩銀子，準備迎接呂丹鳳。

日子過得飛快，到了忌辰前夕，上官業勳一早下山買了許多魚肉，回山時只道呂丹鳳必定已至，可是他又失望了。回心一想：「也許鳳姐有了身孕行動不便，路上有了躭誤也未定！」

到了第二天，由早上等至中午，仍不見有人回山，上官業勳十分氣憤，暗道：「想不到師姐心腸硬，連父親的三年忌辰也不回來！」他胡亂煮了些菜，帶上山，供在呂容亮的墓前，點上香燭，跪在地上，未曾禱告，先自流下兩行清淚。

他直等至香燭將燒盡，才把紙金元寶燒掉，酹了酒，再叩了三個响頭才收拾下去。

上官業勳又等了三天，師兄師姐踪跡全無，便決定下山找尋他們，此刻他已將秘笈上記載的口訣，心法背熟，不需帶在身上，便仍將秘笈放入鐵盒，再重新埋在青玉石下，然後閉上石室，帶了銀子下山去。

下了山，上官業勳才想起一個重要的問題：人海茫茫，去那裏尋人？唐翔向無固定居所，如今新婚又落籍何處，無法可尋，大師兄于望山在何處當護院，他不知道，唯一知道的便是二師兄羅方進，他在迅達鏢局當副鏢頭。

他自呂丹鳳口中知道迅達鏢局在河南的滎陽，於是便徒步東行。他身上所帶的銀子雖然有限，但一來省吃儉用，二來在路上不時替人看病治傷，因此一路東行，囊中錢銀不但不少，反而有所增加。

這天，來至熊耳山下，天色已晚，又前不靠村，後不搭店的，上官業勳便決定在林中過夜，他找了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爬上去，坐在樹枝上，背靠樹幹，閉目養神。

剛有睡意，忽然遠處傳來一陣異响，接着便見七八條大漢飛進樹林匿了起來。上官業勳不知他們幹什麼，便一聲不吭，靜觀其變。

過了小半炷香，遠處又傳來一陣馬嘶聲，緊接着便見一條火龍迤邐而來，人馬喧騰中，有人道：「秦鏢頭，前面有座樹林，咱們進去歇脚吧！」

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先派幾個人進去瞧瞧，提防有人埋伏！」

上官業勳一跳，暗問道：「我該不該通知他們？」回心一想，又暗自責怪自己：「我何必嚇唬人，也許那些人只是跟我一樣，找不到店子來此歇脚而已！」

心念未了，便見三個漢子舉着火把走進樹林，看了一下，回頭道：「回秦鏢頭，林內無人！」

那蒼老的聲音便道：「都進去歇歇吧，老蘇，你把人手安排一下，分三批輪流當值！」

半晌，只見人馬都進了樹林，還有幾輛馬車，看情形便知道這是一枝鏢隊，而人數之多，大出上官業勳的意料。

上官業勳不想惹事，不敢移動樹枝，從葉叢隙中望下去，見樹下停一輛馬車，上面放着好幾隻蔴包袋，車上還插着一枝鏢旗，旗上綉着一頭背生雙翅的老虎，栩栩如生，甚是兇猛。他心中暗道：「不知這是不是飛虎鏢局？」由此不由想起羅方進來。

那姓秦的老鏢師不斷在吆喝手下工作，另一個尖細聲音的在分派人手，不久，大部分的人都已歇下了，只剩下三分一的人仍在巡邏。火把也都已踏熄，不過馬車上都安置了些氣死風燈。

俄頃，下面傳來一片鼻鼾聲，不用說巡邏的人都已進入夢鄉，也許因爲白天走得累吧，都睡得沉沉的，間中只聞一兩道咳嗽聲。

上官業勳睡意漸濃，不久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被一個人聲吵醒。「秦鏢頭，您辛苦了，喝口酒驅驅寒吧！」

不久那人請別人喝酒：「杰哥，你也喝幾口吧！」

一個爽朗的笑聲响起。「老七，眞有你的，這時候還有酒！」

那人陪笑道：「小弟酒量小，平日喝得少，所以都剩了下來！」

秦鏢頭道：「老三，莫喝太多，提防半夜有事！」

老七道：「只喝兩三口沒問題吧！」

接着又請別人喝酒。

過了一陣，只聽秦鏢頭大喝一聲：「老七，你在酒中放了什麼東西？」

老三也叫了起來：「老七呢？快找他過來！」

一個趟子手道：「七鏢頭剛才說去小解，還未回來！」

秦鏢頭大吃一驚，喝道：「不好，一定是這小子裏通外賊，在酒中下了酥骨散，大伙兒都醒來吧！」

話音一落，一個尖細聲音自遠而來道：「老頭，你倒也機靈，可惜現在已經太遲了！」

上官業勳湊首自樹葉隙中望下去，只見一道火光自林深處透過來，七八個幪面大漢提着明幌幌的兵器，凶神惡煞地道：「咱們這次來的目的，只是求財，識相的，便乖乖站在一旁，否則刀下無情，可別怪咱們狠毒！」

忽見鏢隊中閃出一名矮壯的大漢來，道：「這枝鏢咱們是將生命財產押下的，要咱們雙手奉上是萬萬不行！」

另一個尖細聲音的道：「諸位請了，在下姓蘇，咱們出鏢之前，已經拜過山了，未知諸位是那條綫上的朋友？」

賊首道：「廢話少說，咱們什麼綫也不是，識相的便讓開！」

姓蘇的鏢頭道：「如此也不打緊，請諸位留下寨址，改天咱們弟兄再備厚禮拜山！」

賊首哈哈笑道：「拜山倒不必，明年今日咱們弟兄會爲各位做忌！」他旁邊的大漢都笑了起來。

那身裁矮壯的鏢師姓周，大聲道：「諸位是一定吃定這批貨了？」

賊首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周老五吧？聽說你的地堂刀法十分了得，老三，你出去會會他！」

姓蘇的在鏢隊中顯然是個出謀獻策的人物，見己方的大鏢頭，三鏢頭和四鏢頭已經被藥痲軟了身子，七鏢頭又是對方的奸細，盤算形勢，只怕不利，當下眉頭一皺，使了拖延之策，道：「且慢，諸位可否先請老七出來，咱們有幾句話，要問問他！」

賊首笑道：「做你娘的清秋大夢，他已是咱們的人，有話待明年才叫他到你墳上說去吧，老三，上！」

周鏢頭叫道：「誰怕你？」霍地抽出一對鋒利的短刀來，對方那個老三使的却是一對吳鈎劍，身子十分瘦削，好像風吹便倒似的，他不打話，揮動吳鈎劍殺將過去。

周鏢頭十分慓悍道：「你們要貨，有本事的，便先要了我的頭顱吧？」

老三不待他話說畢，左手吳鈎劍已搭向他脖子，周鏢頭霍地將身一滾，刀光霍霍，向老三的雙脚斬去！

老三雙脚一頓，輕輕躍起，越過周鏢頭的身子，周鏢頭一擰腰，手臂暴長，仍斬向老三的下盤！

老三冷笑一聲，吳鈎劍一沉，「錚」的一聲，將刀格開，手腕順勢一扭，吳鈎劍的鈎子幾乎鎖住周鏢頭的一對短刀，差幸他見機得快，急忙收刀。

老三落地之後，未曾站穩，便轉身急攻，周鏢頭的武功雖然不弱，但遇到他，似乎施展不開，難以近身，鏢師們及衆趟子手，都臉上變了顏色。

上官業勳在樹上隱約見到，只看得心裏搖曳，覺得驚險刺激兼而有之，不時爲兩人叫好，到後來見周鏢師守多攻少，又不禁爲他暗揑了一把冷汗。

蘇鏢頭見周老五逐漸不亂，心頭更驚，低聲跟秦鏢頭商量了一下，便大聲叫道：「弟兄們，今日咱們若失了鏢，往後也別想有生路了，都跟他們拚了吧！」

衆趟子手們紛紛掣出兵器，那幾個賊人如狼似虎衝了過來，幾個回合，已把趟子手衝散，賊首霍地跳上馬車，翻動了一下，便見到他手上多了一隻精緻的箱子，那些趟子手們都大叫起來，老蘇提劍飛身躍起，直刺賊首。

賊首霍地把箱子拋出喝道：「老二接住！」

箱子一離手便躍下車去，老蘇一劍刺在空處。

賊首剛落地，老蘇喝道：「咱跟你拚了！」跳下車追上前去！

（未完・四）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絕師太殺了幾個倭奴之後，却放走了那忍者和尙，一行人便向百花洲而去，却不見一刀軒等老者再來找麻煩，來到百花洲，蕭三公子早已來到，朱菁照拜見師父，蕭三公子因碍着絕師太老前輩在旁，自己作爲晚輩，旣對絕師太尊重，不敢當前輩面前責罵朱菁照，老太君深知其意，便叫媳婦派飛鴿請示寧王如何處置絕師太這次應約而來，對老太君說話有點過火，原來卅年前論劍，師太被老太君擊敗受辱，此次挾恨而來，到處令老太君過不去，老太君表面不敢得罪她，而暗中亦有積怨，南宮世家的情況，在江湖上實在不尋常，其中還有秘密……

配製霸王丸　寧王有冀圖

徐廷封當時聽着只有苦笑的份兒，無可奈何。

且說傅香君回到絕師太的房間，南宮博經已不在，只剩下絕師太一個人呆在那裏，却不等她開口，絕師太已自開口問：「你知道我找南宮博到來是爲了什麼？」

傅香君搖頭，絕師太接道：「我是要從他的身上證明一件事。」

「什麼事？」

「老太君的武功。」絕師太一頓才繼續。「昨夜我曾經找着老太君迫她出手。」

傅香君一怔。

絕師太又道：「她不想出手，被我迫緊了才免强過幾招，我發覺她的武功路數與三十年前有很大分別，用的招式身法不像是南宮世家所有。」

傅香君不免也有點奇怪，她絕不懷疑絕師太的眼光推測。

「事實證明，南宮博所用的招式身法，與她的完全不一樣，尤其是最後脫身施展的那一招更加詭異，前所未見，還有更奇怪的，以她的心高氣傲，昨夜竟然就此服輸，匆匆離開。」

傅香君沉吟着問：「那麼師叔打算再……」

「在未找到眞憑實據之前，我不會再採取什麼行動的。」絕師太神色凝重，接吩咐：「這件事你也不要隨便對別人說，明白嗎。」

傅香君點頭，心頭也不由凝重起來。

×　　×　　×

收到朱菁照在南宮世家的消息，寧王也並不怎樣詫異，這早已在他意料之內，也生氣不起來，反而因爲知道朱菁照平安到達，放下了心頭大石。

「這個丫頭——」他將信放下，搖頭苦笑。

「妹妹她素來胆大包天，你老人家其實也無須動氣。」朱君照旁邊隨口一句。

「總該說一聲，幸好我們與南宮世家素有來往，才清楚知道她的下落。」

「可要我立即去將她抓回來。」

「她人在南宮世家，又有蕭三公子一旁照顧，應該不會出事的。」

「蕭三公子。」朱君照心頭一股怒火冒起來，回頭看一眼一刀軒。

一刀軒面露詫異之色，他也是以爲蠟齋在蕭三公子到達南宮世家之前採取行動，而以蠟齋的身手當無失手之理。

寧王沒有在意，接道：「崑崙派鍾大先生還有徐廷封都在，也不用担心她沒有伴兒，南宮世家所以這麼快通知我目的也當然不是在菁照的安危。」

朱君照恍然。「他們又是要那種東西？」

寧王緩緩點頭，朱君照接問：「給不給？」

「給當然要給，雖然還沒有多大收益，我們不是一直都合作得很好？這樣好了，你走一趟南宮世家，看看百花洲論劍，也算是取個經驗，順便將東西帶去。」

「也好——」朱君照並不反對，事實也想去看看蠟齋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寧王隨即吩咐柳飛絮夏清風：「你們兩個好好的侍候小王爺，路上千萬小心，別像雪漫天那樣，死得不明不白。」

雪漫天的屍體是被裝進棺木送回寧王府，自然是引起一番騷動。

蠟齋所以這樣做，旣是一刀軒，也是朱君照的主意，目的正在是要其他的人知道厲害。

柳飛絮望一眼夏清風花別離，笑應：「我們跟小王爺連在一起，托小王爺的齊天洪福，不會有事的。」

他們絕無疑問都是聰明人，寧王看看他們，點點頭，轉顧一刀軒花別離。「你們兩位就留在這裏，負責王府的安全。」

一刀軒旣無異議，花別離當然也不會有。

「什麼時候動身？」朱君照隨即問。

「當然是越快越好，否則如何趕得及百花洲論劍？」寧王站起來。「你與我進去拿那些東西。」

×　　×　　×

東西放在密室內，用檀木箱子載好。

「依足份量給他們。」朱君照並無特別用意，只是信口問一句。

寧王雙眉應聲一揚，打開箱子，拿出了一個玉瓶。「這個暫時留着。」

朱君照有些意外的。「我還以爲爹會將部份福壽膏留下。」

寧王搖頭，道：「福壽膏與這個玉瓶載着的東西比較，還是玉瓶載着的東西貴重。」

「看份量却是以福壽膏爲主，倒不知道他們要這許多福壽膏幹什麼？」不成有人吃出了癮頭。」

「也許。」寧王笑了笑。「這個人若是老太君，事情便簡單了。」

控制了老太君也就等如控制了整個南宮世家。

×　　×　　×

在朱君照到達南宮世家之前，南宮世家又出了一件事，却是好事，鍾大先生徐廷封看出了小子對明珠的痴心，一齊替小子出頭，向南宮世家提親事。

小子正是因爲沒有機會接近明珠而失魂落魄，不知道是謝素秋阻止明珠跟他見面，當然到現在還未知道他的師父南偷是死在南宮世家的手下。

謝素秋也就是因爲這個原因阻止明珠與小子來往，她沒有對明珠說清楚，也所以連明珠也以爲主要是因爲小子的身世問題。

小子亦難免這樣想，要知道他的心意當然不困難，而除了那個原因，徐廷封也想不到其他原因，也所以巧計安排，央得鍾大先生收小子爲徒，再認作義子，然後以師兄的身份出替小子作媒。

謝素秋第一個反對，唯一的原因就是明珠尚還年幼，但出乎意料，老太君竟然一口答應。

謝素秋雖然是明珠的母親，在南宮世家一切都是以老太君爲主，老太君既然答應，她亦無話可說，多少當然猜到老太君所以這樣必有目的。

她當然不希望利用明珠來達到任何目的，可是老太君的安排她亦無可奈何，反對不來。

有老太君答應，小子那還不放心，那份喜悅又如何掩飾得住，隨即變成了衆人取笑的對象。

衆人只想着如何慶祝一番，朱菁照却是例外，冷言冷語，只問徐廷封何以不替自己打算，只顧別人，徐廷封當然明白朱菁照的說話，却詐作不明白，顧左右而言他，朱菁照一氣之下，走了出去。

徐廷封也是當作沒有看見，衆人亦沒有在意，就只是陸丹。

旁觀者清，到這個時候，陸丹多少亦已經看出朱菁照對徐廷封的情意，難免有點茫然若失。

朱菁照才走出又走回來，躲在蕭三公子後面，隨即央求徐廷封蕭三公子作主，不要讓朱君照將她帶回去。

朱君照帶着柳飛絮夏清風到了，徐廷封對蕭三公子也是以爲他是奉寧王之命到來找朱菁照，看見朱菁照那樣子慌張，再想朱菁照人既然已在南宮世家，無妨做個順水人情，替他講情留下，等百花洲論劍事了。

蕭三公子說話雖然未必起得了作用，徐廷封總該可以，再加上其他武林的前輩，看在他們的面上，朱君照多少也會賞個薄面，答應讓朱青照留下來。

朱君照完全不提這件事無疑在他們意料之外，而到來也竟是代表寧王參與百花洲論劍的盛事，也一樣令人意外。

南宮世家當然不會反對，索性請朱君照出席作個嘉賓。

這表面並無可疑也並無不妥，唯一令各人尷尬的只是朱君照一直色迷迷的盯着鍾木蘭。

他也是眞的瞧上了鍾木蘭，只見鍾木蘭並不是人盡可夫的那種女人，不像姜紅杏。

姜紅杏看見朱君照那樣子，心中有數，以朱君照的瀟洒與身份，她怎會不感興趣？

最担心的就是蕭三公子，不全因爲他會喜歡鍾木蘭，還因爲他清楚朱君照的爲人。

×　　×　　×

當夜蕭三公子總算找到鍾木蘭，除了提醒她小心朱君照這個人，還再次透露他的愛意，只求鍾木蘭在百花洲論劍之後隨他遠走高飛，退隱山林。

鍾木蘭又怎不清楚蕭三公子的一片痴心，那片刻心情混亂之極，最後還是逃回去。

蕭三公子沒有追，他知道身在南宮世家，能夠有機會對鍾木蘭傾訴愛意他已經滿足。

他應約到來南宮世家目的也是一見鍾木蘭，對百花洲論劍並沒有多大興趣，自念必輸。

腸斷劍斷，連斷劍也不肯換去，他的劍術就是怎樣苦練也難得完善，又如何與鍾大先生絕師太這等高手一爭長短？

×　　×　　×

與之同時，朱君照將檀木盒子送到老太君的房間，只是他一個人。

房間內也只得老太君一個人。

打開檀木盒子看見那些福壽膏，老太君笑逐顏開。「福壽膏煉製困難，若非王爺的財雄勢大，要得到這許多福壽膏眞還不容易。」

「嗯──」朱君照淡應一聲。

再細點盒子內的藥物，老太君的笑容却逐漸消失，終於問：「還有一樣龍涎香怎麼不見？」

「龍涎香？」朱君照佯裝不知。

「龍涎香的重要尤在福壽膏之上，也只有王爺才有……」

「這個並未有對我提及。」

老太君冷截。「怎會的，難道王爺到這個地步，仍然不信任南宮世家？」

「太君言重──」

老太君冷笑。「要事情早晚解決，大家就必須衷誠合作。」

「家父這樣做，目的相信也只是在多一重保障，龍涎香遲早送到南宮世家。」

「王爺未免太多疑了。」老太君連聲冷笑。

「家父事實上也從來沒有過問南宮世

家要這些龍涎香藥物的用途。」

「那是開始雙方便已經協議，不得過問。」

「不錯──」朱君照笑了笑。「總之龍涎香一定會送到，而只要大家齊心合力，達到目的，到時南宮世家又豈止天下第一，富貴榮華，享之不盡。」

老太君無可奈何的歎了一口氣。

×　　×　　×

送走了朱君照，老太君便悄然獨自離開房間，帶着那個檀木盒子走到求知堂，將盒子交給那個求知老人。

他們隨即經由秘道下去。先進入銷魂牢旁邊的另一個密室，這個密室滿佈藥物以及鼎爐等工具，其中兩個鼎爐在燒着，密室中藥烟氤氳，散發着一種極其怪異的氣味，令人嗅來懶洋洋的，提不起勁，老太君就是有這種感覺。

相反，那個求知老人一進入這個地方却變得精神奕奕，混身是勁的，迅速將盒子內的藥物分配妥當，與已有的調合起來，再以熟練的手法搓成紅白兩種丸子，放進鼎爐內。

老太君眼神看來有些緊張，求知老人則駕輕就熟若無其事的。

他們離開這個密室進去銷魂牢是半個時辰後的事，求知老人的手中多了紅白兩個瓷瓶，也就是分載着紅白兩種藥丸。

來到那四具棺木前面，老太君才停下來，以龍頭杖的杖尾將棺蓋挑開。

每一具棺木內都仰臥着一個少女，樣子絕不難看，面色却蒼白得有如塗上一層白堊，緊閉雙目，臥在那裏與死人無異。

求知老人分別將她們的口捏開，將一顆紅色的藥丸放進去。

那不過片刻，四個少女的面色都逐漸轉成粉紅色，也有了光彩，求知老人終於轉向老太君，點點頭。

老太君悠然拿出了一支碧玉造的哨子吹了一下。

哨聲不太响，却非常清楚尖銳，尖針也似彷彿要扎進心窩裏。

那四個少女應聲張開了眼睛，都是那麼的晶瑩透徹，明亮美麗。

却不知怎的，令人有一種不像是人的眼睛的感覺。

小子陸丹傅香君若是看見，一定會立即省起，當夜他們從寧王府在京城的別邸溜出來，陷入白蓮教的包圍，替他們解圍的那四個黑衣幪面人。

眼睛張開，那四個黑衣少女便自棺中彈起來，到老太君再吹一下那支碧玉哨子，她們便從棺中躍出，兩兩雙對，再交錯轉換方向，後背一靠，劍出鞘，便成了一個劍陣。

劍招緊接展開，凌厲狠毒，有甚於當夜砍殺那些白蓮教徒的時候。

老太君那支碧玉哨子再吹了兩次，四個黑衣少女的劍陣應聲又變動了兩次，每一次變動都保持靈活，而一次比一次凌厲狠毒。

老太君看着連連點頭，最後吹出了極其短促的一聲，那四個黑衣少女才停下來，到老太君拂袖，身形齊起，躍回棺內，仰臥下來。

求知老人也這才上前，從白色的那個瓷瓶中倒出了四顆白色的藥丸，分別放進那四個少女的口內。

她們的面色這時候已變成火紅，可是白色的那顆藥丸嚥下去，面色便逐漸轉白，却已不是抹上白堊那樣子，蒼白得來透着光澤，多少總算有些生氣。

老太君將棺蓋挑回原位，目光轉向那邊珠簾。

「看看粉羅刹怎樣。」

她口中的粉羅刹也就是獨孤鳳，膚色原已是粉紅，吃下求知老人餵的那顆紅色的丸子，迅速轉成火紅色。

老太君將那支碧玉哨子倒轉，向着獨孤鳳吹出了另外一種哨聲。

獨孤鳳應聲從棺杦中撲出來，那種速度遠在方才那四個黑衣少女之上，一撲出，隨即撲向老太君，鴛鴦刀出鞘，瘋狂斬出。

老太君慌忙閃避，連退兩丈，龍頭杖才能夠搶進空隙，點在獨孤鳳腰間穴道上，獨孤鳳若無其事，繼續撲擊，老太君只有再閃避，很狼狽。

求知老人終於出手，後面掠上，連點了獨孤鳳後背雙肩九處穴道。

獨孤鳳的動作才緩和下來，老太君隨即以龍頭杖封住了獨孤鳳的雙刀，求知老人也及時將一顆白色的藥丸放進獨孤鳳體內。

看着獨孤鳳的面色改變，求知老人才解開獨孤鳳被封住的穴道。

老太君再吹那支碧玉哨子，拂袖着獨孤鳳臥回棺木內，才嘟噥一聲，道：「好厲害。」

求知老人搖搖頭，老太君沒有在意，接打了一個「哈哈」。「沒有龍涎香，藥物還不是一樣成功？寧王你這個老匹夫也未免多此一舉。」

「何嘗成功？」求知老人突然開口，他原來並不是一個啞子，不過裝成那樣。

裝聾裝啞都絕不容易，這個人裝啞裝了這麼多年，不說別的，就是這份耐性已經夠可怕的了。

「哦？」老太君一怔。「她們不是一樣服從哨子的指揮？」

「是啊──」

「方才你也看到的了，服食藥物後，她們的功力激增，尤其粉羅刹，迫得我幾乎全無招架之力。」

「這種九天霸王丸作用原就在迫出一個人的潛能，看方才的情形，她們的潛能並未完全給迫出來，至於粉羅刹，不錯連封住穴道也不能夠令她的行動完全停頓下來，但却已變得緩慢，理想的情形應該是一些反應也沒有，也懂得分清敵我，不相信你可以再試試，就是你有空吹哨子，粉羅刹也不會停止攻擊的。」

老太君沉默了下去。求知老人接一聲歎息道：「還有，在事了之後，她們又必須續命金丹延續機能，這種續命金丹雖然經過我加以改良，她們的神智不致於太混亂，但壞反應還是存在的。」

「龍涎香果眞缺不得。」

「缺不得。」求知老人斬釘截鐵的。

「那我便不擇手段，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取到手。」

「藥物完全成功，四個女殺手任何一

個都是一等一的高手，粉羅刹更足以打遍天下。」

老太君只是恨恨的道：「好，寧王，就看你陰險還是我毒辣。」

求知老人笑笑，老太君目光轉到他面上。「論劍期間南宮世家內多了幾個高手，你也要小心一些。」

「什麼時候我都會小心。」

「幸好其他人都不像絕師太那麼好管閒事，我已經着人日以繼夜監視着她的了。」老太君一頓龍頭杖。「總有一天要她知道厲害！」

× × ×

就因爲知道絕師太今夜留在房間內，老太君行動上也放心不少，除了絕師太，老太君亦想不出還有那一個會對她的行動感興趣。

今夜追踪她的竟然是南宮博，任何人相信也會感到意外，以南宮博對南宮世家的環境熟悉，追踪起來當然比絕師太輕鬆得多。

目送老太君遠離求知堂，南宮博一面疑惑之色，老太君的行動在他來說當然是神秘。

可是他沒有再進去求知堂，這到底還不是適當的時候。

× × ×

老太君回到內院，正遇姜紅杏出來，姜紅杏瞥見老太君便一旁躲開，却又怎瞞得過老太君的耳目，一喝之下，她只好硬着頭皮從花木叢中走出。

這個時候她竟然抹上胭脂刻意裝扮，只看表面便知道非常不妥的了。老太君上下打量了她一遍，搖頭。「這個時候還到那兒去啊？」

「只是隨便走走。」姜紅杏知道瞞不過，但除了這種話還有什麼話好說？

老太君只是道：「南宮世家內臥虎藏龍，論劍期內你還是收斂一下，檢點一些的好。」

姜紅杏有些尷尬的垂下頭，老太君也沒有再理會，自回房間，她顯然非獨明白姜紅杏的爲人，甚至已猜到姜紅杏要到什麼地方去，只是並沒有禁止。

也所以姜紅杏只當作沒有聽到，待老太君入了房間，還是繼續去做她一心要做的事，去勾引朱君照。

以朱君照的好色，當然不會讓她失望的。

× × ×

百花洲論劍原是少不得少林派峨嵋派，只是峨嵋派一音大師橫死，唯一的傳人管中流亦喪命，還沒有弟子出來整頓，在武林中可以說暫時消失。

少林派經不老神仙一闖亦元氣大傷，回函婉拒，甚至沒有派弟子到來百花洲觀戰。

應約前來的只有武當崑崙華山恆山四派，同來也沒有多少弟子，說熱鬧是絕對說不上的了。

論劍的後面又還有這許多人事糾纏，氣氛當然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代表南宮世家的南宮博也一樣顯得心事重重。

第二天日間他出現在求知堂，老太君求知老人昨夜在求知堂消失已令他考慮到密室的存在，也就裝作要翻查什麼，其實在找尋進口。

也不過片刻，求知老人便出現在他面前。

「我只是隨便看看。」南宮博唯恐求知老人起疑。

老人却是示意有人要找他，看了這麼多年他早已看懂老人的手語。

待他走出了求知堂，老人的臉才沉下來，看來他經已看出南宮博的意圖。

× × ×

找南宮博的是絕師太，就等在當夜她與老太君交手的九曲飛橋上。

「師太怎會在這裏？」南宮博當然奇怪。

「我原是要到求知堂去的。」絕師太深注南宮博。

「求知堂？」南宮博更奇怪。「到求知堂有何事？」

「你到求知堂又有何事？」絕師太反問。

「想弄清楚一件事。」

絕師太道：「我也是，昨夜我也是在求知堂附近，很清楚你的行動，只是不方便招呼。」

南宮博一怔，絕師太笑接。「太君雖然派了人日夜監視我居住的地方，但只那些人的能耐要不被我看出來，要阻止我的行動，還是不足夠。」

一頓絕師太又問：「之前我對你說的你已經仔細考慮過的了。」

南宮博頷首接問：「師太懷疑的可否詳細的說出來？」

絕師太微喟，道：「出家人沒有眞憑實據，總算難以啓齒，這樣很容易引起誤會。」

「師太以爲能否找得到？」

「天下無難事，而不管怎樣，在離開南宮世家之前，我總要跟你詳談一遍。」

「一定——」南宮博歎了一口氣。「明日百花洲論劍只是身爲南宮世家子弟湊個高興，以我的武功造詣又如何配與一代宗師論劍？」

「你到底還年輕，看你的資質，假以時日，必成大器！」絕師太接一句：「南宮世家有待你發揚光大哩。」

南宮博雖然聽出這是安慰說話，胸膛仍然不覺挺起來，在他的體內流的到底是南宮世家的血。

× × ×

絕師太回到房間，傅香君已等在那裏，她沒有立即說什麼，坐下來閉目沉思了好一會才張開眼睛，一聲：「香君，你過來——」

「師叔有什麼吩咐？」傅香君多少也看出絕師太要交帶的，必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絕師太慎重的拿起了案上放的青虹寶劍。「這柄青虹劍是二十五年前師父傳給我的，與我一起經過大小戰役不下三百次，人與劍幸保無損，劍削鐵如泥，我嫉惡如仇，所以二十五年下來殺人無算，青虹劍屢次以血清洗，人劍雖則都自問無愧天地，但難免遭人非議，唯是人生在世，能夠做到無愧於心的事，又何須介意別人說什麼？」

傅香君應聲：「弟子明白。」

「這幾天我總算覺得心神恍惚，好像有什麼大事要發生，是吉是凶，却是難以肯定。」絕師太神態更凝重。「這柄青虹劍，百花洲論劍之後我打算傳給你，你要好好珍惜。」

「弟子如何担當得起？」傅香君誠惶誠恐。

「叫你要，你就要。」

「弟子……」

「我將這柄劍傳給你並非表示我特別喜歡你，只是希望你能夠將恆山派發揚光大。」絕師太神態開始有些激動。半晌，又說道：「老實說，我跟你死去的師父雖然一齊入門學藝，到現在，對她仍然沒有多大的好感，始終討厭她那種優柔寡斷的性格，你雖然不至於她那樣，亦是偏於柔弱的一面。」

傅香君沒有作聲。

絕師太接道：「這一次我帶你到南宮世家參與百花洲論劍，就是要找機會跟你說這番話，人在江湖，越是柔弱便越是失敗，你要爲恆山派爭一口氣，必須先學會堅强。」

「弟子可以堅强做人，這柄青虹劍却不可以……」

「你以爲這柄劍有什麼了不起？劍只是一種工具，最重要的還是用劍的人，同門中以你天份最高，不傳給你傳給那一個？難道你要離開恆山派？」

「弟子不敢。」傅香君惶然。

「那便不要再多說了。」絕師太眼皮一陣顫抖。「這幾天我的確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難道這一次的百花洲論劍暗藏陷阱？」傅香君說話出口又搖頭。「應該不會的。」

「我也是這樣想，也許刀劍無眼，雖然有例點到爲止，免傷和氣。」絕師太歎一口氣。「也許你死去的師父在下面太寂寞，要我下去陪伴她。」

「師叔——」傅君香心頭有一陣不祥的感覺。

「總之你好好的保管這柄青虹劍。」絕師太又歎一口氣，那樣子完全就變了另一個人似的。

× × ×

鍾大先生也在看着劍，呆呆地看着出神。

出鞘的利劍燈光下有如一泓秋水，雖然比不上絕師太的青虹寶劍，也肯定絕對是一柄好劍。

徐廷封陸丹看在眼內，很奇怪，徐廷封等了一會，忍不住問道：「這柄劍怎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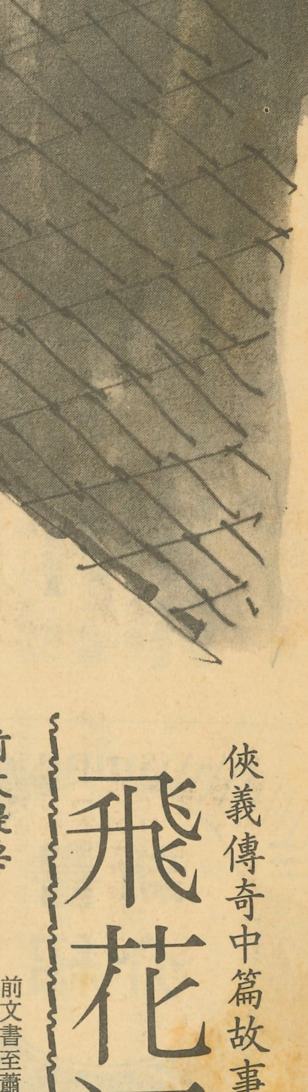
「這一次到來南宮世家，我實在有些後悔。」鍾大先生竟然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

「師父的意思……」

「不知怎的我突然有一種感覺，這一次的百花洲論劍有一股煞氣，欠了一份祥和。」鍾大先生回劍入鞘。

陸丹插口道：「晚輩見識少，就是沒有這種感覺，技不如人，實在不該到來獻醜。」

（未完・三十）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白玉仙、閑雲大師、墨非子、朱盈盈分別將紅、藍、黃衣少年殺了，白衣少年正想出陣，忽然對方傳出撤退令，中州四奇聞聲越圍牆退走，一場驚險局面，雖然恢復正常，但爲了防範捲土重來，由張嵐重新佈置侍衛、家將，安排在花園、花廳四週，用强弓勁弩佈防對付武林高手。蕭寒月用趙幽蘭的藥延續七王爺的性命，和常九商量「龍口藏珠」到底是什麼東西，關係着禍連滿門的證據，有人把這個證據藏了起來，但指出密詔押書收藏的秘密，如何會流落到趙百年的手中，二人又搜查龍口藏珠會不會在王府，經過搜查一無所獲……

小書僮說明原委　趙百年索圖有因

「物品……」常九說：「那就很麻煩，七王爺府中藏物，何止數萬件，要一件一件的找來，眞不知在下如何下手了？」

「常兄……」蕭寒月道：「用不着那樣麻煩，能收藏密詔押書的龍口，一定要相當的體積，具有龍形而又體積相當的物品，不會很多，在下担心的是……」

常九接道：「担心什麼？」

蕭寒月道：「如若那龍口藏珠只是一種影射，那就大大的麻煩了。」

論經驗，常九勝過蕭寒月十倍以上，觀查事物，也非常人能及，但如對事物的研判推理，那就不如蕭寒月了。「有此可能……」常九緩緩說：「密詔押書，不是一件很小的東西，藏於塑雕之龍形口內，豈不是太大意了！」

蕭寒月嘆口氣道：「看來，咱們是找錯路子了？」

常九道：「兄弟，我看這件事，非得和七王爺談談了，要他給我們一點綫索，像這樣茫無頭緒的找下去，只怕很難找出眉目來？」

蕭寒月道：「好吧！咱們先回花廳中瞧瞧情形，找機會問問七王爺！」

花廳中擺一張錦榻，羅幃低垂，花廳外搭了兩座臨時的篷帳，四週警衛森嚴，高挑着二十四盞燈籠，把花廳外五丈內照的一片通明，連四週的花樹，也被伐去很多，留下了一片廣場。

張嵐手執陰陽傘，坐在花廳門口。

蕭寒月步入廳中，張嵐立刻迎了上來，道：「蕭兄弟，你忙了大半天，該休息一下了，閑雲大師、墨非子道長等都在左邊的篷帳中休息。」

「七王爺情形如何？……」蕭寒月說：「我想見見他！」

只聽低垂錦帳中，傳出了七王爺的聲音，道：「蕭寒月，你過來吧！」

張嵐橫移兩步，低聲道：「請！」

蕭寒月行近錦榻，停下脚步，道：「王爺，好一些麼？」

「趙姑娘留下的解毒藥物，還眞管用，至少，我身上的毒性，已被尅制住了……」七王爺低聲說：「你進來吧？」

掀開低垂帳幃，只見七王爺擁被而坐，斜靠床頭，苦笑一下，道：「有事情問我？」

蕭寒月道：「是，龍口藏珠其中是什麼意思？」

七王爺皺皺眉頭，道：「你們都找過些什麼地方？」

蕭寒月道：「前庭、後院，屋脊上的塑龍口中，全都找過了，甚至深入內院，但却是找不出一點綫索。」

七王爺道：「龍口藏珠，……本王一時間，倒也想不出內情。」

蕭寒月道：「王爺不用費神，你好好休息，寒月再去找找看。」

七王爺說道：「到我的書房裏看看，那裏有一個白玉雕龍，不過口中無珠，也無法藏東西。」

蕭寒月道：「是！寒月這就去，那，請王爺好好休息吧。」

七王爺口齒啓動，欲言又止，點點頭，道：「你去吧！」

蕭寒月躬身告退，行出廳外，常九迎了上來，道：「有指示麼？」

「走！到王爺書房再談。」

燃起了四隻火燭，把書房照的一片通明。

這該是一座名符其實的書房，四壁書架內，藏書極豐。

紫檀木的大書桌上，已有薄薄的積塵，顯見這座書房，已有數日沒有打掃了。

負責整理書房的一個年輕書僮，倒是相當的聰明，不待蕭寒月問話，已搶先說道：「王爺的書房，一向門禁森嚴，王爺不在時，他們不得擅入，所以，打掃書房的事，都在王爺進入書房之後……」

蕭寒月接道：「原來如此，你出去吧？」

那書僮應了一聲，退出書房。

蕭寒月目光轉注書桌上一個白玉雕龍之上，心中忖道：這條玉龍只是一件名貴的藝品，長不過一尺，龍口也不過寸許左右，如何能藏下密詔押書呢？

常九目光轉動，早已打量了室中的全部景物，但他的目光，却投注在書架旁側的兩個高大的木櫃之上。

木櫃上銀扣銅鎖，不知櫃內存放何物。

但聞蕭寒月輕輕吁一口氣，道：「這裏不可能啊？」

常九回顧了蕭寒月一眼，道：「什麼事不可能啊？」

蕭寒月道：「這座白玉龍？」

「白玉龍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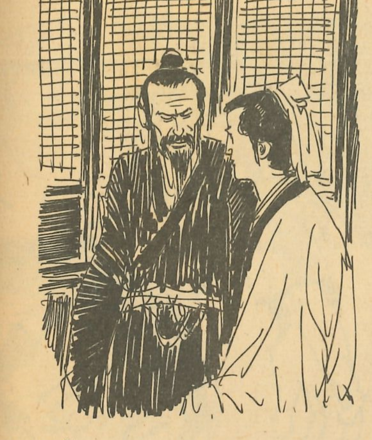
蕭寒月說道：「王爺說，讓我照照這座玉龍？」

常九噢了一聲，目光轉在玉龍身上，看了一陣，緩緩擎起，道：「很好的一塊玉，不可能藏下密詔。」一面說話，一面翻轉玉龍，仔細的查看了一陣，才放回原處。

蕭寒月低聲道：「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如若再找不出一點眉目，那密詔押書，可能不在王府……」

自嘲的笑一笑，接道：「其實那幅畫來自何處？那裏才是綫索，我們認定王府，就是一種……」

突然住口，凝目沉思。



常九一直想告訴蕭寒月，打開那兩個木櫃瞧瞧，但却一直沒有機會說出來，忽見蕭寒月目瞪口呆，似是突然被人點了穴道一般，不禁吃了一驚，道：「蕭兄弟，你怎麼……」

幾乎是在同時，蕭寒月也開了口，道：「常兄，那幅畫……」

兩人同時開口搶着說話，同時停口，相視一笑，常九道：「好！你先說吧？」

「那幅畫就掛在賞花軒中……」

「衆星拱月圖……」常九說：「我看過那幅畫，以後不見了。」

蕭寒月道：「趙姑娘收起來交給我了，那是畫聖吳道子的手筆，寒家雖然不是名門世家，我對書畫上的鑑定全無經驗，但我知道畫聖大名，那是一幅名畫……」

常九接道：「這我就更外行了……」

蕭寒月接道：「對裱工手法，常兄可有經驗……」

常九雙目一亮，道：「說下去。」

蕭寒月道：「留字之秘，就藏於畫中，裱工很精，不留心，瞧不出一點破綻，想來，不是一般工人能夠作到了。」

常九道：「對！找裱字畫的名匠，這種店不太多，而且大都集中一處，應該不難查？」



蕭寒月道：「這麼重要的機密，自然不能讓裱畫的工匠知曉？」

常九道：「你是說……」

「再碰碰運氣吧……」蕭寒月提高聲音，道：「請書僮進來。」

那書僮一直守在書房外面，聞聲而入。

蕭寒月此刻才仔細的打量了那書僮一眼，只見他大約十八歲，面目清秀，衣着整潔，是那種聰明伶俐的類型，笑一笑，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人本姓胡，是本地人，不過，王爺賜名如意。」

「如意，那是甚得王爺喜愛了？」

「王爺對小的很好……」如意雙目中流下來兩行淸淚，說：「但小的在王爺危難的時候，却無法以身相代？」

至情流露，看來不似僞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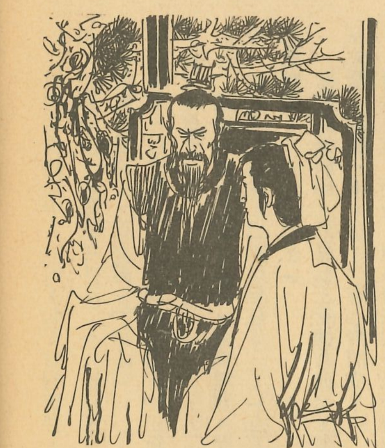
蕭寒月道：「你侍候王爺幾年了？」

「小的十三歲入王府，就負責打掃書房，今年十九歲……」

蕭寒月道：「六年了……」

「五年零九個月……」如意說道：「小的是十三歲冬初進入王府。」

蕭寒月點點頭，道：「那你對王爺身邊的





事情，很清楚了？」

如意道：「這要看那方面的事情了，小的對書房中的事務，都能詳爲奉陳。」

蕭寒月道：「王爺是否喜歡收藏書畫？」

如意沉吟了一陣，道：「王爺鑒賞書畫的能力很高，收藏也很豐，但並不入迷，而且眼界很高，一般的書畫，也不放在眼中……」

蕭寒月接着問道：「有沒有畫聖吳道子的畫？」

如意道：「有兩幅……」

蕭寒月急道：「你可記得畫些什麼？」

如意接道：「畫聖着筆，以佛像最多，王爺收藏了一幅『達摩渡江圖』。」

常九道：「還有一幅畫的什麼？」

如意沉吟一陣，說道：「好像是衆星拱月圖？」

蕭寒月心中大喜，但却盡量使表面平靜，笑一笑，道：「好！把那幅衆星拱月圖取出來，給我看看？」

如意道：「書畫都藏在木櫃之內，待小的去找找看……」舉步行近木櫃，取出兩把鑰匙，正要打開木櫃，突然停下，道：「那幅畫，好像是送給人了？」

蕭寒月道：「如意，這件事關係很大，你要想清楚……」

「我記得很清楚，王爺把那幅畫送給人了？」如意道：「還是親交手給他的？」

蕭寒月道：「那人是誰？」

如意道：「趙百年趙大夫……」

蕭寒月道：「你沒有記錯吧？」

如意道：「不錯，小的經手的事情不多，這只是其中之一，小的記得很清楚！」

蕭寒月道：「畫聖的遺墨不多，一般的寫景之畫，更是絕少，怎會把那樣一幅名貴的畫，賞賜給趙大夫呢？」

如意道：「小的清楚記憶，是趙大夫向王爺要的，而且指定是要畫聖的衆星拱月圖，趙大夫醫好過王爺的病……」

蕭寒月接道：「就是那一次看好王爺的病之後，提出來的……」

「不是……」如意說：「那是帮王妃看病，王妃的病是很重，趙百年一劑藥，立刻好轉，王爺問他想要什麼？他就提出了那幅衆星拱月圖，王爺雖然心痛，但已經答允過趙百年，王府中有的東西，他都可以拏走，只好割愛相贈了。」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那趙大夫怎知王爺有這麼一幅衆星拱月圖呢？」

「這就不知道了……」如意想了一下，說：「王爺不是個喜歡炫耀的人，那幅圖看過的人很少，除非小的沒有入王府之前，王爺告訴過趙大夫，小的進入王府之後，王爺沒有告訴過任何人，收藏有這幅名畫。」

蕭寒月點點頭，自言自語的說：「也許因爲王爺很重視它，又是畫中珍品，才被人看中了……」

如意聽得呆了一呆，道：「蕭爺，什麼人看中它了，小的聽不明白……」

常九接道：「如意，那幅畫重新裱過了沒



有？」

如意道：「小的剛進王府那一年，王爺叫人裱了幾幅畫，那時小的年紀幼小，書房中的事情，還不太熟悉，記不得是不是有那幅衆星拱月圖了？」

遇上了一個記憶如此淸楚的人，蕭寒月暗叫僥倖，緩緩說道：「你一定記得什麼人裱的畫了？」

如意道：「是朱祿大叔，他是王府中兩代老僕，在小的進入王府之前，一向由他侍候王爺，因他年紀大了一些才帶小的入王府……」

蕭寒月接道：「慢着，你是朱祿選入王府的？」

如意道：「是！小的進入王府之後，也是朱大叔一手調教，小的勉能爲王爺効勞時，他却突然而逝……」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死了。」

如意道：「是的……」

蕭寒月急急地追問，說道：「他是怎麼死的？」

常九道：「事關重大，你要說實話啊？」

如意四顧了一眼，道：「發喪時說他死於心痛症，但小的知道，他是服毒自絕？」

常九道：「爲什麼？」



如意道：「這個小的眞的不清楚了！」

蕭寒月想了好一陣，道：「如意，朱祿會寫字麼？」

「寫得一筆好字，而且，還讀了不少詩書……」如意說道：「小的受他的造就很多，他死前一日，還要囑咐小的要用心讀書，好好練字……」

蕭寒月點點頭，接道：「他可是死在衆星拱月圖送給趙大夫之後？」

如意想了一下，道：「大約是送出拱月圖三天之後，那時，他身體還健朗得很，却突然服毒而死！」

蕭寒月道：「謝謝你了，如意，你去休息吧！」

如意一躬身，道：「小的在室外候傳！」

轉身向外行去。

蕭寒月似是突然間又提起了什麼重要的事，高叫道：「如意，朱祿死後，王爺的神情如何？」

如意沉吟了一陣，問道：「這個也很重要麼？」

蕭寒月道：「很重要，王爺處境危惡，你一定要說實話。」

如意點點頭，道：「王爺發了一次脾氣，



對朱祿大叔之死，忿怒多於悲傷！」

蕭寒月說道：「這些事，不可再對別人提起！」

如意道：「如是郡主問起呢？」

蕭寒月道：「她暫時不會問，一旦追問，你要她問我就是！」

如意早已知曉，蕭寒月可能是王爺選中的乘龍快婿，應了一聲，退出室外。

蕭寒月緩緩在一張檀木椅上坐下，望着燭火出神。

常九掩上房門，道：「兄弟，說出來聽聽看，也許我能提供一些愚見吧！」

蕭寒月吁了一口氣，說道：「常兄的看法呢？」

常九道：「你這是考我呀！」

「不！小弟是誠心領教。」

常九苦笑道：「這種推理的事，我自知不如你蕭兄弟，不過，我覺着你問的很有道理，但這些事太過複雜，我却無法在一時之間，把它連接起來……」

蕭寒月接道：「小弟勉强能把這件事接續起來一段，只不過是其間可能破綻百出，還要常兄從中指點！」

常九道：「你說出來，咱們研商一下！」

蕭寒月道：「朱祿是王府中兩代老僕，也可能是王爺的親信，所以，我猜想密詔押書的事，是無法瞞得過他……」

常九接說道：「這種大事，七王爺也該會找個人來商量一下！朱祿自然是最可能的人選了。」

蕭寒月說道：「當時，密詔押書，可能藏在七王爺的府中，朱祿知曉藏書之處，也可能由他保管，以後，情勢改變，朱祿就把密詔偷偷藏起來，留下綫索，裱入了衆星拱月圖中，但他怕自己會說出來，所以服毒自絕，以身殉主……」

常九接說道：「看情形，大概是如此了，不過，他既能把密詔藏起，爲什麼不把它毀去呢？」

蕭寒月道：「三王會銜，那是說，這份密詔，還牽涉到另兩位王爺，密詔不毀，對他仍有着很大的拑制力量，如若毀去密詔，情勢可能會對七王爺大大的不利……」

常九接道：「很有道理……」

蕭寒月道：「既稱密詔，必然是來自大內，三王會銜於密詔之上，當時，必然爲皇上最爲信託的人，以後，情勢變化，那份密詔反成了叛逆不道的罪證了，這等宮闈之密，尋常人家自不能瞭解……」

常九接道：「如能找到密詔，以蕭兄弟的才華，定可貫穿全局，洞悉內情了！」

蕭寒月道：「只可惜，小弟還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

常九道：「說來聽聽！」

蕭寒月道：「要是如意沒有說謊言，那幅衆星拱月圖，一定是朱祿指點趙百年向七王爺要的……」

常九道：「不錯，定是如此！」

（未完・六十五）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衆豪俠聚會在鐵眉樓，公孫我劍還未趕回來，衆人便胡說八道各持己見，又談論諸葛酒尊的鞋子怎會落在神通教高手利硬的手上，連諸葛酒尊本人如此高明也看不出，當時的確塲面很混亂，鐵樓主就是不明不白壯烈犧牲了。江東五傑的常掛珠現在才認識這位就是風塵奇俠，便將丐帮帮主使用的綠玉打狗棒，硬要諸葛酒尊接受做丐帮之主，二人推來推去，岳小玉用激將法，諸葛酒尊才勉强答應一半，一半還要徵求丐帮長老開大會，自己是否適合當選，丐帮長老關中雄亦銳意成全此事，岳小玉却掛心師父現在還未有回來，放心不下……

靜心房被擄　破廟說因由

岳小玉看見廳中橫匾，心中不禁暗道：「老子叫小玉，這名字固然平凡得很，而這些聚義廳，江湖上也有不知凡幾，正是大家雷同，大家都很講義氣。」

這聚義廳十分寬敞，雖然羣雄人數不少，但每個人都有座位，至於阿滿，他有一條腿受了重傷，而且個子極是高大，所以索性坐在地上。

岳小玉坐在諸葛酒尊身邊，臉上的神情倒也十分肅穆。

待衆人坐定之後，金剛眉才緩緩地說道：「這一次，咱們都坐在一條船子上了，若不同舟共濟，勢必會給神通教所吞噬了。」

常掛珠一拍胸膛，大聲疾呼地說：「俺願意做個先鋒，跟這些龜兒子拚個你死我活。」

鮑正行卻道：「此乃匹夫之勇，一定不成氣候。」

常掛珠怒道：「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你敢小覷了你的老大？」

鮑正行道：「我只不過是實話實說而已。」

常掛珠道：「說來說去，你還是存心要跟我這個老大抬槓！」

岳小玉眉頭大皺，道：「少點爭執行不行？」

常掛珠道：「當然不行，但今天俺不想多生枝節，這樁事，日後才再來爭論不遲。」

公孫咳咳嗽一聲，道：「神通教越弄越兇，這是武林大禍胎，非要認眞對付不可。」

關中雄道：「關某主張糾集武林正義之士，組成一支正義之師，向提龍王府問罪！」

公孫咳道：「不才也是這麼想。」

許不醉却冷笑一聲，道：「想想是可以的，就像許某，天天都在做白日夢，夢見自己是一隻雪白的天鵝，逍遙自在地在湖面之上飛來飛去。」

岳小玉心中大奇，忖道：「做天鵝又有甚麼好了？一個不小心，給癩蛤蟆噬掉，那就嗚呼大吉，必力卜碌芝麻湯圓㷫豆腐了。」

他當然不曾知道，許不醉這樣想，實在是大有因由的。

原來許不醉當年跟武林公主形影不離之時，曾經在一處美麗的湖畔漫遊，武林公主很喜歡在湖面上遨翔的白天鵝，於是，許不醉就施展輕功，捉了一隻天鵝送給武林公主。

武林公主很高興，抱着白天鵝玩弄了半天，才把牠放走。

所以，當許不醉與武林公主分離之後，許不醉的確是經常夢見自己變成一隻白天鵝的。

這時候，只聽見公孫咳又道：「依許軒主的看法，又該怎樣？」

許不醉道：「見一步，走一步，見一個，殺一個！」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舒一照忽然高喧佛號，道：「只是一味殺戮，那不是解決危機的辦法。」

常掛珠瞪着他，道：「你甚麼時候做了和尚？」

舒一照道：「做不做和尚，那是另一回事，但殺戮太多，終究不是善策。」

一直沉默着的水瑩兒點頭道：「舒四叔叔的說話，很有道理。」

岳小玉忙道：「不錯，能少殺人，還是少殺一些的好。」

金剛眉嘆了口氣，道：「話雖然是這樣說，但敵勢洶洶，咱們若一味仁慈，只會釀成以身餵狼之局。」

岳小玉點了點頭，道：「這也很有道理。」

舒一照道：「究竟是金當家的有理，還是我說的有理？」

岳小玉望了水瑩兒一眼，才道：「只要權衡輕重行事，就可保萬無一失。」

水瑩兒聽得秀眉一蹙，似是欲言又止，許不醉却不客氣，道：「岳老弟，你這種說話，就像是跑江湖的賣藥郎中，又夠圓滑，更夠混帳！」

公孫咳道：「許軒主不必生氣，任由大家自由地說好了。」

雲淡來忽然沉聲道：「雲某要向諸位提醒一點：萬層樓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咱們若謂有半點疏忽，他馬上就會掌握機會展開致命的攻擊。」

岳小玉心想，忖道：「這種說話，說了也是等於白說，倒似是把旁人當作白痴看待。」

諸葛酒尊看了他一眼，並似乎已瞧出他的心意，道：「雲居士之言，大家切切記住，多一分謹愼，就少一分危險，這種警戒之辭，就算每天說七八十次，也是絕不嫌多的。」

金剛眉接道：「尤其是利硬，這人危險萬分，而且最擅突擊暗算，武功又高不可測，大家一定要小心着意，以免重蹈鐵眉之覆轍。」

畫眉突然叫道：「我要找姓利的惡賊算帳！」

金剛眉道：「帳是一定要算清，仇是一定要伸雪的，但在沒有把握之前，妄自動手就等如是白白的去送死。」

畫眉道：「我不信這個邪。」

諸葛酒尊道：「我也是個絕不信邪的怪物，但總不能糊裏糊塗地鑽到外面去做神通教殺手們的刀靶子。」

常掛珠說道：「對！一切皆要從長計議。」

畫眉冷冷道：「你們慢慢從長計議好了，再見！」說着，身形早已向外急標出去。

猛地裏响起了一個人怒喝之聲：「給我站住！」

這一聲怒喝威嚴峻厲之極，畫眉一聽之下，不由立刻站定了脚步。

她緩緩地回頭，看見了一個錦衣白髮，神情威嚴的老者。

在老者身邊，又有一個頭梳高髻，肌膚雪白如玉的中年婦人。

諸葛酒尊不禁「啊」一聲叫了起來，接着道：「龍大當家、鳳當家，你們來得正合時候！」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五眉會中的龍眉與鳳眉。

×　　×　　×

畫眉滿臉委屈的樣子，使龍眉不忍再向她有所苛責。

鳳眉雖然愛女情切，但在這時候不敢祖護着她，只是冷冷的對畫眉說：「龍老爺子才趕到這裏，就看見妳這般急躁的樣子，將來又怎能把大事交托到妳手裏去辦呢？」

畫眉說道：「女兒只是想爲鐵叔叔復仇！」

鳳眉道：「鐵叔叔的仇我們一定會報，但在沒有周詳計劃之前，決不可輕率行

事。」

畫眉正待開口，龍眉已然說道：「老畫眉臨終之際，千叮萬囑要老夫好好照顧妳，妳也在場，如今莫不是已忘掉了？」

「不！」畫眉尖聲叫道：「師父的說話，我每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他還囑咐徒兒千萬要聽從龍大伯父命令。」

龍眉嚴肅的臉上，露出了一絲蒼涼的神情，他道：「老畫眉是老夫的好兄弟，他的徒兒，也就等於是我的徒兒，就算他臨終之際沒有囑咐，老夫也不會對妳有半點疏忽的，鳳妹妹，妳明白嗎？」說到最後一兩句話，視綫望向了鳳眉。

鳳眉感激地點點頭，道：「龍大哥，小妹自然完全明白。」

畫眉道：「弟子也明白。」

龍眉道：「難得妳們母女都這樣明白事理，我這個做大當家的也總算可以鬆一口氣了。」

諸葛酒尊忽然站直了身子，向龍眉走過去作揖道：「爲了咱們的事，這次辛苦了貴會衆多高手，更令鐵樓主因而慘遭不幸，老叫化的心中，眞是難過的很。」

「這算是甚麼話兒了？」龍眉怫然不悅，道：「諸葛兄再出此言，那就是瞧不起咱們五眉會衆多弟兄，鐵眉雖死，但他精神長存，浩氣永存，咱們絕不應該只是難過，也應該爲他而感到驕傲！」

岳小玉暗道：「人都死了，旁人還要驕傲一番，眞是他媽的開死人玩笑。」

諸葛酒尊却是一臉正經地說：「龍大當家說的甚是，老叫化衷心佩服的很。」

常掛珠突然怒吼一聲，叫道：「你們談够了沒有？」

龍眉眉心一聚，朗聲道：「這位朋友是——」

「常掛珠！江東常掛珠！」常掛珠大聲道：「俺是江東五傑之首，你是五眉會的大龍頭，正好大家平起平坐，共同商議破敵大計！」

龍眉抱拳道：「原來是常兄，失敬，失敬！」

常掛珠道：「破敵大計，俺肚子裏沒有一千也有八九百，此事遲點再談也是不妨，如今俺只想見一個人，但願龍大當家帮忙帮忙。」

龍眉雙眉一軒，道：「常兄，要見誰來着？」

「當今武林一等一之大英雄、眞好漢、外號人稱『流水客』，又是長白山百勝堡堡主郭冷魂郭大俠！」

龍眉一怔，轉目向鳳眉道：「老夫可不知道樓中之事，原來郭大俠在鐵眉樓內嗎？」

鳳眉緩緩地頷首道：「不錯，郭堡主中了血花蓮掌力，刻下尚在暈迷之中。」

龍眉臉色一變：「有這等事？」

鳳眉道：「不錯，刻下公孫老俠正設法爲郭堡主尋求解藥。」

龍眉神色沉重、喟然道：「老夫與郭堡主也曾有過數面之緣，當年老畫眉也極賞識這位武林後輩。」

以郭冷魂的輩份，比諸岳小玉與水瑩兒固然是高出甚多，但若跟龍眉和老畫眉相比，却又實在是個武林後輩了。

鳳眉說道：「以郭堡主現時的傷勢，若不能得到獨門的解藥，情況是十分危殆的。」

龍眉眉頭緊皺，說道：「但公孫老俠要向練驚虹求取解藥，豈不是與虎謀皮了嗎？」

鳳眉又說道：「但這已是唯一可行之法。」

常掛珠叫道：「俺想馬上見一見郭堡主。」

龍眉瞧着鳳眉，道：「郭堡主如今在何處？」

鳳眉道：「靜心房中。」

龍眉吁一口氣，道：「那倒不失是個極安全的地方。」

常掛珠道：「怎生安全法？是不是有十八羅漢，一百零八個法力無邊的道士在周圍保護着？」

龍眉道：「雖無羅漢，也無道士，却有巧匠朱銅所造的七重機關，防護着靜心房。」

鳳眉說道：「朱銅，人稱『鐵甲巧臂大師』，據說少林寺銅人巷內，所佈置的機關，最少有一半是由他曾祖父朱頤所造的。」

岳小玉暗道：「這下子一扯就扯到曾祖父那一代去了，至於老子的曾祖父，却又不知道是何許人也。」

只聽龍眉接道：「朱家巧技，在武林中向負盛名，但到了朱銅這一代，朱家已絕少替人佈置機關。」

常掛珠道：「是否朱銅家財千萬，不志在金銀財帛了？」

龍眉道：「却又非也。」

常掛珠道：「非也又是怎樣也？」

龍眉道：「到了朱銅這一代，說來眞是不堪提之至。」

常掛珠道：「何以不堪提？」

龍眉道：「本來，朱家是很富有的，尤其是到了朱銅祖父那一代，更是家有良田千頃，華厦不知若干棟，但朱銅的父親朱金，却是個如假包換的敗家子，在不到十年之內，就已把朱家龐大的產業全部輸掉，使朱家變成一個破落戶。」

岳小玉心想：「這個做老子的實在十分混帳，他叫朱金，名字不俗之極，可是居然把兒子命名爲『銅』，嘿嘿，這寓意實在不吉利之極，正是化黃金爲爛銅破鐵，又怎能不家道衰落，完蛋大吉哉？」他是個好賭之人，從來不認爲嗜賭是甚麼罪過，所以就把朱家衰落的責任，推到命名這方面去。

龍眉接着又說道：「幸而朱銅生性與父親不大相同，他爲人生性淡泊，既不求名復不求利，雖然後來的日子過得十分平淡，但他還是甘之如飴，絕對沒有怨天尤人。」

岳小玉暗道：「要怨就怨你老子朱金給你改了這個名字可也。」

龍眉乾咳一聲，續道：「但朱銅却也不愁餓死，他憑着祖傳下來的技藝，隨隨便便也可以混飽肚子，但對於佈置機關，他却是一直都不肯放手去幹。」

常掛珠道：「這又是甚麼緣故？」

龍眉道：「他宅心仁厚，知道自己所佈置的機關陷阱，委實太過厲害，所以不忍大展所長，唯恐遺害於後世。」

常掛珠道：「這也不無道理，但却似乎是有點婦人之仁了。」

龍眉道：「這是菩薩心腸，深明上天有好生之德。」

常掛珠道：「但他怎麼又肯爲鐵眉佈置機關？」

龍眉有點豪爽地說：「這就是他給老夫的面子了。」

語聲一頓，又慢慢地說道：「但最主要是，還是靜心房機關的作用，只是用來保護靜心房這個地方，使外來敵人不容易侵犯進去。」

常掛珠點了點頭，說道：「我明白啦，靜心房是一個逃難保命之所。」他這句話，雖然難聽一點，但却也是最眞切的形容。

諸葛酒尊道：「公孫我劍與老叫化曾經到過靜心房，咱們都認爲郭堡主在房中休養，應該是鐵眉樓最安全的所在。」

常掛珠道：「有沒有人照顧着郭堡主呢？」

金剛眉立時應聲說道：「鳳眉的兩位女弟子翁紫棠、藍妙妙不分日夜，輪流照顧着郭堡主。」

常掛珠「唔」一聲，道：「如此甚好，俺知道岳小兄弟一直都很掛念着郭堡主，咱們馬上就去看看他怎樣？」

金剛眉道：「當然不成問題，但靜心房地方不太寬敞……」

常掛珠揮了揮手，道：「咱們不會一窩蜂般湧進去的，除了岳小玉之外，金老兒認爲還可以讓多少人前往靜心房？」

金剛眉沉吟半晌，道：「大概八九位左右好了。」

常掛珠道：「那麼，咱們江東五傑，就只讓我這個老大進去好了。」

金剛眉道：「還有誰要去見一見郭堡主？」

岳小玉立時向水瑩兒一指，叫道：「她也要去。」

金剛眉一怔，但隨即點點頭，道：「還有沒有？」

諸葛酒尊和公孫咳也同時道：「我也去。」

許不醉和雲淡來却先後表示，要留在聚義廳中。

至於關中雄、鐵老鼠等人，也不打算前往靜心房。

龍眉環顧大廳片刻，忽然道：「老夫也想看看郭堡主。」

金剛眉道：「請諸位跟我走。」

岳小玉望了水瑩兒一眼，忽然忍不住悄悄說道：「瑩兒，請妳也跟我走。」

× × ×

朱銅佈置的機關，的確是獨步天下，堪稱一絕的。

靜心房在一幢大樓的地窖，而這幢大樓的本身，已堅固得像是攻不破的城池。

而大樓之內，更是機關重重，無論是誰擅闖進去，結果都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岳小玉看得驚心動魄，因爲金剛眉不斷向衆人解說，這些機關是怎樣的。

例如一條樓梯，看似平平無奇，但若不是龍眉在牆角一塊青磚之上拍了一下，任何人只要走上去，都會給無數利箭從四方八面射得變成一隻刺蝟。

又有一條死亡走廊，只要走到一半，全條走廊就會給毒霧籠罩着。

再向前走，有兩道月洞門，左邊寫着「生門」，右邊寫着「死門」。

金剛眉故意要考一考岳小玉，道：「岳小兄弟，你認爲走那一邊安全些。」

岳小玉連想也不想，便說道：「走生門。」

金剛眉道：「何解？」

岳小玉道：「五眉會上上下下，都是頂天立地的英雄豪傑，絕不會故弄玄虛，以生作死，以死作生來愚弄闖樓之人。」

「說得好，」龍眉撫鬚大笑，道：「難得你年紀小小，居然有此胸襟，看得透這一點。」

金剛眉點頭道：「但凡到了生死二門之人，都要作出重大抉擇。」

岳小玉道：「若根據以往經驗，到底是走生門者多，還是鑽入死門者更佔大多數？」

金剛眉道：「入生門者五人，入死門者十一人。」

岳小玉說道：「何以會入死門之人更多？」

金剛眉嘆了口氣，道：「這十一人，若非武功極高，就是生性多疑，以爲自己是再世諸葛孔明之輩，武功高者故意行走險着，自以爲是者却認爲，『虛則實之，實則虛之』，是故生門之內，反而兇險絕倫，死門說不定會更易走過。」

岳小玉道：「結果這些武林高手的命運又如何？」

金剛眉道：「入生門者生，入死門者統統無一倖免。」

岳小玉道：「生門通往何處？」

金剛眉微微一笑，然後道：「鐵眉樓外。」

岳小玉道：「那麼，若眞的要潛入靜心房，非要進入死門不可了？」

金剛眉道：「不錯，這是唯一可以通往靜心房的途徑。」

岳小玉道：「咱們現在也要進入死門嗎？」

金剛眉道：「這個自然。」

龍眉微微一笑，目注着岳小玉說道：「你不必担心，死門內的機關，已全被關掉，咱們現在可以大搖大擺的向靜心房進發。」

岳小玉咧嘴一笑，道：「跟着諸位前輩，我是半點也不担心的。」

但才進入門口，他的一顆心便已卜卜地跳個不停。

原來死門之內，一片黑漆，兼且陰風陣陣，也不知道這些風是從甚麼地方吹進來的。

在黑暗中，忽然有一隻小手挨了過來，岳小玉輕輕咳了一聲，接着身邊也有人依樣葫蘆地，輕輕咳嗽了一下。

岳小玉聽出那是水瑩兒的聲音，更加證實這小手就是水瑩兒的，正是「飛來玉手」，豈可拒之千里之外，當下再無半分猶疑，伸手將這小手緊緊握住。

只聽見水瑩兒又發出了「嚶嚀」一聲，接着就靜默下來了，也沒有用力想去掙脫。

岳小玉拉着水瑩兒的小手，胆氣陡增

，再無絲毫害怕之念。

他只盼這道死門道路越長越好，越黑越妙。

這條「死門之路」，說長並不太長，說短也不太短，衆人大概走了一盞茶時光左右，才見到前面有點燈光。

岳小玉本來還不捨得放手，但水瑩兒到底是女兒家，臉皮嫩薄得多，一看見前面燈明火着，已把小手收了回去。

岳小玉暗罵一聲：「這條黑路眞是短得不像話。」

倘若不是有「玉手飛來」這等美事，他自然早就大罵，此路又長又黑，眞乃龜兒子所造。」云云。

衆人越向前行，越是光亮，岳小玉回頭一看，只見水瑩兒的小臉紅得就像是柿子一般。

岳小玉看得神不守舍，忽然又暗罵自己一聲「蠢材」。

「這樣大好機會，何不親一親她的小臉？」

但轉念一想，却又暗暗嘆道：「還是君子一點的好，」想到這裏，居然分辨不出來，自己是「小人」還是「君子」的感覺。

× × ×

不久，羣雄終於來到了靜心房。

靜心房的兩扇桃木門，是虛掩着的，金剛眉兩手輕輕一推，就已把門推開。

木門推開後，金剛眉的臉色忽然變了，鳳眉更是忍不住失聲尖叫起來！

岳小玉雖然擠在後面，看不見前面景況，但一聽見鳳眉這聲喊叫，就知道靜心房內一定生了變故。

他是好奇之人，自然急於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但就在這時候，只聽見「波」一聲響，在人叢中突然爆起了一股血紅似的濃烟。

濃烟一冒起，就有一股刺鼻的腥味散了開來。

龍眉沉聲喝道：「大家屛止呼吸，小心這是毒烟。」

岳小玉暗叫聲不妙，急忙用手掩着鼻子。

在這危急之中，他居然又伸手一抄，想抓住水瑩兒的小手。

但他這一抓，却甚麼也沒抓到，只是抓住了濃濃的紅烟。

倒是在這一瞬間，忽然有隻冷冰冰的手向他抓了過來。

岳小玉一怔，心想：「這是誰的鳥爪？」突然察覺不妙，立時高聲呼叫：「救——」但才叫出了這一個字，啞穴已然被人點住。

在這混亂之中，岳小玉雖然叫了一個「救」字，但却沒有任何人來救他。

這股紅烟實在太濃，就算睜大了眼睛也無法看得見甚麼。

等到濃烟漸漸散却之後，岳小玉已不見了。

常掛珠大怒：「是那條路上狗頭崽子幹的？」

諸葛酒尊沉聲道：「是個老婆娘。」

常掛珠道：「你既已看見了，爲甚麼還不抓住她？」

諸葛酒尊道：「烟太濃密，只是一幌眼就不見了她。」

常掛珠道：「這烟烟霧霧，是不是眞的有毒？」

公孫咳道：「好像有毒，但實際上却是沒有毒的。」

常掛珠一怔：「你敢肯定？」

公孫咳道：「除非是不才錯了，否則施放這烟霧之人只是志在引起混亂，却並無傷人之意。」

水瑩兒叫道：「岳小玉不見了，這怎辦？」

公孫咳道：「那人到底是怎樣的？」

諸葛酒尊道：「一身白衣，一頭白髮，是個出手快如閃電的老婦人。」

公孫咳道：「諸葛大師認爲追不上她了？」

諸葛酒尊道：「在正常情況之下，可以一追。」

公孫咳嘆道：「但她使用奸計在先，諸葛大叔自然是防不勝防了。」

諸葛酒尊沒有再說甚麼，只是向靜心房走過去。

龍眉和鳳眉仍然站立在門外，兩人的臉色都變得一片雪白，簡直是驚怒到了極點。

公孫咳也鑽上前看個究竟。

他一看之下，臉色也是立刻變得一片雪白。

× × ×

當時，濃烟一起，岳小玉就甚麼也看不見了。

這一股烟，可說是美麗，也可以說是可怖，妖異。

不久，他就給一個人抓住，然後迅速離開了靜心房門外。

岳小玉大爲吃驚，想要掙扎，但抓住的人武功比他高出不知若干倍，他就算用盡吃奶之力，也是絕對無法掙脫開去的。

若論到給抓住的經驗，岳小玉倒是豐富之極，所以只是掙扎了一會，就放棄了一切動作。

因爲他知道，這是白費力氣的，倒不如儘量保持冷靜，然後再見機行事。

他忽然感到很悲哀。

「武功，武功！武功！人在江湖不懂武功，就像是上戰場的兵卒赤手空拳，不穿盔甲，甚至不穿褲子，簡直是他媽的太不像話兒了。」

就在這一刻間，他要練習武功的意志更加堅決。

但無論他的意志怎樣堅決，他要練武，就一定是將來以後的事了。

而且，他現在已成爲別人的網中魚，俎上肉，能否渡過這一刦，也是未可逆料的。

× × ×

擄到岳小玉之人輕功極高，那是無可懷疑的。

但除了諸葛酒尊之人輕功極高，那是無可懷疑的。

但除了諸葛酒尊之外，誰都沒有看見這人的樣子是怎樣的。

而即使是諸葛酒尊，他所看見的也只是「影子一幌」，只能大概地看見她是個白衣老婦，但這老婦的眞正容貌，他還是未能瞧個清清楚楚的。

至於岳小玉，雖然他現在已和這個白衣老婦十分接近，但他受制於人，根本無法可以抬起頭來，看看刦走自己的到底是何方神聖。

不久，他暈倒了，至於怎樣暈倒，他是懵然不知，就像個三天沒睡覺的人，忽然不由自主地掉進了夢鄉一樣。

但暈迷畢竟不是睡覺。

睡覺是可以醒過來的，但暈迷這種事十分可怕，往往一暈之下，就會暈進陰曹地府裏去。

幸好一個已經暈倒的人，他自己是不會担心自己的，可是，却令關懷他的人担心死了。

× × ×

當岳小玉又再睜大眼睛的時候，他知道自己這一次又死不了。

同時，他也相信了一件事：「凡被擄刦者，多半不會給人家宰掉。」

他是以自己的遭遇來加以引證的。

他認爲：「老子給人擄刦多矣，但每次俱能平安大吉，化險爲夷，足見刦人者，志不在老子的小命，而是另有他媽的圖謀，否則，刦人者大可一上來就把老子送上西天，何苦刦來刦去哉？」

所以，當他醒過來之後，居然甚是鎭定，就像個剛在家裏睡醒的人一樣。

但等到他看見擄刦自己之人的容貌後，就不禁大爲驚訝了。

岳小玉做夢也想不到的，在靜心房門外，把自己擄走的人，居然是另一個「小玉」。

尤小玉！

尤小玉者，也就是夫人帮的神秘高手尤婆婆！

尤婆婆的眼睛好像有點紅，神情也似乎顯得相當憔悴。

岳小玉仰望四周，只見自己正置身在一座破廟之中。

「這……這是甚麼地方？」他問。

尤婆婆瞧瞧他，臉上似是木無表情。

她沉默了很久，才緩緩地說道：「這裏是一個你曾經嚷着非要闖一闖不可的地方。」

岳小玉一怔，道：「晚輩不懂。」

尤婆婆道：「你的記性若還不太壞，一定可以想得出來的。」

岳小玉又是呆了一陣，過了半晌，却又目光一亮，道：「前輩言下之意，是說這裏就是飲血峯？」

尤婆婆點點頭，道：「是的。」

岳小玉又環視了四周一眼，忽然搖搖頭：「不，這是不可能的。」

尤婆婆道：「爲甚麼不可能？」

岳小玉道：「飲血峯血花宮，又怎會像是一座殘破不堪的破廟？」

尤婆婆忽然直視着他：「你以前到過飲血峯，入過血花宮了？」

岳小玉又搖搖頭，道：「沒有。」

尤婆婆道：「既然沒有到過飲血峯，又怎知道飲血峯上沒有這座破廟？」

岳小玉道：「人人都說，血花宮是金碧輝煌，美侖美奐之地，所以晚輩才有這種想法。」

尤婆婆嘆了口氣，道：「你曾經聽誰這樣說過？」

岳小玉道：「許多人都是這樣說，要記也記不全了。」

「孩子，」尤婆婆咳嗽了幾聲，道：「自從第一次見面，我就看出，你是個絕頂聰明的孩子。」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前輩太誇奬了。」

尤婆婆道：「我不喜歡誇奬任何人，因爲那是完全不需要的。」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晚輩眞的那麼聰明嗎？」

尤婆婆緩緩地點點頭，道：「是的，但爲人却並不怎麼老實。」

岳小玉舌頭一伸，道：「晚輩知道這是不對的……」

「也不一定不對，」尤婆婆却說：「人太老實，往往反而會陷入悲劇之中。」

岳小玉道：「爲甚麼？」

尤婆婆道：「這一點，你長大之後，就會漸漸明白的。」

岳小玉道：「但願如此。」

尤婆婆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目注着岳小玉，道：「你可知道，老身的眞正身份？」

岳小玉道：「記得前輩是夫人帮的帮主？」

尤婆婆搖頭道：「不是。」

岳小玉道：「連婆婆那樣的世外高人，也不能成爲帮主嗎？」

尤婆婆道：「我若要做帮主，除了丐帮主不容易做得成之外，其餘的大概都不成問題。」

岳小玉道：「這可威風極了。」

尤婆婆道：「威風極了又有甚麼用？須知道一個人的鋒芒越是燦爛，煩惱也就會越多。」

岳小玉想了想，暗道：「這話也不錯，就像是布公子，他現在似乎比誰都更爲煩惱。」

尤婆婆微微一笑，又接着道：「老實說，血花宮在外面的口碑，一向都是很壞的，絕對沒有人會說它美侖美奐，金碧輝煌。」

岳小玉沉默着，他沒有話想說，也不好意思再說些甚麼。

尤婆婆續道：「江湖上的人都說：『血花宮是個魔域，進去的人都是有死無生。』唉，這也難怪，血花宮內的規矩，向來都是十分森嚴的，若有人敢擅闖禁地，自然是性命難保。」

岳小玉吸了口氣，道：「那麼，晚輩現在算不算是擅闖禁地了？」

尤婆婆道：「憑你的本領，若可以闖到血花宮的後院，那可是天下奇聞了。」

岳小玉吃了一驚，暗道：「這次乖乖的貓貓啦，原來小岳子居然深入魔域腹地去也。」

尤婆婆瞧着岳小玉，慢慢地接道：「這座廟子，是五百年前就已蓋好的，血花宮主人，一直都不敢對它稍有不敬，而且認爲這廟院的神靈，可以令到整座飲血峯進入興盛或者是衰亡的境地。」

岳小玉一凜，道：「眞的是這麼靈聖嗎？」

尤婆婆道：「對於迷信的人來說，自然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岳小玉道：「婆婆前輩呢？」

尤婆婆道：「你不必試探我，因爲你沒有這個必要。」

岳小玉奇道：「爲甚麼沒有這個必要呢？」

尤婆婆道：「無論我是個怎樣的人，你都不必理會，反正我們相處的時間，是絕不會太長久的。」

岳小玉說道：「婆婆前輩很好，和妳老人家相處在一起，絕不是一件討厭的事情。」

尤婆婆道：「我就算不算令人討厭，也絕不會討人歡喜的。」

岳小玉心道：「這話倒不錯。」

尤婆婆沉吟了一會，接道：「還記得盈盈嗎？」

「盈盈？」岳小玉的臉本來很蒼白，但却在這一刻間變得脹紅起來。

尤婆婆的目中露出一絲奇特的光亮，緩緩地接着說道：「我知道，你一定還沒有忘記她的，就像她一直都沒有忘記你一樣……」

岳小玉的眼睛也亮了，喃喃道：「她一直都記掛着我？是她對婆婆前輩這樣說的嗎？」

尤婆婆道：「她從來沒有對我這樣說過，但我看得出來。」

岳小玉長長透了口氣，忍不住道：「她在甚麼地方？」

尤婆婆道：「現在不能告訴你，因爲我不想她看着我死。」

「死？」岳小玉吃了一驚，怔怔地瞧着尤婆婆，「前輩身壯力健，行走如飛，又怎麼會死？」

尤婆婆搖了搖頭，說道：「不，老身已到了油盡燈枯之境，距離入木之期不遠了。」

岳小玉道：「我不相信！」

尤婆婆道：「你不相信，就不要相信好了，但有好幾件事，我還是不能不告訴你知道的。」

岳小玉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一個躬，然後道：「婆婆前輩請說。」

尤婆婆道：「你還記得盈盈，但業兒呢？」

岳小玉的呼吸忽然變得有點短促。

尤婆婆嘴裏的「業兒」，自然就是穆盈盈的那位「師哥」。

岳小玉說：「晚輩記得盈盈，也同樣記得她這位師哥。」

尤婆婆目光閃動着，道：「你認爲業兒爲人怎樣？」

岳小玉道：「咱們只有兩面之緣，恕晚輩不敢妄下判語。」這句話，居然說得甚是老練。

尤婆婆道：「不必說不敢，只管依照心中的想法直說好了。」

岳小玉遲疑半晌，終於咬了咬牙，道：「實不相瞞，晚輩對盈盈這位師哥，印象奇劣。」

尤婆婆道：「却是何故？」

岳小玉幽幽道：「雖無過犯，面目可憎。」

尤婆婆道：「就是這八個字，沒有其他原因了？」

岳小玉道：「有是有的，但晚輩不知從何說起。」

尤婆婆點點頭，道：「你這幾句話，倒算是很老實，所以，老身本來想踢你幾下屁股的，但如今可以免掉了。」

岳小玉心中一凜，暗道：「這老婆子原來也跟師父一樣，喜歡踢小岳子的屁股。」當下連忙把說話封在前面，道：「多謝前輩不踢之恩。」

尤婆婆淡淡一笑，又咳嗽兩聲才道：「眞是個機靈的孩子，難怪公孫老兒要收你爲徒了。」

岳小玉又是一凜，道：「婆婆怎知晚輩已拜公孫先生爲師？」

尤婆婆冷笑道：「公孫老兒所幹的事，又有幾件瞞得過老身耳目？」

岳小玉吃了一驚，心想：「莫不是她跟師父有甚麼寃讎糾葛了？倘眞如此，那可大大不妙。」

尤婆婆默然半晌，又道：「你年紀小小，就已有一個這樣的師父，眞是不知所謂得很。」

岳小玉一楞，道：「是晚輩不知所謂？還是在說我師父？」

尤婆婆說道：「是老天爺不知所謂，居然把你們這兩個造孽寃大頭併在一塊兒了。」

岳小玉聳聳肩一笑，但却已笑得有點牽強。

尤婆婆又道：「除了公孫老兒做了你師父之外，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練老魔居然要收你爲義子。」

「妳說甚麼？」岳小玉嚇了老一大跳，「妳說的練老魔是何許人也？」

尤婆婆道：「江湖之上，姓練之人本來就少之又少，至於姓練而又配稱爲老魔者，上天下地更是只有一人！」

「練驚虹！」岳小玉失聲叫了起來，臉龐又已變得一片蒼白。

「當然是練驚虹！」尤婆婆慢慢地說：「除了練驚虹，又有誰敢把公孫老兒的徒兒認做乾兒子？」

岳小玉忙道：「這恐怕是大有誤會了，小岳子又怎會有一個這樣的義父？」

尤婆婆道：「若是誤會，也只是你自己誤會了自己而已，我們是絕對不會弄錯的，你不是曾經說過自己叫練無敵，義父就是飲血峯的練驚虹嗎？」

岳小玉吸了口氣，道：「說是說過的，但那只是跟賊人開開玩笑，吹吹牛皮，可不是當眞這樣的。」

尤婆婆說道：「江湖之上，往往都是假作眞時眞作假，淸眞眞假假之間，就算是老江湖、老狐狸也不一定可以看得出來的。」

岳小玉陡地呆住。

「婆婆前輩，這是甚麼意思？」

尤婆婆道：「我是說，你已弄假成眞啦。」

「甚麼弄假成眞？」

「練老魔知道這件事之後，大爲震怒，說一定要把你左蒸右烤，拿去餵狗。」

岳小玉臉如土色，道：「拿去餵狗這四個字，晚輩是聽得懂的，但甚麼叫左蒸右烤？」

尤婆婆道：「這意思已經很明白，就是要把你的身子一分爲二，左半邊放在籠子裏蒸熟，右半邊却拿去烤得香香的。」

岳小玉一聽之下，差點沒嚇得立刻暈倒過去。

只聽見尤婆婆接着又說：「但你不必怕成這副樣子，這種悲慘的下場，你是可以免掉的。」

岳小玉輕咳一聲，道：「何以如此好運氣？」

尤婆婆道：「因爲有人爲你求情。」

岳小玉道：「是那一位活菩薩這麼好心？」

尤婆婆道：「她若是菩薩，現在只也能稱之爲小菩薩而已。」

岳小玉眉頭一皺，怔住。

但他隨即又想了一想，立刻就失聲叫了起來，道：「這小菩薩莫非就是盈盈姑娘嗎？」

尤婆婆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你這個小子總算眞的不笨。」

岳小玉却大惑不解，道：「盈盈怎會知道練老魔要殺我這個練無敵？」

尤婆婆道：「練老魔一發脾氣罵你這個吹牛大王，她就已經在旁邊聽見了。」

岳小玉更奇：「盈盈跟練老魔是甚麼關係？」

「師徒。」

「甚麼？師徒？」岳小玉兩眼瞪大三倍，道：「妳老人家是說：盈盈的師父就是練老魔？」

尤婆婆緩緩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忽然感到全身一陣冰冷。

他直視着尤婆婆，道：「那麼，妳老人家是……」

「尤婆婆，又叫尤小玉，是練驚虹的師姐。」尤婆婆沉聲說。

岳小玉呆住了，完全呆住。

他怎樣也想不到，穆盈盈竟然會是練驚虹的弟子。

在這一霎眼間，他簡直不知道自己應該說些甚麼話才好。

所以，他甚麼話也沒有再說，只是像個木頭人般呆呆地站在那裏。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聽見尤婆婆的聲音又在耳邊响起。

她說：「你知道我是屬於夫人帮的，但這『夫人』二字的眞正涵義，你又可知道嗎？」

岳小玉搖搖頭，道：「不知道。」

尤婆婆道：「你回答得太快了，根本就沒有用腦袋去想一想。」

岳小玉道：「能想得出來嗎？」

尤婆婆道：「笨人當然想不出，但你一點也不笨，所以只要稍動腦筋，就一定可以想得出來。」

當她一面這樣說的時候，岳小玉已一面在思索着。

他的腦筋動得很快，但却似乎完全沒有半點頭緒。

從「夫人帮」這三個字看來，掌管着這個帮會的，應該是個女人。

最少，從表面上看來的確如此。

以尤婆婆的身份，她已足夠勝任帮主而有餘。

但她不是帮主。

連她都不是夫人帮的帮主，世間上又有甚麼女人可以做夫人帮的帮主？

岳小玉想不出。

但若想不出，却是一件很丟面子的事情。

倘若只是在尤婆婆面前丟臉，岳小玉倒也並不怎麼在乎。

可是，尤婆婆是穆盈盈的師伯。

萬一尤婆婆把這件事情告訴給穆盈盈知道，那麼這個臉又會丟得更大了。

「寧失信於天下，莫失信於美人。」這兩句話岳小玉是聽過的。

倘若把中間那個「信」字改一改，那就是「寧失威於天下，莫失威於美人。」了。

大英雄固然是配得上大美人，岳小玉以小英雄自視，自然不能讓小美人把自己瞧扁了。

尤其是小美人的師父，乃是號稱「茹毛飲血鬼獨夫」，又叫「六親不認斷腸人」的血花宮宮主練驚虹，自己拜不拜他做義父，那是另一回事，倘若一上飲血峯就弄得灰頭灰臉，甚至是「蠢名遠播」的話，那就眞是嗚呵大吉，愧對列祖列宗，豆豉炒大葱者也。

想到這裏，忽然目光大亮，叫道：「晚輩明白啦。」

尤婆婆直視着他，緩緩道：「你已想出了？」

岳小玉道：「想是想出了，但却只有九分九的把握，不敢說一定會猜得中。」

尤婆婆嘆了口氣，道：「一個人做事，只要有七分把握，那已大佔上算，有時候形勢吃緊，就算只有一兩分把握，也要被逼出手的。」語聲之中，似乎有着無限感慨。

岳小玉暗道：「但最好還是萬無一失的情況下出手，如此乃可保證馬到功成，一本萬利。」

尤婆婆沉默半晌，才又對岳小玉說：「你所想到涵義是怎樣的？」

岳小玉道：「練老宮主在江湖上，號稱『茹毛飲血鬼獨夫』，又喚作『六親不認斷腸人』，這兩個名號最尾的一個字，前者是『夫』，後者是『人』，加起來不就是『夫人』嗎？所以，晚輩猜想，『夫人帮』者，其實也就是血花宮的另外一個稱號！」

尤婆婆楞住了，她仍然是直視着岳小玉。

岳小玉給這個婦人瞧得心中發毛，忍不住又道：「是不是晚輩猜錯了？」

尤婆婆搖搖頭，道：「不，你所猜想的，與事實完全正確。」

岳小玉道：「這眞是好彩數。」

尤婆婆道：「不能用這種字眼來掩蓋了你的聰明，倘若是一條笨牛，這種好彩數是永遠也不會降臨到身上的。」

岳小玉道：「這樣說來，夫人帮的帮主，就是練老宮主了？」

尤婆婆搖頭道：「夫人帮沒有帮主，它甚至不能算是一個眞正的帮會，但你剛才所想到的，已完全是事實。」

岳小玉道：「這名字也不錯，很夠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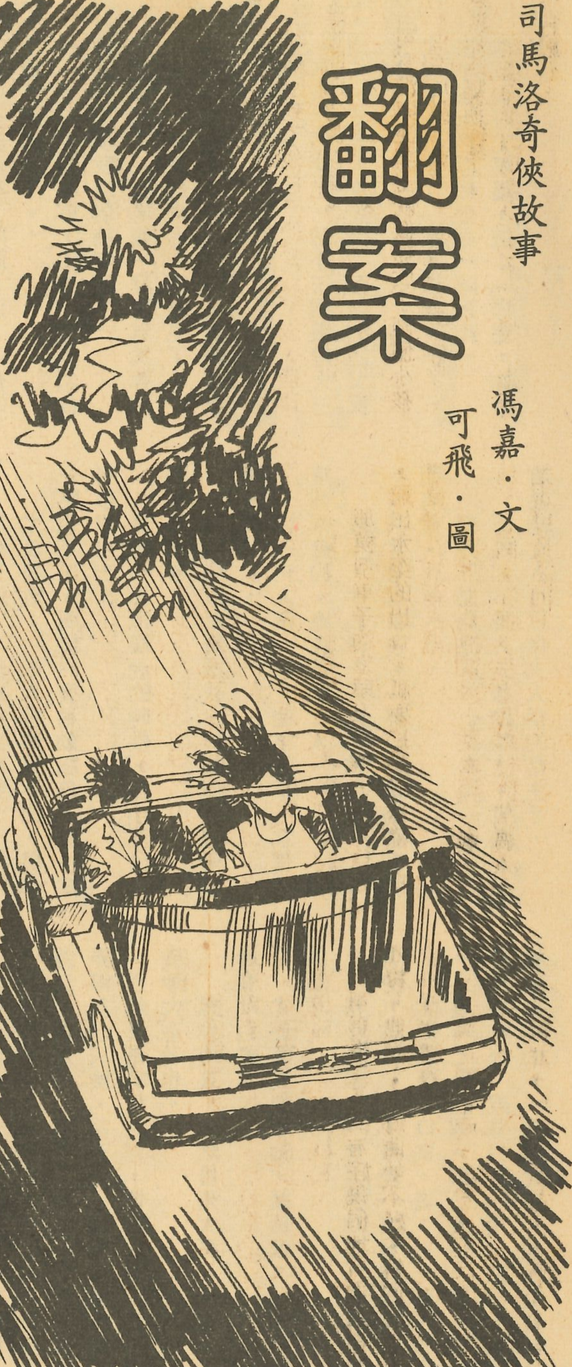
尤婆婆道：「但練驚虹在江湖上的名譽，却並不怎麼好。」

（未完・廿九）

司馬洛奇俠故事

翻案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向酒仙探聽有關章理夫的近況，R國將他拘禁以後，備受折磨，酒仙建議將R國的公主出外旅遊，希望司馬洛在她身上打主意，拯救章理夫，司馬洛不置可否，心情很煩躁，回家之後倒頭便睡，第二天睡醒，又見溫美玉來糾纏，心裏更煩，而溫美玉亦將R國的莎莎公主旅遊的事告知，希望合作，她對司馬洛砌賽車模型略知一二，經過司馬洛的解說，是想利用賽車大會將章理夫救出，但還有很多細節的問題，要通過賽車模型的試驗才能解決，然後再訂計劃……而那R國的莎莎公主本性善良，對監獄的不仁道，也希望獄長改善一下……

喬裝旅遊　公主被擄

莎莎公主是從側面一個地區偏僻的入口開車進去，她從來不要走正門，因爲這皇宮也是遊客必然參觀的地方，前門永遠是那麼熱鬧的，使她很討厭。

她進入宮中時，一個青年男人出來迎接。那是一個戴着近視眼鏡，斯斯文文的青年男人，他是國王的秘書祁福。他說：「玩得還好嗎？」

「不大好。」莎莎公主問道：「爸爸呢？」

「他在書房裏看書。」祁福說。

「那即是說他很久都不會出來，而且亦最好不要打擾他了！」莎莎公主說。她的國王父親實在太空閒，所以常常看書，研究各種學問。

祁福說：「那亦即是說我們可以談談。」他與莎莎公主慢慢地走上舖着地毡的樓梯。這屋子又大又高，他們低聲講話，假如有人躲起來，就不會聽得到，聽得到的人，他們就會看到，所以，這樣一面走一面講話，反而是很安全的。祁福又說：「有什麼成績嗎？」

「我碰到了吸血殭屍盧根。」莎莎公主說。

「這並不出奇。」祁福說：「這個人的耳朵多得很，許多事情他都會知道。」

「盧根給我一個忠告，勸我早些動身出外旅遊！」

「爲了甚麼呢？」祁福問。

「我問他是不是因爲他要大捕大學生，所以叫我早些避開。他沒有承認，但是也沒有否認。」莎莎公主說。

「那都是眞的了！」祁福吃驚地說：「他要捉人！」

莎莎公主搖搖頭：「他要捉人，需要揀日子嗎，他隨時都可以捉。他又不敢捉我，爲甚麼要通知我呢？」

「他是不想在捉人時你也在場！」祁福說。

莎莎公主冷笑：「我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恐怕他比我自己還要清楚。不，他不是爲了這個目的！」

「他——不論是爲了甚麼目的，」祁福說：「他總算是已經對你透露了一點口風了，我看，我應該通知一些人，暫時躲起來！」

「不！」莎莎公主又搖頭：「假如你這樣做，那你就是上當了。我猜他也還是這樣的目的。他可以捉很多人，但是可捉的人太多了，他不知道應該捉哪一些。假如你們一躲，他就會知道了。躲起來的那些，就是他要捉的！」

「哼，眞狡猾！」祁福咬牙切齒地說，「其實，他們也不需要捉我們的人呀，我們又不是作反！」

「你們都是反對有他這樣一種人存在，」莎莎公主說道：「你們是他私人的仇人！」

「假如他不是先捉我們，我們也不會那麼反對他！」祁福說。

「這種道理，是沒有辦法跟他講的。」莎莎公主說。

「但你這一次到監獄去！」祁福說。

「這也不是沒有作用的，」莎莎公主說：「否則我就不會去了。」

「你雖然沒有提過你要保護的是誰，」祁福說：「但是吸血殭屍提過學生團體，他就知道你要保護的是學生。監獄中的人是有數的，他知道哪一些是學生，尤其是那是他經手捉進去的。」

「沒有錯，」莎莎公主說：「他知道，我也知道，因此這件事情就也不需要提了。他知道我關心，他也一定有此顧忌，起碼我們的人不會死於非命，無緣無故不見了，也許我雖身爲公主，實際上却沒有甚麼權力，他還是要忌我幾分的，當我吵起來的時候，他也會很狼狽。我爸爸仍有很多朋友，不論他把誰推上台去做總統，都是我爸爸的朋友——總統總是老一輩的人，而這些人爸爸認識的！」

「希望是如此吧，」祁福說：「那麼，你會不會提早離開去度假呢？」

「提早一點，」莎莎公主說：「但又不要如他所提議的那樣提得那麼早。我是不急的。」

「很好，」祁福說道：「我們再聯絡吧！」

祁福回到了他自己的辦公室去，莎莎公主也回到了房間裏。

× × ×

司馬洛與溫美玉就像變成了兩個小孩子，正在玩模型車子。那車子已製好了，水渠亦已製造好了。

在溫美玉的協助之下，「工程」進行得很順利。

他們也有了一個邊境部份的地勢的模型。

牆壁上掛着一張放大的照片，是從高山上拍攝的。拍攝的就是這一個部份的形勢。現在與模型比較起來，大致上是一模一樣的。

司馬洛推着他那架模型車子，推進了水渠之內。

這個地勢的模型與眞的地方有一個最大的不同之點，乃是水渠的部份是用透明塑膠製造的，因此可以看清楚水渠裏面的情形。

「這車子是可能在參加的賽車之中，最小型的一種了。」司馬洛說：「較大的車子，恐怕通不過這水渠！」

「假如水渠裏面的闊窄有所不同呢？」溫美玉問。

司馬洛瞥了她一眼：「沒有這種事情的。凡是水渠，進口不能粗過內部，否則，豈不是進去的水太多，而裏面不夠空位流過，就水漲起來了？裏面比進口闊，則有可能。不過，這一種水渠，則應該是沒有差別的。你有沒有看過舖設水渠的工程？水渠都是預先製好了的一截一截圓筒，挖開泥土，放下去而敷接起來的。假如直徑有差別，敷接起來，就會有困難了！」

「對了。」溫美玉不得不點頭承認。

那模型車子的車頭上已縛了一條魚絲，通出水渠的出口。祇要拉動這魚絲，車子就可以通過水渠。

司馬洛也是把這些小型水渠一截一截埋下去的，在埋下去之前亦已經試過車子是可以通過的。

但是這水渠是有一個彎度的，假如在直的時候車子僅可以通過，那麼，在彎曲的時候，車子却是未必可以通過的。所以他們現在就要試一試。

溫美玉在那邊拉着魚絲，使車子慢慢行動，進入水渠之內。她說：「這彎度是準確的嗎？」

「這個不知道，」司馬洛說：「沒有派人在裏面走過，不過進口是在這裏，出口是在這裏，進口與出口所向的每度並非成一直綫，所以應該是彎的了。不過水渠是不大會成爲S形彎曲的，更不會成爲直角，因爲這樣會受到太猛的水力冲擊，很易冲破，所以應該必然是一個順滑的弧形的！」

他這水渠就是弄成一個順滑的弧形，而水渠的底下並不是平的，亦是彎的，所以車子能夠以穩定的路綫沿渠前進，就像是正在有人駕駛似的。

溫美玉終於把那車子從另一邊拉了出來。

司馬洛從上面小心地觀察着那透明的渠內。

他這模型車子，原來車身上的紅色乃是用粉筆塗上去的，這粉筆的顏色很易脫落，車子在渠內與渠壁碰過的地方，渠壁上邊也沾上了一些紅粉。

司馬洛注意到有好幾個地方有這樣的紅粉。他說：「彎曲就不好，轉彎的地方會給車身擦着。」

「眞正開車時，就可能過不去了。」溫美玉說。

「因此，」司馬洛說：「我還有一個後備的計劃！」

他把模型車子拿起來，把車頂及車頭蓋都除了下來。

這些是用以擋風及保護車頭的引擎的東西，與及保護兩隻前輪，是可有可無的。有就好看一些，與及能夠把車子保護得好些，但是會多佔一些空位。沒有，車子仍然可以行走，祇是沒有那麼好看，而長時間下來，車子亦是容易損壞的。但是，現在並不是要用很長時間。

「這樣，」司馬洛說：「就應該沒有問題了。而且，這些東西棄下來，亦可以阻擋住追兵的車子！」

「可惜，」溫美玉說：「賽車的日期，却還是在很久之後。」

「你替我安排這個吧！」司馬洛說：「這件事，可能是仍然用得着的。你替我安排一個賽車手，用這樣一部車子參加。你用的人，會比我用的人好。你用的人，與R國的人可以說是毫無關係的，你在R國也是全無勢力，你的人反而沒有那麼容易受到懷疑！」

「是的，」溫美玉說：「這一件事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大概也是祇能夠作爲後備，因爲，莎莎公主提早出發了。」

× × ×

莎莎公主揹着一隻帆布的背囊，去郊外的路上步行着，身上是格子的襯衣與褪色的牛仔褲。途過的人，會以爲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但是決不會想到她是一位公主。這位公主又喜歡揚名，即使看過她的照片的人，也是祇會以爲人有相似吧了。

就是這樣，她在一條外國的郊外公路

上行走着。

這是一種反叛性的驅使，她不喜歡做貴族，總是希望有機會過一下平民生活。

她這樣，其實亦是有危險的，因爲，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單身在荒僻的地區總是不大安全。不過，假如她是平民，她就應該遇到這種危險。

天氣很熱，她把背囊脫下來，坐在路邊一棵大樹的樹蔭之下休息。

遠遠來了一條泥塵，再近一些，就可以看到是一部摩托車。這摩托車上騎着的是一個青年人，身軀壯碩，留着鬍鬚，戴一副黑眼鏡，下身穿着牛仔褲，上身一件牛仔褸，却是撕走了衣袖而變成背心的。他在這背心下面沒有穿甚麼。

他的車子在莎莎公主的面前停下來，對她涎臉而笑，說道：「要不要我送你一程嗎？」

莎莎公主搖頭：「多謝了，我不喜歡坐這個！」

那人說：「美麗的女孩子都喜歡坐這個的！」

「那你就當我不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好了。」莎莎公主說道。

「假如你試一次，你就明白樂趣無窮了！」那人說。

「對不起，」莎莎公主說：「我可以不試嗎？」

「你不試，」那人說：「你就錯過了很多樂趣！」

「也許是的，」莎莎公主說：「但我也有我的自由。」

那人下了車，在車子的旁邊的地上坐了下來。

莎莎公主說：「我說我不要試！」

那人說：「這是一個公衆地方，我是也可以坐在這裏的，不是嗎？」他對莎莎公主微笑着，露出着整齊的白牙齒。他的樣子並不難看，但是他的態度則很不討人喜歡，起碼對莎莎公主而言是的，也許有某些女孩子的看法又不同，認爲這樣才是現代青年人的態度。

莎莎公主起身，把背囊再揹上了，繼續沿路而行。她不能够反對那個人與她坐在一起，她就祇有自己走開了。

那人看着她，得意地微笑着。

幾分鐘之後，莎莎公主已經走到很遠。不過，一個人步行的很遠，則不算是很遠，這個騎摩托車的人仍然可以看到她是遠遠的一個小點。

這時，另有三條泥塵出現了。有另外三部摩托車駛來，來到了這第一部摩托車的旁邊，停了下來。他們四個人一起，交談了一陣，嘻嘻哈哈，指着遠處的莎莎公主。

他們四個人顯然乃是朋友，或者可以說，乃是同一黨的。他們商量好了之後，便騎上摩托車，開動了，直向莎莎公主追去。

莎莎公主步行走了幾分鐘的距離，他們乘車，一幌眼就追上了。莎莎公主聽到他們的馬達聲雷鳴似地來到，但是沒有回頭。

他們越過了她，她仍不理睬。他們以相當高的速度繼續向前駛，很快就遠走到看不見了。但是，同樣快地，他們又再出現，飛馳回來了。

這一次，四車繞着她團團而轉，使她很難繼續向前行。

莎莎公主就索性站定在那裏不動，也不像普通女孩子這樣慌張地大叫。她就是不要給他們嚇着，給他們達到心理上的滿足。

首先向她挑逗的一個叫道：「現在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別攪我好嗎？」莎莎公主說。

那幾個人還是瘋狂地怪叫着，車子繞着她團團而轉。那個最先挑逗她的人叫道：「我叫靈高！你叫甚麼？」

「我是沒有名字的！」莎莎公主也叫道。

「我叫你做瑪莉好了！」靈高說：「瑪莉，我要載你去兜兜風！」

「那你得捉我上車才行！」莎莎公主說。

不料，她講這句話，却是使自己上當了。靈高叫道：「好呀！這是你講的！」說着，車子一兜，與他的另一個同伴從後面衝來，但不是要撞她，而是在她的身子的兩邊經過，而在經過的時候，便一齊伸出手，每人各執住莎莎公主的一條手臂，把她提了起來，兩車就這樣繼續飛馳，馳到了路上。莎莎公主就在兩車的中間飛行着，靠他們每人一條手臂之力支持着，餘下兩車跟在後面，他們都在瘋狂地叫嚣着，莎莎公主却是給嚇得魂飛魄散。因爲，假如他們兩車分開，就會把她一擘，兩車太近，會把她一擠，假如不够力，她的脚就要拖地，而假如更不够力而失事把她跌下了，後面又另有兩車衝來。

「停車！」莎莎公主叫道：「停車，停車！」

他們却祇是在哈哈大笑，而她亦不敢掙扎。

因爲她一掙扎的話，她跌下來的可能性就會更高。所以他祇能繼續大聲叫着，哀求他們把車子停下來。

後來，他們的力氣也是不足以支持了，便停下了車子，把她在地上放下。

莎莎憤怒地瞪着那個靈高，說：「你玩够了沒有？」

「我早說這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靈高說：「現在你玩過了，就明白了，對不對？」

「我玩過了，」莎莎說：「太刺激了，我不想再玩了，可以嗎？」

「你眞是不識貨！」靈高搖頭嘆息着道。

他那三個同伴，則在旁邊怪笑着，其中一人說道：「你找到了一個木美人！雖然美麗，但是是個木頭人，這有甚麼用處呢？」

這樣講，也許會令靈高感到不大有面子了。靈高對莎莎公主說：「現在，你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我想一個人靜靜的。」莎莎公主說：「但是我猜你們是不肯講理的，你不會讓我說不！」

這使靈高又感到難爲情。也許他也不是一個無賴到底的人，他不願意使人家認爲他是太無賴的，因此莎莎公主這激將法倒是收效了。他說：「我極希望你跟我們

一起玩玩，不過你不肯的話，也沒有辦法的！」

「我不想跟你們一起玩，」莎莎公主說：「你們是那樣無賴的，那你們就再捉我好了！」她說完了，便又開步向前行，走出了他們的包圍圈。

靈高很不服氣，他們的摩托車又開動了，慢慢包圍着她而行。那些機器的聲音吵得要命，使莎莎難以忍受，她尖叫起來道：「你們不能放過我嗎？」

「這是公衆地方，」靈高說：「誰都可以行走的！」

「你用無賴手段，更不會成功的！」莎莎公主又叫道。

他們祇是笑。他們就是正在用無賴手段，而用無賴手段的人總是不怕別人罵無賴的。

這個時候，司馬洛就出現了。

一部漂亮的黑色跑車從後面追上來，越過了他們，在前的路邊停下來。司馬洛把頭伸出車窗外，說：「有人要我載一程嗎？」

「我要！」莎莎公主叫着，立即向司馬洛的車子跑過去。

靈高連忙用摩托車去攔截，但是摩托車是不及人那麼靈活的，她伸手把靈高一推，靈高差點連人帶車倒了下來。他連忙用脚撑住地面，莎莎已走脫了，跑到車子旁邊，司馬洛已打開了一隻車門，莎莎就上了車上。

「快開車！」她說：「這些人不是好惹的！」

司馬洛要開車都已經遲了，一部摩托車已開到他的車頭前面攔住。那是靈高的車子。

司馬洛伸手把兩邊的車門攔住，因而另外二個人過來拉車門時就拉不開。

靈高叫道：「喂！你這人！把她還給我！」

司馬洛對莎莎表示說：「要我把他撞倒嗎？」

因爲他是可以把靈高撞開而前進的。

「最好不要傷害他們，」莎莎公主說道：「他們又不是有惡意，祇是開玩笑吧了！」

「這些人！」司馬洛說：「他們可能把我們殺掉！」

「我會看人，」莎莎公主說：「他們不是那麼壞的！」

這時，那些人拉不開車門，就紛紛爬到車頂和車頭上來，四個人叫嚣着一跳一跳的，使車子一彈一彈。

「沒有那麼壞，是嗎？」司馬洛說。

「他們大可以拿石頭把你的車子打碎的，」莎莎說：「他們也沒有這樣做！」

「你似乎祇是會看人的好處，」司馬洛說道：「我却沒有空跟他們玩了，我要教訓他們一下。你下車呢，還是跟我在一起？」

「我當然是跟你，」莎莎公主說：「你和他們比較，當然是好得多的！」她已把背囊解下，丟到車子後面的行李位——這跑車祇有前面兩個位子是坐人的。

「我要開車子！」司馬洛說。

「不要傷害他們！」莎莎公主說。

司馬洛把車子略爲倒退，然後再向前，一繞就繞過了靈高擋在車頭前的摩托車。車上的四人連忙伏了下來，以免被拋下車。

靈高是伏在車頭上，他用拳頭搥着擋風玻璃，叫道：「你擺脫不了我們的！」

車頂上的三個也在搥着，叫着：「開快一些呀！」

因爲司馬洛的車子開得並不快。假如他忽然加速，可能會使車上的幾個人都滾跌下來的。

莎莎公主說：「你的車子，馬力不够嗎？」

「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不想傷害他們吧了！」

那些人則似乎非常想試一試在高速之中，司馬洛是否能够把他們甩脫，所以在車頂車上搥着，叫着，叫司馬洛開得快些，也罵他是個懦夫，不敢開快。司馬洛則祇是不理，仍然把車子緩緩地開着。

「你看，」莎莎說：「這些人，也不過是在鬧着玩吧了！」

「假如我不來，」司馬洛說：「他們不知道會把你怎麼弄了！」

「我不怕！」莎莎說。

司馬洛這時已經把車子開得相當遠了，他就忽然踏下油門，車子就飛馳而前，如箭脫弦。而這個時候，車頂上那幾個人就苦一點了，這跑車的車身當然是流綫形的，這樣才能在高速之中不阻風，也因此車身上沒有什麼可以扳得穩的地方。

首先就有一個跌到了地下了，跟着是另一個。

司馬洛忽然又一煞車，連身邊的莎莎公主也向前一仆，幾乎碰着擋風玻璃，於是車頂上的第三人也飛走了。伏在車頭上的靈高則是差點滑上了車頂之上。

司馬洛再開車，靈高仍死命扶在車頭上。

司馬洛以之字路綫前進，忽左忽右，忽快忽慢，靈高也是無法長期支持，亦終於跌下去了。

這時，司馬洛就拐了一個彎，掉頭駛回去。

莎莎公主說道：「爲什麼還要駛回頭呢？」

司馬洛說：「你在那邊有一個目的地嗎？」

「不是，」莎莎公主說：「我不過是繞路觀光，那邊我已經走過了，再回去沒有什麼意思！」

「不要緊，」司馬洛說：「可以再兜回頭的！」

那四個鐵騎士都跌在地上，看着司馬洛的車子遠去，毫無辦法，追是追不上了，因爲摩托車留下，司馬洛把他們載離了很遠。

但是，司馬洛也正是爲了他們的摩托車而把他們載得遠一些的。現在，司馬洛的車子就是向他們的摩托車直衝，砰砰蓬蓬把那些摩托車撞倒了。

他們此時才知上當，連忙叫着飛跑過來，但是太遠了，來不及制止。

莎莎公主說道：「這樣不是殘忍一點嗎？」

「我不想他們追來，」司馬洛說：「下一步，他們就未必是開玩笑了！」

他把車子兜來兜去，在那些横臥地上的摩托車上輾過，主要是輾過車輪，摩托車的車輪是靠鋼綫支持的，被車輾過，那些鋼綫彎了或脫了，車就不能行。

那幾個人飛奔着趕回來，但是才跑了一半路程，司馬洛就已經完工了。

司馬洛再一繞，便又沿路向前駛。他們擋在路上。假如司馬洛直衝過去，他們還是要跳開的，但司馬洛也懶得如此，祇是駛離路邊，繞過了他們。

他們自然無法攔截，也無法追上，祇有在後面揮拳叫罵，發誓假如捉到司馬洛的話，就會如何如何。

但是當然，那是說「假如」捉到的話而已。

他們跟着跑回自己的車子去，檢驗一下，發覺都是不便行走的了。又不是破到一塌糊塗，車輪有點問題，這種車單用兩輪，而且最需要平衡的車子，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可以使用的。好在他們自己都懂得修理，就把車子推到路邊，動手修理。他們在車上是亦有工具携備的。

前頭，他們已看不見的跑車中，司馬洛正在與莎莎公主談話。司馬洛說：「你好像眞的相信他們不會傷害你，你一直都對他們容忍!」

「你怎知道我一直對他們容忍呢?」莎莎公主說：「你祇是路過的吧了!」

「我本來不會走這條路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從望遠鏡中看到，就過來管一管了!」他從車子的雜物架中取出來一副望遠鏡給她看看。

莎莎公主接過來扭轉身子用望遠鏡望後面，說：「哦，他們正在動手修車!」

「他們大概可以修好，」司馬洛說：「但不大可能追得上我們!」

莎莎公主用望遠鏡到處望着，說：「原來你有這樣的嗜好，喜歡用這東西偷看人家!」

司馬洛爲之氣結：「你對他們，就說盡好話，我救了你，你却對我有許多很差的推測!」

「我是在講笑吧了，」莎莎公主說：「我知道你實在是一個好人!」

「有些人是常常會給我的外表騙倒的。」司馬洛說。

「你是有英俊的外貌，」莎莎公主說：「但我却不是因爲這個而給你騙倒的，我有一種感覺!」

「我也有一種感覺，」司馬洛說：「那四個傢伙，並不是如你料想中那麼善良。假如我不來……你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而他們是男人!」

「你即是說我應該多謝你救了我一命?」莎莎公主問。

「又不是，」司馬洛說：「也許他們不會殺死你，但是，給他們侮辱了，也是很不值得的。」

「我並不怕他們!」莎莎公主說：「假如他們眞要那個，我會煽動他們，使他們爭風呷醋，打個你死我活的!」

司馬洛又笑了起來：「但是他們終於會有一個打赢的呀?」

「打赢的一個，又未必打得過我!」莎莎公主說。

「你?打不過你?」司馬洛又笑。

「你要不要下車試試?」她問。

「不必了，」司馬洛說：「反正我也是不忍心對女人動拳脚的。不過，你也不可能肯定你一定打得過什麼人!」

她的手忽然一伸，也不知如何，手中已有了一把小手槍，抵住了司馬洛的頸。

「這是打刧?」司馬洛說：「你是他們的同黨?」

「別傻吧!」莎莎公主把小手槍放下來說：「我祇是讓你知道，我是也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的!」

「你帶着這東西有什麼用?」司馬洛說：「我就不相信你眞能够開槍殺人!」

「這一點，」莎莎公主說：「我却很難證明了。但是，逼得我太緊時，我是做得出來的。」

「我看你把槍拿出來，等於是送人家一件致命的武器，你要知道，槍這東西，你是要有胆量使用才好拿出來的，否則的話，給人家搶了過去就更糟了。」司馬洛說。

莎莎公主用槍對着車窗外面，說：「你要我射中什麼?我射給你看?」

「你現在一定射中的就是窗子玻璃!」司馬洛說。

「我當然是說先把玻璃放下來!」莎莎說。

「把槍收起來吧!」司馬洛說：「槍法好並不就是等於有胆量放槍射人。」

「噢，」莎莎顯得有點委屈，把那小手槍放進了車子的雜物架內。

「這樣我才放心一點，」司馬洛說：「我不希望你拿着槍，因爲很容易發生意外的!」

「你是一個瘋子，」莎莎公主說：「有眼無珠!」

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類似的武器，也拿出來好嗎?我不希望中途忽然聽到砰的一聲響，有人身上流出血來!」

莎莎又從牛仔褲腰內摸出一把刀子，在他的面前擺了一擺說：「這個是不會响的!」

司馬洛說：「這個你又是作什麼用的呢?一刀未必能够把人刺死。好像剛才那幾個人，假如你刺其中一個人一刀，死去了，他把刀子奪過來，你以爲他會怎樣對你呢?」

莎莎公主嘆一口氣，把刀子丟進雜物架，關上了架子的門，說：「原來我的任何事情你都是看不起的!」

「我祇是講實情吧了。」司馬洛說。

「你不會明白的了，」莎莎公主說道：「總之，我知道我自己是有能力保護自己的!」

「你還有什麼武器可以拿出來的嗎?」司馬洛問。

「還有我這雙手和這雙脚，」莎莎公主說：「我也是很能打架的!」

「打得過剛才那四個男人嗎?」司馬洛問。

「那當然不容易的，」莎莎公主說：「所以我暫時也沒有抵抗。在需要的時候，我是可以把他們逐個擊破的!」

司馬洛祇是微笑。

「你是不相信我的一切說話的，是不是?」莎莎公主氣結地說。

「我沒有這樣說呀!」司馬洛說。

「我很多謝你送我一程，」莎莎公主說：「你可以轉進那邊那條路，送我到巴士站去嗎?」

「不步行了嗎?」司馬洛說。

莎莎公主搖頭：「疲倦了，要找個住的地方休息一下!」

後來，她忽然叫起來，說：「唏，我是說轉進那條路去!」

因爲司馬洛的車子已經過了她指明要駛進去的路口。

司馬洛說：「我不是要走那條路!」

「你送我一程都不行嗎?」莎莎公主問。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我現在就是送你一程，因爲，你要去的地方，也正是我要去的地方。」

「你眞是大男人主義!」莎莎公主說：「難道你認爲你救了我，我就是應該跟你走了嗎?」

「這不是原因，」司馬洛說：「我根本就是來接你的!」

「誰派你來接我的?」莎莎公主問。

「不是你的老頭子，」司馬洛說：「我是來綁架你的。你是跳出了油鍋，却跳進了火中了!」

「哈哈哈!別引我笑吧!」莎莎公主說。

司馬洛把車子開得更快，在公路上飛馳着。他說：「怎麼樣，你不抵抗嗎?」

「我不相信，」莎莎公主說：「你不是那種人。我是看得出來的。」

「你是R國的公主，」司馬洛說：「不是嗎?」

「你怎麼會知道?」莎莎公主的臉一硬。

「我當然知道你的身份才會綁架你了!」司馬洛說。

「假如你查清楚了的話，」莎莎公主說：「你就會知道，我的老頭子是沒有錢的!」

「我當然清楚了，」司馬洛說道：「他身爲國王，總有一些東西是可以給我們的!」

莎莎公主忽然迅速向雜物架一伸手，她是企圖把她放進裏面的刀子和手槍取回來，但是架子已經鎖上了。

司馬洛這部車子，顯然是充滿機關的，她可以打開雜物架的門而把東西放進裏面，但是第二次要再打開，就不行。

司馬洛在旁邊格格笑起來。

莎莎公主却也沒有亡命地去企圖把那雜物架拉開，而是就此放棄了。司馬洛說：「怎麼樣?你的手脚也是殺人的武器，爲什麼你不用呢?」

「現在是你在開車，」莎莎公主說：「你的車子開得太快，我不想我們同歸於盡，而且，我也不相信你的話，你祇是在開玩笑吧了!」

「現在我看來像是開玩笑嗎?」司馬洛問。

「你似乎不像是那種人。」莎莎公主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你不反抗，我做起事來，就順利得多了!」

他的車子一直飛馳着，很快就已經走了很遠的路。莎莎公主一直沉默着，後來，她終於又說：「你究竟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我要帶你到一個適合囚禁你的地方!」司馬洛說。

「你看來，是來眞的!」莎莎公主說；她現在也開始相信了。

「你看人是看錯了，」司馬洛說：「我是眞的。」

「剛才那幾個人，也是你的同黨嗎?」她說：「這是你們串演的一幕戲?」

「不是，」司馬洛說：「那祇是巧合而已。他們使我更加容易和更加方便地接你上車!」

「你究竟要什麼?」莎莎公主問。

「我們可以慢慢再談的!」司馬洛說：「先找個地方把你安置好了再算吧!」

「安置!」莎莎公主冷笑着：「用字用得眞好聽!」跟着又側頭瞥了司馬洛一眼：「我還是不相信你是一個綁票的人。你就是不像!」

「因爲我開一部這樣名貴的車子?」司馬洛問。

「這與車子貴不貴沒有關係，」莎莎公主說：「總之你這個人就是不像!」

「這主要看看我要的是什麼吧了。」司馬洛說。

「我問過你了，你又不肯講!」莎莎公主說。

司馬洛又不做聲，車子在沉默之中再行駛了一段路。莎莎公主忽然又說：「你有沒有想到，你剛才開罪了那幾個傢伙，其實亦並非好事。他們說不定會有許多同黨，他們是可能追上向你報復的，甚至可能在前頭有他們的同黨截住，他們祇要找到一個電話一打，就聯絡到，這裏全是公路，沒其他的交通工具，而你這車子又是很容易認的!」

司馬洛笑起來：「追上來的話，你也是要同時遭殃了!呀，你是指那架飛機?那架飛機是來攔截我們的?」他指着前頭，正在上空中横過的一架肚子大大的運輸機!」

「別傻吧!」莎莎公主說：「他們怎會有飛機?」

他們的車子又前進了一陣，這一帶，就全是平坦的荒地，連樹木都甚少，草也祇是間中可以見到幾條，也是很瘦弱的。

忽然，他們又看見那運輸機了。

飛機是在空中移動的，他們不易一直都看見它，現在，他們又看到了，顯然那飛機乃是兜了一個圈子，又兜回來而進入他們的視綫中的。

莎莎公主伸手一指，說道：「這是攪什麼鬼?」

因爲，那架飛機，此時竟是飛得很低，正在那沙漠似的荒地上面降落下來。這荒地是平坦的，而且是相當硬的地，是可以作機場用的，祇要看清楚地面上沒有突起的石頭就是了?

這架飛機就是這樣在荒地上降落了，停在那裏。

莎莎公主說：「眞奇怪，飛機在這裏降落幹什麼呢?」

司馬洛說道：「我們過去看一看就行了。」

「不要！」莎莎公主說：「你怎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司馬洛笑起來：「你也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呀！」

莎莎公主不做聲，她大概亦想到，情形一定是不簡單的，司馬洛與這飛機可能是很有關係的。

果然，當司馬洛把車子駛近那飛機的時候，飛機肚子的後面的門就打開了。那是一度從上面降下來的門，門鍵是在底下的，因此，當這度門一降了下來，就成爲一塊斜板，可以讓車子沿着上面駛上飛機的肚子裏面。

司馬洛就是把車子直駛進了飛機的肚內。

那度門又開始升起來了。

莎莎公主說：「原來是你的飛機！」

司馬洛說：「這樣，那些飛車黨我不可能追上我們了！」

這飛機的門關上了之後，便又立即開始滑行，又要升空了，聽那引擎的聲音就可以知道。司馬洛開門下了車，莎莎公主亦開門下了車。司馬洛拉過一度金屬架子來，把車子搭住扶穩，以免車子在飛機飛行之中滾動，影响平衡。

莎莎公主說：「用這樣的飛機，這樣的車子，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未免太浪費了！你們會大虧本的！」

「很難講，」司馬洛說：「我們有的是大手筆的老板，而老板是喜歡大洒金錢的，但是，虧本這件事也很難講，假如不是爲了金錢，就沒有所謂虧本了。」

飛機起飛了，本來此時飛機內的乘客是應該縛上安全帶的，但這不是一架民航機，祇是一架運輸機，而且這裏還是運輸機的貨倉。祇有旁邊一些架子，可以扶住的。

司馬洛說：「扶穩一些。」

莎莎公主却站不穩，而跌倒了，向機尾仆過去，司馬洛連忙把她扶住。

但莎莎公主這却實在是假跌，司馬洛的手一伸過來扶她，她便乘機把司馬洛的手捉住，一甩，司馬洛整個人飛開了，搭向貨倉的側面。那裏並不是平的，飛機本身的骨架乃是鋼條，而這些鋼條突出來，並沒有鋼板遮住，假如身子撞上去，那就非常之不好受。

幸而司馬洛及時扶住了，並沒有撞上去。

莎莎公主又一撲過來，兩拳合併，直擊下來。由於司馬洛此時乃是用背對着她的，所以她這拳頭就是向司馬洛的後腦上擊下來了。

但司馬洛仍是能够一閃閃開，好像有後眼似的。

莎莎公主這兩隻拳頭擊了一個空，就變成身子也彎了下去，司馬洛就乘機一夾，把她的頸子夾在腋下。

「唏！唏！」她叫着抵抗，一面企圖用拳頭去擊打司馬洛。

不過，她碰到了司馬洛這樣一個高手，却是眞的沒辦法的。

司馬洛仍然夾住她的頭頸，向地板上一坐，就把她壓了下去，這樣，她就幾乎是伏在地上，拳頭也不易使用了。

「放我？」她叫道：「放我！」

司馬洛吃吃笑着：「你答應不亂動，我就放你！」

「我答應！」莎莎公主祇好說。

司馬洛放了她，她也坐了起身，兩個人坐在地板上，背靠着牆壁，她恨恨地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又笑道：「你眞頑皮，即使給你把我打倒了，那又如何呢？你還是逃不出這架飛機，而且飛機上是還有其他人在着的！」

「你的身上可能也有武器，」莎莎公主說：「例如一把槍之類！」

「這很聰明，」司馬洛說：「不過你失敗了！」

莎莎公主看着他，又說道：「我說我有能力保護自己，那是眞的，不過你却是一個本事大的人，我鬥不過你！」

「你還算判斷準確。」司馬洛說。

「你究竟想要什麼呢？」她問。

「我們到上面去吧，」司馬洛說：「這裏不好坐！」

這時飛機已經升上了天空，正在平飛，而不再是向上爬了，因此飛機的裏面就穩定得多，他們可以起來行走。

他們進到一度附在牆壁上的鐵梯，沿着鐵梯爬上去，到了上面的一層，不是屬於貨倉的地方。

那裏有座位，但因爲這不是民航機，座位自然也不是如民航機那麼舒服了。他們祇是坐在機師的後面。

司馬洛說：「很抱歉我不能請你喝點什麼。這飛機上的設備是不多的。不過我們也不會永遠在這飛機上！」

「我是問你，」莎莎公主說：「你們究竟想要什麼？」用得起這樣一架飛機的人，要的東西一定不會是我的爸爸有能力付出的！」

司馬洛微笑：「你用不着知道太多，你祇要合作就行了。」你爲我們錄音，告訴你爸爸，我們要什麼，就給我們什麼，那樣我們就不會傷害你而釋放你。除此之外，你也和我們拍一些照片做做樣子。」

「怎樣的照片？」莎莎問：「裸體照片？」她忽然咭咭笑起來。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祇是證明你已被囚禁了，而囚禁的環境不大好。但實在我不會用環境太差的地方把你囚禁的！」

「你不對我講清楚，我是不會合作拍這些照片的！」莎莎公主說。

司馬洛又笑：「不合作而强迫拍之，那效果會更好了！」

她一咬牙，瞪着他：「我現在開始發覺，你實在也不是一個那麼好的人！」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一直都是你說我是好人吧了！」

「但是我仍然可以不合作錄音！」莎莎公主說。

「那你是逼我們採取强硬手段了！」司馬洛說。

忽然，輪到莎莎公主格格笑起來了。她說：「强硬手段，我相信你是不敢採取的，你實在不是那種人，我看得出的，你不會捨得虐待我！」

這又使司馬洛大爲狼狽。他實在不明白，何以有許多時候，一些聰明的人都能

夠看出他這個最大的缺點。他是一個太君子的人，有些手段，他的確使不出來。

莎莎公主說道：「怎麼樣？你究竟肯不肯對我講清楚一點，你要的實在是什麼呢？」

「讓我考慮一下吧！」司馬洛笑笑的說。

那架飛機終於祇是載着他們飛了一陣，但飛機飛一陣，就比汽車所走的距離遠得多了。後來，飛機在一座機場上降落下來。那是一座廢棄了的軍用機場，是第二次大戰的時候用的，現在已經放棄了，但仍是可以用的。

莎莎公主仍然相當合作，肯再登上司馬洛那部跑車，跑車從飛機上駛下來，開走了，而飛機亦是開走了。

跑車駛上山區，在一座山間別墅的柵門前停下來，司馬洛按動無綫電控制器，那柵門打開了。

他的車子進去，柵門又關上。

莎莎公主四邊望着說：「這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呀！」

「得不到自由，」司馬洛說：「那就算是很好的地方也不會覺得好了！」

他們進入了屋中，莎莎公主四面望望說：「怎麼，沒有別人？」

「人多不太好。」司馬洛說。

「怕給我捉住一個反威脅嗎？」莎莎公主吃吃笑起來。

「那是顧慮之一。」司馬洛說。

「那麼，」她說：「你也不能睡覺了，你一睡着了，我就乘機對付你！」

「我要睡覺時自然有人來跟我換班的！」司馬洛說。

「我不想別人來，」她說：「我喜歡你！」

「現在，」司馬洛說：「你先合作一點，錄音如何？我想爭取時間，你也想快些得到自由！」

「我倒不那麼急，」她說道：「這件事，很够刺激，太快過去了，就不好玩的了！」

「我不是跟你玩的！」司馬洛嚴肅地說。

「那你打我呀！」莎莎公主說。

「容忍是有一個限度的！」司馬洛說，他拿過來了一副錄音機。

「我也講過了，」莎莎公主說：「你告訴我你所要的究竟是什麼，我就合作，說不定我可以帮個忙呢？」

「我祇是要用你交換監獄的一個犯人。」司馬洛祇好告訴她。

「那是誰呢？」莎莎公主問。

「你多數是不會聽過的。」司馬洛說道。

「唔，」莎莎公主說：「你對我雖然知道得不算少，但也不算太多，我對這種事情，也許偏偏會是很清楚的。」

「這個人叫章理夫。」司馬洛說。

「呀，」莎莎公主說道：「就是那個闖進我們的國家的範圍，進行間諜活動的人。」

「我是你們的講法吧了。」司馬洛說道。

「我不是說這罪名一定是眞的，」莎莎公主說：「不過，在官式報告上，是這樣講，我就也這樣講吧了，我知道有這個人。這個人，你認爲我爸爸可以把他放走嗎？」

「他會想辦法的，」司馬洛說：「他要把你交換出來。」

「唔，」莎莎公主說：「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盧根的人？」

「是你們的情報局長。」司馬洛說。

「對了！」莎莎公主說，「章理夫這事是盧根製造出來的，我爸爸根本不管這種事情，他的王位祇是一種象徵，他並沒有能力命令釋放一個囚犯。尤其是這個囚犯還是屬於盧根的，那就更超乎他的力量了。盧根的勢力實在太大，我爸爸是不能命令他的。」

「你爸爸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無能。」司馬洛說：「他有很多有勢力的朋友，我認爲他不必下命令，他祇要扯一些綫，就可以成功！」

「假如他辦不到呢？」莎莎問。

「他會辦得到的。」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莎莎公主說：「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逼我和我爸爸，假如你把盧根的女兒捉來，那他肯定會和你交換的了。」

「盧根是沒有女兒，」司馬洛說：「他連妻子都沒有。不過，以他的爲人，也可說假如他自己有女兒的話，他亦是不肯交換的。他會出賣他的任何親人！」

「你應該捉住盧根本人！」莎莎公主說。

司馬洛笑起來：「那很可能找不到任何人願意把他換回來了。那些人說不定還出錢叫我別放他回去！」

莎莎公主也格格笑起來，笑得伸不直腰。

司馬洛忽然停止了笑，表情也變得嚴肅了起來。他乾咳了一聲，說道：「你不能够太開心，否則，你就不像是一件肉票了！」

「這有什麼辦法呢？」莎莎公主還是在笑，道：「我在你的手中，我覺得很安全！。

司馬洛又乾咳起來了。他說：「你究竟合不合作！」

「好吧，」莎莎公主說道：「錄音，拍照片，是嗎？不會要我脫得太多衣服的吧？」

「你胡說八道吧，」司馬洛說：「我們不是要出版男性雜誌！你祇要依着我的吩咐做就行了。而且，我也不會讓你太辛苦的！」

「好吧。」莎莎公主說：「但是假如不成功呢？你又不能放我，而你又當然不會殺我，那怎辦？」

「這個將來再算！」司馬洛說。

「不如讓我替你想個辦法把這位章理夫先生救出來吧，」莎莎公主說：「你這個辦法行不通！」

「別開玩笑，」司馬洛說：「怎麼會有被綁票的人帮助綁票的人得到他們所要的東西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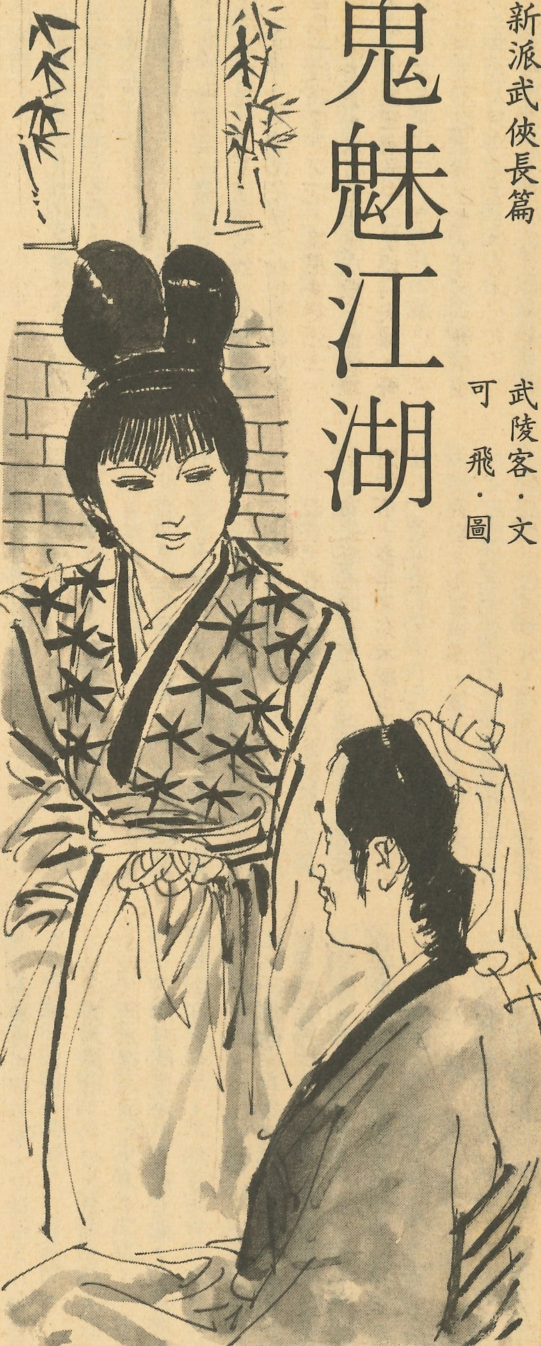
「這情形不同，」莎莎公主說：「我也是很同情這位章理夫先生的呀！」

「你先照我的辦法去做，不要多事好嗎？」司馬洛說。　（未完・三）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效假鳳虛凰　求眞情實據

中年人冷笑道：「你知道李鴛鴻死了麼？殿下疑心你吃裏扒外，有意走漏風聲，致功敗垂成，李鴛鴻已喪命在蛇頭柳葉鏢下。」

王睹子震愕詫道：「死在柳葉蛇頭鏢下，尊駕能說得明白點麼？」

中年人正是凌雲天，目睹王睹子神色，便知他知曉蛇頭柳葉鏢隱秘，心中大驚，但神色不露，冷笑道：「你反正死定了，容你活上須臾也不碍事。」遂將聽泉寺經過詳細說出。

王睹子面色慘變，長嘆一聲道：「此乃殺人滅口，六殿下堪稱心狠手辣，絕滅人性，尊駕豈不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王某死而無怨，尊駕也難免一死。」

凌雲天故作神色一呆，冷笑道：「臨死還要挑撥離間麼？」

王睹子猛一橫心，冷笑道：「殿下既殺人滅口，未必能放過尊駕。」

凌雲天神色微變，說道：「在下委實不明其中究竟，只奉令取你性命，縱然有心放你逃走，在下也難免一死。」說着，忽嘆息一聲道：「寄人籬下，終非了局，在下並非貪生怕死，賣主求榮，但大丈夫須愼思獨行，來去清白，在下於不明瞭殿下立意殺你滅口個中究竟前，絕難放你逃生。」

王睹子聞言，知生機未斷，不禁大喜過望，忙道：「此處非談話之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尊駕也有性命之危，你我易地相敘如何？」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易地相談並無不可。」左手揣入懷中取出一嫣紅奪目、龍眼大小藥丸，接道：「但你必須服下這顆藥丸。」

王睹子不禁面色大變，道：「尊駕此乃何意？」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人心難測，此丸名喚『蝕心腐骨丹』一個時辰之內，如不服下獨門解藥，毒性緩緩發作，受盡七日無窮痛苦，骨化形銷而死。」

王睹子苦笑一聲，左手接過丹藥仰面服下，道：「尊駕這總該放心了吧！」

凌雲天慢慢鬆開扣着王睹子腕脈穴道的五指，冷冷一笑道：「江湖詭詐人心叵測，以在下所知，以怨報德不勝枚舉，你我交淺不可言深，自不能推誠相與，安知兄台用心如何？」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軒轅秘笈」之事，茶樓酒館拿爲話柄，凌雲天爲穩定石誠信心，又再到留香院找玉蝶溫存，兩情相悅，盧玉堂——凌雲天高歌一闋「好事近」以娛悅美人，又在隣室中窺破喬扮妓女的辣手羅刹李鴛鴻密謀將「秘笈」運走，凌雲天早已知道軒轅秘笈不會在他們手中，但不妨躡踪看熱鬧，見她將秘笈藏在死屍中運去聽泉寺，正想取出，各方羣豪已爭來搶奪，少不了好管閑事的賈慶和嚴凌霄，更少不了秦中九怪，他們和霹靂尊者陶彥爭鬥，一怪甘谷、陶彥、李鴛鴻都中了蛇頭柳葉鏢，秘笈不知何人取去，凌雲天正想查明蛇頭鏢的來歷和搶去秘笈的人……

王睹子聞言，不禁頹然嘆息道：「這也難怪尊駕。」暗察體內眞氣微生滯留不順感覺，暗暗心驚，接道：「我等由後門離去。」

兩人魚貫竄出後門，見是一處暗巷，王睹子地形甚熟，領着凌雲天奔往城廂一家僻靜簡陋的客棧。

客棧主人是一年逾耳順，兩目昏花老叟，只知兩人要住店，店內又黑，始終未瞧清兩人面目，領着凌雲天王睹子走向四合大院，擇一潔淨寬敞房間，笑笑道：「兩位還合意麼？敝店夥計上街購物，片刻即回，稍時，老漢命他招呼兩位的茶水酒

飯。」

凌雲天忙取出一錠白銀，道：「不用招呼，這錠白銀先存帳上，容後結算。」

老叟諾諾連聲退出。

凌雲天將房門拴好，道：「兄台這副面目易於辨認，殿下耳目衆多，飛訊追踪，兄台甚難逃出百里之外，在下精擅易容之術，趁此與兄台易容如何？」

王睹子道：「尊駕相救之德，日後定當圖報。」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彼此同命，說什麼感恩圖報。」說時已在百寶囊中取出易容之物，細心塗抹，又裝上一副假鬚，雙目亦變作丹鳳眼，只閃出一綫精芒，與前判若兩人。

突聞院中起了步履急促聲，料知店夥已返，凌雲天立即起身拔開木栓，只見一個頭戴氈帽，三旬上下壯健漢子走來，哈腰諂笑道：「兩位爺台可要用些酒菜？」

凌雲天道：「上酒好菜只管送來。」

店夥也不多言，迅疾轉身快步走去。

王睹子微喟了聲道：「王某本名龍化彪，與辣手羅刹李鴛鴻本是師兄妹，師門五指山鐵爪飛猿侯一陽，我那師妹天性淫蕩，精於採補之術，面首無數，又心黑手辣，血腥雙手，慘死在聽泉寺並不爲過。宮廷皇子陰謀爭儲奪嫡，競相蓄養死士，籠絡武林能手，我師兄妹爲六殿下重金禮聘來京，正值江南吳中三星鏢局失鏢，軒轅秘笈之事不脛而走，傳遍大江南北。宮廷皇子門下不乏才智之士，忖料『軒轅秘笈』必另有人潛携來京，於是各派高手暗暗監視天祥茶莊，各皇子間形若水火，積不相容，在未探明確實之前，誰也不敢妄動，一則恐打草驚蛇，再則京畿首善之區，避免掀起瀰天殺刼，防言官攻訐，是以敝師妹託身留香院……」

凌雲天目露疑容道：「龍兄可查出『軒轅秘笈』携來燕京，須交何人？」

龍化彪搖首苦笑道：「此乃不解之謎，如龍某料測不錯，必是交與一位皇子，但皇子之間猜疑甚重，而天祥茶莊內的神秘人物亦察覺到風聲甚緊，深居簡出，一晃數月，對天祥茶莊監視更加嚴密了！」

凌雲天笑道：「這個在下知道，那晚令師妹趁間搶出軒轅秘笈，發出一支蛇頭柳葉鏢，在下認係蛇頭柳葉鏢李鴛鴻獨門暗器，但李鴛鴻亦死在蛇頭柳葉鏢下，此事作何解釋？」

龍化彪長嘆一聲道：「蛇頭柳葉鏢並非敝師妹所有，乃是六殿下所賜。」

凌雲天暗暗面色一變，道：「如此說來，此鏢乃是六殿下獨門暗器，聽泉寺屍腹中軒轅秘笈亦爲六殿下刦去了。」

龍化彪搖首道：「據龍某所知，蛇頭柳葉鏢乃雲南梵凈山百毒宮所有，六殿下不知在何處求得百毒宮主珍惜異常十二支柳葉蛇頭鏢，」繼而嘆息道：「聽泉寺刦去軒轅秘笈未必就是六殿下本人。」

凌雲天道：「那是說百毒宮主了。」

龍化彪搖頭答道：「百毒宮主久已不問世事，多年來亦未踏出百毒宮外，此事極不可能是她。」

凌雲天不勝困惑，道：「據龍兄判斷，此人是誰？」

龍化彪思忖良久，答道：「龍某並未參預聽泉寺目擊當場情形，妄自蠡測易籌成大錯，六殿下諒是主謀人，閣下奉命而來，必有所聞。」

凌雲天道：「在下只奉命取龍兄性命，其餘茫無所知。」

說時店夥步履又急促傳來，推門而入，提着兩層食盒，取出熱騰騰、香噴噴酒菜。兩人慢飲淺酌，好整以暇地推測「軒轅秘笈」何去，凌雲天忽問道：「百毒宮主昔年必爲武林妖邪。」

龍化彪似大感驚愕，道：「百毒宮主昔年譽稱武林第一美人，閉月羞花，國色天香，風華蓋代，拜倒石榴裙下願作終身不二之臣的不乏其人，但百毒宮主孤芳自賞，冷梅獨傲，從未有一人獲得青睞，更由於百毒宮外步步殺機，使人畏而却步，但百毒宮主從未作惡，豢養百毒研製靈藥濟世活人。」說着語聲略頓，又微微一笑道：「尊駕武功高絕，但似對武林中事甚是陌生。」

凌雲天笑道：「在下世居北天山，殿下未禮聘來京之前，從未涉足江湖。」

龍化彪長長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尊駕高姓大名可否賜告。」

突然院中起了嘈雜人聲，兩人凝耳靜聽，只聽有一蒼老語聲道：「此事定有蹊蹺，怎麼王睹子會風聞逃逸無踪。」

另一人道：「或是查武士離心叛異，通風報信偕同逃走。」

「未必，查武士受殿下禮遇甚隆，與武林中人並無交往，奉命之前，他對王睹子其人並無所聞，諒查武士到達王睹子卜館前，發現王睹子已逃走追踪而去。」

「此言是極！」

龍化彪暗暗心驚，望了凌雲天一眼，凌雲天似無動於衷，鎭定如恒，緩緩取出一張面具戴上，面目一變爲冷森漠然。

啪的一聲，房門被踹開，一股砭骨寒風湧入，人影紛紛掠了進來，爲首是個手持鬼頭刀，虎目鷹鼻老者，目光灼灼望了凌雲天龍化彪兩人一眼，沉聲道：「你倆從何而來？」

凌雲天倏地立起，冷笑道：「在下住店給錢，又不爲非作歹，關你何事？」

老者之後突竄出一人，右掌向凌雲天拍去，大喝道：「你在找死！」

掌力堪堪劈在凌雲天的肩頭，突然凌雲天身形疾側讓過掌勢，右掌一招「玄鳥划沙」迅如閃電划去。

那人猛感臂肘如中斧鉞，痛澈心脾，禁不住狂嗥一聲，仰面跌坐在地，抱着傷臂亂滾亂翻。

老者面色一變，鬼頭刀振起一抹寒星，冷笑道：「尊駕胆子眞不小，竟敢出手傷人。」

凌雲天退了半步，哈哈大笑道：「誰先出手傷人有目共睹，朋友別顛倒黑白，含血噴人，在下明言相告，你我均是受人供養，恃勢凌人，恕在下無法容忍。」

老者聞言呆得一呆，忙說道：「尊駕是……」

凌雲天冷冷一笑，襟底一撩露出一方金牌。

老者一見金牌不禁大驚失色，鬼頭刀入鞘，雙手抱拳一揖，惶恐笑道：「原來是侍衛大人，恕小人不知，請大人海涵。」

」疾轉面喝道：「還不快走！」

隨從急急奔出。

凌雲天身形疾閃，攔在老者身前，面色一沉，喝道：「且慢，閣下不妨抖露身份。」

老者面色大變，道：「小人在六皇子面前當差……」

龍化彪徐徐笑道：「大人不計小人過，算了吧。」

凌雲天冷笑一聲，手指躺地傷者道：「快帶他滾開吧。」

老者一言不發，忙伸手扶傷者疾奔而去。

凌雲天取出三顆墨綠色丹藥，遞與龍化彪道：「龍兄每日午時服下一丸，可解蝕心腐骨之毒，快離燕京是非之地，你我從此一別，後會有期。」

龍化彪接過藥丸，目露感激之色，正欲啓齒。

凌雲天忙道：「龍兄快走，方才在下巧騙混過，稍後他們省悟受愚，再逃恐來不及啦！」

龍化彪道：「容圖後報！」抱拳一揖，身形穿出戶外，騰空疾掠。

凌雲天緩緩坐回原處，凝望窗外積雪銀白，似跌入沉思中。

須臾！

虎目鷹鼻老者疾閃而入，相視會心微微一笑道：「老朽已命人暗暗躡踪龍化彪之後，諒不致再返燕京。」

凌雲天頷首笑道：「我們也走！」

他回至鄧素雲秘密分舵，已是掌燈時分，鄧素雲嫣然含笑盈盈相迎道：「天弟回來了，愚姊為你引見一人。」

凌雲天不由一怔，道：「此人諒是小弟舊識，現在何處？」

鄧素雲抿嘴笑了一笑，只見廳後，轉出數女，內中一個正是留香院中的玉蝶姑娘。

玉蝶嬌靨緋紅，盈盈一福，柔聲道：「賤妾拜見公子！」

凌雲天俊臉一紅，不知所措。

鄧素雲嫣然笑道：「不用解釋了，玉蝶妹妹冰清玉潔，慧婉賢淑，不算辱沒了天弟。」說着望了凌雲天一眼，又道：「你探出一絲端倪沒有？」

凌雲天敍出龍化彪之事。

皇甫嫻若有所思道：「如此說來，尙未探出一絲端倪，但龍化彪之言未必虛假，『軒轅秘笈』六皇子亦未到手，看來千面神儒石誠不無可疑，此人留下終是心腹大患。」

凌雲天詫道：「石誠？」

× × ×

千面神儒寓所燈燭輝煌，大廳內擺了一席盛宴，石誠殷勤相陪凌雲天鄧素雲皇甫嫻等人。

鄧素雲道：「我等佈署翠雲谷，耗費相當時日，却不料燕京發生了震駭武林之事，如今石老師作何處置。」

石誠佯作嘆息一聲，說道：「老朽一步之差，致滿盤皆輸，倘凌少俠用冰魄劍劈開棺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攫取『軒轅秘笈』，逼得那人現身，全盤局勢當為之一變，無奈老朽勸服少俠穩紮穩打，才有此失。」

諸女心內暗笑石誠做作逼眞，皇甫嫻道：「事已至此，悔恨無用，亡羊補牢，猶未爲晚。」

石誠頷首道：「皇甫姑娘說得極是，但老朽由聽泉寺返轉，痛心疾首，輾轉難眠，獨自一人又趕往聽泉寺內搜覓蛛絲馬跡，細心觀察駝背老者致命暗器蛇頭柳葉鏢，並非與天祥茶莊身懷秘笈的那無名人物身中者一般。」說着欠身立起，接道：「容老朽取來與姑娘一瞧，姑娘睿智過人，腹笥淵博，或能察出端倪。」疾向隣室書房走去。

凌雲天忙向諸女示一眼色，道：「怎麼石老師未與在下提及此事。」匆匆立起，疾向書房走入。

只見石誠已經拿起玉佛坐像，在蓮瓣內取出丹藥，似察知有人隨入，不禁面色一變，轉面望去，見是凌雲天，心中大定，壓低語聲怒道：「少俠怎不穩住鄧姑娘等？」

凌雲天目泛驚懼之色，忙說道：「在下只恐事有意外，四位姑娘均是聰明絕倫，萬一察覺有異，羣起發難，你我必死無疑。」

石誠微笑道：「此藥大內秘方，無色無味，服下兩個時辰後才會緩緩發作，春心蕩漾，慾火難禁，任是貞節烈女亦無法倖免。」說着將藥放入袋中，未曾察覺藥已調換贋品。

凌雲天隨入，也是使石誠心無旁騖，無暇視春藥眞偽，如今見計已成，不禁內心暗笑。

石誠轉過身去，走向書架，在書頁中抽出一支蛇頭柳葉鏢，與凌雲天低聲說了兩句，迅疾走出廳外道：「鄧姑娘，此鏢可與少俠存在姑娘處那支有無不同？」

鄧素雲接過端詳了一眼，驚愕道：「果然不同，欵式雖是一般，但打造拙劣，顯然是趕製而成。」

凌雲天道：「在下亦察出有異，但無法覓尋綫索。」

石誠道：「大抵天下事一波三折，欲速則不達，老朽料測武林羣雄不乏才智卓絕之士，或有人察出蹊蹺，三兩日內必有行動，我等不難獲知。」說着提起酒壺倒酒，發覺餘酒無多，笑道：「老朽由泰記酒坊買來一罈百年竹葉青，今晚開罈與姑娘接風。」說着執起酒壺起身，趨向一旁茶几而去。

几上擺着一隻泥封酒罈，石誠剝開泥封掀蓋，立時酒香四溢。

石誠在傾酒入壺中，迅疾將袋中春藥放下。

此際凌雲天已傳聲諸女，諸女不由面紅耳熱，暗暗切齒痛恨。

酒如醇醪，澄碧如玉，入口芳冽，凌雲天禁不住讚道：「好酒！」

餚殘酒罄，主賓盡歡而散，石誠引着四女回房安寢。

一間寬敞閨房，佈置得富麗堂皇，安放着四張檀榻，羅帳繡被，石誠領入微笑道：「老朽恐四位姑娘分開寂寞，自作主張，共住一室，望請寬諒是幸。」說罷躬身退出，疾返大廳，向凌雲天道：「再過半個時辰，就可趁機而入，春宵一刻值千金，怎可辜負，老朽還要去見殿下。」說

罷疾掠而出。

朔風怒吼，寒風砭骨，燕京被埋在雪封銀堆中，千面神儒石誠，一鶴冲天拔起沾足高牆，疾如流星奔去。

他料不到有人暗暗躡踪其後，一條迅快人影，距身後兩丈開外，如影隨形，緊躡不捨。

那人正是凌雲天，背搭着冰魄劍，戴上人皮面具，扮作一名大內侍衛。

他知石誠欲潛入紫禁城，緊隨其後，藉怒吼狂風不虞被石誠發覺。

燕京爲歷代帝王之都，文物之盛冠於全國，龍蟠虎踞，氣象萬千，尤以紫禁城內景物宏麗爲他處所不及，令人目不暇給，嘆爲觀止，凌雲天响往久矣，今晚却非其時。

只見石誠掠落在西華門外，忽聞一聲低喝道：「什麼人？」

石誠忙抱拳道：「鄭大人麼？老朽石誠意欲求見四殿下，有機密大事稟告。」

暗中人影一閃而出，隱隱可見一個侍衛裝束身影，低聲答道：「石老師請候着，四殿下現與六殿下在瓊華島上議事，容鄭某俟機稟告四殿下。」

凌雲天聽得極爲清晰，一式潛龍升天拔起，翻過禁城，悄無聲息落地，一抹淡烟般向太液池島掠去。

他已受鄒雷指敎，將禁城內地形摸得爛熟，凌雲天不逕往瓊華島，而反向太液池掠去，乃防四皇子事後發覺起疑，以免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太液池亦名三海，池在西苑內，東西皆有二百步，南北凡四里，上跨石樑，悉以白石鐫鏤，樑下能盪舟楫，其東曰「玉泉」，西曰「金鰲」，瀛台在其南，石樑之北稱北海，南曰中海，瀛台之南則稱南海，池側石橋通「承光殿」可達瓊華島。

「瓊島春陰」爲燕京勝景之一，山石錯落，蹊徑幽邃，松柏蒼翠，亭台掩映，遠望如梵宮仙闕。

凌雲天慢步行去，沿途不時相遇大內侍衛及挑着紗燈的中官，匆匆含笑爲禮，亦不相問。

承光殿內燈火輝煌，人影幢幢，皇上正與羣臣議論邊疆事，殿外警衛森嚴。

凌雲天繞過承光殿逕往瓊華島，島上遍植古檜古槐，大逾數抱，參天蔽空，他身形極快，掠上濃枝密柯，逕往一幢宏麗殿屋掠去。

掀開殿瓦，以金剛指鑿穿一孔，凝眼望去，只見兩個穿着華麗的少年對坐。

但聽一沉朗語聲道：「六弟，謠傳『軒轅秘笈』爲你取得，你我本是同胞手足，無話不可說，用不着隱秘，須知三阿弟等均對你有不利之陰謀。」

「四哥，小弟用不着隱瞞，其實『軒轅秘笈』小弟並未到手，若有不實，必天誅地滅。」

四阿哥笑道：「六弟不必盟此重誓，依你看來，秘笈係誰刦走？」

六阿哥答道：「如小弟所料不差，七阿哥大有嫌疑，他新近網羅嶗山一派妖人，精擅旁門邪術，『軒轅秘笈』諒係五鬼搬運邪術刦走。」

四阿哥冷笑，問道：「七阿哥胆子越來越大了，嶗山妖人喚何名字，現藏身何處？」

「嶗山高手甚衆，爲首者名喚無量道長，潛跡石獅子胡同七阿哥藩邸。」

「六弟爲何不採取行動？」

六阿哥面浮苦笑道：「不瞞四哥說，小弟雖有所聞，却不敢遣人窺探七阿哥藩邸，七阿哥目前深受父王信寵，萬一父王獲知，怪下罪來，豈非弄巧成拙？」

四阿哥略一沉吟道：「六弟暫請回房，待愚兄熟籌良策置七阿哥於死地。」

六阿哥欠身立起，抱了抱拳，道：「小弟告辭了。」

寬敞大廳內，四阿哥目光陰冷，來回踱步，神色焦躁不寧。

廳外一條身影疾奔而入，現出一大內侍衛裝束，身裁偉岸，貌像威嚴老者，躬身稟道：「殿下，石誠求見。」

四阿哥似精神一振，嘴角泛出一絲笑容，道：「速領石誠來見我。」

那侍衛疾趨而出，片刻，領着千面神儒石誠走入，石誠躬身行禮，密稟一切。

四阿哥點頭微笑道：「凌雲天有感恩圖報之意麼？」

石誠道：「目前他亦自認爲凌雲天，有此四女爲妻，他雖肝腦塗地也不能報殿下之恩萬一，四女各爲其江湖門派雄厚勢力，尤其鄧素雲在骷髏帮職司崇高，藉爲臂助，何愁殿下大事不成。」

四皇子肅容道：「既然如此，明晨……」壓低語聲，隱約曾聞石獅子胡同。

石誠躬身，應道：「草民自當竭力以赴。」

四皇子頷首微笑，在身旁香荷囊內取出一顆翠丸遞與石誠。

石誠接過，當面服下。

四皇子略一揮手，慢慢轉身向內室走入。

石誠定了定神趨出堂外，隨着在廊下立候的大內侍衛向西華門奔去。

蒼穹如墨，朔風怒吼，飛雪如絮再度飄降，漫空漩舞，石誠冒着大雪紛飛掠回宅中，身形甫一落實院內，即感一縷陰柔掌勁向自己後胸按來。

他不禁大駭，忙身形一塌，腳下移宮換位橫滑出三尺，那掌罡僅擦身而過，只聽一聲低喝道：「胆大狂徒，貪夜闖入民宅，你找死麼？」

石誠聽出語聲，忙道：「葉老師，老朽石誠。」

語聲甫出，只覺五指已搭在肩上，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面前人影一晃，搭着肩頭的五指緩緩收去，只聽葉勝微笑道：「險些誤傷了石老師，如此更深雪夜，石老師怎地還要外出，莫非……」

千面神儒石誠苦笑，說道：「老朽奉了少俠之命出外探訪一事，葉老師幾時來到？」

葉勝道：「兄弟同壇下弟子片刻之前來在宅內。」

石誠問道：「葉老師想已見過了鄧香主？」

葉勝搖首道：「見過了少俠，四位姑娘刻已安眠，不欲驚擾。」

石誠道：「相距天明尙有一個時辰，你我共飲幾杯，待少俠醒來如何？」

葉勝笑道：「少俠盛讚百年竹葉青甘冽芳腴，齒頰留香，兄弟嗜酒如命，饞指大動，就此先拜謝了。」

千面神儒呵呵一笑，伸手一牽葉勝手臂走去。

繡閣四女尚未就寢，靨泛朝霞，星眸中却露出嗔恨之色，只聽門上起了剝啄之聲。

鄧素雲盈盈起立，柔聲道：「是天弟麼？」拔開木栓。

凌雲天飄然走入，已還本來面目，若臨風玉樹，瀟洒俊逸，望着四女展齒一笑，躬身一揖，問道：「四位娘子尚未安睡麼？」

四女陡的紅霞飛上雙靨，梅若萍嗔道：「貧嘴！」

凌雲天正色道：「假鳳虛凰，雖假亦眞，稍一不愼，恐露馬脚。」

四女默默無語。

凌雲天別開話題，說出石誠晉見四皇子之事。

皇甫嫻沉吟着說道：「聽泉寺刦去『軒轅秘笈』如眞是七皇子所爲，嶗山妖道此刻必不在石獅子胡同藩邸，六皇子心術陰險，意欲挑起四皇子與七皇子火併，他坐觀成敗，用心不謂不毒。」說着微微一笑道：「四皇子亦是心智卓絕，早已察出六皇子用心奇險，但他却視七皇子如眼中釘，處心積慮翦除七皇子黨羽爪牙已非一日，樂得將計就計，命天弟驅使雲姊手下侵擾石獅子胡同藩邸，成敗他均可置身事外。」

凌雲天道：「借刀殺人，四皇子心機毒辣並不少遜。」

鄧素雲嘆一聲道：「我等不願助紂爲虐，更不能爲人刀俎。」

凌雲天思索良久，毅然答道：「以毒攻毒，以殺止殺，有何不可，小弟本欲前往百毒宮，怎奈無法分身。」

皇甫嫻嫣然笑道：「天下武林重任，非你莫屬，你雖欲推卸已所不能，雲姊之言極是，我等一陷身泥淖，恐不能自拔，須及早除去石誠老賊。」

凌雲天默然不語，仰面沉思良久，只見窗紙生白，天色已明，徐徐出聲道：「你我決不能走差一步，宮廷各皇子恐在武林各門派中已安下眼綫，勢力龐大，唯有清除各門派中宮廷爪牙，才能保全武林元氣，而後壁壘才可分明，使武林不參預宮廷之事，所以留下石誠性命還有大用，在下已伏下一步暗棋，石誠縱然詭詐狠毒亦無能爲力。」說時望了四女一眼，又說道：「石誠諒已返轉，在下去看看他有何話說？」

燕京城武林中蘊藏着一股洶湧暗流，相互耳語聽泉寺的「軒轅秘笈」爲嶗山無量道長一派妖人所刦，藏身在石獅子胡同七皇子藩邸內。

於是，武林中人大爲震驚，無不岌岌自危，尤其宮廷皇子之間，「軒轅秘笈」若被七皇子習成，武林無噍類矣。各皇子更無法保全首領。

是以，石獅子胡同隣近街巷中，不時發現江湖人物，却不敢輕舉妄動。

大雪紛飛，石獅子胡同七皇子藩邸外列着一隊武士，面色嚴肅，門前停着一輛高轅雙騎馬車，突然，走出一個衣着華麗，面目冷鷙，頭戴一領狐裘風帽，伸手一揭車簾跨入車內。

車轅上一雙御者揚空抽鞭，叭叭兩聲脆響，駒蹄飛揚起一片雪塵疾馳而去，一隊武士顯然輕功出類拔萃，緊隨着車後不即不離，須臾，車遠人杳。

巷尾忽現出一列四個黑衣瘦長蒙面人，胸前織着顯明骷髏小劍標記，似足不沾地，凌虛飛行，來勢如電，瞬眼即停身在藩邸外。

四蒙面人紗巾內兩道懾人目光炯炯電射，黑色衣衫在狂風中宛若飛舞，宛如魑魅，令人不寒而慄。

邸內突然竄出一雙錦衣持刀大漢，目中閃出一抹驚疑神光，只聽得一人大喝道：「四位速離，此乃七皇子藩邸，向不容江湖人物騷擾，請聽在下之勸，免自招罪戾。」

只見一高瘦蒙面人發出陰惻惻冷笑道：「化外之人，不受王法所拘，老朽以禮相見無量道長，煩勞通稟。」

一雙錦衣大漢暗暗震驚，答道：「藩邸內並無無量道長，四位似聽聞失實。」

高瘦蒙面人冷笑道：「尊駕既不願通稟，老朽四人只有自作主張了。」說着人已緩緩踏上台階。

一雙錦衣大漢神色一變，振腕出手，兩道寒光電奔襲向高瘦蒙面人，大喝道：「退下！」

蒙面人冷笑道：「未必！」右掌奇奧絕倫揮出。

只聽喇喇兩聲折骨音響夾着兩聲悶嗥，一雙錦衣大漢仰面倒地，腕骨折斷，血湧如注。

宅內忽走出氣度雍容，面色白皙，眉目清秀的老者，那黑亮如漆長鬚垂拂胸前，抱拳笑道：「兩個無知奴才冒犯閣下，請勿與他們一般見識，閣下可是骷髏幫主門下九大高手之一杜老師杜命麼？」

高瘦蒙面人陰陰一笑道：「不錯，老朽正是杜命。」

老叟哈哈大笑，道：「兄弟錢秋楓，有幸拜識高人，但不知杜老師來此有何賜教？」

杜命答道：「老朽意欲拜望嶗山無量道長。」

錢秋楓也不說無量道長在否，只躬身一揖，含笑道：「請！」

杜命不禁一怔，只覺錢秋楓委實莫測高深，鼻中冷哼一聲，與其他三蒙面人昂然進入。

錢秋楓大感驚駭，但感杜命有恃無恐，一種不吉祥預兆襲上心頭，疾隨而入，引往大廳落座。

杜命未待錢秋楓出言，即沉聲道：「錢老師，我骷髏門下不伸手則已，一伸手便難收拾，別說七皇子藩邸，就是紫禁大內，照樣攪得天翻地覆，最好少賣心機，速請無量道長出見。」

錢秋楓也未動氣，命僕從沏上四盅香茗，微微一笑道：「無量道長昨日午刻已率領門下轉返嶗山上清宮去了。」

杜命聞言胸中怒火沸騰，大聲喝道：「既然無量道長離此他往，爲何要愚弄老朽？」

錢秋楓說道：「兄弟並對未說無量道長在此，兩名護衛腕折重傷，前車之鑑，兄弟焉能自討沒趣，不過兄弟也是一番好意的。」

杜命冷笑道：「什麼好意？」

「敝居停最喜歡結納武林中人，凡有一技之長，均備極恩遇，折節下交，推心置腹，雖孟嘗平原猶恐不及，四位均是名重江湖高人，敝居停傾慕已久……」

語猶未了，杜命道：「錢老師可是想說動老朽四人與貴上効力？」

錢秋楓微笑道：「杜老師不愧爲聰明人，一點就透。」

杜命略一沉吟道：「這個嘛……老朽倒可考慮，惟須無量道長出見，老朽深知錢老師之言有不盡不實之處，無量道長尚在府中。」

錢秋楓嘿嘿乾笑道：「但不知杜老師要見無量道長有何要事？」

「軒轅秘笈！」

「兄弟對『軒轅秘笈』委實不知情。」錢秋楓肅容答道：「杜老師料事如神，無量道長仍在此間作客，請四位寬坐稍候，待兄弟通知無量道長出見。」言畢，身形疾轉。

杜命忽手出如風，迅速絕倫一把扣住了錢秋楓腕脈要穴，朗笑道：「錢老師，你我同往如何？」

錢秋楓一身武功不同凡響，猝不及料杜命手法詭奧無匹，腕脈要穴被制，不禁神色一變，冷笑道：「兄弟在此不過是個無名小卒，命如螻蟻無足輕重，杜老師恐得不償失。」

大廳門突然自動封閉，四壁牆浮雕着六隻虎頭，骨骨吐出濃烟。

一個蒙面人大喝一聲，縱身躍起，揮劍如虹，一隻虎頭被削落，叭噠墜地，露出一個碗大圓孔，仍自骨骨噴出墨黑濃烟出來。

另兩蒙面人回掌同推，發出推山撼岳罡風，向廳門劈去，只聽一聲轟天大響，勁風逼漩，廳門安然無恙，顯爲重鐵所鑄成。

濃烟瀰漫整個大廳，四蒙面骷髏高手俱已屏住呼吸，不使吸入體內，杜命五指一緊暗勁驟加。

錢秋楓不禁悶嗥出聲，額上滾滾汗珠，面色慘白如紙，苦笑一聲道：「杜老師，兄弟無能操縱全局，縱然將兄弟殺死也無濟於事。」

杜命冷笑道：「我骷髏帮無一不是用毒的能手，這毒烟未必傷得了老朽！」

錢秋楓道：「四位也太託大了，此毒係百毒宮秘製奇毒，一吸入體內，功力愈深受害愈重，初如未覺，事後搜宮過穴也無察出絲毫有異之處，半月後才緩緩發作，終至形銷骨枯，五臟俱腐而死。」

杜命冷冷地說道：「那麼，你爲何不懼？」

錢秋楓答道：「兄弟事先已服過解毒藥。」

「解藥現在何處？」

「七殿下！」錢秋楓答道：「還有百毒宮主！」

杜命疾伸出兩指，朝錢秋楓昏穴點下去。

錢秋楓應指倒地！

另一蒙面人詫道：「留下此人尚有大用，未必不能引我等逃出大廳。」

杜命沉聲喝道：「速屏住呼吸，不得言語。」

四骷髏高手均同一心意，俟毒烟消散再作道理，但鬱結毒烟却有增無減，幾乎辨識不清廳中景物。

且撇下廳內四蒙面人不提，七皇子藩邸內頻頻告警，先是蛇神滕鳳及一雙身着葛衣，面目森冷如冰的孿生怪人身法電閃先後落在邸園石砌小徑中。

突聞一聲陰森刺耳笑聲傳出道：「滕鳳，你可是吃了龍心豹胆，竟敢肆無忌憚闖入七皇子藩邸，須知來時有路，去時無門。」

說時，一株參天古檜之後閃出一身着紫色長衫老叟，疤臉塌鼻，頷下一部淡黃濃密短髭，面目醜惡無比，鼠目中精芒懾人，身後隨着四個錦衣武士。

蛇神滕鳳認清那紫衣老叟面目後，腦中驀地想起一人，不禁神色微變道：「想不到關外當年素孚威望的『鷹爪八手』閔家驊，居然潛跡在七皇子藩邸，替人當起看家護院來了。」

閔家驊喉中發出一聲悸人長笑道：「滕鳳，你死到臨頭，尚要狂吠麼？」

滕鳳哈哈笑道：「大言不慚，此刻，除了滕某三人外，尚有甚多江湖高手，武林名宿相繼而至，憑閔老師一人之力恐難扶大厦之將傾，再說閔老師未必勝得了我滕鳳三人哩。」

鷹爪手閔家驊聞言暗暗心驚，知蛇神滕鳳之語絕非危言恫嚇，七皇子應四皇子之約過府議事，其中恐蘊有異謀，不禁心中大急，懾人目光望了一雙孿生葛衣怪人一眼，道：「那一雙朋友，想必有來歷，可否賜告？」

滕鳳冷笑道：「閔老師，我等此來並非與你攀親道故，速通知無量賊道出現，並獻出『軒轅秘笈』，不然玉石俱焚，鷄犬不留。」

一雙錦衣武士大怒，揮刀出鞘，一式「浮雲掩月」，兩道匹練銀虹捲向滕鳳而去。

另兩錦衣武士打出一片棗核釘，疾如芒雨，銳嘯破空望滕鳳三人罩襲而下。

此刻，偕同蛇神而來孿生葛衣怪人見狀，禿眉微微一剔，目泛殺機，身形離地虛空迎出。

只見一雙葛衣怪人右手疾拂出一片無形潛勁，襲來棗核釘悉數震飛開去，但另兩錦衣武士寒光電奔已劈在孿生葛衣怪人肩上。

驀地，兩聲淒厲慘嗥騰起，只見一雙身影倒飛撞出，跌在兩丈開外雪地中，胸膛上插着兩柄金刀，鮮血骨骨冒出，獰牙咧舌，死狀極慘。

尚有一雙發出棗核釘之錦衣武士，亦面目慘變，身形棉軟，悄無聲息下，混身上下無傷痕，却已氣絕斃命。

鷹爪八手閔家驊目睹一雙孿生怪人武功詭異，心神凜震，道：「兩位可是邛崍天狼天殘雙星麼？」

一個怪人冷森森答道：「你倒見多識廣。」語聲如冰，令人不寒而慄。

閔家驊神色微變，身形一晃，迅快如電疾隱入巨榆之後不見。

邛崍雙星鼻中冷哼一聲，欲待撲去。

滕鳳斷喝道：「且慢！」

邛崍雙星目中泛出困惑神光，注視在蛇神滕鳳臉上。

滕鳳說道：「閔家驊功力甚高，不戰而退，分明蘊有詭計，我等不可以輕舉妄動。」

邛崍雙星甚少涉足江湖，每年僅在重陽前後下山偕往塞外一處不知名冰湖，採集一味珍異藥草合藥，亦少與江湖中人交往，一年在冰湖轉返邛崍途中，曾與祁連派高手相遇，一言不合引起激烈拚搏，邛崍雙星力拚祁連二十八宿，掌門人亦受重傷，祁連一派經此一役後始終一蹶不振。

從此邛崍雙星蒲文蒲武之名大噪，歷傳武林，而見過蒲氏昆仲者竟寥若星辰。

這時，蒲文聞言意似不信，禿眉一挑，鼻中微哼一聲，自恃藝高，緩緩飄身走前，發現巨榆之後竟未有閔家驊影踪，不知何往。

蒲文不禁一怔，只聽一叢古梅之後，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想不到大名鼎鼎邛崍雙星葬身在此。」

滕鳳忙道：「蒲老大速退。」

天狼星蒲文右掌已虛空向古梅叢中拂出。

只聞連珠斷枝响聲中，二三十株古梅根根齊中折斷，斷處突噴出一股清泉，冲起五六丈高，化作一片濛濛雨珠，宛若飛瀑，罩襲幾達十丈方圓。

邛崍雙星蛇神滕鳳立知有異，蒲文立時身形冲霄，騰空拔起，蒲武與滕鳳亦雙足一使勁，嗖地一鶴冲天，拔出七八丈高下。

三人身形在半空中一旋，雙足疾踹，飛彈開丈開外，盤旋飛落。

身形落地，那片雨珠飛泉已噴罄勢竭立止。

蛇神滕鳳仔細觀察自己三人衣履，他們三人雖警覺夠快，但依然衫履不免爲水珠沾及，露出無數豆大小孔，宛若蜂巢。

顯然這斷枝中噴水含有蝕膚化骨奇毒，不禁駭然變色，更不言而知，這邸中一草一木十之五六均是人工佈設，巧奪天工，竟無法分辨眞假。

此時蛇神滕鳳邛崍雙星已深知七皇子邸內無異龍潭虎穴，凶險異常，但無奈騎虎難下，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不禁相視了一眼。

半空中突傳來一聲嘿嘿冷笑，只見一白一紅兩條身影疾如鷹隼瀉落在地，正是那白骨殃神柳南及紅衣番僧。

白骨殃神柳南左臂以下衣袖飄飄，竟虛無一物。

蛇神滕鳳身在危中，仍不忘詼諧，嘻嘻一笑道：「柳道長，你那左臂是怎麼樣了。」

此話無異是揭白骨殃神柳南的瘡疤，柳南聞言頓時目光暴射殺機。

滕鳳手掌一搖，笑道：「慢着，你別忘懷我滕鳳爲救治你的毒傷，賠了一條百年難覓得到的三眼神蝮，如非三眼神蝮吸取過半毒液，十個白骨殃神也沒命了。」

柳南冷冷一笑道：「滕施主，此話莫非是叫貧道感恩戴德麼？」

滕鳳道：「這倒不必，滕某先警告道長不要把僅有的右臂，斷失在七皇子藩邸內。」

白骨殃神聞言不禁心中一動，知滕鳳之言絕非危言聳聽，呆得一呆道：「滕施主此話何意？」

滕鳳道：「道長請瞧我三人衣履上便知端倪。」

白骨殃神柳南及紅衣番僧聞言愕然，瞥明滕鳳三人衣履上有顯明蜂巢小孔，不禁目露惶惑之容。

滕鳳手持那片折斷古梅，道：「這邸中花木大半均由人工佈設，內貯歹毒暗器，堪稱殺機密佈，步步有險，今日侵入藩邸內武林羣雄，若不同心協力，須防逐個擊破，喪生在此。」

紅衣番僧意似不信，精鋼禪杖輕點身外一株枯柳。

只聽簌簌微响，一束禿枝離樹落地，斷處突迸射出一蓬牛毛飛針。

白骨殃神不禁大驚，右臂揚出一股罡勁，將牛毛飛針捲落墮地！

牛毛飛針墮落雪中，立發出嘶嘶之聲，眩目銀雪變成一片黑顏色。

紅衣番僧見狀，不禁駭然色變。

邸內遠處忽飄風送來幾聲淒厲慘嗥。

滕鳳喟然嘆息道：「據滕某所知，江湖羣雄不下十數撥爲了覬覦『軒轅秘笈』而先後侵入此宅，方才慘嗥不知又是何人遭殃。」

白骨殃神柳南沉聲道：「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滕鳳搖首道：「騎虎難下，豈能罷手，當前急要之務，須查明『軒轅秘笈』是否確係嶗山無量妖道刦取藏身此宅，倘是子虛烏有，那我等實中了毒計，引來此處將我等一網打盡。」

驀地，傳來閔家驊森冷笑聲道：「可惜滕老師醒悟得太遲了。」

邛崍雙星禿眉一剔，右掌疾抬，意欲循聲虛空擊出。

蛇神滕鳳急用眼色制住，冷笑道：「閔老師，你這宅中縱然佈下天羅地網，可嚇不住我等。」

閔家驊冷森森語聲傳來道：「今日實如滕老師所言，江湖高手侵入宅內者，不下十數撥，此刻均已被困，秦中九怪此刻尚在伏中，如待宰之獸，他們尚且如此，何況你等？」

白骨殃神柳南紅衣番僧聞言不禁怒火沸騰，却又被滕鳳以眼色制止，徐徐吐聲道：「閔老師，你少大言不慚，我等五人久闖江湖，再大凶險風波均曾經歷過，既可入邸，便可安然離去。」

閔家驊冷笑道：「五位不妨一試，是否可以安然離開此宅。」

滕鳳忙傳聲白骨殃神柳南等四人道：「如滕某臆料不差，我等刻已在伏中，四外均有暗樁嚴密監視之中，別的不懼，却不能不防嶗山妖道，施展妖術及蛇頭柳葉鏢。」

白骨殃神等四人雖然一身武功登峯造極，但他此刻聞得蛇頭柳葉鏢，也不由心中發毛。

天狼星蒲文傳聲道：「那麼滕老師意欲如何？」

滕鳳傳聲道：「俟滕某略施詭計，分懈監視伏樁意志，再由柳道長施展『笑音攝魂』奇學，趁機遁出宅外。」

天殘星蒲武道：「此來豈非捕風捉影，徒然貽笑江湖。」

滕鳳道：「蒲老二稍安勿燥，滕某自有妙策找出無量賊道與『軒轅秘笈』是否在此。」

只聽閔家驊語聲又起，道：「五位不敢一試麼？既然不敢，就請歸順敝居停，共襄大業，敝居停仁厚睿智，定不究既往之咎。」

滕鳳哈哈一笑道：「閔老師，有什麼話請當面明說，鬼祟行藏怎算得英雄行徑，鷹爪八手閔家驊昔年威震關外，是個響噹噹鐵錚錚的好漢，今日看來，見面實不如聞名。」

閔家驊笑笑道：「恕兄弟不受激將之計。」

驀地，水閣中傳來一陣清朗大笑，笑聲不大，却入耳嗡然鳴震，可知此人內功已臻爐火純靑。

邛崍雙星等五人不禁神色微變，轉面望去，但見十餘丈外，一泓畝許幾爲冰雪全部掩盡之凋荷禿桿水池中一座水閣內，緩緩飄然走出一個衣着華麗少年。

這少年正是乘車離去的七皇子。

滕鳳等人不禁相顧失色。

七皇子肩揹一柄長劍，身法似緩實疾，如行雲流水，轉瞬，已停在滕鳳等身外五丈左右，軒眉抱拳一笑道：「隆冬嚴寒，難得有如許江湖高人駕臨寒舍，在下聞訊稍遲趕來，如有得罪之處，請各位見諒是幸。」

滕鳳抱拳應道：「好說，山野之人，不知禮數，望殿下恕罪。」

七皇子笑道：「滕老師說那裏話來，在下尙是布衣之身，不必以朝廷禮儀拘束，請問諸位老師來意？」

滕鳳答道：「殿下明知故問。」

白骨殃神柳南暗道：「看不出滕鳳饒有心機，狡詐百出，日後相遇，還要當心一二。」

七皇子微笑了笑，道：「如今宮廷奪儲之事，愈演愈劣，互相攻訐，謗怨叢集，勾心鬥角，含沙射影，無不處心積慮使對方倒下，從此一蹶不振，方始稱心快意。」說着又長嘆一聲接道：「諸位均爲無稽謠諑所惑，遂其借刀殺人之毒計，在下並未得來什麼軒轅秘笈。」

這時，秦中九怪等江湖羣雄，相繼由錦衣武士領來此處。

七皇子遂含笑爲禮。

大怪甘谷道：「殿下此言句句是眞實麼？」

七皇子淡淡一笑道：「巧言舌辯，在下恥不屑爲，請問各位老師光臨寒舍，還是僅憑風聞，抑或握有眞憑實據。」

江湖羣雄聞言不禁均感一怔，他們都是爲風聞所惑，面面相覷，只覺得難以回答。

七皇子目光何等銳厲，朗笑道：「諸位看來均爲謠諑所惑，若葬身寒舍，豈非中了他人毒計？」

滕鳳道：「此人是誰，殿下可知？」

七皇子正色道：「宮廷共十四皇子，除在下外均有嫌疑。」

忽聞一聲冷笑聲傳來道：「七阿哥，你說此言不覺歹毒中傷麼？」

七皇子不禁面色大變，循聲望去，只見四皇子六皇子八皇子，偕同鐵衞士副統領日月仙人手董懷爲首率領十四名大內侍衞，尙有兩位滿漢二品軍機章京，快步走來。

邸中的氣氛爲之一變，更勝於寒冰堅雪。

武林羣雄都知道七皇子藩邸內外暗樁密佈，不亞於天羅地網，四皇子等人可安然進入，亦未有人示意，必有所恃，不禁爲七皇子躭憂，更感岌岌自危。

蛇神滕鳳忙施展傳音通知在場各江湖羣雄，只見滕鳳額角冒出滾滾熱汗，顯然緊張無比。

七皇子目睹四皇子等人緩步走來，神色漸趨嚴肅，沉聲道：「四阿哥，不是小弟有意中傷，今日之事有目共睹，能施諸於小弟，亦能加諸於其他人身上，似此無中生有……」

四皇子微笑道：「七弟不必動怒，事實眞相愚兄尙未明白其中究竟，但據報你邸中窩藏妖人，密謀不軌，父皇大爲震怒，命愚兄會同查報。」

四阿哥笑裏藏刀，暗箭傷人，使七皇子深懷凜懼。

七皇子道：「小弟窩藏什麼妖人，有何明證？」

四皇子笑了一笑道：「據密報，你窩藏嶗山妖道無量道長……」

說着目中神光轉注秦中九怪等人，又說道：「今日所來的江湖羣雄諒均爲了『軒轅秘笈』，但不知『軒轅秘笈』那位到手了麼？」

羣雄中不知是誰答道：「未曾，迄未探出無量妖道藏身所在。」

四皇子面色一沉，森厲目光逼射在七皇子臉上，冷笑一聲道：「圖謀不軌，愚兄料測此語，實係空穴來風，有意誣陷，但窩藏嶗山妖人決非無因。」

七皇子傲然一笑道：「那麼就請四阿哥查個水落石出。」

四皇子聞言不禁一怔，暗道：「莫非嶗山妖道已攜軒轅秘笈聞風遠遁了不成？」目光四巡，忽發現大廳門戶緊閉，招來董懷慶附耳密語了數句。

董懷慶立時率領十四名大內侍衞奔近大廳，散開將大廳包圍在嚴密監視之下。

羣雄中厖烱突出聲，說道：「宮廷之事，我等草澤中人不容過問，亦不宜留在此處。」

七皇子微微一笑道：「諸位去留任便。」語聲中蘊藏森冷殺機。

立時有三人穿空騰起，向宅外掠去！三條身影遠去十數丈外，突傳來三聲淒厲慘嗥。

江湖羣雄不禁心神大震，厖烱暗道：「好險！如非老朽聽出七皇子語含殺機，不敢冒失，否則自己亦蒙受其害。」

這時，四皇子望了七皇子一眼，道：「七弟，這大廳爲何緊閉。」說時，不待七皇子回答，霍地撤出佩劍，一道寒光奪鞘而起，身隨劍出，劈向廳門。

敢情那劍亦是干將莫邪之屬，一砍在廳門上宛如摧枯拉朽，深沒兩尺。

四皇子神力無匹，劍身一絞，廳門立被削破尺許圓孔，擰腕回抽。

但見隨着劍尖飛出一縷黑烟，四皇子不由駭然色變，倏地飄身向後，疾如奔電回竄三丈開外。

猛然只聞一聲驚天巨震，廳門向外爆裂，鋼片鐵屑激射如雨，帶出一股濃烟。

墨黑濃烟中夾着四條黑色人影，電閃掠出。

四皇子大喝一聲，身隨劍起，飛洒出千百流芒寒飆，望濃烟中四條人影捲去。

驀地，白骨殃神柳南發出「攝魂魔笑」，笑聲狂裂刺耳，神迷肉顫。

蛇神滕鳳大喝道：「走！」

江湖羣雄紛紛騰空掠去，柳南身形冲霄，曳出長聲狂笑，疾逾流星而杳。

那濃烟中四條黑影正是骷髏高手，瞥見流芒寒飇捲來，忽聞魔笑入耳，神智一陣恍惚，立被寒虹揮成兩截，墮屍於地。

但四皇子等亦爲攝魂魔笑所傷，只覺氣血狂震翻騰，尤其滿漢兩位軍機章京，不擅武功，仰面倒地，面如金紙，嘴角流血！

良久，四六七八皇子逐漸神定，只見四皇子寒着一張臉，握劍步向四具蒙面人屍體前，劍尖挑起蒙面的烏巾，現出猙獰面目，並非嶗山妖道，不禁大感驚愕。

七皇子冷笑，道：「四阿哥，此乃骷髏帮主門下四大高手，爲小弟困在廳內，意欲迫使就範，吐露骷髏帮主眞正來歷，不想爲你誤事，致全功盡棄。」繼又面色一變，厲聲喝道：「小弟邸中一草一木，四阿哥無不瞭如指掌，迅搜覓有無窩藏嶗山妖道，小弟即是有罪，亦要去見父王辯理。」

四皇子乃一代梟雄，機智絕倫，聞言即知此來已是撲空，嶗山妖道已遁出京外，遂微微一笑道：「愚兄奉旨行事，不得不搜，是否有罪，愚兄却不敢曲意誣陷，以箕豆相煎，手足互殘，徒貽萬世之譏。」說着望了一眼，快步行去。

六皇子默不作聲。

日月仙人手董懷慶的十四名大內侍衛調息良久，只感體內氣血翻逆，岔入旁經，不禁暗暗心驚胆忱，緊隨着四皇子搜遍全宅，仍無嶗山無量道長踪影！

七皇子冷冷一笑，昂然邁步向宅外走去。

四皇子寒着一張臉，命大內侍衛抬起兩僵臥昏死在地的軍機章京離去，六、八兩位皇子心事重重，兩人各懷鬼胎，走向宅外。

× × ×

密室中，凌雲天面籠嚴霜，負手來回踱步，似有極重心事，鬱結難解。

一條人影翩若驚鴻疾閃而入，現出千面神儒石誠。

凌雲天立即冷笑一聲道：「石老師，在下費盡唇舌說動鄧姑娘，骷髏帮四大高手齊出，雖被困在大廳內，却制住七皇子心腹錢秋楓，不料爲四皇子壞事，骷髏門中四大高手在白骨殃神柳南『攝魂魔笑』所惑下，不幸俱爲四皇子劍下誅戮……」

石誠面浮尷尬笑容道：「此事出於意料之外，不知因何當今皇上獲悉，大爲震怒，命四皇子六皇子八皇子會同查明七皇子有無不軌之圖，骷髏四大高手衝出廳外之際，適爲白骨殃神柳南賊道『攝魂魔笑』所惑，神智稍亂，因而被四皇子『莫邪』劍誅戮。」語聲略略一頓，微嘆一聲道：「當時，骷髏四大高手衝出廳外爲濃烟所蔽，四皇子認爲係嶗山妖道，恐留下無窮後患，施展馭劍絕學，待辨明並非嶗山妖道，懊悔不已。」

凌雲天皺了皺眉頭道：「石老師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石誠赧然笑道：「老朽適才聞聽主人言說才知。」

「你我主人究竟是誰？」

「時至自然明白，少俠不必多問，老朽與七皇子仇怨似海……」

凌雲天笑道：「此次石老師稱心快意了，七皇子必然獲誅。」

石誠搖首道：「未必，七皇子深獲當今器重，此次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能羅織成罪，諒受斥責無事。」

門外起了剝啄聲，凌雲天沉聲道：「進來！」

一個精壯大漢進入，躬身禀道：「少俠，鄧姑娘有請。」

凌雲天鼻中冷哼一聲，隨着大漢走出去。

才步入院中，忽地從空中疾如鷹隼電瀉落下一個雪白長髮披肩，尖嘴突額，形貌醜惡老叟，陰冷目光逼視在凌雲天臉上，道：「鄧香主何在？」

語聲冰冷刺耳，令人毛骨悚立。

凌雲天冷冷說道：「閣下是何來歷，找鄧香主何事？」說時目光示意大漢，疾報與鄧素雲知道。

大漢會意，身形斜奔而出。

長髮老叟喉中突然發出悸人的怪笑，右臂疾伸如矢，如影隨形的閃電掠出，五指迅疾無倫的向大漢抓去。

老叟耳後只聽一聲斷喝道：「站住。」一縷寒風向「命門」穴點來，指未近身，潛勁已自逼人！

長髮老叟不禁心神一震，疾撤右臂，橫飄三尺，轉面望去，只見凌雲天已立在身後，冷冷笑道：「此處豈是客人撒野之處，速自報來歷，不然，休怪在下心辣手黑。」

長髮披肩老人料不到鄧素雲手下居然有此高絕的武功，霜眉疾剔，右手疾快如電攻出五招，拿、點、劈、打、震，辛辣玄詭，若非凌雲天，定然傷在他那奇奧手法之下。

凌雲天明知老人是何來歷，佯裝不識，身形斜飄，右掌一翻，疾如風雨攻出一路精妙的掌法，見招拆招！

長髮老人愈來愈感震駭，無奈此老剛愎自負，極爲好勝，而且手狠心辣，突然一個猛龍翻身，身形虛提，右掌洒出漫空掌影，挾着一片先天罡勁向凌雲天攻去。

驀聞鄧素雲嬌聲道：「鄺前輩手下留情。」

凌雲天身形疾飄開去。

一株盛放寒梅之後，鄧素雲嫣然含笑，姍姍走來。

長髮披肩老人一見鄧素雲，森冷面色立霽，哈哈笑道：「鄧香主是越來越美艷了。」

鄧素雲嬌靨一紅，嗔道：「鄺前輩取笑了。」

長髮披肩老人面色一肅，道：「風聞杜侖等四人慘遭四皇子誅戮，此事可是眞麼？」

鄧素雲神色黯然道：「我也曾勸阻杜老師不可輕率造次，怎奈杜老師堅謂時機稍縱即逝，刻不容緩，我也曾領人佈伏宅外接應……」委婉說明經過詳情，接道：「其時，大內高手密佈七皇子藩邸之外，本帮弟兄不能不遠撤，而白骨殃神柳南發出『攝魂魔笑』亦是逼不得已，若不如此，江湖羣雄恐無能安然逃出藩邸之外，杜老師等四人適逢其會，爲魔笑淆惑心神，致遭慘死。」

長髮老人略一沉吟，道：『軒轅秘笈』何在？」

鄧素雲搖首一笑道：「嶗山妖道潛跡七皇子藩邸內，聽泉寺屍腹中『軒轅秘笈』離奇被刼，絕非空穴來風，七皇子耳目衆多，或許事先聞風逃離燕京。」

「那麼說來，『軒轅秘笈』已爲七皇子所得了？」

鄧紅雲道：「目前僅有兩途可循，探出七皇子有無到手『軒轅秘笈』，其次追踪嶗山無量賊道。」

長髮老人道：「此一謠諑究竟可否相信，還是一個疑問，老朽無法深信。」

鄧素雲道：「晚輩亦不盡信，但晚輩留在京師廣佈耳目，必能偵出一絲端倪，天下事欲速則不達，只能緩圖，倘帮主親自趕來，或可將混淆情勢澄清。」

長髮老人搖首道：「帮主現閉關潛修，尚須相當時日，老朽尚無法確知帮主閉關之處。」說着森冷如電目光望了凌雲天一眼，道：「此人是誰？武功極高，諒非姑娘壇下弟子。」

鄧素雲嫣然笑道：「鄺前輩錯了，此人是晚輩壇下金鷄分舵舵主楊承業。」繼而轉向凌雲天喝道：「楊舵主，快來見過本帮護法金毛狒鄺永壽老前輩。」

凌雲天奔前兩步，抱拳一揖至地道：「晚輩楊承業，拜見鄺老前輩。」神色恭敬之極。

鄺永壽呵呵笑道：「楊舵主，鄧姑娘你連老朽外號也一併喚出，換出別人，老朽豈肯容他。」

鄧素雲笑道：「老前輩還是這等火爆脾氣。」

鄺永壽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久聞姑娘壇下網羅均是一時之俊彥，就看楊舵主一身武學，可知一般，但不知楊舵主的師承來歷。」

鄧素雲格格嬌笑道：「楊舵主久隨淳于堡主，其父乃太極門名武師，家學淵源，武功本就不錯，後又得淳于堡主眞傳，秉賦又高，觸類旁通，晚輩向淳于堡主要了過來，充任金鷄舵主。」

鄺永壽長嘆一聲，說道：「淳于堡主才氣縱橫，現不知其行踪，本門九大高手，已死四人，能不令老朽興起兔死狐悲之感。」

說着，面上忽泛起森厲殺機，沉聲道：「無論如何，七皇子及白骨殃神柳南賊道俱是罪魁禍首，老朽誓必手刃，方消去此恨。」

鄧素雲道：「報仇也不急在一時，晚輩陪老前輩暢飲幾杯如何？」

鄺永壽略一沉吟道：「不用了，老朽與人相約，尚須前往天祥茶莊一探。」

鄧素雲心中一動，問道：「前輩與何人相約？」

鄺永壽遲疑了一下，道：「告知鄧香主也不妨事，天祥茶莊緊隣和記酒坊坊主乃本門長駐燕京高手，老朽最近奉帮主飛鴿傳訊才知，方才去酒坊他已外出，老朽留言傍晚再去找他。」

鄧素雲目露詫容道：「此人既與天祥茶莊緊隣，軒轅秘笈早在他嚴密監視中，爲何……」

鄺永壽一搖右手，道：「這道理，老朽也難理解，形單勢孤，不敢妄動亦未可知。」

凌雲天突然出聲，道：「其中定有蹊蹺，此人必爲宮廷收買，老前輩此去必有凶危。」

金毛狒聞言，不禁面色微變，說道：「帮主最是知人善用，未必如楊舵主所言吧。」

鄧素雲道：「人心難測，前輩此去還須謹愼，宮廷鷹爪四佈，前輩形象特別惹眼，何妨寬坐，入夜時分再去如何？」

鄺永壽最是性傲自負，鄧素雲預知其必不稍留，果然鄺永壽冷笑道：「區區鷹爪，豈奈老朽何！」大袖一拂，凌空飛起落向宅外。

他身法如行雲流水，行至巷口，只見一雙可疑人物立在對街簷下，皮帽遮沒眼簾，兩道銳利目光從帽簷下射出，似一閃而隱。

鄺永壽不禁一怔，暗道：「鄧香主之言委實不錯，這兩人無疑是大內鷹爪。」自恃藝高無恐，邁開大步向前行去。

雪地冰天，行人稀少，鄺永壽滿頭雪白長髮，披拂飄揚，長像又醜，極是惹目，行人均爲之注目面現驚奇之色。

鄺永壽偸眼四覷，發現那一雙可疑人果然尾隨其後，不禁哼一聲，身法倏地放緩。

須臾，猛的回身，厲聲道：「兩位朋友尾隨老朽爲了何故？」

兩人身形倏的頓住，一個紫膛臉大漢環眼一睜，喝道：「京師大道，除紫禁城外任人通行，誰也管不着誰，閣下無故找碴，可找錯了地方啦！」

另一人也冷笑道：「看來閣下也許久走江湖成名人物，但燕京乃有王法所在，在此無事生非，眩耀武功，要弄名頭似嫌自不量力。」

鄺永壽只覺怒火沸騰，正要發作，但一發現街道上稀稀落落行人，無不是內家高手喬裝，不禁暗駭，忖道：「邇來京師連生事故，是以警戒森嚴，自己小不忍則亂大謀。」心念一轉，鼻中冷哼了聲，道：「朋友，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身形一轉，望前門外走去，不敢逕去和記酒坊。

那兩人相視了一眼，遙遙跟着金毛狒鄺永壽不捨。

（未完・十六）

十君子傳奇故事

金面客突降解救狄二娘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家堡中的武林爭盟大會，十君子的後人請了「少林寺」的心禪掌門，和「武當」的玄天眞人主持大會，並由兩人上台宣佈爭盟之約，說明參加爭盟之戰者，首先須通過軟、輕、硬三關，然後再抽籤合手對搏……「萬魔之旅」之首伍仇對此規定無異議，他却希望能在明日的正式較技之前提早和雷嘯天等人較量，所以指示屬下胖魔龐大可、王小五等上台軟硬相逼，但雷嘯天等早巳料到伍仇有此一着，所以毅然答應他們的叫陣，而較技的規矩則與明日爭盟大會所訂者相同，雙方各有九人上台，通過了軟、輕、硬三關之後，抽籤對號，剛好過曉梅對上了狄二娘，狄二娘咄咄逼人，要以十丈紅綾與過曉梅對搏……

過曉梅忍不住了，揚聲道：「何必換，我早就準備好了！」

話聲中，過曉梅緩步踱到台中間，轉對雷嘯天道：「雷大哥請代小妹問鄧大俠一聲，抽號固然是由一至九，但動手較技，似乎由九返一也無不可吧？」

雷嘯天還沒有開口，鄧凱正想接話，狄二娘却搶先說道：「小妹妹，這種問題用不着問的，當然可以！」

那知過曉梅睬也不去睬她，轉向鄧凱一禮道：「武林中人，其所能遠傳千年者，規矩兩個字而已。因此我仍應拜問鄧大俠，可否由九號倒順較技？」

過曉梅這幾句話，說紅了鄧凱等人的老臉，說惱了骨瘦如柴但生性陰險的狄二娘，她惱羞成怒，又要接話！

長魔鄧凱却殘眉一揚，道：「二娘妳當知分寸！」

狄二娘見鄧凱已有怒氣，祇好强忍住了話頭！

鄧凱瞪了狄二娘一眼，轉對過曉梅道：「女俠提議之事，似無不可，但雷堡主是否……」

雷嘯天接口道：「過四妹所提請求，本來有些不當，按規，應由一而至九，順序相搏，但因狄女俠業巳叫陣於先，則又當別論！況狄女俠抽得爲九號，過四妹也恰同號數，若鄧大俠不認爲不應當的話，在下願意承諾！」

鄧凱聽出雷嘯天話中之意，但苦咎錯在己之一方，無法强詞奪理，祇好又瞪了狄二娘一眼，答道：「一而至九，或九而至一，是一樣的，我不反對！」

經此一變，這九場搏戰，改爲倒行而前了！

事巳決定，雷嘯天退於座前，鄧凱也緩緩坐下。

台中間，祇剩下了過曉梅和狄二娘。

正當二人就要答話動手的時候，突然有一堡丁，疾行到了雷嘯天身旁，低低說了幾句話，然後退去！

雷嘯天接着重又起座，揚聲道：「四妹且慢出手！」

過曉梅應聲而退出丈遠，雷嘯天接着向鄧凱拱手道：「剛剛祇顧議論倒、順之序，却忘記了一件大事！」

鄧凱道：「何事？」

雷嘯天道：「在下兄弟，明朝還要應付爭盟之戰，是故今夜印證之搏，必須限個時間，鄧大俠意爲然否？」

鄧凱道：「可以，不知怎麼限制？」

雷嘯天道：「令人計較，相搏以五十招爲限，每人不論何種技藝功力，皆以『一刻』爲極限，過時爲和，即應退席！」

鄧凱沉思未答，蛇魔王小五，悄聲對鄧凱道：「可以答應，今夜之戰，旨在一試對方功力並認其名姓，非爲勝負，明朝爭盟之搏才是緊要！」

鄧凱頷首，立即對雷嘯天答道：「好，就這樣辦！」

雷嘯天道：「一言爲定？」

鄧凱道：「一言爲定！」

雷嘯天道：「鄧大俠與在下，各自約束其餘兄弟？」

鄧凱道：「當得如是！」

雷嘯天遂向鄧凱拱手爲謝，接着高呼道：「速備『滴漏』！」

剎那，『滴漏』的銅壺取到，高高放置於台右一角！

雷嘯天又揚聲道：「有請『天下武林店』的金、聞兩位總管！」

隨聲，人影閃飛，台上巳多了兩位金衫中年人物，台下千百英豪，竟沒有一人看清這兩人是何時飛到台上去的！

就是左邊那九個成名天下多年的老魔頭，也泰半沒有看清這兩個人的身法，因之不由俱皆暗驚！

飛上台來的兩個金衫人，正是聞文和金成。

聞文首先拱手道：「雷堡主召喚愚兄弟，有何吩咐？」

雷嘯天還禮不迭，道：「吩咐怎敢，有事煩勞。」

聞文道：「請講！」

雷嘯天道：「請作『計數』之證！」

聞文道：「此正所願。」話鋒一落，瞄了九個老魔頭一眼，又道：「請問雷堡主，設有人不服證言，應當如何？」

雷嘯天道：「若係在下兄弟失儀，余當代其謝罪，至於『萬魔之旅』諸大俠皆成名巳久的前輩，斷無不重諾言之事！」

聞文道：「如此小弟爲適才之言致歉！」話罷，雙俠齊步平肩走向九魔席前，拱手道：「願聆諸大俠一言！」

適才聞文問及「不服證言」一句時，羣魔就想質問，但等聞文說出歉然之意後，祇好作罷。

如今聞文徵求爲證之同意，狄二娘自不捨却這大好報復的機會，不待吩咐，首先冷笑一聲，道：「兩位意問甚麼？」

聞文道：「爲『計數』之證，雖非大事，但例須雙方同意，愚兄弟爲雷堡主寵召，故須再拜問諸位一聲。」

狄二娘道：「我想兩位不至於把五十數成四十九吧？」

聞文笑道：「事雖頑童皆能，然愚兄弟除盡心力之外，不敢保證永不會錯！」

狄二娘道：「這是兩位客氣，不過……」她話鋒一頓，輕蔑的一笑，道：「不過作證的人，最好能是雙方的朋友，兩位看上去是和雷堡主一鼻孔出氣，令人有些不大放心！」

金成始終沒有開口，如今却微笑着說道：「女俠顧慮的是，看來祇看女俠重挑人選了！」

說着，金成轉身就走！

豈料他行未三步，却「咦」了一聲，倏地又轉身而回，一大步就到了原先站立的地方，對狄二娘一拱手道：「剛才在下失禮，忘記拜問女俠尊姓？」

狄二娘雖知金成去而復轉，必有要使自己難堪的話說，但却無法預料金成是要說些甚麼。

如今一聽是問自己名姓，冷哼一聲，道：「你貴姓大名呀？」

金成哦了一聲，十分客氣的說道：「女俠和諸位請多恕罪，在下兄弟也眞是疏忽，竟忘記先通名姓，在下金成，他叫聞文！愚兄弟是武林末學後進，不懂甚麼，現在身爲『天下武林店』的總管，今夜尙盼諸大俠指敎！」

這番話，說得羣魔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於是不禁你一聲「太客氣」，他一聲「不敢當」，回敬着金成。

金成含笑向羣魔點着頭，却對狄二娘道：「女俠可否示下芳名？」

狄二娘道：「我是二娘！」

金成聞言勃然變色，道：「女俠難道不是鄧凱鄧大俠？」

狄二娘知道難免被辱了，因此沉聲道：「你眞不知道我是誰？」

金成冷哼一聲道：「在下不善謊言，當然知道女俠是那一個，但是在下却有些覺得，女俠自己巳經忘記是誰了！」

狄二娘冷嗤一聲，不屑地道：「胡言亂語！」

金成道：「在下兄弟，蒙雷堡主不棄，召爲『計數』之證，自當徵求貴旅同意，因此同意與否，並不碍及在下兄弟的名望！也就是說，貴旅在台上負責的人，有權否認在下兄弟作證的身份，請聽明白，是要貴旅台上負責的人開口！家有家法，門有門規，人有信義，在下兄弟不信，貴『萬魔之旅』竟是無規無矩的烏合之衆！因此在下相信，狄女俠妳，巳經不知生了什麼毛病，才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而胡言亂語起來！」

狄二娘只氣得鼻青臉黃，但却苦無話語對答。

鄧凱不能不再接話，冷哼一聲，道：「金朋友，你這些話太過份了！」

金成這時却不客氣，沉聲道：「怎見得？」

鄧凱道：「你怎能說，本旅乃『烏合之衆』？」

金成冷笑一聲，說道：「是閣下聽錯了！」

鄧凱道：「哦？你是否認曾經說過這句話？」

金成說道：「我不否認，當着天下英雄，適才言猶在耳，我是說，在下不信貴旅乃『烏合之衆』，請注意那『不信』二字！」

鄧凱語塞，王小五不能不打個圓場，道：「本是小事，別因此而誤了較技證功，鄧兄，我們是較技主人，金、聞兩位是客情的證人，我們該少說一句。」

若非能言善道的王小五，怕不立成一陣是非才怪！

× × ×

動手了！

首先是過曉梅對狄二娘！

過曉梅不理狄二娘，却面對着台下揚聲道：「按爭盟之規而較今夜功力，我只用掌中劍，和拳、足、指、掌內外技藝相搏，現作聲明！」

她摒棄了暗器，這是任何人都能聽出來的！

鄧凱深恐狄二娘再作出授人把柄的事來，立刻說道：「二娘，該妳作一個聲明了！」

狄二娘自己盡作些半調子事，但她却昧於罰己，反而覺得別人處處不合她的心意，早巳又惱又恨！

如今聽到要她聲明，沒好氣的高聲道：「凡屬於武林中的功力一切，凡是我狄二娘所會的技藝，今夜是要全部使出，絲毫不留！」

雷嘯天等十兄妹，僅淡然一笑，台下的千百英豪，却泰半搖頭，就是鄧凱等人，也不由紛紛皺起了眉頭！

當然，狄二娘可以如此聲明，雖然過曉梅巳暗示摒棄暗器之技，但狄二娘是不必也一定相同的。

祇是若以武林之中的道義和風範來說，對手之人若巳聲明不用某種兵刄或功力，自己亦當磊落相從才是。

所以狄二娘的聲明，才使千百英豪搖頭不巳！

聲明交待即畢，搏戰將起，聞文却突

然揚聲道：「在下敬問雙方一言，何時計數？」

在聞文揚聲詢問的時候，金成却悄然彈指，射出一個小小紙團，直奔雷嘯天手中，雷嘯天立即抓在掌心。

他抓得紙團，首先左右觀望，衆人祇顧目注聞文身上，竟沒有一個看到金成的巧妙動作。

雷嘯天隨即展開讀一遍，對過曉梅道：「四妹先請過來一下。」

曉梅姑娘聞聲而前，雷嘯天把展開的紙團兒，遞了過去，姑娘微微一楞，看了一遍，點點頭，將紙條撕碎！

然後閃身到了台口，揚手將碎紙屑撒飛天上。

雷嘯天適時答覆了聞文，計劃自約搏者出手算起！

狄二娘此時冷嘲的對過曉梅姑娘道：「過女俠，咱們還不該動手嗎？」

曉梅姑娘道：「我聽妳招呼！」

狄二娘沉聲說道：「招呼打過了，請吧！」

曉梅姑娘含笑頷首道：「動手前，我可不可以再說兩三句話？」

狄二娘道：「那就快說！」

曉梅姑娘道：「此次相搏，旨在印證功力，一非爭盟，二非相仇，雖說自當各盡其能，但却仍應以仁厚爲主！」

狄二娘不耐煩的說道：「這句話已有不少人說過了，請！」

曉梅姑娘搖頭道：「還有一句話沒說清！」

狄二娘道：「那怕有千句萬句，話總有說完的時候，妳若想用些廢話拖延時間，好像並沒有什麼用處！」

曉梅姑娘不理會狄二娘的諷語，道：「狄女俠，我過曉梅在武林中，雖然濫竽充數，但却抱定一個宗旨，那就是『敬人者人恆敬之』！這句話，可以包括任何事情來說，譬如稍待過招證技，狄女俠妳用什麼手段，當防我也會還妳什麼手段！」

狄二娘陰陰一笑，道：「話說完了沒有？」

曉梅姑娘道：「完了，只請妳切切記住！」

狄二娘冷哼一聲，十丈紅巾一甩，道：「請接招！」

話聲一頓，轉向聞文和金成道：「計數的證人，開始了！」

「了！」字出口，她那十丈紅巾一抖，倏忽縮爲五丈，又一抖成了兩丈五尺，第三抖，變爲一丈二尺半！

這三抖三甩，現出了無與倫比的詭奇手法！

接着，紅巾揚飛，擊向曉梅姑娘的前胸！

曉梅姑娘右手合劍，身形一滑，閃向一旁，狄二娘這第一招，因而走空，而曉梅姑娘並未還手！

狄二娘紅巾一順，一式「風掃落木」，攔腰又到！

曉梅姑娘身形暴退，又避了一招！

狄二娘叱道：「老娘倒要看妳能躲到什麼時候？」

話聲中，紅巾倏忽捲起滿天赤雲，一朶朶，一片片，疾如閃電，快逾雷霆，罩向曉梅的身上！

台下千百英豪，此時個個駭然頷首，不怪這女魔狂妄，手底下的是懷具不凡的罕奇功力！

於是不由紛紛代曉梅姑娘担心起來！

就在朶朶片片紅雲罩下的當空，銀衫輕飄，騰於半空，萬朶紅中一點白，是分外的惹眼！

不用說，狄二娘這招「天羅普蓋」，又走了個空，曉梅姑娘以奇妙的輕功身法，翻到紅雲上面去了！

狄二娘有些羞了，一連三招，皆被對手輕易躲過，這是多大的輕蔑，又是多深的侮辱呀！

她羞則惱，惱則恨，前恨後恨無個發恨散恨處，手腕一抖，紅巾再飛，一式「新郎披紅」斜十字擊下！

曉梅姑娘冷哼聲，喝道：「我身爲地主，業已讓過三招了，狄女俠前後四十七招要請留意，我不再虛套留情，將要施煞手了！」

話聲中，紅巾已到，曉梅姑娘這次聲明不再退讓，果如所言，手中劍透傳眞力，自下而上，硬削紅巾！

紅巾柔軟異常，况乃奇物製成，不畏刀劍水火，這是「瘦魔」狄二娘威凌天下得意非凡的原由！

曉梅姑娘以劍相割，眞樂得狄二娘心花兒怒放，內力傳透巾上，手腕猛地再抖，紅巾末端，暴然下捲而擊！

怎料曉梅姑娘，是個識貨的行家，劍削紅巾，只不過是在誘敵錯覺的「暗渡陳倉」之計！

當狄二娘再加內力，紅巾末端廻旋下擊的時候，曉梅姑娘却身形一矮，倏忽自巾下飛了過去！

手中劍順勢斜下，左挑疾劃，寒光閃處，曉梅姑娘已站在兩丈以外，劍尖下垂，含笑而立！

再看狄二娘，右手衣袖已由腕至腋，被一分爲二，成了單片，露着大半條黑臂，但却未傷皮肉！

聞文適時正喊「四」字，金成已揚聲道：「停！勝負已分！」

狄二娘兕眉一豎，怒目圓睜，道：「姓金的，你說什麼？」

金成毫不客氣的說道：「妳右袖已被對手寶劍削開，勝負已分！」

狄二娘冷笑連聲，說道：「這是你說的！」

金成說道：「妳別不服氣，設若這不是較技印證功力的話，剛才妳對手的劍，會多出三寸，妳一條右臂早已經齊根斬斷了！」

狄二娘不能不承認此事，但又怎能承認此事呢，她一身功力未盡二三，殺手在後，此時認敗她怎肯甘心！

於是她把牙一咬，說道：「我却覺得十分奇怪，她既然能夠用劍削裂我的右衣袖，却又爲什麼不加三寸，斬斷我的右臂呢？」

金成道：「別忘記這是印證功力，而非尋仇拚命！」

狄二娘道：「抱歉，我不能相信這一點！」

金成道：「這樣說來，妳是不承認右

衣袖被對手削裂的了？」

狄二娘道：「無法承認！」

金成道：「那妳這右袖，請問是怎麼裂開的？」

狄二娘道：「誰關心這種事！」

金成冷笑一聲，道：「在下行走江湖多年，還眞少見妳這種人物！」

狄二娘怒聲道：「你少見又怎樣？」

曉梅姑娘適時噗嗤一笑，道：「金大俠，你身爲『計數』證人，不必爲此而抱不平，沒關係，下次我就多出三寸劍好了，費心接着數下去吧！」

聞文也一笑，對金成道：「你是怎麼啦，難道不許人家穿着破袖子衣服赴會？有一種人，不講究穿戴，你也眞是少見多怪！」

話聲未落時，台下已傳來如雷鳴般的笑聲，誰都有眼，誰全有心，當然大家不齒狄二娘的作爲。

但是狄二娘却不管這些，還厚着一張老臉對聞文道：「請接報數目，我要出手了！」

聞文冷哼一聲，高喊道：「雙方注意，請即動手！」

「手」字出口，狄二娘紅巾抖長了一半，成了兩丈五尺，帶着勁風，纏捲向曉梅姑娘的身軀！

曉梅此次却不再客氣了，劍氣護體，劍化如虹，身形拔起，人劍相合如閃電般投向狄二娘而去！

狄二娘也早準備好施展陰謀暗算，過曉梅姑娘自投而來，正中心懷，紅巾倏收，暴甩，十丈齊出！

十丈紅巾，化成了十數軟紅圓圈，一連串，由高而下，成了個連環，由頭而下向曉梅姑娘套到！

曉梅姑娘本是攻勢，但當紅巾化圈而到的時候，她却倏忽下沉，站在相距狄二娘八尺地方，不再挪動！

如此，那紅巾所化的十數圈圈，自自然然就將曉梅姑娘圈在了當央，祇露首脚難見身軀！

台下的千百英豪，互望愕然，深覺不解！

以武林較搏的經驗來說，這現象是反常的！

誰全知道，狄二娘紅巾化圈，必然藏有殺手，避之尙怕不及，那有停身相待自投羅網的道理！

除非……

台下羣豪正在驚詫難解，紛紛猜疑之時，驀地聽到狄二娘一聲梟鳴般的長笑傳出，接着厲喝道：「這是妳自速其死，納命吧！」

話聲中，祇見狄二娘手腕猛抖，在那一圈的紅巾內圈圈，突然散發出來萬千牛毛般的寒芒！

台下一千英豪，不由個個驚呼出聲！

紅巾暗藏歹毒暗器，着實令人防不勝防！

他們無不在替曉梅姑娘担心，咸認曉梅姑娘難逃此刦！

那知事情大出他們的意外，竟和所料恰恰相反！

就在萬千牛毛般的寒芒，蝟射向曉梅姑娘的時候，只聽到曉梅姑娘冷哼一聲，手中劍透出了奇虹！

劍華暴漲，那十數紅巾圈兒，立即化成了片片飛絮，朶朶小花，洒落四方，漂落地上！

接着，傳到狄二娘的一聲厲嘯，聲調凄然！

再看那萬千牛毛般的寒芒，竟無故自己轉了個大方向，倒回頭來，疾如電掣，反射向狄二娘的頭臉！

此等突變，非只台下千百英豪想象不到，就是坐於台上左方的其餘八個魔頭，也始料不及！

更令衆魔凛懼的是，曉梅姑娘在劍術上的功力和修爲！

滿台武林奇客，江湖頂尖兒的高手，竟沒人看出，曉梅姑娘是以什麼招數，斷碎紅巾而反震出萬千暗器去的！

自然，狄二娘也是沒有夢想到有此變故的人！

當她發現所發暗器反射而回，罩向自己的時候，不由，花（醜）容失色，眼中現露出凛極的表情！

她無法躲避，一因相距太近，暗器太多，再因全心放落，認定必勝，不想變生不測，避已不及！

就在狄二娘驚慌失色，手足無措的當兒，羣魔也身不由己的紛紛站起，這很難怪他們，他們因爲關心而神亂！

眼看狄二娘就要喪命在自己那歹毒暗計之下，而羣魔救應不及，紛紛嘆息的時候，又有了變化！

台下，那千百英豪中，突然飛起一條人影！

這人身法之快，實是無與倫比！

萬千牛毛寒芒在相距狄二娘不足半尺的時際，這人已飛掠到狄二娘的頭上，其快可知！

衆目之下，只見這人右袖倏甩，凌虛向萬千牛毛寒芒一捲，那萬千歹毒的暗器，竟凌空折旋，飛向這人而去！

這人以袖相迎，悉數收下，人却並未墜落！

羣俠不由瞠目，這人好高的功力！

適時，這人一聲清嘯，身形自台上空中，竟又凌虛飛高二丈，身軀在飛高時，也轉對台下，揚聲道：「人有好生之德，請過女俠原宥老朽多事！」

話聲中，這人已斜射出去了三丈，竟又凌空喝道：「狄二娘，妳再若行事如此狠毒，必將死無葬身之地！」

「地」字出口，人已到了六丈以外，只見這人倏忽下沉，左足在一張席面上微微一登，身形似箭，投於遠方！

這人自突臨擂台上空，收去暗器，凌空轉身而去，總共只有眨眼的工夫，快！快到了無法形容！

等雷嘯天想起應該招呼這人到台上一談的時候，這人却已疾射遠去，夜色茫茫中，一閃而無踪！

台上的人全都傻了，被這人的神功所驚！

台下的人更是個個目瞪口呆，皆被這人威勢震住！

這人剎那間來去，說來好笑，竟無一人看到他的面目。

不！有人看到了！

一共只有兩個人，看得非常清楚！

一個是過曉梅，她正對這人！

但當她瞥目向這人臉上看時，却心頭猛地一凜！

這人的那張臉，怪到了極點，絳色泛出微紫帶黃的雙眉，眉毛根根皆見，深凹的雙目，射着精光！

但這些並不算怪，決不算怪！

怪的是，此人竟生着一張似乎是赤金色的臉，還閃着光輝，不類生人，設若這人不是有白髮披垂，幾疑是個怪物！

過曉梅雖然看清了這人的一張臉，但却沒有對第二個人說，她暗自存了心，總有一天，她要見識見識這個人！

另外還有個人，看清了這不速怪客的模樣！

這個人並沒有在台上，也不算是在台下？

怎麼說呢？

因為他是暗藏在一座竹棚的頂上，當金面怪客收去那萬千牛毛寒芒之後，一轉身，被他看了個清楚！

他略以沉思，臉上現出了得意的獰笑，低低自語道：「這是老天帮我的忙，我要交結上這個怪老兒，何愁蕭秋風不喪命我手，對，就是這個主意！」

他悄悄下了竹棚，和隱於暗處的三個人打手勢，三人立刻躬身為禮，向那怪人的去路飛追而下！

台上的爭搏，因怪客突降而暫時停頓了下來。

但只是暫時的冷場，和雙方必須稍待相談罷了！

怪客已去，過曉梅星眸一瞥狄二娘，似欲開口，但終於忍了下去，臉上現出微笑，緩步回到自己的座處。

狄二娘却依然楞在擂台中間，不知如何是好！

地下，擂台板上，滿都是片片碎如蝴蝶的紅巾，她心中痛如刀絞，一生英名和相隨數十年的紅巾，都化為了泡影！

雷嘯天目睹狄二娘失魂落魄的樣子，心有不忍，再見狄二娘依然木立台中間，不由步向前去，悄聲道：「狄女俠，先請歸座可好？」

狄二娘楞了楞，方才回過神來，尷尬的苦笑一聲道：「多謝堡主。」

雷嘯天接上一句道：「在下相陪女俠入座。」

狄二娘由愧生感，垂頭微笑頷首，遂由雷嘯天陪着，回到原處，然後雷嘯天向「長魔」鄧凱一拱手，道：「鄧大俠，我們還繼續下去嗎？」

雷嘯天不問剛才一戰的勝負，給狄二娘留了很大的面子。

鄧凱等人，可不能也裝糊塗，於是鄧凱還禮道：「第一場較技證功，是狄二娘輸了，按照前約，這一場是應該輪到『强老弟』，和我們『蔡賢弟』啦！」

鄧凱此答話，不問可知，較技仍須繼續！

雷嘯天自是無話好說，拱手而退回已方座處。

那「矮魔」蔡八乘，適時已搖晃着五短的身子，到了擂台正中，他面對着强百柔一拱手道：「恕老朽討個大，招呼强老弟你一聲『老弟台』了，老弟台，如今該看咱們兩個啦，老弟台可有意見？」

在互抽竹籤各找對手之後，强百柔就曾受過雷嘯天的指教，說蔡八乘是羣魔中，生性最陰險的一個！

如今蔡八乘却和和氣氣，一聲老弟長，一句老弟短，聽起來，誰也會把這個老兒當作好人！

但是强百柔已受指點，心裏有數，含笑起座拱手答道：「敬老尊賢，吾道之旨，在下沒有意見，前輩您呢？」

强百柔比他還要客氣，使老奸巨滑的蔡八乘，一時之間無法翻臉，當然，這點事是難不住他的。

他哈哈一笑，說道：「老弟台，你眞夠客氣，這樣的話，咱們這場架就不必打了！」

這是他欲進故退之計，要使强百柔上當！

怎料强百柔竟把頭一點，說道：「前輩既然這樣吩咐，在下理當聽命，並願認敗！」話說完，强百柔對他施了一禮，轉身就走！

蔡八乘老臉一紅，雙目掠過一絲陰森的獰色，道：「慢些慢些。」

强百柔哦了一聲，道：「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蔡八乘故意說道：「老朽還是眞喜歡老弟台這樣的年輕人，我眞有心作罷就作罷，不打就不打，只是籤都抽了，退身已遲……」

强百柔有心要逼出蔡八乘的本性來，接口道：「這沒有什麼，在下是根本不想動手，只要前輩也是存此仁厚想法，在下說過，甘願認敗而退！」

蔡八乘頓時感到語塞，暗忖道：「這小子眞夠厲害，不行，我要找他個毛病出來！」

念頭一轉，把臉一板，道：「老弟台，聽你這個說法，老朽要是和你動手的話，好像就成了不夠『仁厚』的『狠毒』人了？」

强百柔微笑着突然說道：「前輩眞是喜歡開玩笑！」

蔡八乘道：「那個和你開玩笑？」

强百柔道：「當然是前輩了，前輩自站到擂台中間，就和顏悅色的客氣至極，誰全能看得出來，前輩修養過人，如今突然變臉，不是開玩笑又是什麼？」

蔡八乘被氣得七竅冒了烟，再也忍不住了。

他首先嘿嘿陰笑兩聲，然後說道：「少廢話，該咱們動手了，你先說，是拳脚兵刃，或是內功再加暗器，老夫沒空陪你閒聊天！」

强百柔也把聲調一揚，道：「這怪在下經驗不到，無識人之明，看不出來剛才你竟是造作矯飾的仁厚，這樣也好，在下不會再上大當！」

話聲一頓，接着說道：「談到動手，你先聲明要比門什麼好了，儘管你那些和氣客氣是假的，但在下却不能和你一樣刹那百變！」

這話可罵苦了蔡八乘，他惱羞而成了怒！

他目光兇光，沉聲地說道：「强百柔

，少逞口舌之利，你我對手，什麼都能夠用！」

强百柔哦了一聲，道：「你是說，什麼都能施展？」

蔡八乘怒叱道：「難道你是聾子？」

强百柔毫不動氣，道：「問清楚了，免得最後發賴！」

蔡八乘道：「那個發賴？」

强百柔道：「這可難說了，也許到時候我會發賴呢？」

蔡八乘冷哼一聲道：「老夫會叫你賴不得！」

强百柔說道：「那你可不一定能夠辦得到！」話鋒微微一頓，又道：「但是我却也不願意發賴，所以要問個明白，使台下羣俠，都可以聽到內情，到時候可作人證！」

蔡八乘道：「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要問？」

强百柔道：「就是你說的那句『什麼都能夠用』！」

蔡八乘道：「不錯，老夫是這樣說的，也將這樣作！」

强百柔道：「那很好，不過在下還要再問一句！」

蔡八乘道：「老夫看你能再耗多久，問吧！」

强百柔道：「你說什麼都能夠用，不知包括用牙咬人不？」

此言一出口，台下羣俠哄堂大笑了起來！

這如雷轟般的笑聲，笑惱了蔡八乘，他沉聲道：「能，只要你小子能咬到老夫，儘管咬！」

强百柔道：「蔡前輩你弄錯了，在下此問，只當前輩說出『什麼都能夠用』的意思，是要用口，因此……」

台下羣俠再次大笑，雷嘯天適時揚聲道：「百柔不許再輕狂了！」

果然，有這樣的一句話，强百柔態度立變！

蔡八乘却已經氣得全身發抖，指着强百柔說道：「記住小子，動上手之後，哼哼！」

這「哼哼」之意，表示出蔡八乘的狠毒！

强百柔神態已變，拱手悅色道：「在下現在用的是兵刃，蔡大俠請！」

蔡八乘道：「不管你用什麼，老子是全套的上！」

話一停，想起了强百柔所說用「牙」的話，又道：「包括牙齒和指甲！」

這可好，普通女孩子的武器，全出籠了。

强百柔接話道：「其實蔡大俠的『神斧八十一式』，在下自知難敵，因此蔡大俠不會有用到牙、甲的時候了！」

蔡八乘冷哼一聲，雙手在背後一探，一對短柄巨斧，已握在了手中，斧鋒巨闊，映着燈火，閃射着精光！

强百柔却回身到了座處，在椅子後面，取出他的兵刃！

當强百柔再走到擂台正中時，台下羣俠看清了强百柔所用的兵器，不由同聲發出了驚呼！

蔡八乘也自然更看得清楚，雙眉一緊，有了心事！

原來强百柔所使用的兵器，罕奇而厲害！

强百柔的兵刃，是兩種東西！

左手，一面盾牌，箭頭形狀，高二尺，上寬尺半，下漸漸狹尖，牌上鑄着九個鬼頭，鬼鼻高凸，還帶着鋼環和獠牙！

鋼環大如小兒臂，如同門環，能任意上下活動，十分輕靈，獠牙高凸過半，尖利鋒快，望之嚇人！

盾牌四邊，都開有利鋒，一望即知，此牌用處極廣！

右手，竟是一柄「佛手」！

「佛手」，看來似與「判官筆」相同，但却絕不一樣！

「判官筆」是一隻手中，緊握着一管鐵筆，「佛手」却不同了，就只有五根手指和厚掌！

但那五根手指，却作了極不規則的姿勢，這姿式，是經無數名家精研而得，效能之高，出人意外！

如今强百柔所持拿的「佛手」，更和其他佛手不同！

手指竟有十隻，五伸，各有其姿，五屈，虛實不一！

那盾牌更怪，天下只此一面，說出來能驚人心胆！

台下羣俠中，見過此物的不多，但聽說過兩件東西的却不少，因此當看清之後，才發出了驚呼！

蔡八乘更是識貨，所以他緊鎖起了眉頭！

鄧凱看到這兩件兵刃之後，誠恐蔡八乘仍存輕敵之心，不由自座處站起，故意對强百柔拱手道：「老朽可否問强少俠一句話？」

强百柔含笑回答道：「鄧大俠儘管請問！」

鄧凱道：「强少俠所持盾牌及佛手，請問可是昔日『狂神僧』所用的『九滅神鐺』和『降魔禪手』？」

强百柔明知鄧凱此問，志在提醒蔡八乘，但他依然故作不解，並且非常客氣的笑對鄧凱道：「正是，不過這兩般神器，在我的手中，却很難發揮降魔妙用，只是如此一壯小胆而得護身罷了！」

鄧凱也笑道：「少俠說的客氣。」

接着，他話鋒一頓，轉對蔡八乘道：「八乘弟，動手之時請莫忘了印證功力的本意！」

蔡八乘應了一聲，道：「大哥放心好了。」

話微頓，手中雙斧一震，轉對强百柔道：「請吧。」

强百柔頷首道：「在下身為地主，又是武林末學、不敢佔先！」

蔡八乘暗哼了一聲，表面上却大方的說道：「總要有個先動手的才行，老朽僭越！」

話聲中，他雙斧一揚，虛向强百柔連劈三下，又道：「彼此禮義已盡，請接一招！」

話到人到斧到，他就施出了「五丁開山！」

這一招，是「斧」中的强式，全憑眞力。

在眞力提聚之下的這一招，實有斷山碎鐵的勁力，若無千斤臂力和內功修爲，妄施不得！

蔡八乘雖被稱爲「矮魔」，但在昔日「天魔宮」中羣魔來說，却是膂力過人的頂尖兒高手！他這一招，自出江湖直到如今，敢說從來沒有人敢抗抵過！

緣因這一斧，足有五百斤的威力，是故泰半皆避其鋒芒，或縱身暫避。

這次，蔡八乘班斧劈下，也認爲强百柔會避於一旁，那知事與願違，這一遭他碰上了硬對手！

强百柔自幼練的是禪門神功，眞力之足，少有匹敵，而所用的「九滅神鏜」和「降魔禪手」，更是奇重的兵器！

再加上强百柔對蔡八乘，根本沒有好意，於是打定了要在第一招正式相抵下，給蔡八乘個好看！

蔡八乘雙斧猛起，挾勁風劈落，强百柔不退反進，沉喝了聲「來的好」，左手神鏜高舉迎上！

耳邊只聽到一聲震天爆響，强百柔退後了一大步，神鏜依然高舉，而蔡八乘却連退三步，右手斧已垂了下來。

就只一招相抵，明眼人已經看出，誰勝誰敗來了。

適時，强百柔含笑道：「蔡大俠好手勁，也請接在下一招！」

「招」字才出，那「降魔神手」已由上向下壓去！

蔡八乘自是不肯示弱，一咬牙，左手斧起，右手斧抬，雙斧交合成個「叉」兒，迎將上去。

又是一聲爆響出，蔡八乘被震得退了五步，而强百柔却只後移二尺，這第二招，吃虧的仍是矮魔！

强百柔一接一還，業已試出蔡八乘的眞力來了，自然不再讓步，只見他「禪手」一招接一招硬硬砸下。

蔡八乘慘了，空有一身罕奇功力，竟被逼得無法施展。

此時，强百柔一招快似一招，是實打實砸！

蔡八乘雙斧交併，是硬接硬架。

若在外人眼中，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稀奇處，但今日不論台下抑或台上，却都是頂尖兒的行家！俗語說：不會看的看熱鬧，行家却是看「門道」！

乍看上去，蔡八乘和强百柔，是以硬功夫相抵，一個生砸猛打，另一個就重接硬架，沒有熱鬧！

其實，强百柔每下一招，皆是眞力爲之，因而蔡八乘也就以眞力提貫於雙斧之上，相抵相格！

故而誰也不能再停手，或改變打法！緣因眞力與實力相較，沒有半絲可以偷巧或躲避處，必須硬拚到底，那個先將眞力收轉，那個便將濺血台上。

因此，台上的人，個個目射寒光，注意不懈！

台下的人，更是呼吸自停，提心吊胆的注目。

擂台雖說搭建未久，但仍有埃塵木屑，如今，却乾淨得都可以看到地板上的木輪紋路了！

動手的兩個人，不論攻者或守者，不論是邁步抑或後退，舉手或是抬臂，都挾着眞力所發的罡風。

不用說別的，那高挑着相距擂台兩丈多高的燈籠，都搖擺的如同大海孤舟，時而東又時而西！

台上雙方高手所着衣衫，更是如受天風狂飈般，飄抖不停而發出叭叭聲響，由此可知動手的二人眞力多麼純厚。

此時，强百柔已連發一十二招，自然蔡八乘也是連着接架了一十二招，兩個人的臉上，全見了汗珠。

這一招，强百柔虎吼一聲，身形湧起，左手「神鏜」在前，右握的「禪手」在後，全力撲擊！

蔡八乘自第二招起，只有被迫着招架，如今他得到了回攻的時機，雙斧猛的旋輪而出，雙斧猛掃而斬强百柔雙腿！

强百柔似是大意了些，鏜、手尚未壓到，而對方雙斧已臨小腿之上，躲已無及，雙足猛縮，以神鏜抵去。

這次强百柔吃了虧，人在半空，腳下無根，被震出了數尺，身形在空中一翻，落在了擂台板上！

蔡八乘獰笑一聲，道：「你也吃蔡老二十四斧頭！」

他話到人到斧到，斧分上下，挾風砍去！

蔡八乘守時，因係雙班斧，佔了便宜，攻時亦然，左手斧「力砍泰山石」，右手斧却是一招「樵夫橫斷參天木！」

强百柔失招，原來並非大意，乃有心爲之！

蔡八乘雙斧攻到，强百柔禪手抬處，「橫架金樑」」左手鏜，斜迎橫來的斧，兩聲響，顯出了功力。

蔡八乘前接一十二招，雙臂已覺微酸，如今全力砍壓，只顧攻敵，未量巳力，强百柔却是有心而迎，勝敗立見。

兩聲震響傳出，蔡八乘那條左臂，立覺麻木，暗呼一聲「不好」，虎口巳覺奇熱，那隻班斧，脫手飛去！

右手斧因係橫掃，幸未出醜！

聞文適時揚聲大喊道：「停，勝負巳分！」

蔡八乘空有一身詭詐主意，仍尚未能夠施展的幾種絕技，但在脫手斧飛之下，也只好認敗無言，恨恨歸座！

「雷家堡」這些少俠們，連勝兩陣，台下千百英雄不由暗自頷首，俗話說：盛名之下無虛士，誠然！

「白魔」」章新，此時自座處站起，到了台口。

他的對手伍重遠，不待招呼，也步出了座位。

章新一身白，白衣白褲白襪，再加上他那像「發麵饅頭」似的一張白臉，眞是都白到了一起啦！

不過他這種白，却並不白的愛人，因爲那張臉，毫無血色，白的蒼煞，白中有灰，白的怕人！

他有一雙生神的大眼，看時却似未見，茫茫然，使人不知他到底是看什麼，和打着什麼主意。

適時，章新開口對伍重遠一笑道：「伍少俠，請容我說句誇讚的話，貴兄弟們的功力技藝，果然高人一籌，是誠老朽等人所僅見的强敵！」

伍重遠含笑相謝道：「愚兄弟愧承謬讚，說實話，並無與貴旅相敵之心！」

章新道：「好話好話，確是一句中肯的好話。」

他說着，話鋒突停，掃橫了伍重遠一眼，又接着道：「不過老兄弟……哦，我討大稱少俠一聲老兄弟，還望少俠不要介意，老朽是江湖中人，深覺『四海皆兄弟』一語，十分正確！」

伍重遠道：「能得前輩垂顧，小可自是身價立增！」

章新似極開朗的一笑，道：「老弟可別指着自己來捧我。」

話聲一頓，接着改了話題，道：「老弟曾言，與敝旅並無相敵之心，恕老朽言直，老弟你錯了，敝旅與貴兄弟，實是最佳敵手！」

伍重遠哦了一聲，道：「小可深覺不解，雙方必爲敵手之由？」

章新道：「敵者，不同於我者，此非仇也，這一點老弟應該先弄清楚，古人說，取他山石可以攻錯，卽此故也！以敵而視不同於我者，則可取其長，攻巳錯，自能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故敵者友也，決非仇也！」

伍重遠神情肅然，以揖而拜，道：「聽君一席言，勝讀十年書，敬請前輩歸座，伍重遠認敗！」

章新哈哈一笑，道：「孫子兵法云：不戰而屈人之兵，爲最上，老朽多謝少俠承讓。」

伍重遠道：「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小可此退深覺光榮。」

一老一少，彼此一笑，果然風雨不響，互回座處。

這一場，使台上下的英雄，無不木楞發呆！

金成却揚聲高喊道：「第三陣，伍重遠少俠敗！」

聞文接上一句，道：「請第四陣『木頭僧』與『蛇魔』王大俠登場。」

王小五應聲而起，嘻嘻一笑，道：「這可眞是『醜媳婦難免見公婆』了，剛才章老弟也舌戰而勝，勝的使人佩服，伍少俠一言承敗，敗得光榮！」

話一頓，他長嘆了一聲，又道：「現在輪到我了，但是我這個玩蛇的，除了蛇之外，別無一技之長，有剛才一場至高的言搏，我再若動蛇，自己都覺得不夠味，不是東西。」

他話鋒一停，轉向恰好合十而離座的木頭僧道：「少高僧，大小請你給我拿個主意如何？」

木頭僧，眞如木頭，訥而笨，不善言辭。

一句「少高僧」，叫紅了木頭僧的臉，他合十道：「施主，小僧年僅二十多幾歲，請叫我和尚如何？」

王小五道：「江湖無大小，功力高的爲尊，少高僧別客氣！」

木頭僧道：「施主若再這樣稱呼，恕小僧不戰而退了。」

王小五嘻嘻笑着道：「章老弟不戰而爭，至少還用了一番思考和說了不少道理，我只稱呼一聲『少高僧』，就迫對手不戰，可就勝過章老弟多多了。」

木頭僧雙眉一皺，道：「施主，時間寶貴，可能指示怎樣動手法？」

王小五道：「我聲明過了，就會玩蛇，怎麼辦？」

木頭僧合十道：「好辦！小僧就來鬥蛇。」

王小五道：「蛇乃毒物，類屬虫介，怎敢辱及少高僧？」

木頭僧語慢話遲，急了，道：「沒關係，誰叫我抽中了這個籤，就算我甘願和虫介動手好了。」

這話本來沒有什麼，但若是「鷄蛋裏挑骨頭」的話，却會發覺，王小五挨了駡，並且駡的無法還口。

果然，台下羣雄中，有了不少會心人，哄然笑出聲來！

王小五這時候也會過了此意，老臉紅了。

俗語說：言多必失。王小五能言善道，如今却沒想到，自己把自己圈進了虫介圈裏，又正好碰上個老實和尚，丟了個大人！

木頭僧却正在奇怪，台上下這些發笑的人爲什麼而笑，王小五此時却必須遮過尷尬，於是接了話：「不啦，老朽陪你過兩手吧，咱們以掌相搏可好？」

木頭僧道：「好，好得很！」

話聲中，木頭僧合十爲禮，恭敬的連退三步，以「韋陀朝佛」之式開招，靜待王小五出手！

王小五點點頭，道：「少高僧，我看你是不會先動手了？」

木頭僧道：「小僧不敢。」

王小五嗯了一聲，「請」字出口，身形一閃欺上，左手「斜分陰陽」，右掌「開天劈地」，打向木頭僧。

木頭僧依然合十，原招不變，躲也沒躲！

王小五掌臨木頭僧頭頂及肩背之時，見木頭僧竟不躲閃，不由一楞，雙掌微停，正要開口詢問。

那知木頭僧却在這個時候，左手掌直穿而出，自王小五雙臂下伸了過去，一把就拿住了王小五的右臂肘！

右手掌更快似閃電，一穿一震，也將王小五左臂鎖了起來，王小五尚未來得及震脫，木頭僧十指合力巳猛地向外抖去！

這合力一抖，王小五雙臂就用不上力量了，被抖得左右兩分，露出來前胸要害，木頭僧雙掌再穿，巳印在了王小五胸口之上！

王小五那張臉，成了紫茄子啦，金成適時却不留情的喊道：「勝負巳分，雷家堡木頭僧勝！」

王小五蛇眼一閃，他沒有生氣，却嘻嘻地笑了！

然後他大姆指向木頭僧一伸，道：「是你贏了，老朽一生對敵，雖也有敗，但却都沒有這一次敗得好笑，敗得使老朽不能不服！好，少高僧，這次你勝得雖說僥倖了些，但却非常公道，老朽無話可說，咱們只好明天大會上再見了。」

話聲中，他轉過步回座處而去。

木頭僧恭敬合十相送，然後歸座。

× × ×



同時，在「雷家堡」中……

是「雷家堡」的左方偏後的堡牆上，這時飄落一條黑影！

黑影好大的胆，好高的功力，落地即起，疾投而入堡中，像是進了無人之境，直撲到中堡！

所謂「中堡」，必須略加解釋。

原來這「雷家堡」，是三圈三環相套的！

正中約十畝寬敞，是「中堡」，中堡外有一圈是「護堡」，護堡外還有一圈，那才是「雷家堡」的外堡。

但是堡中人，却不如此稱呼。

他們稱「中堡」叫作「心堡」，「護堡」叫成「骨堡」，最外面的那層城堡，就稱爲「雷家堡」！

骨堡（護堡）和外堡之間，相距半畝之隔，有屋宇、花園、樓台、大廳等建設，而「心堡」（中堡）却不同。

心堡堡牆高四丈六，比骨堡高八尺，此外堡高丈六！

心堡的屋宇，完全是依堡牆環建而成，門戶內向，正中約三畝方圓，是座豪華的大花園。

花園中，建有一座「雷霆樓」樓高十丈，佔地整整一畝！雷霆樓造的美侖美奐，巧奪天工！

據說，此樓深藏奇妙設置，是雷家堡的心臟地帶！

如今，整個的雷家堡中，半點燈火沒有，但正中的雷霆樓却亮如白晝！

因此這條胆大藝高的人影，直撲雷霆樓而進。

這人自進入雷家堡，一是功力高超，飛縱迅疾，二是堡中疏於防範，因此他沒有遇上阻攔！

他在到達「心堡」堡牆，也就是心堡中屋宇脊頂的時候，暗中得意的一笑，他笑雷家堡虛有嚴緊之名却無其實。

因爲他一路直進，就沒有被人發覺。

如今，他注目心堡正中的那個花園，和園中的高樓。

花園中，一片沉暗，除隱隱可見樹木假山外，難窺全豹！

但那座形容起來可說是高插雲天的「雷霆樓」，却因光亮四射的原故，而現得十分清楚！

樓大門，洞開着！

長窗垂着半絲幔，極美！

樓門外，以石條舖的箭道地，白淨無塵。

石條路兩旁，「龍松」相列，古色古香！

樓門左右，各立着一隻巨大石獅，雕刻而成！遠看雖然難見功力，但看牠似活的神態看來，必是出自名家之手！

這人雙眉緊了緊，搖搖頭。

因爲他自料若進入花園，或不致被人發覺！但若想欺進「雷霆樓」，却似李白形容蜀道般，難於上青天了！

緣因樓中燈火過亮，光芒四映，有人欺進，遠在里許路外都能看得清楚！休想隱瞞得過！

不過越是如此，這人却愈想欺進一探，他想得很對，旣入寶山，焉有空手返之理，何況認定裏面有他要找的人！

這人沉思片刻，仍無良策，自忖道：「先到那花園之中再說，也許會有辦法可想！」

因之，他不再猶豫，身形高拔騰飛而起！掠向花園。

就在他疾箭般拔起身形，投射入園的當兒，不知由什麼地方，突然傳來一聲揚喝，道：「站住，否則你就要受傷了！」

這人身形已然到了空中！聞言業已難停步，再說，他根本就沒有打算聽這一套，因之反而加快了三分。

於是他投進了花園之中，並且立刻將身軀貼向一株樹幹之後，適時，那「雷霆樓」中傳出話聲道：「什麼事？」

適才那揚喝着令黑影停步的人，仍在暗處答道：「回蕭爺的話，有人潛進了本堡！在外堡時已被發覺，因蕭爺有令，不必攔阻，才放他進來。豈料他却不自量力，由外堡而骨堡，今竟企圖一探心堡的『雷霆樓』！小的奉有堡主嚴諭……」

話聲未已，樓中聲音又起，道：「來的，這位不速之客，正是今夜我要等的人，吩咐『燈使』撑起『引路燈』，迎接『伍魔主』的大駕！」

投入園中，隱身樹幹後面的夜行人，藏不住了！

暗自搖搖頭，現在他深服這「雷家堡」的嚴緊了！

於是他坦步而出，揚聲說道：「在下擅闖貴堡，雖旨在一試貴堡的聲威，然亦與武林道義相悖，願負荊請罪於蕭大俠台前！」原來這夜入雷家堡的不速客，却正是萬魔之王的伍仇。（未完・廿七）

閻王與鬼王

（本文承自第45頁）

蚩尤門中多了三個弟子，其中有個牛頭！他是死了幾次，實在，他受的罪……太多，太慘，如果沒有丐帮的贈藥，孩子即使不死，也得落了個殘廢！

牛頭——這是個堅韌不拔的孩子，又何況；自小日晒雨淋，又搖船，又撑篙，更且是拉繩上岸，早已將他練成了個小牛犢相仿——他天賦極厚，還有，他與一般的江湖道中人不同，他永不妬忌別派門戶，也不以爲自己卑鄙，他是一個眞正的俠義道中人，也因此，他碰到了不少的高人異士，慢慢的，在這個險惡的江湖風浪中，將他陶冶成爲一代大俠，一個蠻峒中的大俠。

蚩尤門是不能在中原武林佔一席地。因爲，掌門的是藍介的師妹苗蘭子。她始終認爲不必出外尋求什麼溝通，再說：她也根本不想在中原武林道上稱什麼英雄，道什麼好漢來的——

她只希望閉關自守，她希望讓蚩尤門——九善宗在峒蠻山區中自存。這樣，她已經甘心情願了！

藍介是不甘心的，因此，在不久的將來，即使沒有外敵之入侵，他們依然得向外發展，就算是苗蘭子用她掌門所訂的門規來限止他們——當然，那已不是短時間的事，將來，讓將來看發展再說罷……

（全文完）